

時間呀前進！

卡泰耶夫著
林淡秋譯
新知書店
讀者書店刊

出版
讀者書店
版

！道前呀間時

著 夫 耶 泰 卡

譯 秋 漢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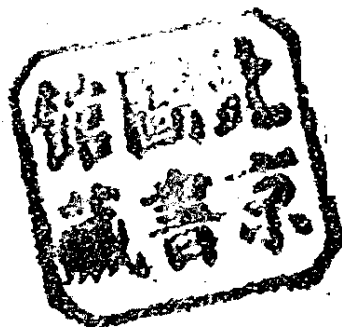
版 字 32974

版 出 店 書 知 新

印 翻 店 書 者 讀

目次

| | |
|---------------------|-----|
| 時間呀，前進！（全文）..... | 二 |
| 卡泰耶夫及其代表作 | |
| 「時間呀，前進！」（戈寶權）..... | 三八二 |
| 編後記..... | 三九八 |



第一章暫缺。 〇

~~~~~  
〇 其實不缺，詳書末（見第六八章與六九章之間）——譯者



二

鬧鐘像一罐糖菓似的唧唧響起來。

鬧鐘是便宜貨，漆成藍色，蘇聯的製造品。

六點半。

鐘是準確的，但麥加利不靠牠。他沒有睡着。他一向在六時起床，總在規定時間前。沒有一次是真被鬧鐘鬧醒的。

麥加利對於像時計這樣簡單的機械，不能真有什麼信仰；不能把像時間那樣寶貴的東西付托給牠。

用八除三百零六。再用三十八又十分之二除六十。麥加利馬上在心裡算出來了。

結果——一又十分之五強。

這些數字的意義如下：

三百零六是混合土的作數。八是工作時間的時數。六十是一個小時的分數。這麼看來，哈爾科夫\* 的混合土工人在一又十分之五分鐘內，換句話說，便是在九十秒鐘內，做成一作混合土。照書本子上說，每作混合土至少需要六十秒鐘，從那九十秒減去六十秒，只剩三十秒。

在三十秒鐘內，要搬運原料，裝到機器上，舉起漏斗！

從理論上說，這是可能的。但——事實上呢？這是必須解答的

\*) 哈爾科夫是烏克蘭的一個工業中心，曾一度為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首府。——編者

問題。

直到現在，這裡建設區最優秀的混合土工人部隊每班不過做二百炸。這算是頂括括的成績了，現在，情形已大大改變了。

麥加利用保險剃刀的刀片削着他的黃鉛筆。他以青年工程師的敏捷和毫不做作的熟練手法削着他，削去長長的，薄得驚人的光滑的細片。

在小山上，人們正在炸着礦塊。輕重不一的爆炸聲接連地響着。空氣像一塊石板一樣輕輕碎裂着。

麥加利在五本燙着銀色標題的硬裝厚書上瀏覽着，在一張發黃的新聞紙邊沿寫下摘記和算式。

新聞紙上的快報實際上沒有說明什麼。牠裡邊的數目字太不準確。而正式參考書上所說的六十秒鐘，也似乎很可疑的。

麥加利赤膊而且鬍鬚，坐在搖搖擺擺的旅館小櫃子跟前。這小櫃子是不適宜於工作的。麥加利坐在那裡，裹着污穢的布單，活像一隻流氓。

刺人的蝟了一圈一圈擁集在他的周圍，在他直聳的亂髮裡搜索着。他從大鼻子上卸下眼鏡，鏡腳向下，放在面前的檯布上，很像一架玳瑁的雙輪馬車。他拍着肩膀，頸項，頭。被殺死的蝟子落在報紙上。

許多事情不明白。

勞働前線情形如何？運輸情形如何？機器的能力如何？人數多少？離倒混合土的地點有多遠？漏斗必須舉得多高？這一切都不知道。必須加以猜測。麥加利臆測着幾項特別容易變化的事情。

他穿上褲子，兩腳靜進尖梁寬軟的靴子裡，把一條像拱成的蛋糕一樣起稜線的麩面巾圍在頸上。

帆布門帳跟着麥加利從房裡飛到走廊。他連嘗試都不嘗試把牠們推回去。這是不可能的。被房裡的風掀起的門帳拍動着，飛舞着，撲打着，憤怒着。



麥加利對於牠們的行爲已經研究得非常透澈。他僅僅把房門轟地踹在牠們上邊。牠們像灰色的糜子似的掛在門外。

這旅館站在東南西北風的集中點。借用以航海爲業的人們的術語，這個地點叫做「風窠」。

東南西北風在外邊聯合起來，共同跟人們作戰。牠們捲起可怕的灰塵暴風雨。傾斜的，猛衝的旋風的高塔掩蔽了太陽。牠們是密層層的，鐵銹色的，好像用駱駝毛築成的山丘。大地上籠罩着日蝕的昏暗。旋風使許多車輛和火車滾在一起，撕下帳幕，掩蔽着，燃燒着，搖撼着建築架和鋼鐵的建築物。東南西北風怒吼了。

同時，牠們的弟弟們，房內的風，在旅館內部製造着災禍。牠們把門帳吹到房外，撕下粘着木屑的鐵鉤子，打破玻璃，拔掉窗台上的紋繡。

三個人站在走廊的一端，在關閉着的洗臉盆跟前。

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到這裡來的目的，正在爭辯着各種事情，把手裡的面巾和牙刷往前面送，加強論辯的力量。不過他們是很匆忙的，隨時有分散的可能。

走廊裡有兩行門把手，兩行裝滿微綠色的甲醇的試驗管。

穿着白襯衫的女僕們正在掃着黃色地板上的鋸屑。

正方形的房窗以牠所有高度和闊度，代表走廊的一個橫斷面。牠面對着東方。陣陣灰塵像燒過的鋁一樣閃着微黃色，從棋盤格子的窗簾透射進來。灰塵掩蔽了窗外的景色。

麥加利近視地微笑着，走近工穩師傅們。

「你們在談些什麼？」

強烈的白色陽光從窗口燃燒進來，燒得像一條條的鏽一樣快，但一繞到廊道上，牠立刻失去了主要的盟友——灰塵和風。牠失去了大草原似的野性的兇猛。透過玻璃，牠便是無害的東西了，牠鋪滿了整個漆成赭色的假象牙質的地板。牠假裝像小貓一樣馴服，和善。牠虛偽地注視着人的眼睛，使他聯想到一個晴和的早晨，聯想

到紫丁香，也許還會聯想到露滴。

麥加利側目斜視着，低聲啞喝着。火鼻子，戴眼鏡，身短而粗，好像一個 *Externé\**。

一個穿烏克蘭翻領襯衫的胖子，帶着厭惡的神情從他轉過身去。

「我們在說，」他很快的對別人說，公然給麥加利一個不理睬，「我們在說，因為水管壞了，所有五層樓的洗臉間都關門了，所以我請你們都到屋外去，直到風……」

於是厭惡地從大家轉過身，特別對麥加利說：

「……至於這一切玩意兒，如果我這一隊有誰企圖做兩百六十作——別說三百六十作——我便要抓住那豬羅發的兒子，把他一脚踢出去，不讓他走到砲彈的射程以內，即使他有三重資格的工程師！你可以相信這個！」

他憤憤地從全體人轉過身，沿着樓梯走下幾步。但突然又屏着氣，走回來，很快地說：

「這是建設，不是競技。」

又好像要離開的樣子，但走到半樓梯又走回來。這是他說話的習慣。

「我祝賀你，」麥加利說，意思是指壞了水管的事件。快步走下樓梯。

他立刻明白了：哈爾科夫工人們所建立的紀錄已經傳遍了全部建設區工人的耳朵。這是他所期望的。時間不能放過。

樓下，在辦理護照的事務員的辦公桌跟前，新到的工人們坐在鋪蓋上和手提包上。四十名左右。他們就在這裡過夜的。旅館裡兩百五十個房間沒有一張空眠床。然而每天還有新的工人到來。

\* 是俄國革命前的普通學生的名稱，又作參加檢定考試的學生及大學預科（即高等學校）的學生而言。——編者

蹣跚地翻過行李，跨過腳踏車，跨過人們的腳，麥加利走到電話機旁。

科爾尼耶夫好像沒有離開工場，雖然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但他還沒有離開工場的意思。中心站的電話員把這告訴麥加利，他立刻聽出了麥加利的聲音，用他的名字和他的父名——達維德·律服維奇稱呼他。中心站的電話員跟第六段的混合土工作情形保持接觸。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當時，麥加利工程師所統轄的一段是被認為最重要的一段。

「我要替你接通小組\*的電話，」電話員像煞有介事地說。「科爾尼耶夫好像還在那裡。他的老婆剛剛打電話給他。順便告訴你，她今天動身到莫斯科去，回到她另一個丈夫那裡去。可憐的科爾尼耶夫！還有，你覺得哈爾科夫工人們的成績怎樣？一班做三百六十作！這是少有的成績。好，談得這麼久！我給你接通了第六段小組。」

一個穿棉織的托爾斯泰式襯衫的老人從郵政部和國立勞動儲蓄銀行的窗口拿着一張寫着「打烊」的破爛的紙牌。這銀行設在門廊裡。老人像布穀鳥一樣看看窗外，接着開始做他的工作。在他旁邊，一個赤腳，頭髮不整的姑娘在櫃台上攤着各種報紙和雜誌。

一個外國人走到台跟前，買了一份「消息報」和一份「真理報」。一個穿烏克蘭襯衫的胖子買了一份「人道報」和一份「柏林日報」。一個老太太選了一份「茂齊爾加」。一個男孩子買了一份「在旗下」。\* \* \* 洋鐵罐頭裝滿了銅幣。

❶ 小組是某一工業部門或某一地區的共產黨組織的最小單位。  
——譯者

\* \* \* 「真理報」和「消息報」是蘇聯兩種最大報紙，前者代表黨，後者代表政府。「人道報」是巴黎出版的。為法文。「茂齊爾加」是種兒童畫報。——編者

外邊，透過浮塵的黑紗，燃燒着寒暑表的水銀彈丸，鼻上塗着污垢，戴着洋鐵罐頭一樣的眼罩的馬車夫們走了進來。他們裝運乾土到旅館裡來。他們穿着樹皮鞋和靴子的腳，踏上樓梯，很困難地辨認着房間的號數，敲着房門。

麥加利跟科爾尼耶夫談過後，又打電話給中心站，吩咐對方九點鐘替他接通莫斯科的電話。他於是跑回自己房裡。他急匆匆地穿好衣服：一件有條紋的襯衫，一條軟領，一條領帶，一件給他穿太大一點的對襟藍色上衣。

昨天傍晚，他沒有時間洗臉。而今天早晨又沒有水。站在廉價的，竭力加以修飾的斯拉夫式的衣櫥跟前，他從眼角揩掉黑色污點。科倫香水（Eau de Cologne）已經乾了。他在面巾上吐着唾沫，擦着大鼻子和多毛的長鼻孔。他套上一頂寬大的破帽子。破帽子像他粗硬的，豎起的，布拖簪似的頭髮一樣，顯着圓形。

鬧鐘的長短針指着六點五十分。

麥加利從他房裡跑出來，肩膀碰到滅火機，慌忙跑到樓下的飯廳。食檯上放着嵌着烤鱈魚和雞蛋的麵包，但吃早飯的人的行列太長了。他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他寧可到工場去吃。

他在門口被一個斜視眼的傢伙止住，這傢伙穿一件襯着黑領的黃色球衣。

「哦，麥加利，你什麼時候到哈爾科夫去看看？」

麥加利側目瞥了一眼。

「等等再說吧。」

「來看看我們呀！」

在旅館的大門口，站滿了用柳條編成的烏拉爾馬車。牠們正在等待着工程師們。馬尾巴揮動着。裝飾得很美觀的車杠閃着光彩，有一股十分強烈的馬的氣味。

「喂，伙計們，」麥加利用他微弱的聲音喊道。「誰到第六段去？」

車夫們默不作聲。

「客斯塔那耶夫準備到第六段去，」一個老年的啓爾吉斯人<sup>●</sup>默了一會兒後，回答道。他戴着魔術師戴的絲絨帽子。

「客斯塔那耶夫現在什麼地方？」

「客斯塔那耶夫到醫院去了。」

「好！」

第六段並不遠，不過兩公里路。麥加利側目瞥了一眼，開始涉行了，很不雅觀地用腳趾頭掘進泥土裡，迎着太陽和風走着。但他首先折進一座小小的木房子裡，牠有一支高高的木頭氣筒和兩個敞開的門。這座小房子盪漾着一種新聞紙在日光中焙着的氣味。麥加利爬到一隻大木桶上，大便。

「他們在這裡消息的確很靈通，」他想，把長手指拉得喇喇響。

成群的電線木桿迎着風和黑色塵霧颯蕩着。

---

● 是中央亞細亞講土耳其語一個蒙古民族。——譯者

### 三

樣樣東西都從自己原位移動着。樣樣東西都在行走。樹木在行走。樹林涉過泛濫的河水。

這是五月。一棵樹落在後邊。牠驚駭地停住腳，深的河水浸到牠的膝部。牠轉臉朝着閃光的列車；牠正在開花吐艷，枝葉抖擻，像一個新兵。

我們像影子一樣從西向東移動。

向東移動的有雲，起重機，圓籬，摩爾多維亞的無袖女袍，抽水筒，環帶牽引車，禮拜堂，回教堂的尖塔。

熾熱的砂和木頭堆在一起。燃料和船散在岸上。一隻拖船跟泛濫的河水鬥爭。

水泛湧着，像一面大魚網。水帶着明晃晃的網眼閃着光。網在沸騰。這網由一隻小船拖曳着。牠的槳在拍着，牠昂起紅顏；牠彎下身子。牠在橋下被驅趕着。

石造的碼頭漂浮着，頑強地抵抗着水流，牠們的鼻喙浸在水裡。泡沫的輓子圍繞着牠們發光的頸項而沸騰。裝甲的橋樑帶着幾公里都可聽見的吼聲捲了起來。橫跨兩岸的橋樑用光和影刺人眼睛。

我們正在越過伏爾加河。

革命向東行進，目的是要到達西方。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阻止牠。牠一定要到達西方。

沙拉托夫——烏發。

一路充滿了鈴蘭，充滿了夜鶯！夜鶯並不害怕列車。牠們滿夜



應和着從夜的喉嚨發出來的打鼾聲，彈動聲，和沸騰聲。夜充滿了冰冷的露水。

在各個站頭，孩子們賞着鈴蘭。到處是鈴蘭的氣味。電線木桿搖動着，像一株鈴蘭的枝幹。嵌在綠色天空的小月亮是白的，像鈴蘭的一個小小的花蕾。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左邊是森林；右邊是斜坡。斜坡上蓋滿了矮樹叢。

左邊是車廂；右邊是車廊。這是國際列車——一種臥車。\* \* 綠色的撩亂的風景掃過車廊的窗口。

乘客們衝出到車廊上。車板上的鋪墊刺着他們的腳底，車板是有彈性的，像跳板一樣。

每個窗口都有一個側影。

乘客們都已垂棄了娛樂。他們的娛樂是各種各樣的。一些美國人玩撲克牌。一個德國人把一些牛油從紙頭上搬到可可罐裡。一個蘇聯工程師近視地彎身在他的圖樣上。「經濟生活報」的記者，一個詩人，讀着一通速記成的報告：

「……在政府的歷史中，在國家的歷史中，在軍隊的歷史中，都有機會存在着，表現出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但牠們，這些可能性，都被摧殘了，因為領袖們沒有注意這些可能性，不知道怎樣利用牠們，而軍隊便遭受到慘敗。

「我們有實現一九三一年的預定數字的可能性嗎？」

「是的，我們有這些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包含者什麼呢？怎樣才能實現這些可能性？」

○ 俱係地名，沙拉托夫在伏爾加河旁，烏發在烏拉爾山旁。

——編者

\* \* 國際列車是行駛於歐亞兩洲之間的一種臥車，直通西歐。

○ ——編者

「首先必須有充分的自然財富：生鐵塊，煤，油，穀麥，棉花……」

詩人用指甲在「生鐵塊」底下劃一道線。

「……我們有這些東西嗎？我們有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例如烏拉爾山脈所有的富饒，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找不到。生鐵塊，煤，銅，油，穀麥——烏拉爾山脈樣樣都有。……」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方形木牌從左至右閃過車窗：「歐洲——亞洲」。\* 木牌漆成白色，油漆正在剝落着。牌上刻着字，像一個省份的名稱。這是一個毫無意思的標記。牠現在落在我們後邊了。這表明我們還在亞洲嗎？……奇怪！……我們正以可怕的速度向東邁進，而且隨身帶着革命。我們永遠不會再落在亞洲了。

「……減低速度便是落後的意思，而落後者便被挨打。但我們不願被人打，不，我們決不會被人打！這是舊俄的歷史：就是因為牠落後的緣故，所以牠不斷被人打。牠被蒙古的可汗打過。牠被土耳其的地主打過。牠被瑞典的封建領主打過。牠被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牠被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牠被日本的貴族打過。

「牠所以被人打，因為軍事落後，文化落後，政治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牠所以被人打，因為這樣有利可圖，因為打擊沒有受到懲罰。……」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再落後的原因。……」

列車飛奔着。快靠站時，芬尼亞有點害怕。她從窗口看看外邊。

群山變得更陰暗了；空氣——刺鼻的，濃重的。

~~~~~

* 烏拉爾山是歐洲和亞洲的分界。——編者

* * 摘自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蘇聯第一次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詞。——編者

一座車站上的茅房或一座換車手的小屋！黑的和紅的！牠緊靠着峻崖，像一個氧化了的鐵塊。在牠上邊——是烏拉爾山上細長的，多毛的樺樹的羽箭！

黑色或紅色——進攻的顏色！一個炸藥箱上的警告牌！

列車蹣跚着，像透過隧道的鎗筒的一根杆子* 牠從山洞裡拖出一道濃臭的礦質氣流。當牠進入隧道時，所有的車窗都被關閉了。車窗的玻璃被黑暗變成了墨黑的鏡子，以加倍的強度反射出明亮的電燈光。

但穿過隧道以後，世界是變得多麼光明呀！

在山裡的車站，一個小女孩在賣着黃花。

芬尼亞從窗口俯視着她，喊道：

「這兒來，小女孩！到我這兒來！」

但那女孩沒有聽見。她沿着列車邊沿跑着。她用展開的手指抓住花兒壓在胸前，好像抱着小鴨似的。

「你這套女孩！」

一捆捆的報紙，包裹，和信包，正從郵車裡被丟到地上。一些破傢俱已從車上卸下來了：一張舊飯桌；一張木頭床，各部份背接背地縛在一起；一把椅子；一條燒焦了的板橙。

「他們在搬運他們的廢料！」

說這句話的是名叫麗祖卡的女郎。她是火車腳夫，穿着車務員的制服，粗腿套着灰色厚襪，手裡捏着一面破損得很厲害的綠旗。她已跟芬尼亞成了朋友，向芬尼亞道歉，端給她一杯白開水，以代替茶。一個男孩子經過國際列車的窗下。他停住腳，仰起頭，慢吞吞地唸着鑿刻的銅字。* *

「直達列車的睡車，」他說，「但他們並沒有睡！」

這是白天。

務異的孩子再往前走，用石子打着車輪。戴草帽的外國人們從窗口注視他。在窗前檯子上的玻璃杯裡，插着一球球白色和綠色的

的。玻璃杯子放在銀托子上。烤着焦黃的麵包片裹在蠟紙裡。沉重的銅質烟灰盤裡，裝滿了美麗的花蕾！

芬尼亞坐在「硬」***車裡，從基輔的邊界通過莫斯科。到莫斯科時，她不得不從布梁斯基車站轉到喀山斯基車站。很遠的距離！

她端起旅囊壓在非常膨大的肚皮上，搬到車站的月台上。許多手肘把她推開去。人們有些幫助她，有些責罵她，有些可憐她，有些推擠她。她用披巾的一角揩着塗滿污垢的黃鼻子。當她揩着鼻子的時候，她十分當心地伸展着戴銀戒指的指頭。在她發熱的拳頭裡，她包着錢的手帕捏爛了。

這隻戒指是她自己買來的。雖然她跟珂斯加還沒有在當地蘇聯埃登記，但當她肚子裡顯然有了小孩的時候，她就買了這隻戒指套在指頭上。她認爲自己像已經結了婚一樣，而現在她正去找那個被她認作丈夫的男人。她此次旅行的目的是爲了登記。

至於他，他也許沒有再想認識她的念頭。他也許已經跟別的女郎纏在一起。誰能說呢？

她甚至連他的住址也不十分清楚，但她已經感到非常寂寞，而且第一次懷孕又彷彿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她去找他。

在喀山斯基車站，她痛苦地從後月台下來。她先往後退，擋住人衆，緊緊抱住旅囊，熱汗流下她的身體，她在行李上一直坐到傍

~~~~~  
\* 是一種小鐵杖，前膛鎗裝火藥時必須用牠把鎗筒裡的火藥撐實。——譯者

\* \* 國際列車幾個字是用銅做的，釘在列車的車沿上。——編者

\* \* \* 車內的鋪位是硬板而不是沙發的車，謂之「硬」車，相當於三等車。——編者

晚，沒有吃一點東西，唯恐東西被人搶去，胸中作嘔，頭腦昏暈。

輪到她搭上下一班火車時，她在旁邊移動着脚步，不時往後退，狂野地看看週圍，緊緊抱着旅囊，像抱着鐵道上標柱一樣，抓住牠的把手，在地上拖着，好像她在跳着一種奇特的波蘭舞。

跨上火車，芬尼亞在肚子裡賣弄機智，她走進車門口人比較少的車廂，但這些車廂好像故意跟她搗蛋似的，都不是她應坐的車廂，有的是預定好坐位的，有的是「軟」車，\* 有的是公事車，有的是國際車；這簡直是可怕。

於是芬尼亞的機智是失敗了。她拖着旅囊走過這一切錯誤的車廂，不過浪費時間而已，最後她不得不在最擁擠的地方坐下。

她想找一個坐位；好心腸的人們讓出一個坐位給她。

這樣就不得事了。她雖然被人推擠，但沒有被人忽視。

芬尼亞把旅囊塞在坐位下邊，一隻腳縮在下邊，這樣可以用腳管住旅囊。她拉開披巾，劃了一個十字。

---

\* 「軟」車是車內鋪位軟而舒服的車，是三等車的一種，比較「硬」車價錢貴一些。——編者

#### 四

監督科爾尼耶夫脚穿灰色的帆布網球鞋。蘇娜會勸他把牠們洗一洗。監督科爾尼耶夫聽從她的勸告。他曾草草把牠們洗過一通。

這雙鞋子髒得可怕。他很可以用牠們代替每天的工作報告，送到建設委員會的辦公室去。這雙鞋子可以代表關於工場所用的建築材料的詳細報告。

每天早晨，必須在牠們上邊塗一次白粉。這是很厭煩的工作，但無法避免。藍色制服（褲子和海軍式的單襟上衣）當然需要白鞋子配。

穿着有很大衣袋的藍色帆布上衣，皮帶束過端莊的雙重摺褶，科爾尼耶夫很像一個船上的機匠。

他竭力裝扮成這個樣子。他留着小小的鬚鬚，把鬚鬚剪成英國式。他的銀鍊放在上衣的側袋裡。他把紙烟藏在黑皮烟盒裡。

第一班在八點鐘結束。

對於監督科爾尼耶夫，從夜到日的轉變是由下一事實指明的；他在日光中可以看見他的鞋子。

他有二十四個鐘頭沒有睡覺了。他心想發動了第二班工作後，回到家裡去。昨天傍晚以來，他沒有到家裡去過。他必須跟克拉娃談一談。

但接着又有事情跟哈爾科夫接洽！他已經失掉時間的軌道。夜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在夜裡，什麼事情都有發生的可能。

她也許在夜裡跟莫斯科通過電話，這是很可能的。也許她的女兒在莫斯科病倒了，這也是很可能的。

黎明時候，她曾經打電話給科爾尼耶夫。

他覺得很難聽懂她的話。他與其說是聽懂她的意思，不如說是猜出她的意思。她哭泣着。她把言語當着眼淚吞嚥下去。她賭咒：她只能如此做。她向他擔保，她愛他，她要發狂了。

在生人們面前跟她通話，那是很窘的事情。人們通夜都在小組裡工作。

菲羅諾夫，他的耳朵被堵住了，他的眼睛是浮腫的，接連地聽取一個個的消息。他的週圍是一片喧嚷。菲羅諾夫用他的大頭把喧聲揮了開去，好像用頭角抵觸着聲音似的。由於好意和體貼，沒有誰注意科爾尼耶夫；但他的耳朵裏瀟瀟。

他毫無意思地在電話裡喊道：

「我聽不見！我聽不見！說大聲些。哦，見鬼！……大聲點？你說什麼！我告訴你，這裡很鬧。說得清楚些……清——楚——些！」

他們的電話不斷地被打斷。別人的聲音老是攪亂他們的音波。陌生的聲音懇求趕快發盧布，咒罵，要求接麵粉廠的電話，要求搬運快，叫監督，報告數字……

這是廢筒。

科爾尼耶夫大聲說自己不能立刻回家，求她不要離開，求她緩一緩買車票……

科爾尼耶夫被傷風症所苦惱。這裡白天太熱，而晚上又太冷。他的鼻子抽擡着，鼻孔吱吱作響，他喘息着；他的鼻子發紅。刺心的粉紅色的眼淚在他的眼睛裡燃燒。

不眠的早晨的電燈在日光的光柱中失了最後的光輝。

在穿在粗矮身體上的黑綢襯衫上拉了一把，菲羅諾夫走出小組辦公室，走到廊道上。

夜還在廊道上保留着自己的殘餘。廊道上充滿了影和烟。人們拿着燈簿在簿記部的窗口擁擠着。像汽車夫一樣的馬車夫，像馬車夫一樣的汽車夫，站在燈下看着旅行證。昏昏欲睡的老巴希吉爾人，沿着板壁彝坐着。婦人們喝着從水槽裡拿來的水，嘴巴撲在杯沿上骨骨作聲。

菲羅諾夫拉開鑿木的門扇，門上寫着雜色的字樣：

「同子（志）們！你們因（應）該有點良心這是第六段的藝術工場請你們不要進來不要交消（攪擾）我們你們沒有看見人們在工作嗎？」

這所藝術工場並沒有比洗澡房大。

兩個男孩子背接背地在一條長襖上搖晃着。他們用氈刷子在糊壁紙的反面寫着防火標語。

在窗跟的地板上，斜坐着蘇娜·索爾達托娃。她的聰明的土色眉毛皺成一團，她正用淺藍色的油漆油着一個預備豎在墳場上的木頭十字架。

另一個十字架已經完工了，站在角落裡。牠上邊有黃色的字樣：

「這裡安息着尼古拉·申珂，來自伊舒勤到突擊隊。安息吧！親愛的游惰酗酒的勞動者！」

空車從左邊到右邊開進來。載得滿滿的車輛從右邊到左邊開出去。或者繞過其他路線。房窗閃着光，卡車的邊緣擦着裝有鉤子的工房的牆壁。光和影在圍着板壁的房間裡閃動，房內放滿了漆料。所有空出來的地方都被字跡未乾的紙張佔據了。

蘇娜·索爾達托娃慣於作如下的想像：工房在工場上穿來穿去。工房無日無夜像一輛貨車一樣抖動着。地板搖晃着。木板尖叫着。光線從長長的罅隙射進來：白天，是陽光；晚上，是電燈光。

菲羅諾夫，第六段黨組書記。把他樸實的圓臉探進藝術工場，發光的紫色嘴唇上邊留着憤怒的眉毛似的年輕的鬍鬚。



「孩子們，喂，喂！」

他遞進手裡的紙片。孩子們完全沒有注意到他。

在窗片旁邊，成堆的泥土從右到左搖擺着，堆得跟窗台一樣高。

工房駛過工場，經過長長的木樁，經過裡紅外黑的陰溝，經過鋼鐵的屋架，經過裹在稻草裡的紅磚，經過鐵的電鎗，藤布袋，水門汀，碎石，砂，油，聯結器，機器師，連桿，活塞，蒸汽。

工房停止了，彈動着，制動機尖叫着，撞擊着緩衝板，於是駛了回去。

在窗外，戴白帽子的科爾尼耶夫跳過鐵路的枕木，奔跑過去。在奔跑中他用鉛筆輕輕敲着窗片。

蘇娜把刷子放在瓷杯裡，她用這杯子裝油漆的。蘇娜在毛織短裙上擦擦兩手，拉過裙子蓋住發光的雙腳的膝頂，輕快地站起身來。

她的蓬鬆的短髮落在眼睛上。她把牠掠了回去。又落下來；又把牠掠回去。

蘇娜發怒了。她老跟自己鬭爭的。她現在完全厭惡這種鬭爭了。她長大得太快了。

她的裙子已變得非常緊，非常短。幾乎洗白了的藍色球衫裹在裙子裡，腋下已經裂開了。兩臂從緊緊的衣袖裡出來，衣袖不得不捲起來。

她還不到十七歲，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有二十歲了。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發育着。

她正在懊惱中。她不知道怎樣對付她的手，手太大了；不知道怎樣對付她的腿，腿太長了；不知道怎樣對付她的藍眼睛，眼睛太美麗了；不知道怎樣對付她的聲音，聲音太好聽了。由於她高聳的乳房，小小的腰圍和雪白的喉管，她覺得很窘。

經過孩子們的多毛的手，她從非羅諾夫接過那張紙片。

「什麼？——標語？」

「通告。」

「什麼時候要？」

「什麼時候可以弄好？」

蘇娜聳聳肩膀。菲羅諾夫連忙擰擰鼻子。

「半點鐘可以弄好嗎？」

一個男孩子給與菲羅諾夫陰沉的一瞥，側目斜視着，好像在看太陽。

「半個鐘頭！呵呵！幹麼這樣急？」

他把兩個手指深深插進嘴巴裡，吹出尖聲的口哨。另一個孩子立刻用赤裸的臂肘在他背脊上撞了一下。

「不要撞，你這畜牲！」

「不要吹口哨，你這流氓！」

兩個孩子突然轉過身來，鼻子對着鼻子。他們的鼻子，綠藍似的，而且脫了皮，活像嫩山芋。

「喂！」蘇娜喊道。「不要打架！」

菲羅諾夫走進房裡。

「什麼事情？」

「他們幹着個人競賽，」蘇娜嚴肅地說。「在八小時內，看哪個字寫得多。他們從半夜起一直寫到現在。他們變得很狂野了。」

菲羅諾夫很快地向字跡未乾的紙張瞥了一眼。他微笑着。

「好鬆腳的拼音。量損害了質。沒有一個字拚得對。More寫成 Moar，fire寫成 fior，down寫成 down……down。什麼意思？」

「不要教訓我們，」剛才用臂肘撞另一個孩子的孩子用低音說「你自己的文字也不怎樣高明。各種各樣的人都到這裡來，打擾我們的突擊工作。」

「我們還沒有校對過哩。」另一個孩子說。

蘇娜從菲羅諾夫拿過紙頭。抽讀着他，從從容容地豎起眉毛。

「還是真的嗎，菲羅諾夫？」

「一點也不假。」

「好，祝福哈爾科夫！」

「沒有疑問了吧？」

「要寫幾張？」

「兩張。一張掛在飯廳，另一張掛在監督辦公室。」

蘇娜想了一會，說：

「我們還需要一張。我們爲了伊舒勤珂的便利，要把他掛在第三班宿舍裡。」

「這對於他很有幫助，」菲羅諾夫想了一息後，表示同意。「就這樣辦吧。」

蘇娜在手裡轉動着紙面，當心地安置着兩腳，腳跟並着腳跟，於是看着鞋口舌（襪在鞋結子下邊的東西），鞋口舌上邊縛着穿過白色洞眼的鞋帶。

「喂，菲羅諾夫，等一等。」

菲羅諾夫走回來。

「什麼事？」

「揮一幅圖好不好？我會畫的：蔚藍的天空，週圍是各種樹木，還有太陽。我們的混合土工人穿着套鞋，坐在中間，哈爾科夫的孩子們用一根粗繩子拉着他們。」

「胡說，不要！你們到處亂塗，已經够了！」

「他們怎麼樣呢？難道是蹣腳的圖畫嗎？」一個孩子粗魯地問——那個一直非常努力工作的孩子。「如果你不喜歡牠們，你自己動手畫吧。這裡的顧問太多了。他們來，來到這裡，打擾我們的突擊工作！」

「你們統統可以去到……！」

菲羅諾夫用拳頭掩住兩耳，衝到廊道去了。

科爾尼耶夫進來。他站了一會兒，抽動着鼻子，要他們把半寫

得大一點，要他們倒一點白粉在他的小盒子裡。

他走到工房背後去，一隻腳踏在一段木頭上，耐心地用一隻舊牙刷刷着鞋子。鞋子變黑了。於是用一方濕手帕揩揩流汗的黑臉。他的臉亮了起來。

當他最後到了鐵路口子時，他的鞋子已經乾了。白得耀眼，但他的臉已經變黑了。

早晨便這樣開始了。

……他正離開家……

## 五

從遠處望，那間工廠似乎很小，不值得怎樣注意。從近處看，牠却大得像戲院。

工程師們有一種穿過鐵路線口子的壞習慣。長長的火車慢吞吞地前進和後退，阻礙了交通。牠像鋸子一樣把科爾尼耶夫從工廠切了開來。他必須等待。他拉出錶帶，看看錶。七點二十分！

夾着灰塵的熱風在吹捲着。人衆和運輸車擁擠在鐵路線的兩旁。比較不耐煩的人們便躡上慢慢移動着的貨車。他們馳了過去，有些背着留在口子的人們，有些面對着他們，於是跳落在鐵路的另一邊。

第二班的女工們穿着有色的工裝和鼓起的裙子，手挽着手，結成一排鏈條，坐在地上，踢開她們的樹皮鞋；她們哄笑着，望着疾轉的車輪，露出一排一排發光的牙齒。

在鐵路的另一邊，監工馬夏正從工廠跑向鐵路線來，他從開關的大門口跑來，兩臂在面前擺盪，像一個守球門的一樣。外表上，馬夏的面貌如下：臉孔——有着凸出顴骨的泥壺子；戴着雄赳赳的巴統帽；陶器的耳朵；印度人的側像的美麗粗短的鼻子；靈敏，狂熱，機詐的眼睛。

貨車在馬夏和科爾尼耶夫中間疾衝過去。在車輪沉重的轉動下，枕木像鋼琴的琴鍵一樣跳動。馬夏遠遠便看到了科爾尼耶夫。

「監督同志！」

馬夏有一種粗嘎的孩子似的聲音，牠連死人都能喚醒。

科爾尼耶夫沒有聽見。他在鐵路的口子踱來踱去，沉思默想，對自己說：

「……終究……能夠這樣下去還是不能呢？不能。過着雙重生活是可能的嗎？絕對不可能。好。那末我應該怎樣辦呢？我必須決定。我該決定什麼呢？應該決定明確的行徑。這樣或那樣……」

科爾尼耶夫的臉孔是很容易變化的。他踱來踱去，鼻子抽動着，裝着各種各樣的臉色。

「……終究，那女孩可以從莫斯科領到這裡來的。女孩——這不是真正的口實。別的孩子們也住在這裡。他們並沒有什麼不舒服。這不過是她自己發明的口實。她應該把這裡一切都寫信告訴她的丈夫。她必須拍電報去。她必須拍一通特別快電。我們不是蠻子。他是共產黨員。他不會不理睬……」

「監督同志！」

科爾尼耶夫沒有聽見。

馬夏跳到火車的緩衝機上，在上面跳舞着，轉過身，跳落在鐵路的一邊，最初往後一仰。他喘着氣。

「科爾尼耶夫同志！」

科爾尼耶夫清醒過來。

「完工了？」他問。

「是的。」

「做了多少？」

「九十立方尺！」

馬夏非常高興。他遏抑不住兩眼熱狂的閃光。他不耐煩的盯視着科爾尼耶夫的臉孔。但科爾尼耶夫默默地領受對方的報告。

鐵路的口子沒有什麼人衆了。引擎吐了一點油在科爾尼耶夫的鞋子上。小小的咖啡似的三滴。幾乎看不出來。但很惱人。

「已經完工了！」科爾尼耶夫不痛快地想道。

從這裡望去，那工廠的入口好像只有摘記簿那麼大。到旁邊一看，他却是很寬敞的大門口。狹軌鐵道的蜿蜒的鐵軌伸入大門口的陰暗中。

科爾尼耶夫默默地走到工廠，把報告放在大門上，用鉛筆在上面簽了字。

他僅僅問了一句：「第二班上了工嗎？」沒有再說什麼。馬夏已經完成了九十立方尺——而科爾尼耶夫竟沒有說別的話！好像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馬夏帶着苦惱的神情把報告塞在帽子裡，正正式式報告道：

「第二班集合了，監督同志。」

「好。麥加利在那裡嗎？」

「沒有。」

科爾尼耶夫的鼻子抽動着。

「好。」

許多通告釘在大門上。

「嚴禁游手好閒者進入工廠。」

「嚴禁抽烟。同志，丟掉你的紙烟。違者罰三盧布。立刻執行。」

「到九月初頭，必須完成第七座和第八座電池。」

還有其他這一類的告白。

通告上還有用鮮明的色彩塗成的象徵的圖畫，一枝跟工廠烟囪一樣大的紙煙；一柄大掃帚把游手好閒者掃出去；一隻構造驚人的三層飛機，機翼上標着7和8的數字；一個木瘤鼻子，戴棋盤紋的帽子的流浪漢，用推進機插進完全不適當的地方。

工廠內部似乎比外表還要大。

門口站着一個衛兵，他沒有向科爾尼耶夫或馬夏要通行證。他認識他們的。

一隊騎兵警衛隊的騎士叮噠作響，滾過狹軌鐵道的軌條，騎過

工廠的大門，閃耀着橙黃色的臂章，跨在巧克力色的馬上。他突然轉過來，壯健的喀什克臉好像鑄成的平面，露出兇悍的亞洲人的牙齦。

工廠的內部非常大，像一個碼頭，像一所船架。一隻橫渡大西洋的巨輪可以寬寬舒舒地放在那裡。被輕鬆的上層建築物圍繞着的廣大的空間像一個掛在八層樓上的氣球。陰暗的大氣的沉重的氣層掛在頭上，被一絲磚頭碰着磚頭的懶洋洋的聲音牽住。

科爾尼耶夫爲要縮短路線一直掃過工廠。馬夏跑在前面。迅速地回頭看一眼科爾尼耶夫。科爾尼耶夫不聲不響，咬着嘴唇，很有表情意味地動着眉毛。馬夏的激情在沸騰着。他好不容易才遏制住自己的感情。往常，他並不想遏制自己。他要苦惱的！但現在，處境要求他遏制自己。全世界有名的建設區的監工，是很有一點身價的。

「監工必須成爲革命紀律和優良作風的模範。」（馬夏帶着辛辣的狂喜想起這句話。這句話是他自己創造的。）

監督靜默着。因此監工也要靜默。他要煩惱的！馬夏十分瞭解：不論科爾尼耶夫與麥加利都不願讓工作停頓！他們無疑的要超過哈爾科夫。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但打破紀錄的到底是哪一班呢？什麼時候呢？困難就在這裡。這裡出現了個人的自尊問題——馬夏的自尊。如果打破紀錄的是第二班或第三班，那是好的。非常好。但如果是第一班呢？

第一班在十二點鐘上工，而馬夏的值班時間在十二點鐘完結了。當然，他的監工也許要迴避自己的領導，但哪一個傻子監工願意把榮譽讓給馬夏呢？

這就是說，如果打破紀錄的是第一班，那一切都沒有馬夏的份。那是可怕的。那不能夠。但如果……

馬夏遏制不住自己了：

「科爾尼耶夫同志……」



馬夏在行走的時候，甚至用拳頭敲着滅火機；跟工廠的規模比起來，牠好像不見得比牙膏管大。一切機件都顯得很小，好像從看戲用的鏡子顛倒過來的一端望見的一樣。

馬夏絕望地揮一揮兩臂。

「科爾尼耶夫同志。但結果……」

一輛大貨車正對他們駛來。科爾尼耶夫和馬夏跑開鐵軌。車子把他們分隔開來。濕混合土的流動的平面正對着他們的眉毛搖擺着。

兩個穿着大帆布褲的靈活的傢伙，裸着上身，剪得很短的鬍頭髮披了下來，從後邊推着車子的鐵稜柱。背脊上的肌肉像黃豆一樣的放光。

一滴混合土落在白鞋子上。科爾尼耶夫停住脚步，很細心地用手帕擦掉牠。鞋子上依舊留着一個濕點。討厭！

馬夏用兩手緊緊抓住帽子，好像這是由於蒸汽太多而快要爆炸的汽鍋的鍋頂。

「噢！」

他差點兒要罵科爾尼耶夫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踐家。」但不能這樣！這種態度不適宜於這樣好的監工和這樣好的監督的談話。必須採取另一種風度。

「監督同志，」馬夏悲哀地說，同時又顯出很活躍的神態。監督同志！也許我一生再不會有甚麼快樂了。……你要是高興的話，儘可以打我。……請原諒我。……但——這却是事實！我要給你三百五十作。如果少一作混合土……你就扯去我的帽子！孩子們給我保證的。向第二班下命令吧，同志，你會看見結果的！」

在他們後邊，湧起了喇喇格格的聲音；混合土從車子上傾瀉到空地上。他們在第五座電池的爐灶下邊澆混合土。

他們走到第六座電池。

「好，好，好……」科爾尼耶夫有心無意的嗷嗷着。

他望着遠處，希望看見麥加利，但麥加利不在這裡。科爾尼耶夫開始加快自己的腳步。

建築架正從第六座電池移開去。新鮮的綠色混合土顯露出來。上邊裝着許多大鐵鉤——電鎗的極子。跟這工廠的規模一比，牠們看來好像一小球一小球的針。

## 六

烏龜用往裡彎的腳爪蹣跚着。牠的甲板是神奇的，高高隆起，凸凹不平，像一隻倒置的盤。牠有陰鬱的駱駝臉，臉上生着頰鬚。

小馬在爛泥地上走着，牠的頸項下垂着，牠的栗色尾巴拖曳着。牠的骨頭凸出來。下顎掛下來。從一隻斜視的眼睛滾下一顆眼淚。眼睛很大，像一個木頭調羹。

腳踏車站在不平整的車輪上，到底有幾根輪輻是很難確定的。

突擊隊分三班工作者。每班都有自己的首長。他們甚至以首長名字稱呼全班：

「哈奴摩夫班。」

「友梅珂夫班。」

「伊舒勤珂班。」

烏龜，小馬和腳踏車有相似的背景：亮得奇怪的鳳尾草，粗大的草，矮小的竹，一個空想出來的紅色太陽。

哈奴摩夫坐在烏龜上。友梅珂夫騎在小馬上。伊舒勤珂騎在腳踏車上。

這三個首長的畫像，跟他們本人的面貌很少相像的地方，沒有比這更蹩腳的畫像。然而哈奴摩夫戴着一頂色彩鮮明的鞦韆帽；友梅珂夫有一條耀眼的領帶；而伊舒勤珂則惡劣地赤着腳。這些標誌像很好的綽號一樣，使人無法否認他們的形象。

在這洪荒時代的風景中，那烏龜和小馬好像是從伊索\* 或克里洛夫\*\* 傳到法國盧梭\*\*\* 畫派的那些隱喻內化身。

但關於腳踏車，情形又不同了。這腳踏車的年代像從保羅·摩拉得的一本小說裡傳進古代百科全書的石印品，代表石炭時期的植物誌的那種文學材料的年代一樣久遠。

這三張被人大膽地，天真地描在硬紙版上的彩畫，用木匠的大釘釘在監督科爾尼耶夫的辦公室的入口。

嶄新的，未經修飾的木板，站立在距離不遠的工廠後邊，人們紛紛用牠們搭成一個小小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對於工廠的關係，正如小艇對於大輪船的關係一樣。

辦公室裡響着的篤的算盤聲。第一班已經完工了。第二班還沒有開始。搭建築架的人耽誤了他們。第一班和第二班的孩子們坐在木頭上，互相喊着名字，談着那裡圖畫。蘇聯的腦子裡貯藏着許多聲音，足以表現最多樣的語言色彩。

蘇娜帶着鐵面無情的準確運用那些譬喻，好像藥劑師配方時稱着毒藥一樣。她可以運用一隻蝸牛，一個引擎，一輛農民的車子，一輛汽車，一隻飛機——隨你用什麼都可以。她還可以運用反面的譬喻——例如一隻蟹，牠好像是往後爬的，不過真正的蟹從不往後爬，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在前十天內她小心考慮着一切譬喻，而且把牠們同舊的譬喻比較着，結果選定了烏龜，小馬和腳踏車。

這是絕對公平的評價。但八天以來，各班突擊隊員的眼睛已經看厭了這些圖畫。圖畫換得太慢了，十天才換一次。八天以來，情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哈奴摩夫已經推進到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程度。伊舒勤珂在後退着。而友梅珂夫已經追過了伊舒勤珂，趕上哈奴

- 
- \* 希臘有名的寓言大家，著有「伊索寓言」。——編者
  - \* 俄國的寓言大家（一七六八年——一八四四年），著有「克里洛夫寓言集」。——編者
  - \* 法國十九世紀的畫家。——編者

摩夫了。哈奴摩夫已經感覺得引擎的把握。而友梅珂夫至少可得到一輛汽車。

但舊的圖畫還掛在那裡，故意懲罰過去的罪過。牠們要在那裡再掛二天。

一個皮包骨頭的小傢伙，鼻子長得真奇怪，帶着憎恨注視着那隻烏龜。他是屬於哈奴摩夫的一班的。

「爲什麼是烏龜？怎能是烏龜？」他說，肋骨忽起忽伏，像乘風箱一樣，「怎能是烏龜？」

他已經脫掉帆布罩褲，在身上澆過冷水，但工作後的頭腦還沒有清醒過來。他坐着，尖下巴靠在高高舉起的骨節嶙奇的肩頭上，穿着微紅色的棉織翻領襯衫，濕頭髮憂鬱地下垂着。他每分鐘吐出一大唾沫，舐着微紅色的薄嘴唇。

「誰願意做烏龜！」

另一個穿樹皮鞋，戴眼罩的饅子，從友梅珂夫班裡來的愉快的傢伙，嘲笑道：

「哈奴摩夫班那些孩子覺得坐在烏龜上不大舒服。難受是够難受的。他們坐慣了汽車，你看！」

哈奴摩夫班的孩子們替他們同班的伙伴辯駁：

「你們坐在小馬上覺得舒服嗎？」

「他們一生除了小馬，從沒有見過別的東西！」

「不對，這是不真確的。上次他們坐在農民的車子裡奔跑！」

「只有你們二十天離不開蝸牛！」那愉快的傢伙反駁道。「而且你們不管跑到那裡，總是拖着紅旗。你們帶着紅旗坐在烏龜上！真羞死人！」

別的人們跑了過來，擠在週圍，有的穿着樹皮鞋，有的赤腳；有的套着罩褲，有的沒有；有的穿着鞋，髮亂如麻，他們已經洗過了澡；沒有洗澡的像麵粉廠工人一樣，全身蓋滿了綠色水門汀粉；有的高聲說話；有的沉默無言；有的穿着薄汗衫，穿着球衫，穿着

襯衫；哈奴摩夫班的，友梅珂夫班的人，各種各樣的人，但他們都很年輕，都有機敏的閃光的眼睛……

「老實說，我們今天在七小時內鑽九十立方尺，你們怎能說什麼烏龜呢？」

「但昨天，我們做了一百二十，前天做了九十六！」

「九十五！」

「不對，不對，是九十六！他們在辦公室算少了一立方尺。」

「你在路上潑掉許多。一切木板都蓋滿了，鬼知道是怎麼攪的！混合土是值錢的哩。」

「又不要你出錢。」

「那末要誰出錢？」

「辦公室出錢的。」

「唉，你曉得什麼？你們聽見他說嗎？好聰明的傢伙！你抱着這種觀念，一輩子要騎在小馬上！」

「爲什麼要扯到小馬呢？拿掉那隻小馬！滾他的蛋！」

於是突然又說：

「如果他們不把牠拿掉。我們不去工作。想想看，一隻小馬！我們坐在那裡堤壩上，在五十度的冷天氣，用我們的赤手工作！」

接着又說：

「如果他們不把牠拿掉，我們不去工作！」

「你們不怕羞嗎？」

「够了！」

「我們不去工作！」

「要是雨水把那些下賤的畜牲洗掉就好哪！」

「這裡一年至多下兩次雨！」

哈奴摩夫皺着眉頭，走出辦公室。他真的戴着韃靼人的無邊帽。木癩鼻子，食孔麻得非常厲害，好像被彈雨打過似的。身材矮胖，紅頭頂，亞柴麥斯族的韃靼人，然而眼睛却是藍的。你看不出他

是俄國人，除了顴骨有點傾斜，兩腿較短。

他走出辦公室，腳穿嶄新的，得獎得來的靴子，後邊拖着一頂大紅旗。

兩個月前，哈奴摩夫班的工人們在如雷的采聲中接過這面旗（牠從一個勝利的突擊隊傳到另一個勝利的突擊隊）。那時以後，他們便緊緊粘住這面旗子；每走一步路都帶着這面旗子。到廠裡上工或從廠裡散出來的時候，他們都在這面旗子底下邊走邊唱。在工作時，他們把牠插在旁邊的泥地上，以便隨時可以看見牠。他們去領工錢的時候，全班都在這旗子後走着。有一次，他們跑到流動劇團去看「劉波美·耶洛瓦雅」，也帶着這面旗子，把牠放在飲食店的櫃檯邊，以保安全。牠在那裡一桶桶酒後邊站成散場。

「哼！」哈奴摩夫用很嚴辨別的鞭鞭聲調說，一邊把紅旗展開來。但從眼角望着那隻烏龜，用旗桿敲着黑石英的地面。

「他們把我們敗了兩次，現在我們在烏龜上坐到第八天了。再過兩天，我們便要成爲笑柄了！真是快活呀，我必須說！！」

他的肩膀撲到紅旗上去，他鬱悶地，憤憤地把牠放在那裡的。

「站到這裡來，全班！」

所有哈奴摩夫班的人們都集合在旗下。

一個鐵匠跑了過來，用廢東西擦擦兩手。他正把機器交給了友梅珂夫班。他丟掉廢東西，走到旗影裡，他的臉孔立刻現出了微紅色的亮光，像照耀的燈影。

「全體都在這裡嗎？」

「都在這裡。」

「我們走！」

全班人構成一個混雜的群集，跟在哈奴摩夫後邊。

「請聽，哈奴摩夫。哈爾科夫怎麼樣？」一個皮包骨頭的傢伙

~~~~~  
* 是蘇聯著名作家特涅達夫所寫的一個劇本。——編者

問，用手臂的背面揩着前額，一隻襯紅的衣袖捲了上去。

「不要顧慮哈爾科夫，」哈奴摩夫從齒縫發出聲來，沒有回頭。
。「哈爾科夫的工人們會得到應得的！」

這時候，露沙，一個穿着裙子的短腿女孩，幹撥運快工作的，
竭力用鄉下人的清晰尖利的聲音唱起歌來：

「在春天碧綠的樹下

受苦也有滋味。」

男孩子們加入了合唱：

「你決不能看見

我已經看過的東西。

你決不能受到

我已經受過的苦難。」

他們從工廠回到宿舍去，好像從前線向後方行進一樣。他們隱
沒在黑色的灰塵，翻起的地面，和成堆的材料的大混合中，他們於
是突然從頭至腳出現在一個小丘的邊沿上，同着他們的歌和他們的
旗。

七

麥加利直接從旅館走向工廠。他對着太陽和灰塵斜瞥着。太陽照射着他眼鏡的鏡片。鏡片的反光掠過罩着塵霧的乾燥的風景。

他在半路碰到凡夏·凡西耶夫，伊舒勤珂班的一個青年共產黨員，綽號叫做斯密太那，而這個圓滾滾的，好脾氣的沉靜傢伙，的確很像一個奶油瓶。

淡淡的微笑在麥加利乾燥的嘴唇上出現了。他斜瞥的次數更多了，詢問似的看着斯密太那。麥加利的近視眼在厚厚的鏡片後邊閃着光，抖動着，像兩條長長的多毛的毛蟲。

「到哪里去，凡西耶夫？」

斯密太那用一隻手臂對工廠一揮。

「爲什麼這樣早？」

「不早了，」斯密太那帶着遁辭式的語氣說。

「伊舒勤珂什麼時候上班？」麥加利問。「下午四點鐘嗎？」

「是的，四點鐘。」

「現在是八點鐘嗎？」

「是八點鐘。」

「哦？」

他們又互相詢問似的對看了一眼，微笑着。但麥加利的微笑浮在凸出的嘴巴上簡直看不出來，而斯密太那的微笑却非常顯明，以致牽動了他的耳朵。

「這是滿不錯的客套話，」斯密太那說，一邊呻吟着爬上一個

小丘。

「是的，是的，」麥加利緩糊地說。蹣跚地登上斜坡，用手指觸摸地面。

他們彼此非常明白對方的心情。麥加利明白伊舒勤向班的人們已經知道了哈爾科夫工人們的新紀錄，現在先派一個探子去看看發區的情形怎樣。而斯密太那也明白麥加利已經知道了一切，但還沒有決定自己的計劃，而在沒有決定以前，他不會說什麼的。

建設區的形態，每天都變得很厲害。牠變到那樣的程度，無論走向什麼地方，都非東彎西折，大兜圈子不可。這裏沒有老路。每天人們行走時都必須開拓新路，好像穿過一個沒有誰探險過的地區。但在前一天開拓出來的路線，又不宜於今天的行走了。昨天翻過小山的地方，現在出現了一個地洞，昨天有洞的地方，今天又被磚牆隔開來了。

他們默默地往下跑，跑進被挖掘機在夜裡掘成的開闊的地溝。他們在牠們裡邊走着，好像這些地溝便是交通路線，看看週圍的泥土，看看頭上狹窄的天空，此外便什麼都看不見了。突然間，他們走到了使人頭昏眼花的很深的地洞跟前了。那些站在洞底的人們看來像小鐵釘一樣大小。繞過這些洞口的邊緣，他們躲避着電線溝，好像在曠地走路一樣。

當他們繞着洞口走時，哈奴摩夫班的人們在他們下邊移動着，唱着歌，背着大旗。

斯密太那俯首看看哈奴摩夫的有趣的襪鞋帽，看看他得獎得來的靴子，看看斜靠在他聳起的肩頭上的沉重的旗桿。

「這紅頭鬼！」斯密太那喊道。

麥加利隨便往下一瞥，又是幾乎看不出來的微笑。他現在什麼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確切知道科爾尼耶夫會告訴他什麼，知道馬裏會怎樣看他，怎樣走路，揮舞着他的兩臂。……

當然，塞米奇金一定要出現的。什麼都少不了塞米奇金。

他們還沒有走到科爾尼耶夫的辦公室後邊有鉤刺的鐵絲網那里，在麥加利面前飛閃着的兩個鏡片的反光，又加上第三個反光，這是從一個薄薄公文包的鏡邊的環扣發出來的反光。這隻薄薄的公文包正在塞米奇金露着一條條長脈管的手裡擺盪着。塞米奇金從一堆水管後邊現出來的。

塞米奇金頻頻低聲咳嗽着，像咳滿一個大喉核似的，在嚴肅的沉默中伸手給麥加利和密斯太那——一隻濕黏黏的冷手。

他穿着騎馬褲和黃色鞋子，鞋帶結成一個活結；在發育不全的蒼白色的瘦臉上，架着濃黑的大眼罩。嘴唇週圍長滿了微紅色的小瘡子。編織成的領帶上別着一個很大的銅別扣。灰色上衣，衣襟上有三個徽章：共產國際青年團，化學航空會，和衛生社！帽子的後部被剪去了，帽簷長如鷺嘴。

他們必須穿過有鉤刺的鐵絲網，昨天這裡還沒有這東西的。密斯太那沿着鐵絲網走着，找尋一個適當地方爬過去。麥加利躊躇不決地檢驗着一根木樁，塞米奇金跨開兩腳站立着，公文包放在背後，兩膝彈動着。他用公文包蔽着自己的後部；他的膝頭抖動着。

密斯太那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他用腳把下面一根鐵絲踏下去，同時用手拉起另一根鐵絲，呻吟着從洞口爬過去，但背脊被鐵絲抓住了，他一邊咒罵着，一邊把鉤刺從襯衫上卸下來。麥加利游移不決地搖着那地方，好像在試探他是否堅固。塞米奇金用鼻子呼出不滿意的聲音，聳聳肩膀，奔上前去，一躍而過，撕脫了一隻鞋底，像一隻打滾的球一樣，四肢朝下地仆倒在另一邊的地面上。他連忙拾起公文包，獨隻腳跳到木頭上。

當塞米奇金用一段電話線的鐵絲纏在一隻鞋底上的時候，麥加利右手緊緊抓住木樁，左手謹慎地調整着他的眼鏡和帽子，於是突然間不費多大力氣似的把他闊背脊的小身體搬過了鐵絲，從從容容地走上前去，很不雅觀地用他尖尖的腳趾翻起地面的泥土，走向科爾尼耶夫。

蘇娜·索爾達托娃正用一塊磚頭在烏龜小馬和腳踏車的旁邊釘着一張新的圖畫：哈爾科夫的工人們用一根繩拉着一隻大套鞋，套鞋裡坐着戴繩頭帽的哈奴摩夫，打着領帶的友梅珂夫，和赤脚的伊舒勤珂；那空想出來的紅色太陽照耀着套鞋週圍洪荒時代的景色。這套鞋已經失去了遲笨的意義。他已變為一個隱喻了。

套鞋下邊寫着藍色大字：

「哈爾科夫的工人拖着我們的混合土工人！」

「哈爾科夫的工人創造了空前的速度。他們在一班裡完成了三百六十立方尺混合土，打破了世界的紀錄，而我們却坐在一隻套鞋裡！」

「難為情呀，同志們！」

蘇娜顛起脚尖站在梯子上，咬着嘴唇，用一塊磚頭釘着圖畫。

麥加利走過她，很快地看一下圖畫。他微笑着。蘇娜用磚頭敲在自己的指頭上。她滿臉羞得通紅，但並不回轉頭，也沒有停止敲擊。

旁邊放着一堆屋頂材料。太陽燃燒着工廠的屋頂和松木板。一種強烈的蒸木油和松脂油的氣味從這裡發散出來。紫丁香的氣味。也許真正紫丁香的氣味沒有這麼強烈，也許太多化學的成份。熱的風還在吹；這是早晨，灰塵在飛揚，紙頭在工廠裡狂歡地旋捲。空氣帶有強烈的紫丁香氣味，即使是化學的。

麥加利走進科爾尼耶夫的辦公室，在那裡停了一會——檢查帳目。

八

科爾尼耶夫從窗台上拿了一隻杯子，從蓋着木板的水桶裡掬了一些水。他貪婪地喝着水。水有一種帶藥氣的穢帶味道。水管是醫時的設備。水裡含有氯素。科爾尼耶夫對於有氯素的水的藥材舖的氣味，早已習慣了。他不再注意到這種氣味了，他走到麥加利跟前，把帽子往後駁袋一推，露出汗淋淋的前額，額上遮着帽簷的地方有一塊白的皮肉。

「噢，你覺得這事情怎樣？」

「什麼事情？」麥加利心不在焉地問。

「哈爾科夫城的事情。」

麥加利沒有從紙頭上抬起頭，不安地敲着自己的腰。他從衣袋裡取出一隻紙袋。衣袋的裡子潮了出來，像一隻白印花布的耳朵。泥土落了出來，還有小碎石。麥加利沒有抬頭，把紙袋遞給科爾尼耶夫。

「這東西，唔唔。……蜜餞的東西。……昨天從飲食店買來的。味道很不錯。我想是甜瓜。」

科爾尼耶夫噙了噙，同意對方的話。

麥加利放了五片在嘴巴裡，一片接着一片。

馬夏在門口徘徊着。他帶着近乎憎恨的煩躁看着麥加利的長手指，他像篋子一樣從紙袋裡夾出構果來。麥加利小心舐着指尖。

「我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他抱歉似地說。「嚐嚐看，馬夏。三盧布一磅。很不壞。」

馬夏很客氣的走過來，像鳥一樣用一隻眼睛望着紙袋裡邊。

「拿吧，拿幾片去。」

馬夏憤怒的想：他想用糖果來封住我的嘴巴，但他壓制住自己的怒氣。他勉強在顴骨高聳的大臉上裝出一種微笑，像他從袋裡抓出來的糖片一樣甜，一樣發光的微笑。

「麥加利同志。……我跟你說老實話……我願永不再看見我自己的母親！永不再看見我的小兄弟和小妹妹！向第二班下命令吧！」

他帶着懇求的神色看着科爾尼耶夫。

「監督同志，支持我吧！」

科爾尼耶夫急匆匆地在房裡兜了兩個圈子。房間是那樣小，這兩個圈子好像一根鑰匙在鎖孔裡轉了兩轉似的。

「真的，達維德，我們必須決定。你自己可以看的，孩子們正在漸漸喪失着勇氣。」

「一點也沒有錯，」馬夏確信的說。「孩子們正在漸漸喪失着勇氣！你自己可以看的，麥加利同志，向友梅珂夫下命令吧！」

科爾尼耶夫突然拖出一條凳子，在麥加利旁邊坐下。

「你以為怎樣，達維德？」

「關於什麼？」

科爾尼耶夫用手掌揩揩額頭。麥加利一隻手背掛在空中。他忘記把牠放下來。他的全部注意都被帳目吸引住了。他正被不必要的問題吸引住了。紙袋在他手裡搖擺着。

馬夏逃出了辦公室。真是見鬼，這太難受了！他要試一試自己的冒險計劃，不管麥加利！這是榮譽的勇敢的事情，而那傢伙却把眉毛粘在已經查過千來次無謂的帳目上，像木頭一樣坐在那裡！不行！他要直接跟孩子們說，跟友梅珂夫說！你不能跟這位麥加利那樣的傢伙做什麼事情！

馬夏生在巴統，一座充滿使人發昏的殖民地氣味的浪漫城市：

一座充滿棕櫚，土耳其帽，竹椅，外國水手，走私販，油，猩紅色的鞋子，瘴氣等等的城市。這是俄國近熱帶的地方，水牛在滾熱的爛泥潭裡，爛泥直沒到牠們的頸項，昂起有鬍的面孔，幻夢似的牛角掠過牠們的肩頭；塗漆的土耳其山蓋着茶樹的樞樓；夜裡袋鼠在近旁咆哮；通過錦繡似的樹林，響着邊防兵的鎗聲；通到避暑地的鐵路支線沿着海邊蜿蜒着，突然又變成了香蕉樹的枝條，車站的婦人坐在這枝條下的鉛桶上，賣着向日葵子和紅皮橘；太陽燃燒着人們像陶工燒着陶器一樣，給他們以顏色，聲音，硬性……

馬夏有南方人的急性子，有流浪兒的不是完全沒有過錯的經歷，他在二十三年的生涯中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事情。他在三個月前來到這裡，他說在路上丟了自己的證明文件。在監督辦公室裡，沒有誰對這件事情表示驚異。

他被派到工塲上。

第一天晚上，他在小山上帳篷裡度過。他從山上望下去，望見六十五公里蓋滿燈火的地面。他數着燈火的數目，數到五百四十六盞，不再數了。

他帶着迷惑的神情站在那裡，像一個流浪漢夜間站在陌生城市裡珠寶店和綢緞跟前一樣，燈火在閃動着，吐出光暈，像名譽一樣閃着光，流動着。名譽躺在地上。只要伸手便可以抓到。

馬夏伸出他的手。

在兩星期中，他表現出一種真實的品性。在兩星期中，他開動着一架混合土製造機。他表現出非常的才能，在一個月內，他便升為監工了。他從不告假。他的名字從沒有離開過隊部的紅牌。紅牌變成了他的名譽。

但這點名譽太小了。這種溫和的名譽不能滿足他的急躁的胃口。

-
- 寫在紅牌上的名字都是成績優越的工人；拆爛污的工人的名字，則寫在黑牌上。——編者

。馬夏在睡夢中看見自己名字印在「消息報」上。他看見自己胸前掛着紅旗勞働勳章。他帶着熱中的固執。夢想着——種驚人的業績，轟動的事件，特殊的機會。

現在他碰到特殊的機會了：在做混合土的工作中建立世界的新紀錄。這個世界的新紀錄也會被別班工人建立起來，這個思想使他失望和憤怒。他覺得時間飛一般地過去，跑得比時間本身還快，一個小時如同一分鐘一樣。每分鐘都有失掉機會和名譽的威脅。

昨天傍晚，友梅珂夫在電鎚的鐵絲上擦破了臉頰。鐵是有銹的；傷口灌起膿來了。他身體發熱；他的臉頰腫了起來。

友梅珂夫來值班時頭上綁着綳帶。他身材很高。大家都能够看見他裹着白色綳帶的頭在平台上晃動。他正在檢驗着混合土製造的鼓筒。全班的工人圍繞着平台，準備工作。時間是八點鐘，搭建築架的工人們正在敲着最後一枚釘。發電鎚的工人們正移開鐵絲。

馬夏的臉孔閃着光，像一個栗子。

「怎麼樣？」友梅珂夫從罩着綳帶的嘴脣發出不清晰的聲音。他困難地轉過綁着綳帶的頭。綳帶好像游水者的帽子。一條綳帶蓋住他的眼睛。過得稀疏的棉紗布，友梅珂夫可以看見朦朧的羊毛似的世界，有陰暗的太陽和棉花似的白雲。

「我們必須這樣做，孩子們……」

馬夏喘着氣。

「我有話說！」

他倏然有介事地立刻伸出一隻手，翹起大姆指，活像一個發引機。還有時間給他忍耐。但他缺乏那種力量。彈簧彈開了發引機。馬夏的急性子爆發了。賊頭賊腦的眼睛閃着火星，他慌慌張張地說着，不住舐着嘴唇，連自己都被那些話詭辯住了：

「同志們，老老實實地說吧……哈爾科夫的工人們已經創造了世界的紀錄……一班做三百零六件混合土……這是一件事實。……我們必須明白宣布，而且把他當作一個榜樣……至於我們的經理，

他睡昏了……我沒有說昏話嗎？我們要用一切可能方法戰勝哈爾科夫！我負責保證三百五十作混合土！友梅珂夫，保證一句吧；我們能够做三百五十作還是不能夠呢？即使我們做到鼻孔流血！爲什麼不能夠呢？難道有什麼可疑嗎？空談沒有用處。……我提議來一個競賽計劃。……三百五十作，不折不扣！那些人贊成？……反對的呢？……」

馬夏從一隻眼睛的眼角很快地向週圍看了一下，塞住了氣息，科爾尼耶夫和麥加利正快步向橋座走來。

他們走到旁邊了。

馬夏畏縮着。狡猾的微笑掠過他的臉龐。牠一直浮到耳跟，像被捉住錯頭的小學生的微笑。他用兩手拉下帽子罩住眼睛，躲到一旁，好像躲避拳頭一樣。然而他還有時間喊道：

「……至於我們的經理，他用糖果封住我們的嘴巴。……」

「什麼事情？」麥加利問。

馬夏停住話頭，拉拉他的褲子。

「麥加利同志，」他帶着大膽的態度說，「因爲哈爾科夫的工人做了三百零六作，本班提議來一個競賽計劃：三百五十作，不折不扣！支持我吧，孩子們！空談沒有用處！段長同志，下命令吧！！」

麥加利注意地傾聽着。

「就是這點事情嗎？」他冷冷地問。

「就是這點事情。」

「原來如此。」

麥加利把紙袋放在衣袋裡，細心的擦掉粘在手上的糖粉，用一隻手擦着另一隻，於是爬到橋座上，站在友梅珂夫旁邊，默默的開始檢查機器的鼓筒。他檢查了很久，很徹底。他卸下眼鏡，捲起衣袖，首先爬進筒頂上去。

「咳，你的臉頰怎麼樣？」檢查工作完畢後，他問友梅珂夫。

「有點抽動。」

「發麻？」

「燒得厲害。」

「你今天最好登在家裡；否則……」

麥加利慢慢放下袖子，輕輕從橋座跳下來，走到工廠裡去。他像檢查機器一樣細心檢查着建築架。他檢驗着電鎗是否牢固，用拳頭敲敲木板，向木匠頭兒說了一些話，於是巡視着整個工廠。

馬夏一步一步跟在他後邊。

「麥加利同志，」他悲聲說：「我們到底怎麼辦呢？」

「什麼事情？」

「關於哈爾科夫。給我們命令吧。」

「給誰命令？什麼命令？」

麥加利的近視眼，心不在焉地逡巡着。

「命令友梅珂夫戰勝哈爾科夫的工人們。」

「友梅珂夫不能戰勝哈爾科夫工人們。」

「你說他不能，這是什麼意思？三百五十作混合土，要是做不到，扯掉我的帽子吧！」

「三百五十作混合土？那有多少立方呢？」

「兩百六十。」

「友梅珂夫需要多少立方去裝滿那個塔房呢？」

「就算八十立方吧。」

「好了。假使你們做了九十立方裝滿那個塔房，你們把其餘的混合土倒在哪裡呢？倒在地上嗎？」

「我們可以在第五座電池下邊澆水門汀板。」

「那你們不是要把機器搬到第五座電池嗎？」

「是的。」

「水，電流，鋪板，那要費去多少時間呢？」

「至多不過兩小時。」

「至少呀，」麥加利厲聲糾正道。「但即使你是對的，友梅阿夫又怎能戰勝哈爾科夫的工人呢？因為一個只有六小時的正式工作，而另一個却有八小時。是不是？」

馬夏扯脫帽子，搔着頭皮。

「現在什麼時候？」麥加利問。

科爾尼耶夫拿出錶來。

「八點十分。」

「第二班就誤了十分鐘，」麥加利冷淡地說。

「記着：每小時做三十件混合土，不要再多，」他比平常更冷淡地說，用手帕揩着鞋子，因為鞋子上出現了一個新的紅色斑點。

「聽見嗎，馬夏不要超過三十件混合土。」

科爾尼耶夫唸着混合土作數的俄文 *Zamye*，好像唸着西班牙文 *Zame* 一樣，把 *e* 唸成變音。

「是的！」馬夏很神氣的噉道。

他快步走向突擊隊，兩臂在面前搖擺着。名譽又要離開八小時，名譽又從他手裡滑出去了。現在只有最後的希望——伊舒勤瑪。

「達維德，我不瞭解你，」馬夏離開後，科爾尼耶夫說。

麥加利溫柔地但又很緊地抓住對方的臂肘。

「來，讓我們喝一杯茶。我還沒有什麼事辦。」

九

伊舒勤珂睡在褥子上，臉朝下，兩臂伸展着，小小的赤腳縮在下邊。他的睡覺姿勢好像一個人在爬一樣。睡覺壓倒了他，他的頭下垂着，然而他的髮辮卻沒有觸到枕頭。陽光照在平滑的紅色褥子上，使宿舍的牆壁充滿了玫瑰色的反光。

這位隊長穿着嶄新的黑布褲和嶄新的繡着十字的烏克蘭式的白襯衫。一隻袖子往上捲起，一隻赤裸的手臂從珠箔掛下來。他的背部是黑的，他的裡面却像魚肚一樣又亮又胖。他上邊刺有花紋——一個輪胎的圓形圖印。這個花紋的顏色是混沌的火藥藍。

昨天黃昏，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芬尼亞爾來看伊舒勤珂。她帶給他襯衫和襪子，作為禮物。

火車本來兩點鐘到站，而結果却在六點到站。越接近目的地，越駛得慢。芬尼亞爾完全失去了耐性。輪在每個鐵路口子都得停一會，讓別的列車通過。她已在火車裡過了四夜。第一夜因為煩惱，一點也睡不着。第二夜和第三夜稍稍睡了一會兒。到第四夜，她因為害怕這份，又睡不着了。只有上帝知道她到了什麼地方！到了世界的盡頭！而這裡等待她的又是什麼呢？

然而人們說，從莫斯科出發，只有四天旅程並不算怎樣麻煩。不過是一件小事情，不算怎樣遠。騎馬騎了十天，還到不了盡頭；騎到盡頭，必須騎十二天，而且什麼地方是盡頭呢，什麼地方是那圓流參崴呢？

這世界真是那樣大，大得使人發狂。

在各處鐵路口子，駛過一列一列的貨車，裡邊裝滿了微藍色的鐵塊。彩虹似的巨大鐵塊在貨車上搖擺。你只要推推一個那樣的鐵塊！包你推不動牠。這是生鐵。從相反方面駛來的列車裝滿了裝貨的箱包——堆積如山的空桶，桶蓋，麻袋，包貨色的膠布。還有別列的列車趕上了牠們，載着成堆的紅木，手推貨車，自動車，蓄水槽；這是寫有白色德文的有蓋貨車——車身很長，很精緻，不像必須駛回斯托勃采，皮角索伏* * ……等處的我們的貨車。

新的支線向一個方向伸展開去。那個方向還不夠；他們又開始建造第二道支線。

沿着不穩固的路基，鋪着一堆堆剛掘起來的黃土。許多小馬站在寬闊的土溝裡。從瑟尼哥夫來的掘土工人們，頭戴羊皮帽，不管天氣的炎熱，把新鮮的泥土一鑿一鑿扔到貨車上去。他們的衣服堆在一起，掛在殘留在每個土洞中央的泥柱子上。芬尼亞面前的夏天也跟掘土工人一起工作着。她知道那些泥柱子的作用是測量被掘去泥土的份量的。

她喜歡這些小小的泥柱子。她對牠們的觀感如下：

一片大草原。一個土丘。青草長在上邊。芬芳的野花盛開。一百來年，也許更久，這土丘一直站在大草原上。

但掘土工人們突然來到，脫掉衣服，在手掌上吐些唾沫，一看見這小小的土丘，便動手掘牠！只有一支小小的泥柱留在地洞的中央。而這小小的泥柱一直站在那裡，作為大草原的一點未被觸動的泥土，直到工作完成以後。

頂上長着草。一叢甘遂。上邊兩隻大白蝴蝶。白蝴蝶飛翔着，一隻繞着另一隻，好像牠們是被一根短短的線牽住似的。

海參崴是蘇聯遠東的一個港口，是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

——譯者

在蘇聯西部的邊境，爲蘇聯與波蘭國交界處。——譯者

留着縫痕的洞隙的泥土閃着光，從頭到底有各種不同的色調：最初是黑土，漆一樣黑。接着比較淡些，亮些，而最後則像粘土和紅鉛一樣紅。在舊俄時代，鄉下畫聖像的畫工們就用這種泥土在教堂裡畫魔鬼和地獄裡巴塔哥尼亞人的舌頭。芬尼亞的目的地是一個城市。這城市的模糊的名字用化學鉛筆寫在一方軟紙上：某某城。

但是她邁國的人們都已經開始掘起各自的所有物。急匆匆地走着，清理着工作檯，而她還沒有看到什麼城市。面前依然展開黃色的山丘，山丘上散滿了鏟子和手套。天氣依舊那樣熱，那樣悶。當這奇異的大草原滑過去的時候，雲也跳了過去。在遠遠的一邊，一所流浪人的帳篷滑了過去，好像是垂向芴茅草裡的一頂鞦韆帽。

新植的赤楊的枝條飛了過去，一公里接着公里，最後消失在山丘底下的壕溝裡。有些還沒有生根，已經枯萎了乾了。有些被暴風吹倒了。還有一些被過路的流氓摧毀了。（人們正在辛苦地工作着，裝運牠們，移植牠們，灌溉牠們……。真是罪大惡極的流氓……簡直是狼！）然而太陽、風暴，或流氓都不能摧毀那種年青的嫩綠。小小的葉子隨風擺動，光閃閃的，像嬰孩的手掌。瘦弱的白色臂膀和頸項溫柔地遠遠伸展着。

芬尼亞從哪裡獲得這種柔情，這種憐憫。這種歡忻呢？

芬尼亞的頭鑽出車窗。乾燥的風吹動着髮梳週圍的頭髮。她的頭髮在旅途上變得很髒。她必須把牠洗一洗。她一到目的地，第一件事情便是要洗一洗頭髮。她把頭探出窗外，用套着戒指的僵直的手指從濕的鼻子上掠上頭髮。她的眼睛出現了眼淚。她透過淚水望見大草原滑溜過去，而在她遙遠的前面，很遠很遠的地方，是小山。

她以前沒有看見過山。直到此刻才有山出現。從遠處望去，牠們是藍色的，又低又長。到了近旁，牠們是傾斜的，每一座都有與衆不同的顏色：一座是綠的，另一座是鐵銹色的，第三座是藍的。在中央一座的山脚，有什麼東西站在大草原上，像一個小小的立方

體。他們比較接近了，而那東西不再是立方體了，而是一着鉛箱。在箭線，鎗彈便是裝在這種箱子裡搬運的。

然而大草原欺騙了她的眼睛。人不能立刻說出一樣站在大草原上的東西到底是大還是小。

當他們更加靠近去的時候，那隻鉛皮箱突然蓋滿了大草原的四分之一。遮蓋了半個天空。在漸漸加濃的濛暗中，牠變成一架約有八層樓高的巨大的起重機。在牠跟前行走的人們是顯得很小很小的了。

在牠旁邊站着一架曳引機，機輪的輪廓非常顯明，好像顯起足尖潛伏在起伏不平的新路上，活像一個玩具。

而這曳引機也並不小——牠身上有一支烟筒和一個屋頂，後邊拖着一輛大貨車，像一座房子一樣大的貨車。

到近旁一看，你可以看見一所大集體農場或國營農場。這種園景對於芬尼亞是很熟悉的：在灰色的被踐踏的地面上，放着一鐵桶一鐵桶的汽油，一架一架的滅火機，木料，漆，牛奶罐頭。（這裡一定還有母牛）。

現在他們更走遠了，已經靠近山邊了。

在另一個車窗口，站着一個戴鍋邊眼鏡，穿靴子的又瘦又老的知識份子，一隻手指頭抓住沒有拉起的窗框的環子。他是一個司帳員。他在喀山上車。他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車窗。他不時探出頭，從眼鏡上邊望着車外。風吹動着他灰白頭髮。這老頭子大部份時光都保持着靜默。在停車的時間（這時間是很長的）內，他總是靜默着，看看前面，於是突然轉身對着車廂，把眼鏡拉到灰白的眉毛上，說幾句話。

「這裡是很好的，「拉吧，灰色馬。」」*

或「這是真正的俄羅斯！這是農民的俄羅斯！——尼克拉索夫的俄羅斯！」

於是總會低聲笑起來。

「看得很久了，囉，囉，囉！」

透過他鼻上的眼鏡，你可以看見他眼睛裡的眼淚。於是他又回到車窗上去。

他要把那裡一切東西都看個飽：一架曳引機在開動，一架新的起重機，一隊新自動車，教堂的十字架已被一面旗子代替了，一輛運貨汽車正在半路的站頭卸貨。這一切有什麼值得注意呢？然而他要看，好像第一次看到牠們似的。他是一個奇怪的老頭兒，但車廂裡個個人都敬重他。他的兩個兒子都死在紅軍裡，而一月前又有一列火車擠過他的老婆。他完全是孤獨的人了，而現在他去參加新建設工作，預備做辦公室的書記，開始新的生活。一個手提包，一隻水壺，衣袋裡藏着一枝鉛筆，這就是他全部所有物。

他突然轉身對芬尼亞喊道：

「這裡便是你要我尋的荒野，這裡便是你要我尋的普格喬夫！」

「什麼？你只要看看那裡！你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列車停在離山四公里左右的地方。爲什麼停車？沒有什麼。他們已經到目的地了。

堅固的車門打開了。人們拖着行李跨過高高的淺溝。灰塵形成高高的圓柱。

看不到什麼車站。他們只不過停在路邊。有六道鐵路線，一列一列的火車沿着牠們往前往後地移動，響鏘作響。通過這些列車，

~~~~~  
\* 摘自尼克拉索夫的詩。尼兒拉索夫是俄國一位著名的詩人（一八二一年——一八七八年），其代表作有「在俄羅斯誰最快樂和自由」和「嚴寒——通紅的鼻子」等長詩。

——譯者

\* \* 普格喬夫是俄國十八世紀武裝農民革命的領袖。這裡指芬尼亞的丈夫。——譯者

人可以看見週圍的景象：工場，帳幕，陸路，貨箱，馬，車床，手





推車。同樣的大草原也可以看見，乾燥，灼熱，沒有一根青草。

大家都離開了車廂。最後離開的是芬尼亞。從車門高高的階級走到路基，那是很困難的。而更困難的是把旅囊搬下階級。她的頭舞動着。

「車站在哪裡？同志們，請告訴我！車站在哪裡？」

「什麼車站？這裡就是車站——你站着的地方就是，你想到什麼地方找車站呢！」

「同志……」

那個人走向前去。他走得很快，他背上背着三件行李。

芬尼亞轉臉問另一個人。

「請問車站在哪裡？」

但這個人也急匆匆地走着。他兩手捧着一個泥鉢子，裡邊有一棵很大的植物。他恐怕弄破了泥鉢，那棵植物是很重的。牠稱起來大概有四十磅，有深綠色的大葉和一個像辣椒莢子一樣而未開的花蕾。

「沒有車站。怎能有車站呢？」

他邊回頭看一眼都不看，儘向前走。

「唉，我的上帝，他們甚至還帶着盆栽！他把他帶到哪裡去呢？」

木箱子從行李車裡檢出來：一隻，二隻，三隻，……一共六隻。

「當心箱子，你毀壞了圖樣！這些箱子都是圖樣！打旁邊毀！」

芬尼亞把旅囊放在鐵軌上。她抽了一口氣。一個制動機手走過她身邊。她轉身問他。

「同志，請問城市在哪裡？」

「這裡就是城市。哪裡還有別的城市呢？」

城市到底在哪裡呢？週圍沒有一點城市的模樣，沒有教堂，沒

有店舖，沒有電車，沒有石造房子！她到哪裡去呢？

但沒有誰再回答芬尼亞什麼。個個人都急急忙忙地走着，把行李拖過鐵軌，叫車子。

「看呀，阿姨，不要站在鐵路上！你沒有看見火車來了嗎？」

我的天！這裡到底在幹什麼呢？她剛剛來得及把旅囊拖過鐵軌；否則她就要被壓在車輪底下了。她在一條土溝裡坐下。

太陽在雲背後落下去了。悶熱沒有減少。黃昏落下來了。晚風捲起陣陣塵色的灰塵。污垢，紙屑，泥土；飛到人們的臉上。泥土是粗的，有辛辣的氣味，像廉價的烟草。

她週圍的一切都裹着煙氣，浮動着，閃爍着，似紙痛苦。

一 ○

一張紙條上寫着：某某城。新建設區的辦公處。開水泥工程突擊隊長伊舒勤珂。芬尼亞在心裡記着這個。

這似乎再簡單沒有了。然而事情的結果並不如此簡單。

他們坐在車子裡前進，前進。最後他們到了目的地。他們停在大草原上，但沒有什麼城市。她從灰塵中望過去，現在連大草原也沒有了。她不能瞭解這個：既無草原，又無城市，也看不見甚麼新建設區。除了灰塵，什麼都沒有，而在灰塵中豎立着彎曲的電線木桿。是廣大的，悶人的，荒涼的地帶。偶爾看見工房，帳幕，各部門的辦公室，手推車，貨箱，母牛，大貨車。而這一切向四處移動，分散，好像流動的，慌張萬狀的事物滑過無邊無際的熱騰騰的空間。

有時事物突然精明起來。她能夠看見一架起重機，也許是一座橋，或是什麼長長的非常遙遠的東西，看來有點像蘆葦。於是突然又消失了，掩埋在灰黃色的沙霧中了。在這無邊無際的地帶的中心，在她以前從未看見過的一切事物中，她怎能找到伊舒勤珂呢？她應該向那一方面走呢？她應該問誰呢？她能找到什麼地方呢？

她走到各個辦公處。有許多辦公處。她到處詢問伊舒勤珂在什麼地方工作。

「在什麼地方？這是什麼意思？伊舒勤珂隊長，康斯坦丁·雅珂武萊維奇，在澆着水門汀。那是很簡單的事情。」

「不對，」別人說，「我們這裡有幾千個隊長，恐怕有四萬五

千到五萬普通工人。」

她從這一段跑到另一地段，而各地段的距離有兩三公里。有各種各樣的地段——建設區的各地段和住宅區的各地段。

在建設區各地段，樣樣東西都被擱了起來——鐵軌，枕木，木樁。這裡你不能通過；那裡你也爬不過去；一直穿過道路，會碰到地洞的可怕的深淵；再不然，又會被有鉤刺的鐵絲攔破裙子；或者一隊哨兵會阻撓她前進；或者會碰到貨車或火車。

在住宅區各地段，站着一列一列的工房，不止兩列三列，而是十列——都是互相類似的又大又長的工房；某些地方有帳篷，也有蓋着草泥的小屋——也很大，也互相類似。她像一個迷路的孤魂在牠們中間穿着。

她把旅囊交托給好人們，請他們替她照顧一下，她的眼睛出現了眼淚，於是她往前走，找不到什麼，又氣喘喘地跑回來，疲倦，渾身是汗，鼻子和眼睛都粘着污垢，臉孔被風吹得通紅。

她又帶着旅囊跑到另一地段。在路上，她在旅囊上邊坐下，哭泣着。算是休息。

黃昏開始了。牠開始了，但又好像停住。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週圍只有灰色的塵霧，夕陽的鋒銳似的光線在塵霧中逡巡，慢慢消逝。

她的肩膀感到麻木，沒有活氣。她的背脊痛得可怕。她的頸項如此僵硬，她不能轉動她的頭，兩腿重得可怕。

天呀，希望立刻發生一點事情；要是她能夠睡去，要是她能夠找到他，要是她能夠回到火車去，要是她能夠喝一桶冷水！

最後她碰巧遇到一些從基輔來的同鄉。他們救了地。

晚上，伊舒勤珂下班回到宿舍來。芬尼亞正坐在他的床上。他立刻看見了她，但沒有認識她，不知道她是誰，不知道她為什麼到這裡來。

她却立刻認識了他。

他走在孩子們的前頭，穿着藍群的黑襯衫和帆布褲——一個矮矮的結實的傢伙，寬闊的肩膀下垂着，用頑強的小小的赤腳在地板上走着。

她坐着一動不動；披巾已經落在膝頭上了，兩臂落在披巾上。

他看見那個大旅囊，看見淺黑色的髯頭髮在鋼梳下週圍飛動。

她看着他的圓頭，他的赤裸的黑頭，他的眼罩，他被推到頭上，壓住他蓬亂的頭髮。她想站起身來，但不能夠。她想說些什麼，但她的牙齒格格作響。掛在宿舍中央的電燈向四方八面吐出明亮的光來。芬尼亞用手指頭抓住披巾的一角。

伊舒勤珂看看她的粗指頭和銀戒指，看看她的披巾，於是突然記起他的淡紅色毛線的流蘇。他一切都明白了，小心翼翼地坐在床上，坐在芬尼亞旁邊。

她繼續顫抖着。她的絕望的藍眼睛沒有離開他。他看見那個非常靠近的，十分憔悴的，熟悉的，然而辨認不出的臉龐，看見可怕的黃色淚滴和紫色淚流。他看見她的大肚皮，他覺得恐怖。

但突然間，一種從未有過的情緒，男性自負的情緒駕馭了他。這種溫暖的新情緒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推在一邊了。

伊舒勤珂越過自己的肩頭，向孩子們點點頭，同時指點着芬尼亞。

「哈囉，」他說。「歡迎！你來得正得其時。」

他向芬尼亞狡猾地但又溫柔地微笑着。她懂得這種微笑的意義。

「珂斯得卡，」她喃喃地說。「喔，珂斯得卡，喔，珂斯得卡！……」

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她抖動的兩手緊緊抓住他的肩膀，把她的淚臉壓在他的胸膛，同時被生人們所察，輕聲啜泣着。

孩子們都倦透了。然而沒有什麼動作。這種事情對任何人過早都與發生的。沒有一個人到床上睡覺。

當芬尼亞哭泣着的時候，當伊舒勤珂輕輕拍着她的肩頭，向她問話的時候，當她鄭重地從旅囊取出禮物的時候，當她洗了臉，蹣跚地走到走廊裡去的時候，孩子們默默地搬進一些木頭，一些釘子和一根電線。……在一兩個鐘頭內，伊舒勤珂跟他們分隔開來了。

芬尼亞暫時把披巾掛在門口。

整個晚上，直到破曉，電燈在這個家庭寓所裡亮着。伊舒勤珂和芬尼亞吐着熱烈的緊張的耳語，使別的工人們不致驚醒。

早晨七點鐘，芬尼亞已經動身到鄰居們那裡借麪包桶了。

「你躺着，珂斯得卡；你躺着，珂斯得卡，好好休息」，她低語着，拍拍套着紅色新套子的枕頭。

「你睡，不要煩惱，珂斯得卡。不要想任何事情，珂斯得卡。……」

他的回答不過是喃喃的響語。睡眠壓倒了他們。他便這樣熟睡去了，穿着芬尼亞作為禮物帶給他的新褲和新襯衫。蓬鬆的髮叢沒有接觸到枕頭。

至於她呢，她跑來跑去，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平常的事情。她被一種熱情的，忍耐不住的，要趕快整理一切東西的慾望控制住了，她要洗乾淨的麻布，要把一切東西放得井井有序，要到合作社裡買東西，領取利息，揩地板，燒飯，抹窗，在燈上放一氈罩子，在附近地方找自由買賣的市場，把一切東西取出來，放在架子上。

她非常開心，只怕她將來沒有時間重新整理一切，只怕自己忽略了什麼不可缺少的東西。

她很快很快地走到鄰居那裡；抱歉着，借麪包桶，生爐子，到合作社，顛起足尖在板壁後邊輕輕走着；整理櫃子上的物件，用一把線割開肥皂。她覺得自己好像從小便住在這建設區，住在這宿舍裡似的。

她對着鄰居的孩子們微笑，跟正在休息的工作隊的隊員們交換俏皮話；她的疲倦的眼睛閃着光。她又同着一些老婦人到合作社去。

，站在會計面前的行夾裡。她這一切行動做得很快很快，帶着萬分的急促，帶着不能滿足的工作的渴望，帶着唯恐在她身上發生什麼不能避免的事情的秘密的害怕。

斯密太那在灰壁後邊當心地看着。伊舒勤珂還在睡覺。斯密太那不喜歡叫醒隊長。斯密太那走進房裡，在床前一條毯子上坐下。隊長還在睡，斯密太那用兩肘撐在膝頭上，兩手抓住像球一樣圓，好像蓋着絲棉似的白頭。

炙人的太陽照進窗裡來。蠅子從黑暗裡飛出來，沿着刺目的光條飛擦，像火柴一樣擦出火來，於是立刻又退開去，又飛到薄暗裡去。

斯密太那等了一分鐘，又等一分鐘。

「我必須喊醒他。老等沒有用處。」

他搖着伊舒勤珂結實的肩頭，他在酣睡中已變得汗淋淋的了。

「喂，隊長！」

伊舒勤珂呻吟着。

「起來！」

隊長像樹一樣騎着。斯密太那浮出顯明的微笑，搔着對方的腳底。伊舒勤珂一滾身跳起來，兩腳縮起。他看着斯密太那，在浮腫的，淡紅色的，孩子似的，恍恍惚惚的臉孔上，閃着冷冷的，不懂事的眼睛。

「不要開玩笑，凡西耶夫！」他粗聲說，用袖子揩着被往下流的涎液弄濕了的嘴和下頷。

凡西耶夫遞給他一杯水。

「醒醒吧！」



伊舒勤珂灌下那杯水，立刻清醒過來了。

「哈囉，斯密太那！」

他嚴肅地皺起眉毛。

「哦，工作進行得怎樣？最近消息如何？」

斯密太那轉過頭。

「閒話很多。」

「誰說得最多？」

「他們都說着同樣的話，他們掛上了新的圖畫。我們坐在一隻套鞋裡，哈爾科夫的工人用繩子拉我們走。」

「那是很愚蠢的，你看見麥加利？」

「是的。」

「他怎麼樣？」

「麥加利是——滑頭。」

「他說過什麼明確的話嗎？」

「我告訴你——他是滑頭。」

伊舒勤珂帶着不滿意的神色看着房窗，房窗非常乾淨，他很知道麥加利的作風。

「友梅珂夫上班了嗎？」他想了一會，問。

「上班了。他們在八點鐘開始工作。他們在裝着最後一座塔房。」

「他們工作得快嗎？」

「跟平時一樣。麥加利只許他們每小時做三十作混合土。」

「那自然，因為沒有準備。大概要多少立方可以倒滿那座塔房？」

「大概要八十立方。」

「以後倒在哪裡呢？」

「以後是份工作。他們要把機器搬到第五座電池跟前，大約要費去三個鐘頭。弄這弄那。我們在下午四點鐘上班。還有什麼話

？」

隊長沉思默想地巡視着整個小房間——櫃子上罩着乾乾淨淨的檯布，洗得清清爽爽的盆子，板壁上的波形鏡子，掛在房門口的披巾，於是微笑着，向斯密太那閃着眼睛。

「你喜歡不喜歡這種事情？我是一個未婚的男子，現在突然結了婚。我甚至期待着一個小東西。你喜歡不喜歡這種事情？」

他很窘地把一束頭髮壓在棗色的食指上，又慢慢把他展開。

於是突然間，棗色眼睛飛快的一閃，他問道：

「你看見哈奴摩夫？」

「當然看見。他走在全班前面，在紅旗底下，穿着得獎得來的靴子，穿過整個建設區。看樣子正像一個軍隊司令官，還紅頭鬼！！」

「別班的孩子們對他有什麼意見？」

「他們沒有說什麼。他們都相信將來戰勝哈爾科夫工人的一定是他，不是別人。」

「不是別人？」

「不是別人。」

「他們真以為一定是他？」

「他們是這麼想的。」

伊舒勤珂的臉紅起來了，轉過去，毫無意思地看着窗台上的什麼東西。

「馬夏呢？」

「馬夏正在活跳活叫。」

伊舒勤珂找不到他的眼罩。他咒罵着，用膝頭衝開椅子，奔到街道上去了。

蘇娜的伙伴們正在宿舍外邊釘有着套鞋的圖畫。  
伊舒勤珂假裝沒有看見。

「喂，隊長，看這裡！」孩子們叫喊着。「看這裡！我們特別

爲你靈的呀！不要轉過臉去！」

隊長從打結的眉毛底下，橫過眉頭，看着那張圖畫。

「你們可以把牠釘在哈奴摩夫的背脊上，」他沉靜地說。「我們跟他不相干。」

他低下頭，往前昂着頸項，像公牛一樣行走着，迎着風和灰塵，用矜持的赤腳踏過堅硬的地面。斯密太那追上了他。

「你到哪裡去？」

「當然到工場去。」

他停住腳。

「聽着，斯密太那。你去看看裏面大家對這事情有什麼反應。懂嗎？」

「好的。」

「看看他們的情緒怎樣，看看情形如何。」

斯密太那立刻跑回去。

宿舍旁邊有一堵牆門，斯密太那跑上前去，急急忙忙地踮着，抓住一根柱子，撐着直伸的兩臂，仰着頭，對着陽光半閉着眼睛，於是突然一躍，很快地滾過拉緊的鐵絲。他的草鞋和他的赤裸的淡黃色的背脊閃着光。

銅幣，鈕扣，鉛筆，鋼筆和飯票，從他衣袋裡倒出來，向四方八面飛散。

— 二 —

他們在這一地段走了很久時光，我尋着一個適當的地點。晨光閃爍着。柴吉羅夫像一隻狗一樣跟在賽恩珂後邊。他每分鐘在賽恩珂的棉背心的溫暖的扣環上動了動，悽然問道：

「聽着，珂利亞。我們爲什麼走得這麼遠？讓我們在這裡坐下吧。幹什麼呢？」

賽恩珂頂也不回，答道：

「沒有關係。跟我走吧。」

風轉了方向，靜下來了。從東面湧來陣陣悶熱的氣流，飾落了大草原的乾燥。緊緊擠在一起的雲塊在藍色的波形陰影中流動，從一個山頂流到另一個山頂，從一所宿舍流到另一所宿舍。黑漆的平房頂在陽光中顫抖，冒着氣，好像雲和陽光都瀉在牠們上邊。

在工廠後邊，馮蠅子太多了，人們時時刻刻走過那里。路旁，灰色灰塵形成一堵從天到地的半透明的牆壁，牠是太悶人了。在車站高橋下邊，不時響着火車的吼聲。山上正在炸着泥土，沉重的土塊向四週飛射。

他們本來要到湖邊去，但是太遠了，有五公里路。柴吉羅夫順從地跟着賽恩珂。

昨天，柴吉羅夫把全部儲款都輸給賽恩珂了——一百十五盧布。他曾經帶着小小的存摺到儲蓄銀行跑了好幾次。他幾乎把全部款子都領出來了。只有一個盧布還留在儲蓄銀行的存摺裡。他們曾在山上賭了一整天，又在宿舍後邊電燈柱下賭了一個通夜。他們忘記

了上班。柴吉羅夫再沒有什麼錢了。

一百十五盧布！

柴吉羅夫被自己的倒楣運壓倒了。開頭他甚至哭起來。他當時垂頭喪氣地走開去，靠板壁坐下，用拳頭揩着額骨上幾點濕粘粘的眼淚。於是突然間，他又被那種無意識的賭運主宰着了。

他到處跑着，想借一張十盧布的票子。沒有人借給他。他於是跑到宿舍裡，拿出他最寶貴的所有物——一雙黑色皮鞋，新套鞋，兩套毛絨內衣和一頂從未戴過的新帽子。

他提議把這些東西作賭注。他懇求着。賽恩珂勉強答應了。

柴吉羅夫把這些東西挾在腋下，跟着他的同志走，因不耐煩而顫抖着。他被壓倒了，被打敗了，大聲喘着唾液。而賽恩珂好像很厭惡他似的，一直描說着他。他不喜歡這個地方，他不喜歡那個地方。最後他選好一個地方。這是破碎的機器的牧場。

朋友倆爬過有鉤刺的鐵絲。到處躺着一堆破機器的鐵的屍骸。運輸車的生鏽的踏板擱在後腿上。一架挖掘機把斷了頭的頸項放在翻轉的運貨馬車上。到處是分離了的車輪，小齒輪，鐵檢，汽鍋的破碎的鍋身。

他們在運貨馬車跟前坐下。

「好，我們開始吧，」柴吉羅夫說。「來，珂利亞，拿出牌來！」

賽恩珂仰躺在地，跨開穿着樹皮鞋的兩腳，兩臂枕在頭下，他懶洋洋地閃動着眼睛。

「急什麼？時間多着哩。坐下，韃靼人。來得及哪。」

他從襯衫裡面拿出一本摘記簿。牠裹在灰色的破布裡。他展開破布，把小本子放在胸臆上。小本子裡夾着一枝化學鉛筆。賽恩珂把鉛筆尖舐濕。丁香色的化學品流下潮濕的大嘴巴。

他帶着染色的嘴巴躺在那裡，好像服毒的人一樣，用薑茶色的眼睛和金屬似的眸子恍惚而又堅定地凝望着天空。

他的臉孔是三角形的。一隻耳朵下邊閃着一個爛瘡的發亮的紅塊。他的尖瘦的鼻子是透明的；鼻子的軟骨的藍影是一種不健康的表徵。

他一動不動地躺了很久。突然跳了起來，一滾身又仆在地上，蓬鬆的頭埋在小本子裡，兩肘開濶地撐着。他在描着各色格子的灰色簿頁上塗着大的草書。他噴着氣，大笑着，四肢落地地跳着，用臂肘敲着地面。柴吉羅夫恐怖地看着他，他倒在地上，搖擱着，丁香色的涎液在嘴唇上發泡，好像瘋癲病發作似的。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他氣喘喘地喊道。「我會忘掉詩句的。滾開。不要堵住我，否則我要殺死你！」

他突然又安靜下來。他收起小簿子，塞進他的襯衣裡。他坐下，用潮濕的眼睛看着他的同伴。

「好，讓我們來看一看物事，」他隱隱地說。

柴吉羅夫把物事展開在他面前。

賽恩珂拿起啣死作響的套鞋。在他的樹皮鞋上量了量，於是把牠們放在一邊。

「牠們不適合我的腳。太小了。好吧，就算三個盧布。你還有什麼物事？」

柴吉羅夫用袖子揩一揩一雙鞋子，獻給對方。賽恩珂連用手拿起牠們都沒有拿。他從眼角向牠們瞥了一眼。

「三個盧布。」

柴吉羅夫討好的微笑着。

「你什麼話呀，珂利亞！這是頂括括的鞋子。我用十二盧布七十五哥比在合作社買來的！」

賽恩珂看着旁邊，冷淡地吹着口哨。

「三盧布。」

「但這是簇新的鞋子呀！我從沒有穿過牠們。」

「三盧布。」

一顆美麗的露珠出現在柴吉羅夫的臉頰的前額上。他的櫻色眼睛睜細着，比平常更斜得厲害。他的雙唇顫抖着。

「你說笑話嗎，珂利亞？天理良心！」

「什麼？你以為我是什麼東西？一隻狗嗎？不要發昏。我沒有壓迫你。你帶着這些物事滾開去吧。我不需要這些。回到班裡去。他們把所有傻子集合在一起，爲要創造榮譽的紀錄。你到那裡也許會獲得二十哥比的獎品。」

柴吉羅夫跪下，默默地收集着物事。

「再會吧，你這寶貝。」

柴吉羅夫垂頭喪氣地跪在那里。賽恩珂轉過身去。柴吉羅夫拍着對方濕粘粘的棉背心的背部。

「這些物事合在一起，你願意出多少代價？」他頓聲問道。

「多少代價？」賽恩珂轉過頭來。「我一個小錢也不給你。回到班裡去吧。我一個小錢也不給。」

「珂利亞，請你放慈悲點！」

「這些物事合在一起，我給你這個……」

賽恩珂想了一會，解開鈕釦，一手探進裡面的衣袋裡，他掏出一用鞋帶縛住的一大疊鈔票，在裡邊翻檢着。

在閃光的鈔票中，柴吉羅夫認出他自己的二十盧布的新票子。

賽恩珂把三張最破爛的三盧布票子和一張破舊不堪，磨擦得完全不像盧布的單盧布票放在地上。

「拿去吧。」

柴吉羅夫的眼睛失去了亮光。他露出雪白的老鼠牙，扭過頭，像一隻被陷的野獸。

「如果你不高興拿，就不必拿，」賽恩珂爛洋洋地說。

他們週圍堆滿了破碎的廢鐵。太陽照耀着交叉的鐵軌和轆轤。一條條陰影站在他們的週圍，像狡詐的牢房的柵壁。

「拿來吧！」柴吉羅夫喊道。「讓我們來玩牌！」

賭博開始了。

他們面對面的跪着，用厚紙牌拍着地面，他們玩 twenty-one。<sup>\*</sup>

柴吉羅夫怪可憐地數着點數。他停了一會，於是又汗涔涔地添加着紙牌，低聲數着點數：「十二點……十八點……二十四點……」他的通道真窄。他的通道非常壞。他扯着眉毛，心裡這樣決定：如果他扯下一根眉毛，他便再要一張牌。如果他不能扯下一根眉毛，他便不再要牌。他曇着眼睛，在地上坐下，兩手同時扯着眉毛。於是喘了好一會，才看看他的手指頭，看有沒有一根眉毛給扯下來。

賽恩珂繼續不斷地把賭注加倍，再加倍。

柴吉羅夫決定小心地賭，每次下一點點注，但他失却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比莊家下更大的注，輸了，於是一滾身跳起來，扯着自己的眉毛。他只有一張十盧布的票子，怎能與賽恩珂對抗呢？賽恩珂在賭博上已經贏了五百盧布。

在半小時內，一切都完結了。賽恩珂把錢藏起來，把物事縛在一起，不看他的同伴一眼，四肢落地地爬出了廢鐵堆。

柴吉羅夫在他後邊追著，請求對方再來一場信用賭博。他哭泣著，並不揩掉他的眼淚。他發誓在下次發工錢那一天，把全部賭債都還清楚，一個哥比也不拖欠。他答應把自己的飯票和領物券都給賽恩珂。他一再送出那張領取製造品的許可證。

賽恩珂不說一句話。

他拖着倦乏的脚步，繞着宿舍走，用穿着樹皮鞋的兩腳踏過火熱的灰塵，用迷惘的靛色的眼睛注視天空。

建設區的遙遠微弱的聲音，被風帶到他的耳跟。他有時聽見鐵錘的震響，或是衝風爐的裝有汽輪的馬達的迅速的爆射聲，或是汽笛的尖叫聲，或是挖掘機的噴汽聲，沈重的悶熱的空氣燒烤着他的

<sup>\*</sup> 意思是「二十一點」，一種撲克牌戲的名目，以二十一點為最大，超過二十一點，即等於零點——譯者



臉孔，用尖，用上草原和馬的強精的氣味。

— 三 —

「達維德，我還是不瞭解你的方針。」

「我也不瞭解你的……」

麥加利帶着友愛的態度，用一隻手臂抱着科爾尼耶夫的腰，他用近視眼很溫柔地看着他朋友的眼睛，接着說：

「……不瞭解你的，也不瞭解馬夏的。」

科爾尼耶夫對這很憤慨。他真正被傷害了：馬夏和他！這位監督的太陽角泛起紅潮。在他有帶子的白帽子下邊，他那首長的鬚鬚是漆黑的，好像貼在上邊的絲絨。他憤憤低下眼睛，立刻發覺他左腳的鞋子上有一個新的斑點。一點油漆。這是很不錯的見面禮！這油漆從哪裡來的呢？他伸手去取手帕，於是又搖搖手。這個污點沒有什麼關係。牠並不重要，這精緻的東西！他的鼻子神經質地抽動着。

「達維德，你不過使我驚異。馬夏跟這又有什麼關係？馬夏和我怎能有共同的方針。」

「爲什麼沒有呢？不要生氣。讓我們指點出來吧。現在實際的情形怎樣呢？一般地說……」他集中精神，鑿着眼睛。「直到現在，我們每班大約做一百八十作混合土。有時做到兩百作。有一次哈奴摩夫甚至做到兩百零四作。」

「兩百零三作。」

「好，兩百零三作。現在，我們已經得到消息，哈爾科夫創造了三百零六作的新紀錄。這些都是事實。沒有別的事實。出據這些

事實，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科爾尼耶夫憤憤地搔一搔肩頭。

「戰勝哈爾科夫！」

麥加利用他小小的手指頭在他多毛的，裡邊是淡紅色的長鼻孔裡轉動着。他想了一會。

「很對。戰勝哈爾科夫。」

「我剛才說的便是這句話！」

「戰勝他們！一切問題就在這裡。嘿！這正是你的馬夏說的話。戰勝他們！」

「馬夏跟這有什麼關係呢？」

「你自己可以看的，他跟這到底有什麼關係。你要戰勝他們，而馬夏也要戰勝他們。戰勝他們，這就是一切，但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當然準備好了，」科爾尼耶夫搶着說。「我們並不比哈爾科夫差，你可以確信我們做得到。我們的機器，感謝上帝，真正在工作着。我們有優秀的工人。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游移不決。」

「但是，你要知道，我沒有這樣的確信。」

「你不相信什麼呢？」

「我對什麼都沒有確信。我對於碎石沒有確信。對於砂沒有確信。對於運輸沒有確信。對於組織沒有確信，對於水沒有確信。我對什麼都沒有確信。」

「科爾尼耶夫睜細他的眼睛。」

「你沒有信心？」

「我還不大相信。這不是說，我沒有信心。」麥加利冷淡地微笑着。「第一，我將來會相信的，到那時我就有信心了。不要心急。不要像馬夏一樣。時間多着呢。」

「現在是什麼時候？」科爾尼耶夫滿臉通紅地喊道。「什麼時候？你在胡說！你在說笑話嗎？事實上，我們是落在規定時間的後

面，我們必須立刻戰勝他們，一刻也不能延遲！」

「正像我剛才說的一樣：你真像馬夏——毫釐不差，你像我一樣知道友梅珂夫班不能戰勝他們，你怎能希望立刻戰勝他們呢？能够戰勝他們嗎，現在？」

「現在不能夠。」

「那就對了。」

「但是，如果友梅珂夫班不能夠戰勝他們，伊舒班珂班能够的。」

「對。但在伊舒班珂班以前還有七個鐘頭：時間還長得很。我們要看情形。」

科爾尼耶夫停住話頭。麥加利也停住。

「誰告訴我我反對這個呢？」

他們互相盤問似的看着對方的眼睛。

「你是說我們要戰勝他們的事情嗎？」科爾尼耶夫急促地問。

「是不是，達維德？戰勝他們？」

他們正站在鐵路口子。一長列火車忽前忽後地滾着，阻擋着前進。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誰知道呢？」

「這要看事實的。無論如何，必須注意幾點……」

麥加利集中精神，蓬鬆的長眉毛皺在一起，頭下垂着。

「無論如何，必須注意幾點。第一，……」

他把黃鉛筆放在手掌上，小心稱量着牠。他帶着羨慕的神情看着這根木頭的發光的圓面。

「第一，人力的配置。第二，材料。第三，運輸。第四，緊急修理。我希望你注意這些。要向黨員們用工夫。要巡察勞動戰線。要稍稍走一點路。還有一點……」

他有點發呆的樣子。他甚至用手指捫着空氣。

「你知道……我非常喜歡……」他啞啞着。「你自己明白……  
。爲什麼事前要嘩啦嘩啦呢？我不喜歡這樣。還沒有什麼意思。他  
們都要激動起來，喧噪起來……。這裡有通訊記者，有作家……。  
這是一件大事情，非常大的事情……而嘗試和失敗是世界上最容易  
的事情。如果我們做錯了一點點，或忽畧了一點什麼，我們就會倒  
在地上。這對於任何人都有發生的可能。但他們會激起很大的紛擾  
。他們立刻會把個別代表全體，而把我們往後拖。做這一類事情的  
志願兵一定很多，用不着你操心。他們會把整個事業粗俗化了。…  
…」

於是突然用堅決的聲調說：

「一句話，就是不要嘩啦嘩啦。」

接着，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添說道：

「我們對於創造紀錄，並不感覺興趣。」

這句話是違反他的意志的。他說了出來，眉毛結在一起。他在  
複述別人的思想。他在什麼地方聽過這話。

但在什麼地方呢？

是的，今天在樓梯上。

那個穿烏克蘭襯衫的胖子！那個老流氓！「這是建設，不是競  
技，」那個胖子說這句話說得太快，太隨便。這顯然是重複別人的  
思想，不是他自己的。他重複別人的話語，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當然，這個思想老早被什麼人發表過了，而現在正被巧妙地散佈在  
建設區。

這個觀念已經長起了翅膀。牠征服了人們，像空中的一滴藥。  
牠是含在悶熱的空氣裡的。牠用自己隱藏着的雙重性粘住人們的腦  
子，使他們痛苦。

在牠本身，這句話是絕對正確的。那末有什麼可以反對呢？可  
是牠却引起麥加利的反感。牠要他反感。要他暴露。在牠裡邊有一  
點很小的錯誤，像針尖或瘡疾菌一樣小。牠很微妙地影響着人，滲

透進人的腦子，像瘧疾菌的進攻一樣削弱着人的力量。人體跟牠競爭是沒有預先想過的，不過臨時產生出一種抵抗素。

麥加利討厭牠，害怕牠，像對於瘟疫一樣。

他突然在自身中發覺牠的症候。好像他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心智，他已經發表了這正確的思想：「建設不是競技！」他立刻又認識了自己並不相信這個思想的正確，他的全部心智，全部血液，全部存在，都不相信牠。

那末這意思是說，建設是一種競技嗎？

不對！胡說！他必須把牠的錯誤指摘出來……。他帶迷惑的神情看着科爾尼耶夫。

「你怎能說到創造紀錄上去呢？」科爾尼耶夫憤憤地說。「當我們必須在四十六天內開始建立爐灶的時候，你怎能說到創造紀錄上去呢？我們必須盡我們的力量從事工作！這似乎是非常明白的事情。但事前不要嘩啦嘩啦，那是對的。關於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達維德。」

科爾尼耶夫低下頭，看着從旁邊閃過的貨車的車輪。牠使他聯想起什麼新近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在這天早晨發生了。他還沒有處理過這樣不愉快的事情，而現在却不得不應付。

但他不再想到牠了。

貨車滾過去了。火車阻礙着交通。人群和運輸車開始擠在一起。但一列火車現在沿着另一條鐵軌滾動着。這是另一列車。馬夏正在揮舞着手臂。

他記起什麼奇特的不愉快的事情，但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是了！一點也不錯，克拉娃！她離開了。他必須回家去。他也許還能設法拯救。

但這事情發生得多麼不合時宜！

麥加利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列車拖曳過去。他放一片鴉巢在嘴裡。

，變唇鼓成一個管子，在沒有咬碎糖菓以前，先在他上邊嚼着。

他明白了。

科爾尼耶夫是正確的。當然，建設不是競技。這是很清楚的。但你說建設場所不是戲院，不是藥舖子，不是——隨你說什麼，也同樣動聽，同樣獲得別人的首肯。不對！這裏有一點微妙的機詐在。有人很圓滑地用一種思想來代替另一種思想——主要的思想——他已被科爾尼耶夫簡單而且隨便地表達出來了：他們必須在四十六天內開始建立起爐灶，否則全部時間表都要作廢。所以空發議論有什麼用呢？

「是的！」麥加利決定地說。

火車離開了鐵路口子。他們跑向前去，跳過障碍物。太陽出來了，躲在倉皇急走的白雲裡。日光的強度瞬息萬變。世界忽而消失在陰影裡，忽而用牠全部可怕眩目的光線襲擊人們的眼睛。氣候隨時變化。太陽躲在雲後，風變得緩和而且空悶，太陽從雲後出來，風就變得灼熱，燃燒，尖利。

「那末，我們要戰勝他們嗎？」

「我們要試試看，但不聲張。」

「當然。」

他們走向本段工程師的飯堂。飯堂的房子和辦公室的房子邊靠着邊，門對着門。牠們中間籠着一道黑影，這裡流着灼熱的氣流。廚子的白帽子在窗口裡搖幌。人們正在一隻大鋁鍋裡掏着。牠冒着熱氣。牠裝着山芋糊。麥加利的嘴巴滴着水。他們走進板壁鑲得光光的飯堂裡。

談話的嘈聲。擁擠的人衆。食物的氣味。空杯子。空杯子裡留着蒸溜水的黃色沉渣。油布上放着一圈圈的碟子。

有些人轉臉看着他們。有些人給他們迅速的一瞥。麥加利從這些瞥視中正確地讀出了：「建設不是競技。」

天花板下，飄動着已經變成白色的紙旗的花彩。小紙旗的拍動

幾聲蠅子單調的嗡嗡聲互相應和。工程師們和技術專家們在會計旁邊揮舞着雜色的飯券。在飯食店的架子上，放着雞蛋，排骨，鱈魚，茶，黑麵包，麵包捲。

「等一息，科爾尼耶夫。」麥加利看見一個架子上放着許多書本。「請你給我拿些東西來——兩個雞蛋，一塊排骨，茶，再拿些別的東西——好吃的東西。」

他把一張五哥比的利息單——粉紅色的長紙條丟給科爾尼耶夫。二十哥比的利息單是藍色的。牠們捲得像樹花一樣，捏在監督的手裡。

「我馬上回來。這里也許有普洛伯。那裡邊有一些很有趣的推算法。……你替我去看一看。不過我懷疑到底有沒有普洛伯。」

他們也在飯廳裡賣技術書。麥加利走到書架跟前。

「有普洛伯嗎？」

這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他很知道壘壘建設區沒有一本普洛伯教授的著作。不過也許……

女店員厭煩地從報紙上抬起眼睛，報紙被廉價烟草的烟灰蓋滿了。燒焦了。她整一整彎曲的黑框老式夾鼻眼鏡。一個透鏡已經碎裂了。

「你是第六個了，」她用煩躁的聲音說。

灰色頭髮從她紅頭巾下邊鑽出來。這個老婦人露出健全的，被煙草染黃了的牙齒。「買一本友立明的『水門汀廠的機械化和設備』吧。我推荐這本書。只有最後一本了。我在一小時內便把牠們賣光了。一共十二本！」

「噯！」

麥加利吹着口哨。所以他們都買了友立明，事情快要發生了！

「達維德，雞蛋沒有了。」科爾尼耶夫喊道，他被食物架跟前的人象推擠着。

「那末拿些別的東西吧！」麥加利用兩隻手指拉着自己的鼻



子。

「哦，沒有，不要緊。」他冷冷地說。「友立明我已經有了。我要普洛伯。」

女店員聳聳肩膀，又看她的報紙。

麥加利用眼睛跟蹤着科爾尼耶夫。這位監督正從食物架那裡擠出來，擠過人群。他小心翼翼地端着洋鐵盆子，用下頷壓住麵包捲。他簡直擠得不能動彈了。

近旁有一個台子。他爬到台子上，走過一條不能移動的長橋和一幅壁畫，上邊畫着一棵開花的樹和一座茅屋，畫得很粗糙，也很生動。他像一個變戲法的人或魔術師在英國伊利沙伯時代古老民衆戲場的戲台上走着，週圍是雜色的利息索，金屬盆子和刀叉，琅琅作響，喊聲如雷。

排骨端近麥加利了。他能够很清楚地看見牠們和澆着肉汁的山芋堆。

女店員卸下夾鼻眼鏡，在報紙上拍着。

「麥加利同志，哈爾科夫怎樣，唉？你有什麼意見？」

麥加利冷酷地微笑着。「是的，這是可能的，」他含糊地答道。他走開去了。

科爾尼耶夫把盆子放在長橋上。麥加利爬到台上，用鼻子聞着山芋糊。

「好排骨！哦，此刻幾點鐘？」

他拉着科爾尼耶夫的鐵帶。

八點三刻。

「鐘準不準？」

「上落不過五分鐘。」

麥加利不聲不響地爬下台子，慌忙走向門口。

「你到哪里去，達維德？」

「麥加利搖一搖手。「遲了。」

「達維德，等一會兒！」

麥加利在門口轉過身來。

「我九點鐘要打長途電話。」

「但排骨！」

「你自己吃吧。我可以到旅館去吃點東西。也許在路上可以抓到一點吃的東西。如果有人找我，說我在長途電話站。」

他慌忙跑出飯廳。

## 一四

八點五十分。

斯密太那跳到地上。他的手掌在活門的直立的柱子上擦得發燙。他的手掌變成黃色了。牠們有鐵銹氣味。斯密太那拾起銅幣，鉛筆，飯票，銅筆。他用襯衫的下沿揩着猩紅色的臉。

一個撐着細瘦木腿的高高的盥盆架像一個叫化子一樣站在甬道的中央。斯密太那掀起蓋子，看看鋅箱裡邊。沒有水。

很好。

他把襯衫塞進褲子裡。他那蓋着灰色睫毛的眼睛在燃燒一般的深紅色的臉上閃着明朗的光。他貪婪地深深地呼吸着。他彷彿覺得自己的鼻孔吹出火焰來。

宿舍裡沒有一個人。他急匆匆地走過工作地段。

除了那個技師，隊裡共有十七個人。（他不知道那個哈爾科夫工人的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其中三個是共產青年團團員；一個是候補黨員，（伊舒勤珂；）其餘都是非黨員；他們全體都很年青。

你首先得找到其他兩個青年團團員——奧利亞·特羅格布娃和納非杜夫。

這個工作地段很大。時間是被集中起來了。時間飛跑着。牠衝撞着。他必須把自己從牠扯了開來。解放自己。他必須超越牠。

斯密太那幾乎在奔跑着。

斯密太那周圍突然展開了木板和橡的世界。他的周圍到處是動作，到處是角落和通路。

斯密太那看見：

一個角落——一條通路——一個活門——一個臉盆架——一隻  
垃圾箱——在牠上邊是一陣蠅子。

而倒過來的次序：

蠅子——垃圾箱——臉盆架——活門——通路——角落！

黑色電線的呼呼的嘈聲從電話柱播向四方八面。無線電播音機  
像大鋼琴似的吼着，牠們竭盡全力像在鐵砧下敲着似的敲出古諾\*  
的曲調，配着「浮士德」的歌詞。從電線柱到電線柱，從播音機到  
播音機，斯密太那被留住了，而由音樂的暴風雨引導他前進。

他奔到郵政局。

在郵政局後邊，在一百零四號宿舍裡，一隊小劇場的業餘演員  
正在預演着「速慶」。

宿舍震動着。

赤腳的孩子們爬到牆壁上，站在磚堆上和箱子上，往裡邊張望  
着。房窗開着，但有窗簾遮住。風把窗簾拉在一邊，扭動着牠們，  
使牠們鼓起來，又把牠們吹開。

房內，腳在顫着，唱歌的人們在間歇中喘氣，人影子閃過發光  
的天花板，一陣抖動的喊聲響了起來，有人在唱歌。

斯密太那推着門。門鎖着，他敲門。有人從房內咒罵他，他在  
鏡板上搖着拳頭。喀啦一聲響，門開了。

門口站着一個孩子，紅色的假鼻子，卷曲的紅色假髮，一件背  
心罩在覆盆子色的襯衣外面。他用二絃琴擋住斯密太那的胸際，磨  
牙切齒，用一種撕裂人心的悲哀聲音喊道：

「他們總不給我們安靜！吵死吵活的！他們總到這裡來，到這

~~~~~

* 古諾是十九世紀法國作曲家（一八一八年——一八九三年）其作品有歌劇「浮士德」，及「羅米歐與朱麗葉」等。
。——編者

裡來！到這裡來！你爲甚麼不能讓我們安靜一下？你來這裡幹什麼？這裡有什麼東西你沒有看過？你有什麼東西留在這裡？你沒有看見別人正在忙着團體裡不可缺少的有益事務？你攔擾他們，你打斷別人的預演！你爲什麼老是到這裡來，到這裡來？……」

突然間，他的眼睛燃燒着一種野蠻的光，他把二絃琴舉在冒火的頭上。

「如果你不走開，老天呀，我要打爛你的臉孔——一下子打爛你！天呀，我要用這二絃琴重重打你的臉孔！」

「噲！」斯密太那平心靜氣地說。他的微笑是那樣明朗，帶着那樣友愛的神態，以致他那櫻桃色的耳朵都抽動着。「噲，不要發氣。如果沒有必要，我決不會到這裡來。奧爾加在這裡嗎？」

「什麼奧爾加？」那傢伙用悲哀的單調的聲音說。

「從伊舒動珂隊裡來的奧爾加·特麗格布娃，」

斯密太那不等對方的回答，就邊進宿舍去。

「奧爾加！」

那穿背心的傢伙吐着口水，那樣猛烈地把門一關，使得走廊上水杯滾滾地砸在裝着滾水的琵琶桶上。他拉上了門門。

同時斯密太那奔了過來，把門門拉了開來。門彈了開來。一陣猛烈的暴風從街上吹到走廊裡來。灰塵在四週捲起來。屋內的風製造着輾嶮。牠把那孩子頭上的假髮扯了開來，帶着牠跑了，一個蓬鬆的黑頭從假髮下邊顯現出來。特麗格布娃的出客衣像一個氣球一樣鼓了起來。

「你到哪裡去，特麗格布娃？你到哪裡去？」那孩子喊道，追着他的假髮。「我要制裁你！你破壞團體的紀律！你破壞預演！你向團體挑戰！」

他說得太多了，他說了很多的話。

特麗格布娃和斯密太那走到街上，急忙地繞過轉角。

這裡是郵政局的房子。一段木頭橫在那里。他們坐下。斯密太

她開始說明那件事。特麗格布娃很注意地聽着。這並不難懂，她聽了第一句話就懂得了一切。然而她却專心專意地皺起小小的，圓滿的，坦白的額頭。

在她開闊質樸的大臉上的，一切都是很小的。很小的鼻子，很小的下巴，很小的嘴巴，很小的兩頰。而這一切是那樣緊緊擠在一起（好像一個玩偶的淡紅色的廚房用具），擠在小小的，堅決的，鼓出的藍眼睛底下，以致那開闊的臉龐向四方八面伸展開來。她時時刻刻都在極度興奮的狀態中。她剛才對於預演費了大大的心力。她演那部戲簡直演到發狂的程度。演戲的狂熱還沒有從她臉上消逝。

她剛才扮演一個精力飽滿的農家女的角色，她剛到一個新建設區，把一所破爛的被棄的宿舍整理得井井有序。這是一個刺起人們對於衛生的注意的鼓動劇。她拿着一把遍掃帚跑遍舞台，掃去塵埃和蟻蛋。她唱關於臭蟲的歌。她跳舞。她的眼睛到處閃着狂熱的，機敏的，甚至賣弄風情的光。

但這種興奮已經很快地消逝了，已經讓位給另一種興奮，專心的嚴肅的興奮。

斯密太那從衣袋裡摸出筆記簿。這裡有隊裡非黨員的孩子們的名單。她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斯密太那的肩頭，用眼睛讀着單裡的名字，嚴肅地呼吸着。

他們分別討論着每個人的技術和本人的資格，而接着又討論他們全體。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他們不能容許自己有一點錯誤。

一五

從斯密太那和特麗格布娃面前的名單裡，本隊每個非黨員的孩子都站了起來，一個接着一個，好像點名時一樣。

一共十四個人，十四個少年，而且互不相同。其中有新來者，還是非常「青」的，他們剛在一個月前從鄉村來的。也有一些「老資格」，他們整個冬季都從事建設工作，到現在已有六個月了。還有些不新不老的份道，他們做了兩三個月的生產工作。

有些人依舊害着懷鄉病，精神錯亂。有些人對於新生活多少有點習慣了；他們的粗糙的稜角已經磨光了。另有些人則狂熱地工作着，把世界上別的一切事情都忘記了。那些依舊害着懷鄉病的人在夜間唱着農民的山歌，積蓄財物，計劃着回到鄉村去。有些人已經把隊部當作自己的家庭；有些人現在回想着他們已經生活過來的冬季，好像回想着某些傳奇中的遠征一樣——那大草原中的烏拉爾的嚴冬，落着冰點下四十度的暴雪，他們在一個地段上不歇氣地工作了二十四小時——他們像戰士們回想着他們以前的戰鬥一樣，對於凍僵了的手指，像對於榮譽的創傷一樣覺得自傲，每次回到宿舍去，好像從戰鬥中回來一樣——對於這些人，建設工作是一種戰鬥；每班工人就等於一排士兵；伊舒勤珂是他們的排長；宿舍是營房；地坑是戰壕；混合土製造機是野戰砲。他們全體——這些和那些，還有別的——都是同志，兄弟，同樣年紀。

時間飛過他們。他們在時間中變化着，像在進軍中變化着一樣。新兵變成了老戰士，戰士變成了英雄，英雄變成了領袖。

斯密太那和特麗格布娃坐着，他們的頭彎在名單上。

同時，一大群人在到郵政局去的木板走道上來來去去。郵政局也是宿舍的房子。被許多手印染黑了的，有鑲板的門扉嘩嘩地叫，嘩嘩的響着。人們拿着信，包裹，報紙，走上走下。他們一邊走一邊拆信，他們在什麼地方停下，讀信。他們拉開包裹外邊的帆布，蜷縮在板壁跟前的地上，背靠着板壁。

一個穿羊皮褂的農民，四肢落地地匍着，他的有鬍子的臉孔對着乾燥的地面，好像向地面鞠躬似的。郵政局被人衆擠滿了。甚至沒有一個地方使他可以貼郵票。他差不多躺下去了，把信放在面前的地上，舐着郵票。

康斯特洛馬的莊重的人們，他們的鼻孔是張大的；從喀山來安韃靼人，高加索人，喬治亞人，切青尼亞人，巴希吉爾人，德國人，莫斯科人，穿着上衣和高領俄羅斯襯衫的彼得格勒人，烏克蘭人，猶太人，白俄羅斯人……

一捆一捆的信被丟在有兩噸載重量的小車裡。牠們疾衝到郵車跟前。成捆的信件從小車上飛下來，一捆接着另一捆。有時纏斷了，信件四散開來。牠們被堆在一起。被七脚八手地裝到車上去。

有幾萬封信！

微紫色的墨水拙笨地寫成的幾萬個地址，用牠們的草書和錯字打動着人們的眼睛，有些是寫錯了，關於省名，縣名，村蘇維埃，集體農場，城市，各部門的郵箱，半路上的車站，姓名，渾名，綽號。……

各色各樣的信套瀉進小車裡：灰色的，手製的，用分格規描着籃，紅，白各色相間的棋盤格的，用報紙做的，黃色的，棧色的，用軟麵包草草粘成的。

納菲杜夫在斯密太那和特麗格布娃旁邊站了很久了。他曾搭着少共真理報館的車子直接從第二段趕到宿舍來找斯密太那的。他在路上曾經碰到伊舒勤珂。這位隊長引他到這裡來。

沉靜，瘦弱的納非杜夫，站在那裡，一手抱着電話桿。他的身影投在那張名單上。他聽着斯密太那說話，一邊望着正被扔到小車裡去的信件。

信件無窮盡地飛到車子裡。

他好像能夠想像到牠們將怎樣旅行，怎樣分送到全蘇聯去。

牠們將沒行着，退回來，找不到目的地。於是又繼續旅行，閃爍着，像雪暴裡美麗的雪片一樣落下來。牠們將飛過交通線，交通線像一架鋼琴一樣，激起回響，大聲吼着，像一陣馬蹄馳過緊張的鐵絲。

牠們奔跑着，奔跑着，於是突然停住，像生根在地上一樣。停止！於是突然間，牠們一齊撥動琴絃！牠們又向四方八面出發了，各走各的路。強有力地震盪着，吼叫着，好像在鐵砧上敲着一樣，這古諾的曲譜，配着摘自「浮士德」的進行曲的歌詞。

電話桿由於牠木頭的心房的敲動，發出閃閃的聲音。納非杜夫用手掌撫摸着牠的鼓起的圓面。

震響刺着他的手掌，搔着他，好像蟻群爬過他的手掌一樣。他稍稍有點昏暈起來。他的耳朵裡嗡嗡作響。納非杜夫是很愛音樂的。他放縱地聽着牠。

突然間，他記起他來這裡的任務。他整一整他的眼罩。這金屬的護眼器在白色的陽光中銼子似的閃光。

他對着特麗格布娃和斯密太那轉過身子，靜悄悄地，從從容容地把他倆的頭碰在一起。

「哈囉，首長們！說得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決了。我舉手贊成！光談有什麼用。我提出一個建議：如果我們要戰勝哈爾科夫人，一切非黨員的孩子都必須加入少共。」

一六

中央電話站在工廠辦公處的屋子裡，在旅館的旁邊。

工廠辦公處的房子跟旅館的房子沒有什麼不同。牠是用磚和玻璃造成的，五層樓，很大。牠和旅館都有一個俯臨全區的地位。

麥加利繞過一個轉角，被風包圍着。藍色的閃電在樓下的房窗裡，在跟他肩膀一樣高的地方，閃動着。無線電台在工作着。風從麥加利的兩手擰開了房門，麥加利用腳踏住牠。房門不肯服從。他用肩膀抵住牠。於是風突然把兩扇房門一齊打開來，把麥加利推到樓梯上。他一口氣跑到三層樓。樓梯上蓋滿了乾燥的黑色灰塵。牠們像金剛砂一樣在他靴底下磨擦着。

記者們正擁集在走廊上電訊房窗口的週圍。那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麥加利把帽子拉下來蓋住眼睛，加快腳步，但他們看見了他。

「喂，首長在那裡！」

「麥加利同志，請問一句！」

「喂，達維德，請等一等「說正經話……哈爾科夫工人們的事情到底怎樣？」

他停住腳，記者們包圍着他。他盡可能裝出愉快的臉色，很幽默地展開兩手，好像他在諷刺自己的窘態，而請同志們做類似的動作似的。

「你們要知道，」他說，「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當然高興……但……我在九點鐘要打長途電話……現在……」

「等一等，達維德，只要告訴我一樣事情。三百零六作——這

是不是可能？」

麥加利用兩隻指頭輕輕擦着鼻子，打着鼻聲。

「你看……」

他知道自己走不開了。

但這時候，走廊盡頭長途電話房的門房打開來，值班的接線員揮舞着一張白紙。

「達維德·律服維奇！快來，我替你接好了。快到電話棚裡去。」

「你看……」

麥加利又做了一個手勢，好像說：他們甚至不讓我跟人說話！

「我在五分鐘內就回來，」他喊道，衝進電話棚裡。

值班的接線員的櫃子上的電鐘指示着七點四十分。這是莫斯科的時間。莫斯科時間比這裡遲二點鐘。

麥加利跑進擺着氈子的電話棚，緊緊關上房門。他立刻落在全然的靜寂中了，好像一關上門，就把時間關在外邊了，時間變成了一層厚厚的，不能刺破的模型圍繞着他。

但當他們把特別的電話聽筒舉到他的耳跟，空間立刻代替停止了的時間開始說話了。

接線員的接近的清晰的聲音，大氣的波動的微弱的憂憂聲。飛跑的公里的嘈音，蚊子似的嗡嗡聲，互相報告城市名稱的聲音：

「乞畧賓斯克，乞畧賓斯克」（哪——鳴——鳴，哪——鳴——鳴……），「乞畧賓斯克。」

「乞畧賓斯克通話！拍爾姆！拍爾姆！」（哪——鳴——鳴，哪——鳴——鳴……）「拍爾姆！」

「拍爾姆通話！拍爾姆通話！拍爾姆通話！」（哪——鳴——鳴……）

聽筒裡有喇喇的聲音。也許暴風雨正在經過，道路正穿過雨網，穿過發亮的鳳尾草，彩虹，寒氣，臭氣。藍黑色的鋼鐵的雲正像

大包一樣橫在烏拉爾山脈上……

「莫斯科通話！莫斯科通話！」（哪——鳴——鳴，哪——鳴——鳴。哪——鳴——鳴……）「莫斯科通話！」

「哈囉，我在聽！哈囉，哈囉！……我是麥加利！」

靜默。空間的喧聲。蚊子似的嗡嗡聲。

難道卡加沒有在家嗎？不，那不會的。她一定睡着了，聽不見電話鈴的響聲。電話機在走廊上。

現在莫斯科時間是七點鐘，七點五分。兩小時前，還是晚上一光輝的北方五月之夜，簡直是白晝，簡直不像晚上。

唉，多美麗的夜！

火車站那一邊的天空，充滿了黎明的綠色海水。燃燒的曙光愈流愈快，愈快。一行疊着一行的燈火，（每行都放射着千支燭力的光輝，）被放在一條條的電車路上。

莫斯科也曾有過戰鬪。

你可以聽見人們的吼聲和被拖曳着的鋼軌的悲哀的殘酷的響聲。人們唱着歌，當他們工作得最緊張的時候：

「噹噹噹，一齊來！噹噹噹！舉起來！噹噹噹，放下去！」

鐵軌落下時的喧聲像手鎗發射時的聲音。

一盞藍色的透明的汽燈放在被掘起了泥土的街道上的軌條中，刺昏了人們的眼睛，週圍是閃動的人影。

「哈囉！莫斯科！麥加利說話。」

沒有回答。

喧聲。

麥加利看見第一輛電車滾過莫斯科新建的專軌。在清晨的雲幕的背景下，一個游泳者出現在「代拉摩」* 游泳池裡。

他沿着灰藍色的踏級步上像攻城砲一樣的高高的台座。他站在

~~~~~  
\* 「代拉摩」是莫斯科一個運動團體的名字。——編者

掛出在水面上的跳板的邊緣。緊張的跳板在他結實身體的重压下  
軟軟地彎曲着。他展開兩臂，像要擁抱展開在他眼前，展開在新  
的，奇異的年輕莫斯科的早晨世界的一切——還沒有染上黎明紅暈  
的灰藍色的河水，「文化公園」裡的花亭，克里米亞橋，麻雀山的  
藍烟，一隻小汽艇和他的駁船，漸波羅夫電台的電線，罌，玫瑰  
，網球網，一輛電車，一座未完成的建築物。

他簡單地行着深呼吸。他舉起兩臂，直伸着，在頭上合在一起。  
現在他不再是一個人了。他是一根箭。他微微搖擺着。他慢慢地，  
幾乎覺察不出來地失去了身體的平衡。從從容容地，文文雅雅地  
飄動着兩臂，他倒下了。

不對，他並沒有倒下……

現在他正在飛着。他不再是一根箭了。他是一隻燕子。年青的  
太陽照耀着他的全身。他的肩膀是緊張的，從他戴着彈丸似的帽子的  
頭直到半腰成了一道直線。

他在空中飛。

他的兩臂很快地在頭上聯在一起。他的兩腿像剪刀一樣合攏來  
了。他又是一根箭了。

頃刻間——沒有一點潑水的聲音，他像一個礁石一樣躍進在漣  
動的吃驚的水裡了。

## 一七

「哈囉！莫斯科！」

靜寂。

吼聲。

突然，像一個發亮的冷淡的大臉孔從吼聲和黑暗中湧現出來——  
靠，一種響亮的，陌生的，冷淡的聲音出現了。

「你喊莫斯科嗎？說下去吧。」

「哈囉！我是麥加利。」

輕輕的喀噠聲。接線。他聽見幾千公里外的聽筒被舉起來的鈴  
鈴聲和他妹妹的小小的，微弱的，但很清晰的聲音：

「哈囉！」

「哈囉，卡秋莎\*。我是杜加\*\*。你能聽見我的話嗎？我是  
杜加。哈囉。我一定吵醒了你。你剛才在睡覺嗎？請原諒我。」

「說什麼？你是誰？我一句也聽不懂！」

「我是杜加。是你嗎，卡加？我在說話。請原諒我吵醒你。你  
剛才一定睡覺。」

「天呀，發生了什麼事情，你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一句也聽不  
懂！」

「沒有事。這是我——杜加。你難道一點聽不懂？我聽得很清

---

\* 即卡加的暱稱。——編者

\*\* 即達維德的暱稱。——編者

楚，我說，我一定吵醒了你，你剛才一定在睡覺。」

「什麼？」

「我說，你剛才一定在睡覺。」

「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事。」

「是你嗎，杜加？」

「對了，是我。」

「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事。請原諒我吵醒你，你能聽到我的話嗎？」

「是的，我聽見了。還不能完全聽到，但聽到了一些。」

「哈囉，卡加。」

「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事。我說，「哈囉，卡加。」你肯到我籃子裡去我找找……你聽懂嗎？……那籃子……籃子裡有一本藍殼面的小冊子……石印的……是德文……在我籃子裡……是「普洛伯教授的演講錄。」你聽到我的話嗎？」

「我聽到了。你發瘋嗎？什麼籃子？我剛才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吵醒了我。現在七點鐘了。我此刻赤腳站在走廊上。」

「你說什麼？」

「我說，我此刻赤腳站在走廊上。」

「我聽不懂。不是在走廊裡……在我的籃子裡。……藍殼面的德文小冊子。書名是：「普洛伯教授演講錄。」」

「「普洛伯教授演講錄。」我昨天把他寄給哈爾科夫城的密沙了。他拍了一通特別快電來。」

「什麼快電？」

「密沙·阿芳拉塞夫。你不記得密沙·阿芳拉塞夫？伏洛加的朋友。我特別掛號寄到哈爾科夫去了。」

「噢，你這蠢女孩！誰告訴你把他寄給他們？」

麥加利流出汗來。他用拳頭敲着電話間的厚厚的襯氈。他急想把對方打了一頓。但雙方距離有三千公里！他於是平靜下來，想着補救的辦法。

她不作聲。

「卡加，你還在那兒嗎？」

「是的，你有什麼事情？」

「我說，你還在聽嗎？」

「我還是赤腳站在走廊裡。」

「有一件事情，卡秋沙。請原諒我吵醒你，但請你乖些，立刻到斯馬倫斯基教授那裡去一趟。你聽見我的話嗎？你把地址寫下來。」

「等一等，我去拿支鉛筆來。」

又是靜寂。吼聲。又從吼聲中湧起非常響亮的，陌生的，冷淡的聲音：

「公民，五分鐘已經完了。你還要說話嗎？」

「是的，我還要說幾句話。」

「說吧。」

喧聲中又出現了卡加的聲音：

「哈囉！我在聽了。什麼地址？」

「寫下：瑪爾千諾夫卡，十號門牌，十四號房間，斯馬倫斯基教授。你寫好這個嗎？」

「是的，我寫好了。」

他清楚地聽到她打呵欠。

「你唸一遍看。」

「瑪爾千諾夫卡十號，十四號房間，斯馬倫斯基教授。」

「不錯。但等一會。號數也許要對調一下，也許是十四號房子，十號房間。你聽見嗎？號數也許要對調一下。一句話，不是這樣，便是那樣。懂嗎？」



「懂了，但我向他說什麼呢？」

「你跟他說麥加利向他問候……他知道我的……問他可否給我一個解析推算法。他知道的。只要告訴他這個……一個解析推算法。你聽到我的話嗎？」

「是的，我能聽見。我聽到了。」

「一個解析推算法。好妹妹，千萬不要忘記。告訴他，這跟哈爾科夫所創造的新紀錄有關。他當然看到過這個紀錄。我希望他對這發表一點意見，但主要事情還是解析推算法——最新解析推算法。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懂了，最新解析推算法和哈爾科夫。」

「對了。我十二點鐘再打電話給你。」

「十二點鐘？什麼？什麼時候？十二點鐘？」

「是的，我們這裡時間十二點鐘，莫斯科時間十點鐘。你聽見嗎？今天十點鐘，莫斯科時間。喂，你現在生活情形怎樣？你從媽媽得到什麼消息嗎？」

「杜加，你瘋了！我此刻赤腳站在走廊裡哪。你會有錢寄給媽媽嗎？媽媽在六月底要來這裡。」

「什麼？」

「我說媽媽六月底要來這裡。」

「哦。請你不要忘記——解析推算法。我十點鐘再打電話給你，哦，說得太久了。」

「太久了。」

麥加利掛上耳機。

空間站在靜止的緊張中。

但他一打開電話間的房門，靜止的空間立刻消失了，而自由的時間喧鬧地流動着，撲在他的身上。標準鐘指着九點一刻。

在走廊裡一扇門後邊，新聞記者們正在等候着麥加利。他匆匆走過電話站，偷偷溜出另一堵門，他面對着不同的走廊，不同的樓梯。

「麥加利同志！達維德·律服維奇！」

他戰慄着。接線員正在他後邊追着。

「達維德·律服維奇！這一回電話費由誰出？請等一等！給我十六個盧布。或者把帳單送到工廠辦公處去？」

麥加利感到惶亂。

「哦，不！唉呀，你說什麼？」他嗚嗚着，一隻手塞進衣袋裡。  
「請原諒我！這樣糊塗！」

他連忙從側袋裡掏出皮錢包來。皮錢包只有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他在褲袋裡搜索着，摸出一張糊得很厲害的五盧布鈔票。他身上一共只有這點錢。他臉色變得血紅，向背後擁擠着新聞記者們的那堵房門困憊地瞥視着，一邊把錢放在櫃檯上。

「好，好。你還欠我一個盧布。我相信你。要一張收條嗎？」

麥加利搖一搖手。

「十二點鐘再給你一個盧布。那時候，你再給我接聽莫斯科好嗎？……同樣號碼。可以嗎？」

接線員討好地用她手指頭對他搖着。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突然愛跟莫斯科通話。當心呀，達維德·律服維奇！」

麥加利橫穿過走廊，走下樓梯，再通過另一條走廊走進工廠辦公室處的門廊。

這裡有酸牛奶和包心饅頭賣。他跑到點心攤跟前，但想起自己身上沒有一文錢了。

哦，不要緊，他想。也許在旅館裡可以找到一些點心，於是再向誰借點錢來。

他走出去，走到大門口半圓形的台階。

火熱的黑色灰塵在各種車輛中間疾捲，呼呼地掃過馬尾巴，撲打着人的臉孔，從手中撕去報紙，展開牠們，把牠們帶了開去，像飛旋的毯子一樣；於是用牠美麗的，雹一樣的泥粉打擊着展開的紙張。

## 一 八

N換車站經常用機械和材料把道路封鎖住了。寫信去交涉沒有用。打電報去沒有用。派人去也沒有用。一切手段都落了空。他們不能這樣下去。

建設區最高首長要到飛機場去。建設區有自己的飛機場。這裡到N換車站並不遠——不過三百公里。全部旅程在五小時內可以完成。

建設區首長把裹着土布綁腿的腳踏在汽車的跳板上。他剛剛吃完早餐。他戴上眼罩。太陽在鏡片上猛烈地燃燒。面前的景色是乾燥的，波浪似的滾動着。

西洛先夫斯基同志是很匆忙的。他唯恐有人留住他，耽誤他的時間。他老是匆匆忙忙的。他老是被人留住，耽誤時間。

汽車的跳板罩着橡皮，樣子像拱蛋糕。西洛先夫斯基腳踏在轆上邊，好像踏在馬踏蹬上一樣。汽車夫踏着紋瓣。

西洛先夫斯基的太太從小屋裡奔出來，赤着腳。她穿着褐色的藍梳服裝。她還沒有梳好頭髮，髮針和梳子掛在波浪形的鬚髮上。她喊道：

「西洛先夫斯基，等一等！」汽車正在抖動着，「等一等，你這笨伯，你忘記了這個！」

西洛先夫斯基並不轉身，只是伸出兩手。她把一個公文包和一枝手鎗放在他手裡。他把公文包扔在車子裡，把手鎗塞在棋盤格子的磚子的屁股袋裡。

現在他可以開車了。越快越好。

但他已經失去了開車的時機。在飯店的大門口，出現了那兩個昨天跟他會面過的美國人。

一個是小身材，好脾氣，年紀較大的男子。他的下巴是圓圓的，像錢袋。這樣的下巴，這樣像時刻嚼着反芻的食物似的嘴唇，這樣浮腫的閃光的眼睛，只有在脫文諾夫老祖母們中間才能找到。他穿着一套黑色的，三件頭的輕裝，奶油色的襯衫上配着一條大領，一條毛織領帶，一雙雞皮式的，非常昂貴的皮鞋。

另一個是高身材，闊肩膀，留着一抹短鬍的青年人，穿着很時髦的衣服，頭戴很輕爽的帽子，腳穿色彩鮮明的運動鞋。

年紀較大的一位叫雷·勞伯，一個很有錢的遊歷家。年輕的一位名叫萊奧納·達來，一個美國通訊社的莫斯科訪員，他是勞伯先生的翻譯。他們是這裡建設區的客人。

西洛先夫斯基必須扮演一個漂亮主人的角色。這無疑的是他許許多多職務的一部份。他叫汽車夫等一會兒，自己連忙跑過去接待那兩個美國人。他們熱情地握手。

西洛先夫斯基問他們對於這裡的招待是否滿意，昨天晚上是否睡得舒服，他希望蚊子不會過份攪擾他們。

噢，他們睡得非常好，非常舒服，非常習慣！他們坦白地說，他們其實想不到在這烏拉爾大草原，在這歐洲和亞洲的邊界，會找到這樣舒適的小屋，這樣的房間，這樣美味的早餐！

雷·勞伯先生善意地搖着頭，斜矚着眼睛。兩隻肥胖的小手交攏在肚皮上，忽而看看自己的翻譯，忽而看看西洛先夫斯基。於是頭兒微微一動，他打斷萊奧納·達來先生的話頭，要他翻譯一些給自己聽聽，而聽了對方的翻譯以後，他就機敏地笑起來。他喜歡西洛先夫斯基。

萊奧納·達來很有禮貌地微笑着，翻譯道：「雷·勞伯先生說自己很喜歡伏特卡酒。雷·勞伯先生不是酒徒，他的健康不允許他

多喝酒，但早餐時，他喝了很小一杯，覺得牠實在不錯，他擔心自己會在這裡烏拉爾大草原中變成一個酒鬼。」

雷·勞伯先生機敏地搖着頭，表示同意。

西洛先夫斯基同志很客氣地微笑着。他本想說幾句客氣話，但勞伯先生却要知道西洛先夫斯基先生是否喜歡伏特卡酒。

西洛先夫斯基很有禮貌地告訴他，他偶兒也喝幾杯伏特卡酒。

「哦，是的。偶然喝幾杯酒甚至還有益處。但常喝當然不好。」

勞伯先生用食指在西洛先夫斯基面前搖着，算是幽默的警告。萊奧納·達來先生要知道：

「這裡工人也常喝伏特卡酒嗎？」

西洛先夫斯基說這裡是禁止賣酒的。只有外國專門家才有例外的享受，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飯館。

「哦，你們這裡也有禁酒令！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猜想你們已經有了違禁酒販吧？」

萊奧納·達來先掏出他的筆記簿來。

「羅澤人們說蘇聯正在步美國の後塵。但在這裡剛剛開始的事情，在美國却要成為明日黃花了。」達來含糊地說，一邊記着筆記。

勞伯先生很有意思地斜鑿着眼睛。

西洛先夫斯基的神經激動起來了。

「然而千萬要請你們原諒我失陪。」

汽車夫看見情形不對，把汽車陡然一轉，開到他首長的身邊。西洛先夫斯基一隻手放在溫暖的車身上。

但雷·勞伯先生驟然不願結束這樣愉快的談話。他喜歡說話。

他不慌不忙地說了一些關於當地氣候和風景的溫和而且聰明的話語，這當然是他昨晚以來偶然注意到的。他認為在這裡建設住宅區是非常實際的事情，這裡有造在山坡上的小屋，跟建設區的中心點稍稍離開。這裡灰塵和風都比較小得多了。據他所觀察到的，這裡的空氣非常乾燥，很合衛生——簡直是一所療養地。這裡拔海多

少公尺？他猜想總有三百六十公尺，這是否太誇大一點呢？

西洛先夫斯基同志偷偷向自己鍍銀的耀眼的手錶一瞥。十點一刻。

雷·勞伯先生挽着西洛先夫斯基同志的臂膀。他們從從容容地走來走去，欣賞着自然風景。

汽車以最低速度跟在他們後邊。

風景是絕妙的。要是沒有赤楊，這就是阿爾卑斯山\*的風景。

赤楊生在一個峽谷裡。

牠們的樹梢透露在陡峭的斜坡之上。牠們被陽光照得通明。牠們是乾燥的，黃金色的，像海綿一樣。牠們吸收進流雲的影子。於是牠們變得陰暗，膨脹。

風從峽谷裡帶來的百合花的涼爽的香氣。

一頭壯大的母牛沿着道路走下來，牠有呆笨的，像柔諾\*\*的臉孔一樣美麗的臉孔。

烏拉爾山脈的美妙景色又由她開始了。山脈以蒼勁綿延的碧峯延過西方的地平線。雷·勞伯先生給迷住了。

「烏拉爾山脈在古代叫做力佛伊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脈，是亞洲和歐洲的界線。……布爾塞維克們站在兩個世界的中間，兩種文化的中間，不是這樣嗎？這是多麼崇高？」

西洛先夫斯基同志不安地搖搖頭。

「是的，這是很崇高的！」

他準備隨時結束談話，離開他們，準備採取一種粗魯而沒有禮貌的態度，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界的布爾塞維克不應有的態度。

但納爾盆杜夫來救了他。

納爾盆杜夫正從山上下來，拄着橙黃色的黃楊木杖，邁着大

\* 瑞士的山名。——編者

\*\* 羅馬神話中眾神之王宙彼得（Jupiter）之后。——譯者

步。

兩個美國人好奇地看着這個色彩鮮明的布爾塞維克，黑皮帽，黑皮短褂，深黑色的鬚鬚。

納爾盆杜夫的粗魯的，沒有禮貌的，隨隨便便的行動，可以代表那些也是黨員，有很高資格的專家們的行動。一個硬挺挺的凹槽鼻。一個傷疤。一隻眼睛斜鬚着。他並不是在看；他在瞄準。

他剛剛收到那嶄新的安式<sup>安式</sup>鑽孔車床。一隻腋下挾着一捲這個車床的藍色照片和圖畫。他急匆匆地走着。

他必須抓住西洛先夫斯基。

他跑到西洛先夫斯基跟前了，放縱地，有勁地跨開兩腳。

「喂，西洛先夫斯基……」

納爾盆杜夫單刀直入地說，也不注意客人。

「喂，西洛先夫斯基。你那個奧斯托洛夫斯基必須立刻把他驅出建設區，而且叫他這一隊人統統滾蛋！他們不是修理者，而是毀壞者。他們忙脚忙手，胡攪一通，什麼都不懂得！……」

納爾盆杜夫一直想告訴西洛先夫斯基許多事情。他對於麥加利特別憤慨。

這跟納爾盆杜夫當然沒有直接關係，但他不能容許一切冒險的嘗試。建設不是競技，而澆混合土的重要工作不應成為那些莽撞的傢伙的試驗工作。……這裡當然不是人事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西洛先夫斯基把他的話當作身邊風。（他要在回來時調查一下。）

「讓我把它們介紹一下，」他急匆匆的說。「這位是值日工程師納爾盆杜夫。他會領你們去看看建設工作。你們好像很想……」於是轉臉對着納爾盆杜夫：「喬治·尼古拉耶維奇，我親愛的伙伴，你領我們親愛的客人乘汽車到各地段去看看工作和風景。要是您

• 安式就是安姆斯托郎（Armetong）所發明的意思。

們高興的話，先生們。不過你們必須陪我到飛機場。並不遠。於是如果你們高興的話，我的車子任你們使用，直到五點鐘。！

西洛先夫斯基一口氣說出這些話，沒有停過嘴。他恐怕又要被人打岔，而他已經很聰明地抓住了的機會又要毀了。納爾盆杜夫看着美國人，美國人看着納爾盆杜夫，而西洛先夫斯基要去搭飛機去了。

納爾盆杜夫帶着親切的神情跟客人們握手。他要替他們服務了。

西洛先夫斯基很焦急的樣子，開了車門，扶雷·勞伯先生上車，又把自己的坐位讓給萊奧納·達來。他請納爾盆杜夫坐在客人們旁邊。他坐在前面汽車夫旁邊。這是他很喜歡的座位。

必須儘快開車。

雷·勞伯先生沒有改變臉上的表情，還是浮着和善的微笑，坐在牢固的舒適的蓋子上。他覺得像在家裡一樣，在一種習慣的舒適的氛圍中。他放鬆身靠在車子裡，像靠在浴盆裡一樣。他很喜歡坐在飛馳的好汽車裡，在新地方跑。他到處都熱中地坐在由別人開的好車子裡，別人指給他看值得看的景像，環境，風景……。現在他又要看這些東西了。他放下眼鏡。

汽車夫又踏着紋瓣。汽車立刻開動了。飛動的空氣衝擊着汽車的減熱器。



## 一九

熱風吹起拍紙簿的簿頁，寫着摘記的紙片，放在檯上的摘記簿和報紙。

小說家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當心地用各種物件壓住每一張紙——杯子，鐵塊，盆子，空墨水瓶。現在他到底能夠開始工作了。

自來水鋼筆裡的墨水已經乾了。他拿起一枝鉛筆。他不喜歡用鉛筆寫字。他在一張紙上很快地寫着：

「從我窗口望出去，世界像謎一樣展開着。我看見許許多多的形像——人、馬、車、電線、機器、蒸汽、字、雲、山、水……。但我不瞭解牠們的相互聯繫。但我知道這種相互聯繫是存在着。有某種全能的相互作用。這是絕對無疑的事情。我知道這個。我相信這個。但我看不見牠。這是很惱人的。相信一件東西，却看不見牠！我被這個思想苦惱着。我竭力思索着，但我不能分析這個謎……」

他在「相信」和「看不見」底下劃了兩道線。

粗糙不平的檯子緊靠着牆壁，剛剛靠在窗台下邊。窗台太高了，比檯子高一倍半。

窗子分成三部份——一種威尼斯式的房窗，牠的測度大大超過牠的高度。

這旅館房間是很小的。一張檯子。三把椅子。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一張漆成條紋的鐵床。手提包的一角從床底下露出來。

沒有別的東西。

攝氏寒暑表在陰處是二十度。在太陽光中是三十四度。

窗口朝着西方。太陽照着天空的東半面。牠還沒有照到西半面。這旅館房間是在陰處。牠的溫度超過四十度。

床對面的牆壁永還是火熱的。要碰一碰牠是不可能的。炭線已經裂開了。粉在牆上的白泥已經變成黃色。一根火爐煙囪從廚房通過牆壁。廚房裡差不多無日無夜燒着東西。

「但我不能夠解釋這個謎！……」

當然不能夠！在這樣熱的房間裡當然不能夠！

他爲什麼要住在這個房間裡？但他有什麼辦法呢？有許多人連這樣的房間都住不到哩。

風從他的兩手扯去紙張，將一把一把罌粟子一樣大小的藍色塵沙捲進窗裡來。

要呼吸是不可能的。

第一天晚上，他睡在郵政部和國立勞働儲蓄銀行的櫃子上，在旅館的門廳一堵牆的後邊。櫃子又硬又短。銀的天平秤阻碍着他。但這比睡在門邊的地板上總要好些。

任何人都不准在國家機關的房子裡過夜。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由於他的名氣和職業，獲得例外的優待。

白天，他在建設區各地段巡察着，不時停住腳，在小本子裡寫着摘記。

下邊是他某些摘記：

「……特別用木板搭成的小房子，作爲抽煙室。在別的地方，抽煙是嚴格禁止的。房中央放着一大桶水。週圍沿着牆壁放着許多長凳。人們坐在這裡，抽煙，吐痰，用自己的衣袖揩着嘴巴。青年人，富有思想的人，跟工人們不是完全一樣的。……」

「速率和規律的無政府狀態。缺少聯繫。我站在鐵路口子上。一列運貨火車正在忽前忽後地滾動。一輛當地製造的車子正在搖搖擺擺地開着。一輛五噸重的貨車揚起灰塵。一輛腳踏車飛快地閃過。一個人在步行（他到哪裡去？）瘦弱的巴希吉爾駱駝扭動着長長

的臀部，拉着木料。一架裝有三個馬達的飛機在飛行。一切都帶着不同的速度在動。多使人發狂！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各種不同速度的時代。牠們必須聯繫起來。但也許已經聯繫起來了吧？但由什麼東西聯繫的呢？」

「一年半前，這裡完全是一片荒漠——一片荒野焦燥的大草原，沒有人煙，沒有一點活氣的山。鷹鳥，暴雪，離最近的鐵路線有一百五十公里，離最近的市鎮五十公里。……但現在怎樣呢？奇蹟……。」

「建設通過各個不同的時代：最初是泥土時代；接着是木頭時代；現在開始了鐵和混合土時代。年青的微綠色的混合土從木頭架子的屋殼顯現出來。不久將是機器時代；於是電氣時代。……」

「氣的屋簷，各種各樣的顏色。養氣是藍的。煖氣是白的。煤氣是紅的。（但牠們怎樣用法呢？）」

「混合土工人的隊伍——砲隊——在工作着……牠的首長——砲隊長——帶着一本筆記簿跑來跑去。技師是砲手。……」

「我看見一個少共工作隊在工作着，沒有一個建築架。新法打牆。蔚藍的天空。藍得可怕！他們唱着歌，在聳立在地面上的磚頭建築物上工作着。牠看來好像工廠的煙囪。他們唱着歌。疊着磚牆，而他們自身也跟着磚牆慢慢升高。（磚牆和唱歌的人群在人的眼睛面前升到天空上去。是青年團吧？）」

他還記下許多別的事情。

但這一切事物中間有什麼聯繫呢？

第二天晚上，經理請他搬到二樓空着的澡房裡。這個房間比較好些。但要工作，依舊是不可能的。

到了早晨，四樓一個小房間空出來了。每隔三四天，這個房間總要空出來的。顯然沒有誰能夠住得更久。

老房客們很知道這個房間。牠甚至獲得一個特別的名稱。牠被叫做 Kaupfer 。

但 Kauper 是什麼東西呢？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是一個新來的人：毫無技術知識。他不知道 Kauper 這個字什麼意思。

他在經理身上用工夫，結果輪到了這個房間。這倒很像一個房間！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佈置了一種類似「涼屏」的東西：把椅子靠在可咀咒的牆壁上，再在每把椅子的靠背上掛一張濕布。

濕布在半小時內就乾了。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把一切東西拿開來，大開房門，讓風流進來，但這又取不到良好的效果。風把門帳吹到走廊裡，使門口毫無遮攔。旅館的女僕們走來走去。她們會看見他的。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用了相當力氣抓住門帳，用力把牠們拉到房裡，再用別針把牠們別在一起，別針立刻被風吹歪了，同着一片片的布被撕開來。只有破洞留在門帳上。

他厭惡地吐着口水，穿上襪褲，但僅僅穿着襪褲，同樣是不雅觀的。他關上門。一會兒，他又覺得在房間裡是不可能呼吸的。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於是把橡皮雨衣罩在那火熱的，汗淋淋的身體上。把全部鈕扣都扣起來，套上拖鞋，拿起一個望遠鏡出房散步去了。

---

\* 熔鐵爐之一部，狀如小室，以瓦斯溫暖空氣。發明此小室者爲Kauper氏，故名。——譯者

## 二〇

他們正從飛機場回來。西洛先夫斯基已經搭飛機走了。從滅熱器裡噴出熱來。雷·勞伯很舒服地斜靠在後座上。他的下巴埋在領帶裡。他的帽子滑到鼻子上。眯細的和善的眼睛從帽邊底下遊眺着。

紅色的道路是彎曲的，波浪形的。牠忽起忽伏，忽左忽右，但一般說來，牠是往下斜的。往下開駛的汽車，繞過一座山，右邊，地平線有限得很，被開潤山面的斜坡縮短了距離。左邊，地平線在廣渺無邊的霧隱隱的低地上伸展開去。

山上長滿又粗又硬的阿爾卑斯山上的野草。沉重的虹色的紫紅生鐵塊和蓋着苔蘚的圓漂石散滿山面。往右再過去，在更高的地方，燃燒着由於蒸鬱而幾乎變成灰色的天空。雲塊飛速地掃過。極色山峯的頂尖對着雲塊奔跑，盤繞。一條長長的丘岡，展開在地平線上，紅色的岡頂有着硃砂的顏色。牠發散着縷縷熱蒸汽。幾秒鐘後，看不見的火車頭的哨聲，刺破了清明的山間空氣。

納爾盆杜夫直挺挺地坐着，稍稍偏向雷·勞伯先生。留着青黑色鮮指甲的隱黃色的大手。交托在橙黃色手杖的頂球上，一包藍色照相在納爾盆杜夫和雷·勞伯中間的坐位上跳躍。

他們的談話在幾分鐘前開始了。談話開始的情形並不十分愉快。

雷·勞伯先生請萊奧納·達來把下面這一段優雅的開場白翻譯給納爾盆杜夫同志聽：

「我碰到這樣不平凡的，精力飽滿的建設首長，實在非常高興。他居然搭飛機去親自解除鐵路換車處的小小障礙，而這些障礙，路局本身一定是很容易解除的。」

然而萊奧納·達來先生還沒來得及開口，納爾盆杜夫便連忙用英語說道：

「別麻煩了。我說英語吧。」

「好！」雷·勞伯先生高興地喊道。「非常非常好。好透了！這樣一來，我們就無須再麻煩我們親愛的萊奧納了，他對於翻譯我的蠢笨話語，一定厭煩透了。不是嗎，萊奧納，老朋友？你對這工作是不是厭倦了？」

他用肥胖的手和善地拍着坐在他前面的達來先生的肩膀。

「還有，」雷·勞伯先生接着說，眼睛機敏地斜瞟着，「還有，我也稍稍能夠說一點俄語。我在莫斯科只住三天，但是，不吹牛，那句最普通的俄語，我能夠說了。不是嗎，萊奧納？那句普通俄語，怎樣說的呀？」

他停了停，咬着嘴唇皮，溫柔地握住納爾盆杜夫的手。

「怎麼說的呀？是了……這個句子……」

他把帽子往後一推，很滑稽地說着那句俄語，聲調是真誠的，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說：

「是了……「誰是最後一個？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他快要高興地笑起來。但納爾盆杜夫却保持嚴肅的沉默。美國人咳了幾聲，不聲不響，咬着嘴唇皮。

此後幾分鐘，他們一直靜默着。於是機會來了，他使剛才很不愉快的談話重新開始：山，礦，綠色的山峯……

納爾盆杜夫突然轉過漆黑的鬍鬚。他轉過頭來。

~~~~~

* 在蘇聯購物及乘車，到處須排着長長的行列，挨次輪到自己，故有此語。——編者

「這座山嗎？是的。有三萬萬噸生鐵。」

「三萬萬噸？」雷·勞伯先生再也說不出話來。

「三萬萬噸！」達來先生掏出筆記簿來。

「三萬萬。是的。噸。」

納爾盆杜夫一隻眼睛像在作着長射程的瞄準。納爾盆杜夫很覺快活。他喜歡給與別人準確的，詳盡的，技術上的說明，喜歡用數目字去驚嚇別人，喜歡展開建設工作的統計圖畫。這是他的本性。納爾盆杜夫正在顯示他的記性和學識。

他擲重地拋出簡短有勁的語句：

「三萬萬。還是不完全的統計。更詳細的查勘將要大大增加這個數目。這裡鐵塊的品質使牠成爲全世界最好鐵礦之一。其中含有百分之六十五到六十八的純鐵。純鐵和礦渣的噸數比率是一與一之比。用最緊張的技術工作去開發，所得的份量可供好幾十年之用。所以……」

納爾盆杜夫的鬚子往左邊指點了好幾次。在左邊的下面，是正在進行建設工作的大得可怕的地面。

「所以……建設範圍的龐大，毫不足奇。我請你們注意這個：下邊就是我們的建設地區。你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像牠是在你手掌上似的。……」

（好像「在你手掌上似的」……。不對！這是全世界最粗最醜的手掌，有四十五方公里的面積，上邊有鐵路線，有土岡和不平坦的地面，有一道一道的山嶺。）

「這裡將設置八個熔鐵爐。全世界最強大的熔鐵爐。每個熔鐵爐每天至多能獲得一千二百噸。到明年十月，我們將把總生產量提高到四百一十萬噸。爲要把這些貨色運出工廠，我們需要六千輛火車。爲要在工廠區運輸原料和製造品。我們必須建造五百多公里鐵路——差不多等於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的長度。就在這裡，你可以看見第一號和第二號熔鐵爐，牠們的工程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二。」

還有一大套譜如此類的話。

兩個美國人帶着迷惑神情向左邊瞥視着，從這裡望去，那兩個正在建造中的熔鐵爐好像兩盞小小的礦工的燈。到近旁去看，牠們一定像二十層房子一樣大。

雷·勞伯先生倦怠地閉上眼睛。那樣多的數目字。那樣多的技術。那樣大的規模。不好！人類顯然失去了心靈！技術是世界上最大的惡魔。雷·勞伯先生很早以前就得到這個結論了。很久以來，他一直想寫一本關於這事情的驚人的書。他總有一天要把牠寫成。書的內容是關於技術給與人類的破壞力量。對於機器的咀咒。雷·勞伯先生是沉浸在自己心愛的默想中。

納爾盆杜夫還在說話，吐出巨大的數字，熟練地指示着物象，用他橙黃色的粗手杖忽左忽右地指點着。

汽車已經下山來了。它在灼熱的塵霧中，在忙亂的混沌景象中奔馳，穿過建設區和住宅區各地段。

雷·勞伯先生睜開眼睛。他快快活活地微笑着，問納爾盆杜夫先生可否去看看周圍的風景，建設地帶太悶熱了，灰塵太多了。但大草原上也許很有趣的——在那無邊無際的烏拉爾大草原上，據說還有遊牧民族遺留着。

納爾盆杜夫向汽車夫發命令。

汽車馳過旅館。旅館周圍的地上，散滿了破碎的玻璃。碎玻璃不能忍耐似的在陽光中閃耀。

「納爾盆杜夫同志！等一會兒！」

一個黑得可怕，鬚髮蓬亂的矮小人兒從旅館裡衝出來，橫過汽車路，頭上沒有帽子，一手捏着一本拍紙簿。他穿着靴子，芥子色的腿罩，一件破舊褪色的黑皮短褸。短褸的扣子沒有扣上，露出網眼狀的襯衫和蓋滿青黑色捲毛的胸膛。他那閃光的黃眼睛，有漆黑的眼瞼。

「喂，伙計！停一停！一息工夫！」（這是對汽車夫說的。）

這個手裡捏着拍紙簿的人跳到跳板上。

「請問一個問題：你對於哈爾科夫工人的新紀錄有什麼意見？」

納爾盆杜夫猛的回轉頭來，直視着他。

「你是誰？」

「我是「俄國電訊社」的訪員。我想我們在工廠辦公處會而過的。」

「我不知道。我不記得。這裡訪員多得狠。好，你有什麼事情（訪員同志？）

「請問你對於哈爾科夫工人的新紀錄有什麼意見？」

「你問哈爾科夫的有名的混合土成績嗎？他們做了多少作混合土嗎？是三百零六作吧？我不大清楚。我對這沒有興趣。他們要是高興的話，儘可能頭頂代替腳板倒站起來。」

「^②你以為可否把哈爾科夫工人們的經驗應用到我們整個建設工程上來？」

納爾盆杜夫猛地轉過頭去。

「我不知道。或許這裡也有一些趕時髦的人。至於我，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我十分肯定地告訴你：我認爲這些嘗試都是全然的愚蠢和技術的無知。這是建設，不是競技。這便是我的意見！」

「這是你們共同的意見嗎？」

「不，這是我私人的意見。」

「很好。」

「俄國電訊社」的訪員從跳板上跳下來。

「我們就這樣記載這件事。」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兩腳在蓋滿灰塵的地板上磨擦着，走過旅館房間的關着的和開着的房門，走過一動不動的門簾，走過微微抖動的門簾，走過被風捲起，又被風展開，橫在廊道上的門簾。

他向那些敞開的空房間裡看看。

他看見嵌着鏡子的斯拉夫式的衣櫃；有鏽鏽的頂絲的鐵床，搖擺的橡木櫃子；洗臉盆；木頭縫架，蓋着輕薄的，緊張的，手製的，色彩鮮明的圓形綢緞罩。這一切傢具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舊貨，他們是普通的，平板的，不調和的，不習慣的，在這古遠悶熱的普格喬夫大草原的中心，在這風雪交加的地帶……。

他沿着樓梯走上走下，走近走廊盡頭嵌着正方形窗片的大房窗。

他在那些房窗跟前停下，察看着牠們，好像牠們是堂皇的雕刻，莊嚴，黑棕色，有細緻的潤飾。

那些房窗面對着四方——北方，西方，南方，東方。

他從一條走廊到另一條走廊，從一堵房窗走到另一堵房窗。他的週圍是遙遠的，建設工作的活動景片，襯托着許多觸目的，輪廓分明的雅致物象。宿舍，帳幕，道路，木柱，絕緣器，熱電機，起重機，挖土機，地壕，土墩，貨車，建設架，大山，小山，草，烟，廢物，馬……，小小的人像——愈遠愈小——和小小的影子稀疏地散布在廣大的景色上，好像完全一動不動，像照片一樣。

他通過望遠鏡望過去。

這望遠鏡是一種稜鏡，是為野炮設計的，鏡片週圍有線和記點數。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整一整望遠鏡。波浪形的狹長景色對他湧來，非常激烈地泛漲起來，從他的圓形視域向四方八面泛濫開去。

一般的景象讓給了特殊的形像。小小的形像硬生生地活動着，變成人的形狀，從他們的昏迷狀態中浮現出來。通過望遠鏡的線和記點數（通過他的加和減，）他們行走着，開着車，站立着，舉起手臂，閃動着他們的眼鏡。

他們是誰呢，這些個別的人？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想道，把望遠鏡對着那活動的景片，從一個平面移到另一個平面。

例如那裡，半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誰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因為現在一般的景象是分裂了——有一個人正在行走着。

這個人可以看得多麼清楚，多麼詳細呀！黑褲子，白翻領襯衫，沒有戴帽子，赤腳。他的圓頭向前昂着，他的結實的肩膀彎曲着，他用小小的棕色的赤腳行走着，他的脚步是細碎的，顛簸的。他停住腳，往下看着。那裡有什麼東西？一個地洞。他在土溝的邊緣停住，站了一息，折向右走，他繞着土溝走，找尋一個下溝的地點。他蹲下，跳下溝去。現在看不見他了。一分鐘過去了。他突然又從地道裡顯現出來，在土溝的另一邊。他把一根電線從頭上丟過去。他的白襯衫閃着光。襯衫的背部變成黑的，濕的了。

他到哪裡去呢——這穿着背部濕透了汗水的襯衫的赤腳傢伙？他是誰？他在找什麼？他叫什麼名字？他在這裡建設區幹什麼的？他的生活如何？他扮演什麼腳色？他在想什麼？

誰知道呢？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把望遠鏡調整到九十度。他慢慢地移動牠們。但那些物象——木柱，屋頂，貨車，凹凸不平的地面，車輛，陰溝，——却帶着有目的的瘋狂速度飛閃過去，刺人眼睛，從右至左湧成一片，融成一種圓柱形的活動遊戲台。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稍稍轉臉對着南方，在那裡，在望遠鏡的神奇的視域裡，好幾公里的真實地面飛閃過去。

他停止移動望遠鏡。

這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段。大概是住宅區的地段。一個木邊門廊，台階，欄干。一堵活門。一個有高高木腿的洗盆架。十五或二十個人散在各處。有些坐在台階上。有些躺在地上。還有些站在那裡。一個頭上披着藤屑似的傢伙，用兩手抓住活門的柱子，掙起身子。另一個抱着柱子。他們都很年青。他們的有色襯衫，黃色和藍色球衫，手帕，裙子，灰色帆布褲，用繩結成的鞋，都很清楚，鮮明。

他們為什麼聚在一起？他們在幹什麼？他們是誰？他們在唱歌？他們在談話？他們在休息？他們聚在一起要玩足球？他們也許是運動家？還是遊歷家？

誰知道呢？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從半條走廊到另一條走廊。他在窗前停住腳。他調整着望遠鏡。南方，北方，西方，東方，都在他眼前展開了好幾十公里的範圍。但他對於自己所看見的東西一點也不理解。

他看着東方。那裡有許多小山。太陽還在東方。

有一座小山是黑色的，被踐踏的。他面對着太陽，高臨巨屍般的房屋，宿舍和棚屋之上，像一幅剪得很準確的剪影。在清晰的黑色山頂，出現着木頭馬具，車杠，牛角，車輪。

那是什麼地方呢？

人們正在上山下山。有兩個人正在上山。前面的一個穿着寬腳褲，膝關節軟垂垂地走着；腋下挾着一包東西；尖削的膝頭隆起；穿着大樹皮鞋的兩脚踏着倦乏的步子；正午的灰塵烟一般地冒起。後面的一個消瘦而且憂鬱；步態有點東歪西倒，像狗走路一樣；他跟蹤着前面的人。他們一定熱得很！

這兩個人到底是誰？他們到那裡去？為什麼？他們在避小山上

尋求什麼？他們對於把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引到這裡來的建設工程有什麼關係？他們在談些什麼？他們在想些什麼？

誰知道呢？

他看着西方。那裡是狹長的大水。這是什麼？河？池塘？湖沼？——列硬挺挺的電線木桿傾斜地站在這單調的，閃着兜苕一般的討厭的藍紅色的水中，一半浸在水下。

越過這狹長的水面，便是蓋着灰塵的蒿草色的彼岸。再過去，是一列低矮的烏拉爾山脈的模糊的輪廓。

沿着那水邊，在木屑和木頭中間，有一條狹窄鐵道。婦人們排成單行走過這鐵路的枕木。大約有四十個婦人。她們肩上背着木板，鋸子，襖袋。其中有許多是孕婦，有高凸的討厭的肚皮。

（爲了或種緣故，好像有許多孕婦在這裡建設區。）

例如這裡便有一個。

她披著羊毛圍巾，套著農婦的裙子，簡直走不動路。她豎起腳後跟。踏着沉重的步子，在肩上頭巾似的往下垂的木板的重壓下蹣跚着。她竭力想追上別人，但總追不上。她搖幌着，唯恐落在後邊，一邊走路，一邊用圍巾的邊緣急急揩着臉孔。

她的肚皮很高，而且歪扭着。顯然離生產的時間只有幾天，也許只有幾小時。

她爲什麼在這裡？她此刻在想些什麼？她跟這裡的一切有什麼關係？

誰知道呢？

他走到另一條走廊，看着北方。一架飛機在三座小山上頭低飛着。牠剛剛起飛。

（不，牠不是在飛，那是不恰切的。牠好像駛過空氣，嗚嗚地響，沿着狹窄的波浪形的雲路滑溜着。）

牠從哪裡來的？牠到哪裡去？誰在裡邊駕駛？爲什麼？

誰知道呢？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跑下樓梯。

一個穿一件太大的藍上衣和一雙靴頭又大又尖的靴子的小個子正在推著旅館飯店的關着的門。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立刻看見這個人的玳瑁邊眼鏡，駱駝似的鼻孔，低低壓在頭上，好像被粗硬髮叢分裂開來似的帽子，和突出在袋裡的黃鉛筆。

「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大鼻子悲愁地問，近視眼怯生生地看著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此刻就關了門。好陽門羹！」

「這沒有什麼奇怪。從九點到一點總是關門的，」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有點嚴肅地說。他對這裡這設區的規程和習慣已經很熟習了。

大鼻子沉思默想地站了一會，拉拉自己的鼻子，不十分相信似的再用腳輕輕推一推門，走開了。

他是誰？他到哪裡去？

誰知道呢？

在關着的房門旁邊的揭示牌上，釘着廚房壁報。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掏出筆記簿，從牌子上抄了一些。爲了或程理由，他保持着正確的綴字法。照抄的文章如下：

「我們的暴行。我們的左珂夫同志是一個模範青年，而且是一個少共。他不給同伴們做榜樣，反而做出暴行來。他跟公民瑪列維娜吵了一場，又用野物的腸胃打她，她打進了她的眼睛裡。不得不把她送去急救。幸得自來水管沒有壞掉，眼睛是被洗清爽了。

「同志們！別學這個同志的榜樣！簽名：跳蚤。」

在這下邊，用鋼筆和墨水畫着幼稚的挿圖：一個圍着帷裙的男人向公民瑪列維娜丟着野物的腸胃。公民瑪列維娜的兩眼飛出火星。下邊寫着：「並不示弱！」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慢不著把圖畫也抄在筆記簿裡，但抄下文

半也覺十分滿足了。

斜眼看看太陽，他走出旅館門口，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有人牽一隻象在路上走。孩子們在象後奔跑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並不驚奇。這裡什麼都會出現的。他只是機械地想：

這隻象從哪裡來的？牠被領到哪裡去？爲什麼？

誰知道呢？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把這隻象詳細細細記在筆記簿裡，回到旅館房間裡，堅決地在檯子跟前坐下，把拍紙簿拉到面前，連忙寫下通訊稿的第一行：

「一年半前，這裡是一片荒漠的大草原。」

寫了這一行，他又思索起來了。可詛咒的牆壁發出不能忍受的熱氣。他顛起腳趾尖，橫穿過檯子，頭探出敞開的窗口。不相聯貫的思想浮上他的腦海：

飛機在飛……貪婪的鷹鳥曾經擾害過這個地帶……一個亂髮蓬鬆的少年帶着一本拍紙簿跳上汽車的跳板……一雙赤腳男子在步行……孕婦們背着木板……一隻象被人牽着走……左列夫同志向公民瑪列維娜丟野物的腸胃……但我爲什麼需要這些？他們中間有什麼聯繫？沒有，這裡一定有錯誤，一定有錯誤！

他厭惡地撕開拍紙簿的第一頁，把牠撕得粉碎。

「討厭的經驗主義！」他嘟囔着。



卡加急匆匆地穿着衣服。

「唉，達維德的把戲永遠沒有個完！」

她鬧洋洋地橫穿過走廊，受驚的房客們把頭探到走廊裡，她的睡臉臉的臉孔浮着怒容，大嘴唇浮腫着。她從架子上摘下小帽子。房門砰地關上。脚步的回聲沿着樓梯滾下去，裂成碎片，好像一個盤翻給丟下四道樓梯似的。卡加一邊走，一邊戴上結成的帽子。

她的頭髮跟她哥哥的頭髮一模一樣——粗，蓬鬆，捲曲，她好不容易才把染紅色的帽子戴在她上邊，帽子立刻也鼓了起來，擴大，亂蓬蓬的。

前面的房窗都敞開着。窗外是隔在夏天早晨傾斜的陰影中間的發光的斜面。再過去，便是一片一片活動的建設工程，場上正在建造着一座房子，她從一個窗口瞥見全城的屋頂。下邊，躺着一個汽鍋工裝甲顯幹。一個工人走了過去，用一個工具敲着釘子。一種洪亮的聲音沿着汽鍋的長度滾下，但立刻又被一根倒下的橫樑的聲音打碎了。從週圍的開騰長起彎曲的重疊的蟲網。

十年前，卡加從外省來到這裡跟她哥哥同住。她那時十六歲，她哥哥二十五。

她來到莫斯科時帶着一隻小小的柳條簍子，簍口沒有鎖，僅僅橫塞着一枝鉛筆，她那時穿着一件男人的破大衣，戴着一頂棉花的騎兵制帽，帽上有顆藍星。這個瘦小脆弱的女孩曾用吃驚的眼睛看着週圍。

冬天快完結了。

卡加曾從這陌生城市裡的陌生房子的四層樓看着下面。

下面，躺着一堆燒火柴。被煤灰染污了黯淡的冬雪，落在這個柴堆裡。閣樓上並沒有蟲網。那時好像有更多的教堂，事實上的確有更多的教堂。教堂時代的十七世紀還在抵抗着私人住宅和人字形屋頂時代的十八世紀。歷史已把自己的蜂房油漆成深藍色，赭土色，和硃砂色。牠把燕窩似的圓屋頂鍍上金色，把圓柱粉成白色。

像封建地主一樣，牠那時還向「紅場」誇耀牠的不能分割的自尊自大的權威，克里姆林宮的牆壁和米寧及波若爾斯基紀念像中間的廣大的地區，從聖巴錫爾大教堂，直到伊伯大門的低低的拱門，都是一些用圓石子辛勤砌成的建築物*。

不管日夜，每一刻鐘，牠都用隆隆的洪鐘的半音階的語言說着話。

像一個戴着黑貂皮高帽的古代貴族，牠沿着克里姆林宮的牆壁，在各種表示愛國的點綴品中，跨着脚步。

也許牠的鱗皮靴子曾經跨到過那個地方——在那裡，許多年來（卡加將一輩子記得這個，）飛鳥在酷寒中凍死，跌落在地上，灰暗的微紅色的太陽在灰色的天空簡直辨認不出來——火棉會撕裂火石似的地面……

但在那些消逝了的日子以後，莫斯科已經起了多大變化呀！

克里姆林宮舊為沙皇的皇宮，現為蘇聯政府所在地。宮牆外即為著名之紅色廣場，簡稱紅場。紅場的南端為拜佔庭式的聖巴錫爾大教堂，係十六世紀時由恐怖的伊凡大帝所造，至今猶存。米寧是俄國諾甫哥羅城的一位屠夫，曾與波若爾斯基王子於一六一二年將波蘭人自莫斯科驅出，其兩人之紀念銅像現安置於聖巴錫爾教堂前。伊伯林大門在紅場南端之出口處，現已拆除。——編者

卡加急匆匆地從柴耶特走向莫斯科河橋頭的電車站。

她帶囑着：

「他完全瘋了！他驚醒了全屋子。他應該被關起來的！他應該被關起來！現在我要拚命跑到瑪爾千諾夫卡，找斯馬倫斯基教授！這是一個好差事！」

她當然是憤怒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同時，她對哥哥又很有好感。她急匆匆地去執行他奇怪的，火急的，顯然很重要的任務，不打一點折扣。

她不住地自言自語：

「最新解析推算法。最新解析推算法。哦，天呀，我哥哥是瘋了！第十號門牌，十四號房間。十號，十四號。或者調換一下——十四號，十號，最新解析推算法。斯馬倫斯基教授。斯馬倫斯基教授。哈爾科夫，哈爾科夫，哈爾科夫……」

一大鍋一大鍋滾沸的黑油。牠們發散着熱氣，刺人眼睛，改造工作把莫斯科洗刷一新。電車路線每天變換着。

卡加等待着「A」路電車。牠始終不來，代替「A」的都是一些完全不對頭的，奇怪的字母和數字，沿着冒氣的，鏡子一般的河面閃了過去。這有點像玩「羅托」牌[●]一樣，卡加是倒楣的。命運從被碼頭的改造工作所搖動的袋子裡掏出雜亂的電車號碼。牠們跟電車站上棋盤格的一覽表裡的號碼完全不符。車站的鐘指着八點二十分。沒有出租汽車。沒有馬車。

卡加回頭跑過紅場。

（在十分鐘內，我能沿着馬浩瓦亞和伏爾洪卡跑到普勒切斯吞斯基大門，再過五分鐘，便能穿過幾條小巷跑到瑪爾千諾夫卡，那就是目的地了……最新解析推算法。最新解析推算法……）

- ~~~~~
- 是一種牌戲：從袋裡取出有號碼的牌，放在有同樣號碼的籃子上，先排成一行者得勝。——譯者

這大廣場的平滑的新鑿道，像光滑的地板一樣放光。

米寧和波若爾斯基被鎖在沉重的鏈條裡。米寧和波若爾斯基正被一架起重機抬舉着，被搖晃了。紀念像已經有點歪斜了*。

在紀念像的前面，長着玫瑰花。在它正面的黑色的大理石和玫瑰色花崗石的平面的反光裡，浮動着聖巴錫爾大教堂，行人，車輛，雲。

在伊伯林大門上，直立着幾根石膏圓柱。這有線的大門正在坍塌着。在特威爾斯卡耶街的轉角，亞浩特尼·畧德**正遭受着破壞，在普勒切斯吞斯基大門，擁擠着遊手好閒的人們。基督救世主的大教堂的圓屋頂正在分裂着。牠裂成了狹長的金色碎片。牠們暴露了複雜的藍色屋殼，通過這屋殼，像通過涼房的格子一樣，閃耀着灰藍色的，好像突然變得非常空虛的夏日的天空。鐘樓的小圓屋頂在剝落着。牠們好像鐵絲做的鳥籠。人們像鳥一樣在這些籠子裡慌張着。

最近卡加還到過普勒切斯吞斯基大門，但現在這突然碎裂了的大禮拜堂的外貌一點也沒有使她吃驚。她僅僅向牠瞥了一眼。她是太魯急了。

這時候，他們正在拉下一隻鐘。拉下牠的手續非常簡便：用鑄鐵的轆轤把牠絞了下來。

卡加看見那鐘架被高高舉過了鐘塔。牠閉閣地響着，突然慢慣地在空中轉動着，飛了下來。

* 米寧和波若爾斯基的銅像，原在紅場中央，後遷移至聖巴錫爾大教堂之前，故此處有此語。——編者

** 特威爾斯卡耶街為莫斯科最主要之街道，現改名為高爾基大街。亞浩特尼·畧德，舊日為小商人及小店鋪聚集之處，現已取消，並於舊日之地點上，建築有三十餘層之大旅館及人民委員會大廈。——編者

和平的瑪爾干諾夫卡閃耀着草木的蒼翠，發散着陰影，充滿大銀琴的響聲。卡加很快找到了那座屋子和房間。

斯馬倫斯基教授親自開門。他手裡端着一隻放在銀托子裡的玻璃杯，他正在啜着牛奶茶。調匙威脅着不但要刺他的眉毛，而且要刺他的眼睛。

卡加急促地呼吸着，很熱，舐着嘴唇，還沒有進門的時候，甚至還沒有想進門的時候，她就通報她哥哥的信息。

「哦！」教授說。「哦！麥加利。是的，達維德·律服維奇。當然，當然，我跟他很熟悉。他是我的學生。高興得很。我明白了。到我書室裡坐坐好嗎？像你所看見的一樣，這裡是我的書室，也是餐室，甚至還是音樂室。你隨便吧。」

加實的曲譜在房間的深處流漾。

卡加摘掉帽子，用她揚着發燒的臉頰，跟着教授走。

「像契訶夫所說的一樣。」他用低沉的聲音說，「這裡是公安局，也是法院，也是民軍軍部，什麼都在一間房子裡。」

他們走進一個古老的房間，裡邊擠滿了各種各樣的傢具，充滿了綠色的光，濃密的楓蔭靠窗地着。

「至於你，我美麗的秦靜亞娜，可否請你暫時停一停你那神聖的曲調？」

一個並不引動人的，長着又長又黑的睫毛的女郎，立刻關上鋼琴，悄悄走出房間，用瘦小的手當心地理一理她的棉工裝。

「噫，真是抱歉得很！」卡加說。

「不要緊。照我們這有的家庭憲法，我們互不侵犯別人的事情，現在好了！請坐。」

卡加在一張橡木寫字檯跟前坐下。寫字檯有精細的雕刻，有點

~~~~~  
• 俄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及戲劇家（一八六〇—一九〇四）。

俗氣。

「現在可以談談了！據我所知，達維德·律服維奇對於哈爾科夫工人在各種機器上實地提高混合土生產率的試驗好像很感興趣。不是嗎？」

卡加紅起臉來。

「是的……各種建設工作……。」

「是這樣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這問題的解決展開了最遼闊的工業遠景。前天晚上，我們在建築學院舉行一個非常有趣的大會。是的。我們確定了一套規程。今天「在爲工業化報」上發表了。」

斯馬倫斯基教授在椅子上擰開兩肘。他在集中他的思想。

「我怎樣用通俗說法把牠解釋給你聽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請你注意這展開了兩個尖銳對敵的思想陣線，這是極端奇怪的事情。請原諒我，我希望你多少總有點熟悉這個問題吧？」

他用惶亂的眼睛懇求似地看着他。

「杜加問你要解析推算法，」她怯生生地說。「你知道的：最新解析推算法。這跟哈爾科夫有關……。還有，我十點鐘一定要回到家裡。他十點鐘要打電話給我。莫斯科時間十點鐘，他們那裡十二點鐘。」

斯馬倫斯基和善地在鬍鬚裡微笑着。

「原來如此，」他說，前額開禿的美麗的頭低低俯了下去。「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他有點肥胖，富麗。他穿着一件輕飄的奶油色襯衫，腰上圍着根有藍色流蘇的繩子。

他的鐵灰色的濕頭髮是分開的，還留着硬刷子的痕跡。他的粗大的紅色頸項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顯然用粗毛巾擦過。

● 是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報。——編者

## 二 三

毫無問題，塞米奇金是被激怒了。

第一，是鞋。

那隻鞋底——魔鬼把牠拿去了！電話線搗開了他的鞋面。走起路來，很覺痛苦。小石子和木屑塞滿了這隻鞋子。牠們使他惱怒，使他受罪。他不得不豎起腳後跟走路。他不得不三步兩跳的走，但主要的還是他必須在人們面前顯得像模像樣。斯密太那，麥加利。很多人！很多工人！

第二，是哈爾科夫的紀錄。這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事實，但從這個事實得出了甚麼結論呢？實際上，沒有。

塞米奇金今天故意起得特別早。他把發表這篇從哈爾科夫城寄來的通訊的報紙放在他的公文包裡，立刻往工作地段上跑。

他企圖第一個把事情抓在自己手裡——因為他是當地一家大報的特約通訊員。

但結果一切都不順利。大家已經都在工作地段上奔跑着了。有人貼出了關於戰勝哈爾科夫的告白。人們在每個角落裡耳語。沒有誰肯把他真想知道的事情告訴他。

而且組織在那裡？輿論在那裡？報紙在那裡？牠們真是一文不值！塞米奇金跑到麥加利跟前。

麥加利含含糊糊地說着，給他一點糖菓：「噶噶看，味道很好。」他跑東跑西，結果空忙一通。麥加利在那裡？麥加利根本不存在！沒有他一點痕跡！他跑到科爾尼耶夫那裡。

科爾尼耶夫什麼都沒有聽到，只是說，「是的，是的，是的。」他的眼睛瘋狂似的閃光，鼻子抽動着。科爾尼耶夫手裡拿着一張紙和一枝鉛筆跑來跑去，數着脚步，量着……。這個瑞士海軍的司令官！

至於斯密太那，跟他說話沒有一點用處。這個握手大家斯密太那不過微笑地拍拍塞米奇金的背脊，安慰道：「不要煩惱，塞米奇金，不要煩惱，」他是一個笨伯，一個傀儡，如此而已。

馬夏無疑的是浮躁的傢伙。他的全部想望就是要在報紙上露頭角，此外什麼都不關心。他的全部工作就是跑來跑去，眼睛噴射着火星，從齒縫間逼出低聲的咒罵。

（還有——一個很有意味的事實：建設區某些頭兒居然哼着咒罵。應該把他們掃除出去。關於這件事，應該寫一篇特約通訊。甚至可以發動一種運動，喚起廣大的輿論，引起職工聯的注意。）

而且當他一走開去，他們全體——麥加利、科爾尼耶夫和馬夏——立刻開始在他背後低語起來，檢討秘密簽署。這是對於當地報紙的特約通訊員的不體面的待遇！顯然的，在此種情形下，連關於創造紀錄的談話也不會有。而且在這週圍充滿混亂咒罵，落後，機會主義，冷淡，和管理錯誤的當兒，你關心創造紀錄的事情，難道是合時宜的嗎？

他一定要到非羅諾夫那里去，請他注意這個。當然，非羅諾夫是非常可靠的傢伙，然而他好像不能處理事情。非常坦白——只是不能處理事情。對他說話必須絕對坦白，誠懇。他會把問題的各方面都問明白，而且根據基本原則。塞米奇金去看非羅諾夫。

工作地段燃燒着熱浪，幾乎被正午的悶熱封鎖住了。公文包的鍍銀的鎖，星一樣的閃光。牠的反光在塞米奇金的週圍閃動，跳躍，忽而射了開去，忽又反跳回來，好像是在橡皮帶上。

塞米奇金通過不能滲透的黑眼罩，到處窺視着，踉蹌地走過工作地段。反映在黑色鏡片裡的世界是細密的，精緻的。但他多少有

點兇險和不投機的樣子。他的情調陰險地變化着。太陽似乎太慘白了；天空太灰暗了；地面是一片不能置信的橄欖綠；辦公室和崗亭的板壁是丁香色；人們的臉和手是稻草色。

塞米奇金忽而出現在這裡，忽而出現在那裡——到處踉蹌着。在路上，他走近別人身邊，停步在各種機器旁邊，窺視着地洞，用長手指撫觸着堆積着的材料。在巡視過程中，他一直用低沉聲音模糊地吼叫着。他在背後挽着兩手，垂着頭，就這麼站着沉思默想，用公文包蔽着膝頭的後面。他的膝頭反應地抖動着。

塞米奇金在苦惱的思想中煩悶着。他被這個建設中的發光世界所提出的問題的複雜性所壓倒了。他不能理解這個世界，不能深入到牠的內層，不能知道怎樣愛他。塞米奇金同這個世界是不調和的。在他們中間，站着一道無形的，但不能跨越的障壁。

塞米奇金正在起勁的打算着怎樣把這個世界抓在手裡，怎樣把這世界上的一切弄得井井有序，怎樣安排一切，組織一切，利用當地報紙，用最廣大的輿論把牠聯結起來——一句話，便是做一個聰明的，模範的，果敢的特約通訊員應做的一切事情。

但是這個世界却不肯讓步。這個世界到處是尖利的稜角。牠從他的兩手滑出去了。處理牠，支配牠的是別人——麥加利，科爾尼耶夫，斯密太那。甚至馬夏也支配着這個世界……。

聰明的，懷惡意的，不能贊同的塞米奇金，是跟這個世界敵對的。隨時隨地都是這樣。塞米奇金不能在這個區域的中心過生活。他曾經跑到一個集體農場——在那裡也過不慣。於是他又到這裡來。他追求着聲震寰宇的煥赫事業。他最初好像覺得在這裡找到了這種事業。但雖然這裡的事業不久就顯得渺小了，可是他的兩手還不能擁抱牠們。

塞米奇金恨起這個世界來了。塞米奇金跑去看菲羅諾夫。

菲羅諾夫是十分粗魯的。他不再叫喊甚至說話了。他不過張大蘆着發光的黑眉毛似的短髯的紅色嘴巴，在瀰漫着糜爛煙草的灰霧



的空中搖着季頭。

他從檯子上抓過文件和圖樣，用交叉着深深黑紋的有力的手掌拍着牠們。熱情衝動的時候，他對蠻地吧把文件丟回檯上。他不斷運用夾在耳朵上的化學鉛筆。

各色人們不停地在他辦公室走進走出。房門從沒有停止過響聲。一個老年打字員打出不聯貫的答答聲，像一輛疾駛的機器腳踏車。滲雜着塵霧的光線的糊糊像構一樣閃爍着。而漆黑正陰影的籠子在這黨組的小房間裡旋捲着，碎裂着。

電話機每分鐘響了一回，牠發出喧聲。興奮的聲音對着龐大的傳話器喊着。電話是很大的，老式的，橡木做的。牠掛在牆上，佔了很大地位。要跟誰通話的時候，必須抓住金屬把手很麻煩地插了很久，把手將一股刺人的電流射進人的手掌。

塞米奇金的眼睛替他找尋一個坐位。房間裡有三條長椅都被人坐滿了。他走到菲羅諾夫跟前，靠在他後邊的牆上。

有一會兒時光，他的目光射過菲羅諾夫的肩頭，看着文件，他彎着頭，像鴛一樣俯視着。他不懷好意地冷笑着：那些文件都是關於一些瑣碎的小事，好像故意顯得藐小而無謂：

「多發了兩隻靴子和一隻帆布筐給凡蘇丁隊。」

「注意。絕對是事實。由衛生視察員雷沙·盧屏赤克報告的。住宅區第六段噴水澡房和垃圾箱的狀況不佳。」

「據調查，有八公斤半非常需要的鐵釘給隨便浪費了。」

「工人們提議用塗橡膠的樹靴子代替現在穿的高價皮腳罩，實行本段的節約。」

瑣碎事情，瑣碎事情，瑣碎事情……

而擁集在菲羅諾夫週圍的人們也在嚷着一些瑣碎事情。鼻子塗着污垢的馬車夫們抱怨着敷草的事情。一個長着偶像似的藍褐色臉孔的巴希吉爾人哼着什麼全然不能理解的事情，一邊把一本俄國報紙給大家看，用他發金色的指甲指點着牠，三腳戴着塗滿混合土的

帆布手套的婦人用尖利的聲音粗魯地對蘇維埃打聽什麼消息。一個生着脫皮的鼻子的男孩子拚命咒罵着一個名叫內杜伯的同志，他因為正在幹着不能抽身的團體工作，而拒絕給藝術工場以藍色顏料。

塞米奇金被這一切引起大大的厭惡和煩惱。他大聲咳着。菲羅諾夫不加注意。塞米奇金於是用一種激烈的姿勢拍着菲羅諾夫的肩頭。

「哈囉，首長！」

菲羅諾夫抬起浮腫的眼睛。塞米奇金把自己灰色的長手摺放在菲羅諾夫的大手掌裡。

「公事怎樣，首長？還順手嗎？」

「噯，」菲羅諾夫冷淡地粗聲答道。「哈囉。你有什麼事情？」

塞米奇金很有意思地咳着：嘿，嘿。

「我要跟你說話。」

「說吧，說吧。簡單些。」

塞米奇金用膝頭抵住公文包，從容不迫地在包裡翻檢着，掏出一張報紙放在檯子上。

「看看這個，菲羅尼奇。」

「有什麼可看的！我沒有工夫看。怎麼一回事，你說給我聽吧。」

「哈爾科夫。」

「這我知道的，知道的。還怎麼樣？」

塞米奇金向週圍掃了一眼。他的不懷好意的眼鏡湊到菲羅諾夫的鼻子邊，大大放低了他的聲音：

「請記住，菲羅尼奇，我剛剛在本段到處跑了一通。嘿，嘿，我看見了大家對待哈爾科夫的紀錄的不健全的態度。到處人們都走着極端。麥加利……科爾尼耶夫……在這件事情上又出現了極端份子。這是事實。第一——缺乏組織。第二——輿論是睡着了。第

三。——報紙被壓迫着。第四——工頭們在咒罵。」

菲羅諾夫痛苦地皺着眉頭。當塞米奇金的低沉聲音不停地囁嚅着的時候，菲羅諾夫竭力要理解和把握對方的主要思想。塞米奇金的話語是那樣的混亂，不久連他自己也不能瞭解了。因為自己不能理解，他憤怒了，於是開頭說東，結尾却說到西去了。

他最初顯然是申述要立刻實現勝哈爾科夫的願望。於是他對於混亂和不關心狀態表示不滿。而最後他又說起建設不是競技那一套話來了，這是他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此外再加上另一個套語：「企圖像拿破崙，而執行起來却像文卡\*。」

他帶着特殊的愉快把這最後一句說了兩遍，於是停住，不響，最後又把他說了一遍。憤怒塞住了他的喉嚨。

「請慢，我的朋友，」菲羅諾夫紅着臉說。「請慢，我不懂……」

一根彎曲的血管在他前額上隆了起來。突然間，他竭盡全力把拳頭放在檯子上，從椅子上站起身來。

「你是專為閒談來的嗎？專為在光明的白天投着暗影來的嗎？乾乾脆脆地說：你來這裡有什麼目的？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

菲羅諾夫用兩隻手掌擦着臉孔，斜裹着眼睛，冷靜下來，坐下。他的聲音完全消耗光了。他張大嘴巴，展開兩臂。

「你看，」他用僅僅聽得見的聲音低語道。「你看，要是你高興的話……水管……他們不給我們洗噴水潔用的水管……」

他把一張文件送到塞米奇金跟前。

「這是真實材料……抓住這些傢伙的辮子，竭力搖動他們！在你們的報紙上揭發他們！至於你剛才說的事情——不要管牠……聽着，塞米奇金，不要管牠……」

~~~~~  
● 聽即能說不能做。——譯者

他帶着厭惡煩惱的神情揮一揮臂膀。

塞米奇金嚴肅地，不慌不忙地把報紙重新放進公文包裡。他苦笑着，他的嘴唇抖動着，他的臉孔是死白色的。

「好的，」他用重濁低沉的聲音說。

他走出去了。

二 四

「哦，我碰到你，非常高興。你怎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來得正好。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真誠的微笑著，感到迷惑。

「咳——咳——咳！」他唱歌似的說。「咳——咳——咳！好的，好的……。你看見的，我一直在旅館週圍兜圈子……。熱得可怕……。是的……。你看到這旅館週圍都是碎玻璃嗎？簡直可怕……。好像在冰雪上走一樣。……這都是因為風的緣故……」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痛苦地回想着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青年，回想着他是誰，他在不久前一定在什麼地方碰到過他，那變呆笨的靴子，因為蓋滿灰塵而變成灰白的了，那芥子色的腿罩，那很久沒有刮過的年青的瘦臉，眼球像黑炭一樣。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輕輕握著對方狹長的纖手，握了很久。他在故意遷延時間。他說著各種客套，一邊不停地想道：在工廠辦公處見過面嗎？我想不對？在火車上？不對。他是一個實習生？不對。是飯廳的管理員？不對。這是可怕的！真是窘得很！他甚至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父名。一個工人通訊員？不對。這裡那麼多人！要把他們統統記住，那是不可能的！

「這裡……對了……是的……熱……哦……你怎麼樣？請原諒我……但你知道，我很容易忘記別人的姓名。我完全記得你的臉孔，但名字和姓氏……。還有我們在什麼地方碰到過……。這是我的興趣。」

青年人熱切地微笑着。

「我是「俄國電訊社」的訪員。當你初到這裡時，我甚至在火車站歡迎過你。我的名字是芬啓支。」

「是的，是的！一點不錯，哦，是的！芬啓支同志。請原諒我！芬啓支，一點不錯！」

「姓是塞爾維亞姓。我父親是塞爾維亞的子孫。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我在這裡碰到你，非常高興。但請原諒我，你也許很忙吧？你在思索什麼嗎？你在觀察什麼嗎？」

「思索？是的，從某一點說，我在思索，觀察，但一般說來，我並不忙。倒很空閒。你儘管談好了。老實告訴你，我在這裡完全迷惑了。報紙要我寫一篇速寫，說老實話，我不知道從何寫起，怎樣寫。」

「是的，要一下子把這裡一切都瞭解清楚，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一年半。我從沒有離開過。」

「喔哦！」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那很不容易。但請你告訴我：一年半前，這裡真是荒漠的大草原嗎？」

「完全是荒漠的大草原，一個空無所有的地帶，人們住在帳篷裡。」

「我得直說，我想把文章這樣開頭：「一年半前，這裡是荒漠的大草原。人們住在帳篷裡。」」

芬啓支溫和地低下眼睛。

「你要知道，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我們這裡曾經到過許多文人（當然不是像你那樣的大作家）。他們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地這樣開始：「一年半前，這裡是荒漠的大草原。」這……是最容易走的路。」

「是的，精益求精！」

「現在，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這位「俄國電訊社」的訪員從破舊的皮短褲的側袋裡掏出一本拍紙簿，露出灰色粗呢的夾裡。

「你對哈爾科夫的紀錄取什麼態度？」

「哈爾科夫創造了新紀錄嗎？那是很有趣的。」

「當然。這發表在昨天報紙上。你沒有看到嗎？一個世界的紀錄。」

「一個世界的紀錄？你不是說！我當然看到的。但我沒有注意牠。但你必須承認哈爾科夫……現在，我的主要興趣在於所謂本地材料……」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小心的用指頭在空中劃着。靜肅的芬啓支低着頭站在他面前。

「你看，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他放縱的說。「關於這件事，我要用兩個字向你說明牠。」

他用正確，簡單，敬重的字句對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明哈爾科夫紀錄的歷史和意義。

「所以，」他加說道，「我們的建設。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碰到了應否利用哈爾科夫的經驗這個嚴重的問題，也碰到沿着這條道路更往前進的機會。所以我急想知道你個人的意見：我們應該跟哈爾科夫競賽，創造新的世界紀錄呢，還是不應該呢？」

「當然應該！」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叫喊起來。「此外我們能做什麼呢？據我看來，必須跟哈爾科夫競賽。而社會主義競賽的意義是很大的。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如果他們做三百零六作，我們就必須做三百零七作……如果他們做三百零七作，我們就必須做三百零八作……由此類推。這是當然的。」

芬啓支搖搖頭。

「你贊成這個？」

「你是多麼奇怪的人！對這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

「有疑問的。」

「換句話說……」

「輿論是尖銳地對立着。這個紀錄有激烈的擁護者，也有同樣激烈的反對者。你也是擁護者之一，我很高興。我們必須勇敢地鬭爭，這是沒有疑問的。」

「請慢……我不大……你說鬭爭，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的意見是全然主觀的……你很清楚，我不是混合土方面的當局……我是一個客觀的觀察者，如此而已。……所以，我不能負擔什麼責任，尤其不能像你剛才說的一樣，爲她而「鬭爭」。而且，有什麼鬭爭的必要呢？你說要同誰鬭爭？」

芬啓支對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抬起慘白的臉龐。他的眼睛是烏黑的，發光的，平靜的。

「你看，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他溫和地說，「我們在這裡建設區的處境是這樣的：任何問題，那怕是最不足道的小問題，都有重大的意義，成爲原則問題。一個人不能夠中立的。你必須明確選定這個觀點或那個觀點，而且爲他鬭爭到最後一滴血。例如我，一年半來，就天天在鬭爭。」

「請慢，我親愛的同志。這一切跟哈爾科夫紀錄有什麼關係？在我看來，問題是十分明白的。」

「問題是明白的；然而又不十分明白。要點就在這裡。我們無須跑得很遠。就拿納爾盆杜夫同志做例子吧。我剛跟他談過話。你知道納爾盆杜夫同志嗎？」

「納爾盆杜夫？……是的，是的……這名字是很熟悉的。納爾盆杜夫，納爾盆杜夫……就是那個穿黑皮褂，有漆黑的鬍子，拿橙黃色粗手杖的人嗎？……當然，當然認得的。……他曾經領我參觀過建設區，納爾盆杜夫工程師。一個出色的工程師！他瞭解自己的業務。一個好人！」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一個好人」幾個字時，表現出特殊的

愉快。他最近聽得這幾個字，曾經把牠們記在小本子裡，作為方言的例子。

「是的……納爾盆杜夫同志！」他特別有勁地說。「一個「好」人。非常「好」。」

芬啓支微妙地淺笑着，但也僅僅用嘴唇笑。他的眼睛依舊是烏黑的，平靜的，甚至有點悲愁的樣子。

「我必須警告你，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納爾盆杜夫工程師完全反對這種試驗。」

「你說什麼？多麼奇怪！但爲什麼呢？」

「納爾盆杜夫工程師認爲建立這種紀錄，是對於工藝學的無知的證據。」

「請慢……哈爾科夫呢？哈爾科夫怎樣呢？我不懂。」

「關於這個，我不能告訴你什麼。」

「但總有什麼理由的。」

「納爾盆杜夫似乎只有一個理由……他的論點是這樣的：每種混合土製造機都有製造這機器的商行所提供的一套說明，規定製造濕混合土的標準。按照說明書裡的標準，每一作混合土需要兩分鐘。因此，每小時最高生產量是三十作，而每班八小時，只能做二百四十作，不能再多。」

「你說哈爾科夫做三百零六作是不是？他們到底怎麼做的？」

「納爾盆杜夫認爲這是加緊機器的工作，認爲這是一種技術的玩意，一種手藝，一種競技……如果我們也這樣做，我們立刻要損壞了全部的機器。就是說，一架混合土製造機本來可以用到十年，這樣只能用到六七年。」

「關於第二個思想……你知道……。納爾盆杜夫是對的。你以爲如何？」

「你改變了你的觀點嗎？」

「但你自己也知道的。這是一個新角度。牠根本改變了事情的

形態……。我們對於從外國運來的工具，到底不能加以野蠻的待遇……。」

「那末哈爾科夫呢？」芬啓支簡單地問。「在他們決定創造那個紀錄以前，他們對於哈爾科夫的計劃一定也有過類似的懷疑。然而他們向前跑，創造了那個紀錄，不是嗎？那裡一班人到底不是笨伯。」

「這個——是的。……確是一個問題……。當然，他們那裡也有好人……不是笨伯……」

「那末，到底怎麼樣呢，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的意見到底怎樣？」

「我恐怕你太直截了。一方面，當然要競賽，增加工作速度。但另一方面，我親愛的朋友，我們又不能損壞我們的機器。你自己說，本來可以用十年，這樣只能用到六七年。」

「那末這事情怎麼樣呢？」

「什麼事情怎麼樣？」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自己判斷一下吧，到底是那一樣重要：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呢，還是爲要節省機器，再把時間延長四年呢？我們的工業發展得愈快，則清償債務對我們的意義愈小；我們自己能够製造新機器。不是這樣嗎？」

「是的……，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也許你是對的。你以爲怎樣？」

「你又把觀點改變過來了。」

「這個，是的……。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裡是一個新概念……。牠根本改變了事情的形態。我們到底是爲社會主義而使用機器，不是爲着機器而實行社會主義……。」

「換句話說，你是贊成的了？你肯簽名嗎？」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帶着迷惑神情給芬啓支瞥了一眼。

「我說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我怎能……突然……給你們簽

什麼名呢？萬一這裡有什麼錯誤……有什麼新的情形……我不是專門家……而且你們爲什麼要我簽名呢？」

「我們需要你的名字，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我們非常需要他。你甚至想像不到我們要進行怎樣的鬭爭。我們要拍電報給首都各報館，你的名字有很重的份量！」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恭維得開心起來了。他溫和地微笑着。

「你說什麼話！你說什麼話！我的名字能有什麼重量呢？如果在文學上……有什麼抗議……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但是混合土方面……！」

「在一切工作領域都需要你！」芬啓支連忙奉承地說。「無論如何，我們將倚靠你的支持。現在我必須到工場去。我必須去看幾個人。你願意跟我同去嗎？也許你去看看工作，事情對你更顯得清楚。」

「也許是。但你知道，我不是專門家。……你願意把我領到事物的圈子裡去嗎？就請你做我的領導人吧。要停在旅館房間裡，簡直不可能。受不住熱。說老實話吧！這裡是真正大沙漠！」

二 五

麥加利對於那些排骨有非常清楚的印象。排骨是很大的，黑色的，上邊澆着櫻色的肉汁。他又到工場去。那裡的飯廳也許還沒有關門。

他走着，當心躲避着所有的熟人。還有什麼用處呢？不必要的見面，更多的談話。在他沒有拿到最新解析推算法以前，一切討論都是徒然的。那推算法會改變一切事情。到十二點鐘，一切都會明白了。

事情的疑難在於：加卡會找到斯馬侖斯基嗎？

麥加利在苦惱着。他躲避着人群，機器，鐵路口子。他沿着地下路線走，通過土溝和地洞。他從一個角落跑到另一個角落，從一個轉彎跑到另一個轉彎，彎下頭，好像閃避着鎗彈。他抄迂路走到飯廳，牠已關門了。

「那末，再會吧，排骨！」他喊道。「好，我們等着中飯吧。無論如何，我得去看看友梅珂夫。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形怎樣。」

他走向工廠。他從右邊，從西邊，從陰暗的一邊繞過去。

這裡是悶氣的，喧鬧的，磚和稻草的世界。從外國運來的蓋着稻草屑的高價火磚，正被當心地從一輛火車卸下來。

一共有十輛或十五輛車子站在那裡——一道完整的列車。然而在輪廓分明的工廠的巨影中，牠們幾乎看不清楚。

木頭手推車蹣跚地走着，牠們的輪子發出尖叫。

「當心！」

男女孩子們排成單行，沿着木板那麼潤的走道，推着狹狹的，長把手的小車。從右邊推到左邊的時候，小車是空空的。從左邊推到右邊的時候，牠們上邊精地綳疊着火磚。做記號的人們在疊得很精緻的高高的磚堆中間走來走去，側袋裡揮着摺疊起來的黃色標尺。

這種革新激起麥加利的興趣。他停腳考察着面前的工作情形。以前，卸磚的工作是很亂的。牠把工廠的側門和避火的太平門都堵塞住了。每天總得浪費許多時間。運磚得抄迂道，幾乎要走一公里冤枉路。不急需的貨色堵塞着急需的貨色。時時要把牠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正規勞動是減少了。混亂的狀態是很難看的。

麥加利現在看見他們按照一個嚴格的計劃，把磚分成幾類，堆在工廠外邊；這樣的堆法是符合電爐建灶的需要的，而且以相反的次序堆着牠們。預備砌在爐灶上層的磚堆在下面，預備砌在爐灶下層的磚堆在頂上。這樣，在建造爐灶的時候，在動用磚塊的時候，用不着浪費一分鐘。

麥加利立刻認識了這種革新的價值：倒疊法！

有趣！

他想了一會。在澆混混合土的過程中，爲什麼不運用這種方法，使工作合理化呢？

「哈囉，伙計們！好呀！祝你們好！」

麥加利煩悶地轉了個身，但頃刻間，他的臉孔又變成愉快的了。

「喂！富馬·葉哥羅維奇！」

美籍工程師托馬斯·喬治·皮克斯伯，在俄語中簡稱富馬·葉哥羅維奇，正對他蹣跚走來。

富馬·葉哥羅維奇在蘇聯工作，這是第五個年頭了。他曾在得尼泊水電廠，在史大林拖拉機廠，在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工作。他不但能說流利的俄語，而且知道許多諺語和諷刺話。他蓄着一

簇長長的烏克蘭式的鬍鬚，喝起伏特卡酒來，也是俄國的喝法，最後用衣袖在嘴唇上一揩。

他走到麥加利跟前，以俄國式的姿勢，伸出一隻枯燥的筋肉發達的手。他穿着一件藍色羊毛罩衫。沒有戴帽子。只有星期日，他才戴帽子。他的頭髮被陽光晒白了。被晒白了的眉毛和鬍鬚，好像比他的臉色要淡得多。在被晒黑了的，蓄着下垂的長鬍的，形狀很不錯的美國式的檢孔上，閃動着清明堅定，緊緊湊在一起的美國式的眼睛。

他們互相迎候着。

「你喜歡不喜歡這個？」富馬·葉哥羅維奇問道，一邊指着挺直的精緻的磚堆。「完全是一種不同的調子。」

「非常新奇！」麥加利說。

富馬·葉哥羅維奇帶着一種自滿神情撫摸着他的鬍鬚。他完全明白麥加利已經充分認識了他的革新的價值。他沉靜地，愉快地微笑着，眼睛旁邊出現了小小的褐色皺紋。如果沒有這些皺紋，人以為他至多只有三十四歲。但這些皺紋暴露了他的真實年紀——四十七歲。

「麥加利同志，你明白這裡邊的全部道理嗎？」

「當然，當然！我非常明白。」

「這使我有四十八小時沒有睡覺。這是可笑的，作孽！別走！你幹什麼呀？」他突然用一種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叫喊道，跑了開去。他抓住一個做記號的人的肩膀。

「且慢！你把那個打在甚麼地方？唉，你真是熱昏！多糊塗的傢伙！你應該這樣幹……這樣幹！……這樣幹！……」

富馬·葉哥羅維奇開始指示他。當他回來的時候，麥加利正站在剛才的老地方，兩手翻着報紙。

「富馬·葉哥羅維奇，你對這有什麼意見？」

麥加利把報紙遞給美國人，用鉛筆尖指着下面的標題：

「哈爾科夫的工人，做了三百零六作混合土。」

富馬·葉哥羅維奇拿過報紙，放到眼邊。他津津有味地唸着這則消息，聲音很響亮，很清楚。他高聲唸着俄文的時候，總是感到最大的愉快。每唸一句，他停一停，用清明，堅定，發光的眼睛，看着麥加利，好像說：「看我俄文唸得多漂亮！」

「你有什麼意見？」麥加利問。

「好！」美國人喊道。「括括叫！現在，你們必須超過他們。」

「我們正想試一試。你有什麼意見？」

「戰勝哈爾科夫？決不會失敗，你們必須這樣做，正如俗語所說：「一個被打敗的人，值得兩個未被打敗的人。」」

麥加利壓制着微笑。

「你是一個熱情家，富馬·葉哥羅維奇。」

「我是熱情家？不，我是一個美國人。戰勝他們！」

「但在技術上這是可能的嗎？」

「技術上，什麼都是可能的。只要有決心，就有方法。我告訴你一個例子：在一九一九年，我在蒙塔那省築混合土公路，有一個時候，我們一天築成五百立方呢。我們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

「機器吃得住嗎？」

「我們從承辦人拿到機器。我們的機器是租來的。我們從機器拿到的，比牠能夠給與的更多。但那時候，我們並沒有想到突擊隊。那時沒有突擊隊，但我們對於百分比很有興趣。」

「請等一等。機器有一套說明書的——製造家的正式說明書。」

「正式說明書是像你和我這樣的罪人寫的。」

麥加利連忙從衣袋裡掏出一片糖菓，塞進嘴裡。他簡直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

「那是真實的事情嗎？」

「像我現在活着一樣的真實！五百立方。上帝是我的證人！」

麥加利解開上衣，立刻又把牠扣回去。

這把一切都改變了。新的可能性出現了。他連忙把一隻手伸給富馬·葉哥羅維奇。

「好了，談了這麼久。感謝得很。我是那樣急匆匆的。」

「千萬不要太急，」美國人說。「騎得越慢，到得越遠。」

麥加利微笑着。

「從你們美國人的目的地出發，」他很快地加了一句。

「好呀，首長同志，你們要走得那麼遠，連能否到達目的地，也沒有多大關係，最好不要太急。」

麥加利對他搖着報紙：

「你是一個有名的布爾喬亞和反革命者，富馬·葉哥羅維奇。」

「反革命者？不對，上帝保佑我！一個布爾喬亞？不對，決不是的。我是無黨無派的忠實專家。我自願跟你們的政府訂立合同，在這裡工作。我甚至做了比應該做的更多的工作。有時四十八小時沒有睡覺。我的勞動和你們的錢互相抵消。至於社會主義——我們將來看事實吧。」

麥加利兩手輕輕放在富馬·葉哥羅維奇的屁股上，擠着他。

「你在銀行裡存了多少錢，我親愛的富馬·葉哥羅維奇？照直說！」

是的，他正積蓄錢。十年以前，他就離開美國，到外國找錢。他把一個並不引動人的老婆和孩子們留在家裡。在美國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他曾經窮得可怕。他曾把五百塊錢留在家裡。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工程師。他曾打定主意：在沒有積蓄到兩萬塊錢以前，決不回國。他將用這筆錢來開始新生活。他要開一個營造公司，經營建築業務，為未來的財富奠下基石。兩萬塊錢再加上他許多年的經驗和他的決心——這就夠了。在十年內，他要積到十萬塊錢。

於是他開始漂泊了。他不拒絕任何條件或任何契約。他到處工作着；在中國，在印度，在荷屬東印度，在蘇聯。在他積錢的期間內，

他不管在什麼地方工作，爲誰工作。他把自己的薪金分成兩部份。一半存在銀行裡，另一半寄到家裡，除去他自己很小的生活費。他自己連最需要的日用品也不大買，但這並不影響他的性情。剛剛相反，他隨時隨地都很愉快，果敢，熱愛生活，健康。在他面前是財富和幸運的閃光的遠景。每過一個月，這個遠景就變得更近，更真實了。這是預約給他的樂土。

這個美國人的臉孔閃耀着愉快的光輝。他狡猾地微笑着。從衣袋裡取出一個鋁質的小本子，牠同時也是一種袖珍計算尺。麥加利嫉妒地看着牠。他很久以來一直夢想着獲得這樣一個小本子。這是非常方便的。隨時可以做最複雜的算式，甚至對數。這是不可缺少的東西。這就是美國的技術！

同時，富馬·葉哥羅維奇不慌不忙地打開他的小本子，快活地對着數目字凝視了一會兒，於是合上牠，說：

「剛剛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元四角。忍耐一下！再賺得一二千，你們這裡就有了一個新興的美國布爾喬亞，麥加利同志。那時請到美國來看我。我現在正式答應你皮克斯伯營造公司高級工程師的位置。好嗎？」

「我們這裡的工作够多了。」

富馬·葉哥羅維奇狡猾地鬚着眼睛。

「薪水很大哩，麥加利同志。什麼？考慮一下吧。這將是一個很愉快的首長。什麼？也許你不想跟你們還沒有殺掉的布爾喬亞發生關係吧？但我不管你的政治見解。」美國人大聲哄笑起來。

「你是一個好傢伙，富馬·葉哥羅維奇，」麥加利誠懇地說。「那我們一道登在這裡吧。我們將選你做本城蘇維埃委員。你喜歡這個嗎？」

「我們將選你做國會議員。你喜歡這個嗎？」

「不，謝謝你。沒有這個，我也幹得下去的。」

「那末我想我在美國也幹得下去的。」

他們肩並肩地站了一息，笑着，互相推搡着。

「噲，我要走了，」麥加利突然說。

「談得很久了，很久了，」富馬·葉哥羅維奇。「可否把那張報紙給我？我喜歡讀這消息。你不需要牠，你需要嗎？」

「好的。給你吧。」

富馬·葉哥羅維奇拿過報紙，把牠插在衣袋裡。他知道這將要影響他的結局嗎？

麥加利跑向友梅珂夫的隊裡。但在路上，他又對勞軍前線一個新部門發生了興趣。

二六

伊舒勤珂急匆匆地跑向工場，一邊走路，一邊拉着車子。他走得很快，他的眉毛緊緊結在一起。然而他有時彷彿覺得自己走得太慢。他開始奔跑了。他快步跑了一息，什麼都不想。於是思想回來了，他又增加自己的速度。他流着汗。他的新襯衫的背部濕透了汗水，被灰塵染黑了。一群思想攪擾着他。

不消說的，哈奴摩夫班和友梅珂夫班的能力較強，經驗較多。他們是在五六個月前組織成的。而伊舒勤珂的一班却只有兩個月的歷史。然而伊舒勤珂却跟哈奴摩夫和友梅珂夫鬪爭着。他用一個烏克蘭人所有的頑強和熱情跟他們鬪爭。

最初，當哈奴摩夫傲然跨在機器腳踏車上，友梅珂夫騎在馬上的時候，伊舒勤珂却停在蝸牛上，至多坐在農車裡。

然而他並不頹喪，他會用盡心力去戰勝哈奴摩夫和友梅珂夫。

有一次，他成功了。他會被放在腳踏車上，而哈奴摩夫站在蝸牛上，友梅珂夫騎在小馬上。到第二次十天的末屆，他又被擊退回來。時光還有一天。圖畫還沒有被掛出來，但伊舒勤珂已經帶着陰鬱的厭惡期待着新圖畫了。

如果蘇娜把他放在小馬上或蝸牛上，那還十分妥当。但如果把他放在一隻蟹上——一隻長長的紅色的蟹，有老鼠似的頭和老鼠尾巴一樣長的毛鬚，那就糟透了。何況那時候，哈奴摩夫將從一架沿着斜面疾奔如飛的火車龍頭的橢圓形的窗口望着外面，而友梅珂夫坐在一輛車子裡！

然而這個他還可以忍受。但要把像世界的紀錄那樣的東西讓給哈奴摩夫——不，我親愛的朋友們，那是不可能的！他決不離開工廠，直到他接到戰勝哈爾科夫工人們的命令！

他一邊走，一邊在心裡，在指頭上，計算着建設工場上二十多個人都在計算着的東西：用一班八小時去除三百零六作混合土。他馬馬虎虎地把牠們一除，得到一個整數：四十。

他要在一小時內做四十作混合土！

他突然停步在中央，拾起一片木屑，聚精會神地在厚厚的塵土上寫着數目字六十和四十。他想用四十作混合土去除六十分鐘。他最近剛剛學會除法，現在在匆急和興奮中，他什麼也除不出來了。他只覺得答數是一分多鐘。這就是說，他必須在一分鐘左右內做成一作混合土。

這不是開玩笑的！

伊舒勤珂走過正在工作的友梅珂夫時，他停住了，他第一次旁觀這裡的工作，他自己的一班天天在做着的工作，從旁邊看來，友梅珂夫班似乎慢得討厭，笨得奇怪。牠向前噴射和跳躍似的，一會兒停一下，好像在記着時間。

把砂，碎石，和水門汀載給混合土製造機的那些沉重的小車，不斷地離開那些鋪在廢東西上，一直鑽到機器的漏斗跟前的狹窄的木板。把小車舉起來，把小車放回木板上去。都需要很多時間和氣力。小車是一個人推的，但舉起牠却需要兩個人。每隔幾分鐘，總有人放下自己的工作，幫助別人的工作。

水門汀是裝在桶裡的，必需把牠鏟到小車裡。碎石倒在太遠的地方。有時小車和小車命在一起，咬住車輪，互相擦着對方的車旁。推車的孩子們要疲倦的……。

有時五六輛小車圍集在機器的週遭，等待着牠的漏斗，而另一些時候，連一輛小車也沒有推來，等待着裝料的鼓筒便在空轉。

友梅珂夫這樣做一作混合土需要多少時間呢？

伊舒勤珂沒有錢。

他等着，直到鼓筒瀉出了一部份混合土。於是他並不很急地低聲數着秒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

爲要算得正確，他每數十個數目就彎起一個指頭。當他彎起十個指頭再加上兩個指頭時，鼓筒翻過來了。

一百二十秒鐘！兩分鐘！

從旁邊看來，這時間對於突擊隊似乎太長一點。然而這說明友梅珂夫班每小時做三十作混合土；這就是說，他們每班做二百四十作。直到此刻，這裡邊還沒有誰做過三百四十作，而伊舒勤珂班還沒有超過一百八十作。

好！伊舒勤珂想，如果這裡這班人可能做二百四十作，那末，我的孩子們今天至少不做出四百作來，我不做人！

「噢，你已經到這裡來了？你在想什麼嗎？哈囉，隊長！」

科爾尼耶夫出現在伊舒勤珂的面前。伊舒勤珂帶着古怪的執拗的神情看着監督。

「事情怎麼樣？」

科爾尼耶夫微微斜視着眼睛。他臉頰抽動着。

「工作進行得怎樣？」

他轉到旁邊去，隨使用手掌遮在帽簷上，像一個水手一樣注視着遠處。

遠處是遼闊的，黑色的，起伏不平的。煤氣洗滌機的四十公尺長的水管正被傾斜地舉了起來。許多絞車在喇喇的響。

「根據辦公室的文告，工作在進步着。」

伊舒勤珂明白了一切都好好地進行着，再問下去是沒有用處的。他的心理覺得輕鬆一點。

「你的一隊怎麼樣？」科爾尼耶夫隨便問道。

「不要操心我的孩子們，」伊舒勤珂不高興地答。「你可以想

心別隊的孩子們，但用不着操心我的。」

他們默默地走到第五座電池那裡，混合土製造機立刻就要搬到這裡來。

這裡，麥加利已經在忙碌着了。他要在這裡做許多事情，不大用勁的，別人看不出來的，好像順便做做一樣。他不想引起別人對他不必要的注意。

他表面上裝出散步的樣子，從台座踱了開去。同時他向正在釘着木板的木板匠們和正在做着鉛皮管的鉛匠們發出表面上不很重要的命令。他有時走到外面，或者踏上輕便梯子，隱沒在工廠陰森森的暗光裡。

他走過伊舒勤珂身邊時問道：「你的太太來了？」

伊舒勤珂在褲腿上揩揩他的手掌。他們握手。

「是的。……她身體不大舒服。」

粗獷的溫情出現在突擊隊長的臃腫的唇間。

「聽說你還在巴望着一個小東西？」

伊舒勤珂用兩手在膝頭的背部敲了幾下，在一段木頭上坐下。（是的，一個小東西！）他沉思默想起來了。在休息的時光他靜默着。他的藍色眼睛凝視着，好像從霧中窺視一樣。

「友梅珂夫怎麼樣？」麥加利問科爾尼耶夫。

「友梅珂夫就要完工了。大概還剩二十立方尺光景。」

「好。」

「達維德，」科爾尼耶夫說，「我必須回家去一趟。你說好不好？至少要二十分鐘。」

「此刻什麼時光？」

科爾尼耶夫拉着他的錶帶。

「十一點十分。」

「天呀！」麥加利驚喊道。「我十二點鐘要打長途電話。」

「又打長途電話？」

「是的。我還沒有拿到某種東西。沒有這東西，你^也知道！…
…總而言之，我在半小時內回來。對不住，科爾尼耶夫，我明白的，
但你一個子不能離开工場。如果你不看住他們，他們就要鑽誤百
用！」

賽加利抓住一根小木柱，跳過有鉤刺的鐵絲網。

二七

這位監督在木頭上隊長旁邊坐下，看着他的鞋子。鞋子沾滿了污點。怪難看的。洗是洗不乾淨的。他又得用白粉把牠們刷了一通。這是唯一的辦法。

但克拉娃到底怎麼樣呢？她真要離開嗎？只要他能夠回家去一刻鐘，甚至十分鐘！這件事情發生得多麼突然！而且發生在這樣的時刻！

「事情就是這樣的，伊舒勤珂，」他說，把一隻手臂橫在突擊隊長的肩頭。

但這時候，他跳起身來，衝到木匠們跟前。

「喂！等一等！不要釘在這裡！」他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叫道。「你釘在什麼地方？把釘拔出來！這裡有一公尺半嗎？」

伊舒勤珂一個子坐在那裡，注視着一個地方。那地方是友梅珂夫的綁着襟帶的頭，牠在鋪板上頭的遠處閃着白色，而混合土製造機的鼓筒便在那裡靈活地轉動着，震響着。噴吐着混合土。

許多車輪和襯衫在那裡閃動。人們的叫喊聲從那裡傳來，還有混合土噴吐出來，沿着木槽落下時的索索聲。

友梅珂夫的隊員們正在製造着最後幾立方混合土。混合土製造機立刻就要搬到這裡第五座電池來了。到六點鐘，伊舒勤珂的一隊便要上班——戰勝哈爾科夫！

於是——堅持紀錄！

但伊舒勤珂隊長並不是想着這件事，他現在第一次想到自己和

自己的生活，想到芬尼亞和他們的未出世的孩子。

直到現在，他的生活都是敏捷而順當的，無憂無慮的。時間像河流一樣，把生活帶到右邊或是左邊，毫無阻碍地翻弄着牠，捲動着牠。時間像河流一樣流着；像河流一樣，當你在河中央游泳着時，牠好像給封鎖住了，沒有方向。

時間像得尼泊河一樣：從基輔到葉卡泰林諾斯拉夫，從葉卡泰林諾斯拉夫到基輔！一隻輪船在這裡行駛着，四週都被河岸圍繞住，封鎖住了。好像輪船是在湖裡行駛，沒有一個出口。但突然間，來了一個激變，湖水縱橫泛濫出來。從前似乎沒有出口的地方，現在好像是一個湖灣，湖灣通到另一個湖灣，湖水流到另一個湖裡。輪船張着湖灣行駛，湖灣通到另一個湖。這湖又流到另一個湖，而這就是河，就是得尼泊河，又是那隻輪船。

他的哥哥曾在輪船上工作。他曾當過水手。他站在駁船裡，手裡拿着一根有條紋的丈竿。他測量着水的深度。他的名字叫做透命德。

伊舒對珂那時還是小孩子，非常小的孩子——七歲左右。小珂斯加常常跟他哥哥透命德到輪船上去。

輪船用牠的紅腳掌拍着水。他們航行着。他們喝茶，啃着糖塊。還有脆餅干。後來，他的哥哥被奪去了。他們把他送到德國前線去。

於是又在鄉村裡，在農民小屋裡過生活，他的祖父坐在爐灶上咳嗽，他的母親咒詛着，稻草在熱灶孔裡燃燒。

最初，火焰是金黃色的，不能忍受的。後來牠慢慢靜下去了。牠變成紅色的了。角形的火叉的影子像鬼怪一樣在小屋週圍飛閃。紅色的稻草火變成了黑灰。

他看管着牛群。他揮着長鞭子，牛群在灌木叢中瑟索地響。灌木叢是枯乾的，火熱的。牠是熱的，有那種被太陽晒焦了的橡樹的萎縮的褐色葉子的強烈氣味。

一九一七年的戰爭崩潰了。他的哥哥回到家裡。他把一條深紅色的緞帶橫綴在高高的皮帽上。孩子們把紅帶子纏在馬的鬃毛裡。不久以後，這個同樣的哥哥透侖德變成了內河艦隊的一個水手。

某年的冬天到了。血紅的火星在鉛灰色的天空燃燒。風在軸上邊吹着。軸燒紅了大草原的上空，於是像生鐵一樣被嚴寒熔化了。

春天來了。三吋口徑的大砲吼叫着，隆隆的響。派喬爾寺院的鐘塔的飛簷，被砲彈轟碎了，倒塌在地上了。屋內的神像被撕出了肝臟。在牠們的中央，是棉花，各種各樣的廢物，和鷄骨頭。

船隊駛過火線：左邊是一片白色，右邊是黯淡的灰黃。左邊是鄧尼金將軍*，右邊是察珂夫斯基將軍。手榴彈呼嘯着。透侖德躺在甲板上，緊緊靠着機關鎗。機關鎗像被抓住腳腿的蛙蟻一樣彈動着。

輪船的中部被打中了。曾經聳立着烟囪的地方捲起一支黑色的烟柱。一枝血紅的火柱反映在得尼泊河中。彈雨瀉入水中。他專憑自己的力氣，在彈雨中游到河岸，躲藏在蘆葦叢中。

生活像得尼泊河一樣地流着，流着，忽而折向左邊，忽而折向右邊，好像沒有一個出路。但出路就在那裡，就在前面。這河是一串串的湖。每一個湖像是一面一動不動的靜止的鏡，從這裡是逃避不了的。]

他的哥哥透侖德死了。死了……

弟弟伊舒勤珂·康斯坦丁，在舵輪跟前接替了他哥哥的位置，他緊緊抓住舵輪。但後來，他被對於鄉村的思念征服了，回到家裡。家裡沒有一個人了。那裡曾被一種羣扶斯傳染病蹂躪過。母親死了。祖父死了。他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他變成一個農場的苦力。他在那裡遇到芬尼亞。]

那一夜是緩和的，美麗的。廚子正用一個刷子擦着鍋鏟……。

~~~~~  
\* 是位代表反革命的白軍的將領。——譯者

火爐正在院子中央閃着火光。風吹着星星，吹不掉牠們。淡淡的月亮墮得很低。牠不再有強烈的光線。牠的亮光幾乎消逝了。月亮鑄在大草原上，像一柄黃色的鐮刀，而淡薄的陰涼的銀露在西瓜表皮上閃着光。

後來他跑到烏拉爾區。他在那裡登了記。爲什麼不呢？他必須生活，必須積蓄錢，必須築一個窠，他開始踏上了旅途。他到達了旅途的終點。時間飛閃過去了。生活在時間中改變了。

他到那裡做一個季工，一個苦力，積錢。最初，他想念着家鄉。這裡也是一片大草原，但這是陌生的大草原。這裡也有星星。但牠們是陌生的星星。這裡也有歌曲，但牠們是不熟悉的歌曲。但工作是偉大的。他慢慢習慣起來了。他開始打下決心。他變成一個突擊隊長。他怎樣變成一個突擊隊長，他記不清楚了。好像他一輩子都是突擊隊長，好像他生就一個突擊隊長。

伊舒勤阿忘記了世上的一切。他已經抓到了一樣東西，還發見了另外一點東西。他甚至忘記了芬尼亞。而芬尼亞？她在這裡了，這個芬尼亞。突然的——就是那樣突然發生的！現在快要有孩子了。快要有兒子了。也許是個女兒。一個孩子。

而這全部生活——一切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生活——都不是徒勞的，這一切都爲着他，爲着這個尙未出世，但將要到來的小東西。今天或者明天，「他」不得不在這裡出世。「他」將具有他的血，他的溫存，他的肉，他的過去生活，他的現在生活，他的未來生活。

這裡木匠們正在釘着木板，這也是爲着「他」。

這裡一列火車駛過了；常常有車輛的影子閃過工廠，而且閃了很長的時間。這也是爲着「他」。

第五座電池跟前將用混合土澆成一片基石。在這片基石上將建起六十九隻煤爐。熔鐵爐需要煤灰。幾個熔鐵爐正被建造在一起。礦山將被炸開。生鐵塊將被提取出來。生鐵塊將被投到熔爐裡。煤

炭將燃燒起來。熔鐵要流動起來。熔鐵將被煉成鋼，用牠們做鐵軌，貨車，鋸子，斧頭，犁，機器。

而這一切都爲了「他」的需要，「他」的幸福。

要使生活愉快，光說好聽的話是不夠的。這是不夠的。需要鋼，鋼，鋼！鋼將造成一種新的愉快的生活，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一種從未見過的生活！

這一切都爲着「他」。而「他」——是我。「他」和我——是我們。我們——便是生活！

直到今天，生活像河流一樣流過去了，從逆水流到逆水，從湍流到湖。時間是生活。生活隨心所欲地流着。牠高興慢就流得慢，牠高興快就流得快。

現在，伊舒勤珂睜開他的眼睛，生平第一次俯視着時間的全部長度。牠流得太慢了。但牠是爲他而流。過去是爲未來而流。

而牠牢牢地捏在他的手裡。

唉，畢竟生活是多麼愉快！

## 二八

她不過遲了幾分鐘。

但甚至當她跑上樓梯的時候，她就從樓上聽到頻頻的，執拗的，喧噪的電話的響聲。

她上氣接不到下氣地踏上樓梯，一次跨了兩級。她臉上燃燒着一塊一塊的紅暈。

一個女隣舍站在公寓房間敞開的門口。

「葉卡泰琳娜·律服夫娜，」她俯靠着柵欄上喊道。「快來！這一定又是你發狂的哥哥。這是第二次了。我頭都給這瘋狂的電話鈴鬧痛了！」

卡加衝進前廳。

她一手抓住一束文件和報紙壓在胸前，另一隻手抓起電話的耳機。牠從她手裡滑了出去。她用膝頭接住牠。她把牠丟在耳跟，用臉頰把牠壓在肩上，同時用手摘下帽子，當扇子搗着。

是達維德。

「喂？你找到斯馬倫斯基嗎？」

「我找到他了！我把全部事情辦妥了！等一等，我馬上把一切告訴你，等一等……。你有紙和鉛筆嗎？等一等……我的報紙落下來了。……我唸唸給你聽。」

「有，有。你唸吧。我把牠抄下來。唸呀！」

「馬上唸，馬上唸！」

她慌忙打開紙包，用下巴壓住牠。她最後展開了紙張。

在光度很弱的，圍繞着飛蠅的電燈的模糊光線中（因為剛從夏天早晨的眩目的陽光中出來，覺得這電燈光更暗，更黃了。）卡加簡直看不出報紙模糊的字跡。她把報紙的剪片湊到鼻子跟前。她氣喘喘，汗淋淋地唸着僅僅看得明白的幾段。

他常常叫她重唸一遍。她便重唸一遍。他於是喊道：

「等一等，等一等！」

他把牠抄下。他抄札顯然和跟她唸牠一樣困難。

「好！括括叫！謝謝你。再唸，再唸，」他不時說道。「你真是個好腳色，卡加！」

她給鼓起了愉快，胆量，甚至驕傲，她繼續很快地對着耳邊唸着報紙的剪片。

一種粗厲沉靜的聲音五次打斷他們的談話。提醒他們；時間滿了，而達維德的激奮的聲音也五次堅持繼續通話。他們支出兩倍電話費。於是三倍。

有時，他請她稍稍停一停。他顯然在削鉛筆，或翻過一頁紙。這時她就告訴他莫斯科各種消息。

「他們在破壞基督救世主的大教堂！他們在破壞亞浩特尼·畧德！他們剛剛把米寧和波若爾斯基的紀念像搬開！」

「你聽懂了嗎？」她急忙地喊道。「你聽到我的話嗎？你聽懂了嗎？當我走過那裡的時候，米寧和波若爾斯基還在他們的台座上。當我回來時，那裡只有空空的鋪道。你對這有什麼意見？」

「好得很！」

「還有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屋頂……你聽到我的話嗎？我說，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屋頂。……牠一半已經碎裂了。我從來沒有知道牠是那樣大……」

「好得很，」麥加利喃喃地說。

「圓屋頂的每一部份都有好幾呎寬。從遠處望去，牠好像瓜皮……你聽見嗎？」

「好得很！」麥加利吼叫道。「再唸，再唸！」

就這樣，在這美麗的夏天的早晨，在莫斯科時間十點鐘，在另一個地方時間十二點鐘，彼此相隔好幾千公里的距離，兄妹倆互相談着話，他們的聲音從歐洲飛到亞洲，從亞洲飛到歐洲，淹沒了太落後的時間和太遲鈍的空間的頑固的吼聲。

## 二九

卡加德給麥加利聽的是國立建築學院一群工程師寫的一篇文章要點。他剛剛發表在「爲工業化」報上。

### 加速高等混合土的準備和生產

把機器的效用發揮盡致的某些建設區域的若干工人突擊隊所獲得的成就，是極富有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的現象。這些成就反駁了一切關於這一問題的保守觀念。

依照所謂日常經驗的規準而工作的最大多數的建設組織，把自己的工作建基於非常低的估計——對於機器生產力的估計——上。

這些組織把每小時十五作或二十作作爲混合土製造機的生產力的標準，忽畧了建築學院如下的指示：不但可能把混合土製造機的生產力提高到每小時三十作到三十五作的平均數，用適當的工作的組織，避免顯明的，沒有誰否認的時間的損失，而且可能用機械化的裝料方法（從地下室通過軌樞）獲得每小時三十七作到四十作的成果，假使搗碾時間爲一分鐘。

那末混合土製造機的最大可能的生產力應該是多少呢？

混合土製造機的工作過程中的時間分配，基本上有如下幾個步驟：把原料裝上漏斗，把漏斗舉起來，再轉裝到鼓筒裡，搗碾時間，最後是倒出混合土。有幾個步驟是可以同時完成的；例如裝料和舉漏斗的步驟是在同一時間內發生的。建築學院分發各建設組織的



關於混合土的製造機的工作過程各步驟的文證，指明鼓筒的裝料和出貨的時間是三十一到四十秒鐘，只要一個機械師。

足以影響混合土的作數的基本可變的東西便是搗碾時間。

很容易計算出來：如果一切都合理化，則在六小時不斷的工作中，可能出產如下混合土的作數：

| 搗碾時間<br>(以秒數算) | 三十秒搗碾<br>時間的作數 | 二十秒的<br>搗碾時間 |
|----------------|----------------|--------------|
| 15             | 640            | 820          |
| 20             | 576            | 620          |
| 30             | 480            | 516          |
| 45             | 384            | 443          |
| 1 (分)          | 320            | 360          |

實際上應該承認那一種為碾時間呢？

依照我們一直遵循到現在的標準，最少搗碾時間為一分鐘，外國的標準，包括德國格拉夫教授和嘉寶茲教授的實驗，也需要類似的時間，甚至還要長些。

這是由下述的事實決定的：搗碾時間較長，則混合土的黏固性也跟着增加到某種程度。

還有一點也必須考慮到的：混合土的黏性要跟着搗碾間的縮短而減小，因此這是比較難於處理的。

不錯，增加水量可以獲得必要的黏性，但大家都知道，這要大減低了混合土的耐久性（增加百分之十的水要減低了百分之十的耐久性。）

把搗碾時間從一分鐘縮為十五秒鐘，要使混合土的耐久性減少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以上，而縮為三十秒鐘——則耐久性要減少百分之十或十以上。

我們的標準所要建立的混合土的最小耐久性，只要超過建築物的耐久性一倍半到二倍半就好了，不必像外國所遵循的和我們曾有

一個時期所遵循的標準一樣，要超過三倍到四倍。一邊要減少搗碾時間，同時要保持這不能再減少的耐久性，必須加重混合土的成份；這就是說，每一立方公尺混合土得滲入更多水門汀。

爲要加強混合土的質地，平均每一立方公尺混合土得用二百到三百公斤水門汀。

一種解析推算法指出了：爲要恢復由於縮短搗碾時間而減少了的混合土的耐久性，每一立方公尺混合土必須遵照下表增加水門汀的份量：

搗碾時間爲：

十五秒鐘……………三十五公斤

三十秒鐘……………十五到二十公斤

四十五秒鐘……………隨便增加幾公斤。

因此，要增加混合土的作數，每立方公尺混合土必須增加十五到三十五公斤的水門汀。

要減少水門汀的份量。那是不能允許的。

我們認爲在極端的情形下，可以遵照如下的標準：增加水門汀的份量——至少要搗碾三十秒鐘；不增加水門汀的份量——至少要搗碾四十五秒鐘。增加水門汀，每班能出產四百八十到五百七十六作混合土；不增加水門汀，每班能出產三百八十四到四百四十三作混合土。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個混合土的份量只有在下列條件下才能獲得；完全合理化，適當的勞働組織和適當的工作場所，人員的適當分配。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出產品的質地較差，而這要給建築工程不良的影響。

明白了這個以後，應該特別注意每小時混合土的作數已經提高到一百三十五甚至到一百五十的場合。

在這些場合，那些數字說明了混合土幾乎沒有搗碾

如果混合土製造機的全部工作時間是二十八秒鐘，那末請想一想：鼓筒裝料需要五秒鐘，出貨要十秒鐘（這是最少的必要時間，還得大量額外工人的幫助），而搗礮時間只有十二到十三秒鐘了。如果裝料出貨的時間只要超過上述估計五秒鐘，那末留給搗礮的只有七八秒鐘了。

這就是說，每作混合土只搗礮三轉，那顯然是不夠的。

在這裡，量的增加是由於質的降低。

然而，如果有非常急迫的需要，這樣提高混合土的產量是可以的。但這種混合土只能用於比較不重要的建築部門，如地面，巨大的基礎，等等，尤其是那些必須復澆好幾次混合土的建築物。但十分重要的混合土建築物却不能用這種混合土。牠不能保證全部混合土塊的一致性，因此也不能保證全部建築物必需的耐久性。

社會主義競賽和混合土部門的突擊工作的目標，不但要出產最大限量的混合土，而且要維持必要的品質。因此，我們主張：不要把每班混合土的數量作為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工作的指標，這會引起很不好的結果，寧可把下述幾點作為指標：

一、每班把浪費時間減少至最小的限度（盡可能的減少至逼近於零）。

憑我們現在所有材料判斷起來，上述一點還沒有一隊做到。

不管每小時，每班的產量多大，我們依舊沒有免除時間的浪費。因此，每一班的實際工作，並沒有八小時，而是比這少得多。

二、在相當期間內——十天，幾個月，等等——混合土作數的普遍和平均增加是決定於適當的工作組織。

在相當時間內只有某一班獲得打破紀錄的混合土的產量，而沒有普遍的、平均的增加，這證明所獲得的成就不是貫徹那全個時期的。

三、要把工作過程中每一步的工作時間減到最少限度（但不能少於國立建築學院所確立的標準。搗礮時間的長短，應該決定於

混合土的組織成份和他的終極用途：用於重要地方的混合土，其攪拌時間至少要四十五秒鐘；用於較不重要地方的混合土，其攪拌時間應該由實驗所決定，至少得有二十秒到三十秒鐘。

四、另一個指標應該是每班每個工人的機器所出產的混合土的份量。這是決定於所有的機器和各項互相連接的手續。

這個打開了絕大的希望。

發表在M·蔡林耶同志的文章裡的材料，指明了在我們各建築部門，機器的效用沒有好好被發揮。只要指出下列諸事實就够了：在六個建築托拉斯裡，混合土製造機的生產力的差異在百分之三·三與百分之二七·三之間；攪拌機的生產力的差異從百分之二三·三到百分之五二；攪石機，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五；起重機，從百分之二·七到百分之三二。同樣機器的運用，其速度的差異却在百分之六·七與百分之六四之間。

這個機器運用的小小的係數，明白指出了：在這些例子裡，我們看出了人對於機器不負責任。所以，作為第五個指標，必須掃除人對於機器不負責任的缺點，而把機器給與負責任的個人。

從建築區得來的，關於每小時產量不同的混合土的耐久性的某種材料（牠們已經被發表了，）不能真正答覆問題。

在建築區進行着的實驗總是不科學的（沒有準確的比例；原料的份量不同，）而且以孤立的偶發的事實為準繩。本年建築學院對於混合土製造機的運用問題，對於各種各樣混合土的攪拌時間問題，對於混合土的品質問題等等加以廣泛的科學的研究。以科學的研究為支柱的突擊工作，可能在不損混合土的品質的條件下趕上和超過世界的紀錄。

同時，必須注意：要我們現有的混合土製造機再增加其產量，要在通那那靈混合土製造機構的缺點中碰到障礙。

改進現有混合土製造機的工作（加速漏斗的升降，動作的自動化，）只能比較增加一點點速度。

以我們建築規模的宏大，我們將不得不採用新式機器——不間斷地活動着的製造機。

爲要免除時間的浪費（還要減小混合土工作，而是由於運輸工作和建造內部建築架的遲緩所致，）我們必須獲得混合土唧筒的廣泛應用，通過管子把混合土運送到目的地；同時必須獲得水門口的優良品質，使三翻兩次利用建築架不致沒有裨益。

### 三〇

芬啓支從八點鐘起一直找尋着麥加利，始終沒有找到。那天早晨，一直沒有找到麥加利。芬啓支知道這一定有原因在。所以找到麥加利比什麼都要重要。

現在芬啓支獲得了一個監友，這就是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經過十分鐘的談話後，他們相互間起了同情。他們覺得互相需要，互相補充。對於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芬啓支是開啓靈感的鑰匙。對於芬啓支，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是一個名人，一個商標。在一個「俄國電訊社」的記者也許被冷落了的地方，一切禮貌和幫助都應該給與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

在半小時內，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比過去三天內做得更多的東西。他覺得建設（Construction）不再是僅僅有一個大寫字母C的建設（Construction）了；人民不再是單純的人民了；大草原不再是單純的大草原了；山不再是單純的山了；機器不再是單純的機器了。人和物獲得了一種可觸到的相互聯繫。他們不再是無名無聲的了。芬啓支慷慨地給與他們名子和性格。

一樣東西或一個人一獲得一個名子，便突然開始說話，有意識地行動，有意識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而這個世界，在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看來，已經失却了那種謎似的惱人的光華。

現在，他所碰到的人們是隊長，監督，工頭，突擊隊長，蜘蛛（熱情家，各級工程師，商業經理，簿記員，黨組書記，機械師，汽車夫，清道夫，混合土工人，修理工人，測量員。現在，散布在

建設區全領域的機器，能够由牠們的機能，聲音，信號，烟和名稱分別辨認出來。

這裡是汽鏟，即所謂挖掘機。牠們站在由牠們自己掘成的地溝的底面上。一個小崗亭繞着牙齒似的軸子旋轉，喇喇作響。鏈條嘩嘩地響。鐵箭頭往下撲。牙齒似的犀斗翻起地土，在發亮的紅土中留着深深的白色齒痕。犀斗裡裝滿了泥土。鐵箭頭把牠拉起來。小崗亭旋轉着。犀斗高掛在卡車之上。有鉸鏈的蓋板喇喇地掀了開來。牠像破碎的鐵錘似的落下來，在笨火的鐵鈎上無可奈何地掙動着。同時，被解放了的泥土傾瀉出來，黑烟似的落在卡車裡。於是突然間，死了的鐵額又復活起來，拚死命的研瑣，聲合上了。小崗亭又轉動起來，鐵箭頭又往下撲。

犀斗對着每輛車子開了十次嘴。於是挖掘機吹了一聲汽笛。立刻引起火車薄弱的回聲。這些機器互相說話，挖掘機要求再來一輛車子，小小的引擎回答道：「好！等一等！立刻就來！」火車動彈起來。緩衝器的鐵板噴噪地敲擊着，互相打着信號。火車開來一輛貨車。「停住！」挖掘機喊道。「好！」小小的引擎回答道。

「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羨慕地驚喊道。「我已開始懂得機器的鳥語！」

「這種話語，我已說了三年半了。」芬啓支回答道。

他用手臂挽住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的申背，把他拉上山丘，替他扶着對方。當這位拖着沉重的腳步，揚起塵霧的小說家跌木地洞的時候，芬啓支也跟着跳下法。

有些是蒸汽挖掘機。籠罩在牠們上頭的烟霧濃而且黑，好像用中國墨汁塗在濕的藍布上似的。

有些是電力挖掘機。牠們並不冒烟。牠們是由於輪盤和環帶而轉動。有一架麥里翁牌的和一架部賽牌的。

載運被挖掘機翻起來的泥土的列車使人聯想起或遠古時代野獸的巨大脊骨——被一個科學探險隊從掩埋在古生物學層下的乾河

床底部發現出來的野獸。

有類似挖掘機和機器。牠們叫做攪土機。牠們把摺疊的屏斗高高舉了起來，牠們的爪子緊緊抓住被牠掘起的泥土，牠們停在貨車之上。爪子大張開來。泥土像一隻黑羊一樣跌落在貨車裡。一隻貪婪的影子似，雙頭鷹飛過傷痕累累的地面。

有倒混合土的塔樓，可搬動的風箱，使用電力的火車頭，曳引機，水門汀製造機，篩碎石和炭渣用的篩箕……芬啓支找遍了全工場。他找遍了每個角落。他始終找不到麥加利。

最後他們碰到他。

他沿着一個高高的山丘慢踱着，他的鼻子裡在一張紙頭上。他絆跌着。他隨時都有跌倒的可能。他被自己正在唸着的東西吸去了全部的注意。芬啓支立刻飛上山丘，出現在麥加利面前。

「哈囉，首長！」他用愉快的聲音喊道。

麥加利停住腳。他看見芬啓支。「哦，這怎麼辦呢？」他幽默地自言自語。「沒有法子了。他抓住我了。」

他們互相迎候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正在吃力地登上山丘。正在這時，芬啓支把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用着將牌，他裝出一種不可侵犯的嚴肅態度，冷冷地說：

「我要介紹你一個人，達維德……我要介紹你一個人，喬治·凡西里耶維奇。這位是麥加利工程師，本段的首長。我不必告訴你這位是誰，達維德。那是很清楚的。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對於一件事物很感興趣。你可以向我們解釋一下嗎？」

「如果你高興的話，」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擦去膝頭上的泥土。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很想知道，」芬啓支十分溫柔地說，「你對於哈爾科夫的紀錄有什麼意見。喬治·凡西里耶維奇還想知道你是否想在自己方面有所行動……這就是說，你這一段想不想有所行動？一般說來，根據哈爾科夫的紀錄，你得出了什麼結論？」



「是的，是的！這是可能的嗎……就是……那哈爾科夫的紀錄？……這是可能的嗎？」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怯生生地插嘴道。

麥加利集中了思想，皺起眉頭，側目斜視，低下頭來。

「你們要知道，」他十分肯定地說：「我認爲哈爾科夫的紀錄不是什麼神秘事情。這應該是意想得到的。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進行實驗時，總是可能獲得高速度。至於我們的場合，特別是我的部門——我該怎樣說呢？……這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情形……。我個人相信總要試一試的……爲什麼不試一試呢？……也許我們能够成功的。但我要強調的是：一定要根據嚴格的科學規則，我才有可能把混合土的生產量提高到，讓我們說……」

他默想起來，好像在心裡重新估量着全部材料和理由。

「提高到多少呢？」芬啓支問，拿出他的筆記簿來。

麥加利的臉孔微微皺了起來。「哦，讓我們說，我們許會把混合土的產量提高到三百十作，或三百二十作。……也許可以到三百三十作。不過，我得重說一句，我們必須有澈底的準備。」

「請告訴我！」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喊道。「這裡有一個人——納爾登杜夫工程師——他也是，你知道的，一個很好的人……」

芬啓支偷偷拉拉他的雨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停住話頭。但太遲了。麥加利的臉孔起了變化。他突然變得冷淡，不高興。芬啓支低聲咒咀着：一定是魔鬼親自鼓動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在麥加利面前說着這個名字！

「事情怎麼樣，達維德？」芬啓支問。「你預備在什麼時候戰勝哈爾科夫？今天嗎？第三班是哪一隊？我想是伊舒勤珂。好的，爲什麼不可以？伊舒勤珂是一個好腳色。你覺得怎樣？」

「我不知道，」麥加利冷淡地答。「我想不會在今天。」

「哦，是的，你想不會在今天，你這狡猾的狗！」芬啓支想。

「我想不會在今天。我們必須考察一下情形，把一切準備起來……也許在明天。也許後天……」

他落在沉思中。

「你們知道什麼呢，同志們？」他說。「請你們明天六點鐘到工場上來。明天我們也許要試一試……你們也許會覺得那是很有趣的事情……特別是你，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現在請原諒我……」

麥加利一手在帽子上一擦，又伸手給那位小說家。他走了。

「怎麼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問。

「我懂得他的詭計，」芬啓支喃喃地說。「這裡情形就是這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我們獲得了兩種意見：納爾盆杜夫說事情不能做；麥加利說可以試一試。」

「而且是應該試一試。」芬啓支加說道。「我瞭解那隻狡猾的狗。他認爲應該做的。我情願用隨便什麼跟你打賭，他一定要在今天戰勝哈爾科夫，不是明天，不是後天。一定在今天。沒有關係，我們還來得及看。他是一個多麼謹慎的傢伙呀，這惡鬼！……」

「這樣看來，」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納爾盆杜夫認爲事情絕對不可能。麥加利認爲可能做三百三十作。有趣。」

他們一直走到工廠。芬啓支走到科爾尼耶夫跟前。

「喂，科爾尼耶夫，你有什麼意見？」

「四百作混合土。這是一個事實，」科爾尼耶夫連忙回答道，立刻明白了對方問的是什麼。

他說出「混合土」(Zamyas) 這個字眼時，好像牠不是一個俄國字，而是那個西班牙的姓氏——Zamisso。

「有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

「你可以相信這個，」芬啓支低聲說。於是看見伊舒勤珂，趨到伊舒勤珂跟前。

「喂，你覺得怎樣，隊長？」

伊舒勤珂也立刻明白了。

「我覺得怎樣？」他憤憤地說。「我想至少四百五十作！」

「五百作！」馬夏喊道。他剛剛跑上來的。

七十公尺高的倒水門汀的塔樓的尖頂隱沒在高空。必須伸直頸  
頁才能看到牠，牠好像傾斜地飛過無滿疾走的灼熱的雲塊的藍空。  
那犀斗和犀斗上的人像寒暑表裡的水銀一樣昇了起來。

### 三

雷·勞伯先生的要求完全符合納爾盆杜夫的秘密的願望。然而他覺得自己不得不冷淡地，正經地聳一聳肩膀。

「你想看看週圍的風景嗎？好！」

這裡的確太悶熱，太多灰塵。今天，這裡的一切特別使納爾盆杜夫煩惱，他對於自己的惱怒可以找到許多理由。西洛先夫斯基是太懶散了。修理工人訓練得很壞。勞動不足。運輸工作很不像樣……而這還不是全部。最後——這些美國人。他們的全部工作便是浪費別人的時間。

然而在這一點上，納爾盆杜夫對於自己並不十分忠實。他在心裡覺得這是極度愉快的事情：坐在汽車裡，用英語同這些有禮貌有教養的人談話，他們能夠理解他高明的發音，他的顯露的智慧，他的頭等的技術教育；一句話，他們能夠理解一個具有輝煌的歐洲教育，禮貌和文化的布爾雪維克的個性——雖然有點粗魯，但很出色的，能給人以信任的個性。

他給與雷·勞伯先生一個生動愉快的印象。他知道這個。他意識到這個。他暗中因這個而感到快活。他繼續扮演著外表粗魯而內心精細的雙重角色，他對這不無滿意之感。這種扮演多少緩和了他的惱怒。然而他不能消滅他的惱怒。

今天，這種惱怒當然不是特別由於不滿意的運輸工作和修理工人的不良訓練所致。納爾盆杜夫的惱怒的秘密原因是麥加利和昨天哈爾科夫的紀錄。今天，麥加利企圖戰勝哈爾科夫。那是沒有疑問

的。到處充滿這樣的空氣。納爾盆杜夫能夠從無數細微的徵兆中預見到這個。甚至從昨天晚上起，他便感覺到這個，今天，他被證實了，有通告，談話，暗示，微笑……

他痛恨麥加利。人家都把麥加利看作最好的首長，看作工人們的偶像，看作建設區的寵兒，他不能原諒麥加利這種名譽。因為跟納爾盆杜夫比較起來，麥加利到底算什麼東西呢？一個粗魯的官幹的脚色，一個速成的工程師，一個煽動家和過激份子，他爲要獲得誇張的生產效果而忽視理論！

是的，麥加利一向是幸運的。他的每個勝利都激怒了納爾盆杜夫。他簡直不能自制了。

但不能永遠這樣下來的，麥加利遲早要跌碎自己的頸項。還不久就要到來了。要戰勝哈爾科夫，這完全是瘋狂。戰勝哈爾科夫的意義就是違反一切傳統，違反技術的基本要求，這對於機器是一種暴行。機器是不會寬恕暴行的。

「建設不是競技！」剛在昨天晚上，納爾盆杜夫向全區廣播這個思想。這思想會被接受了。牠一時支配着人們的心。

納爾盆杜夫隱瞞着自己的勝利。

但是今天，一個新思想出現了，飛遍了全區：「在再建設時代，速度決定一切！」

兩種觀念，「建設不是競技！」和「在再建設時代，速度決定一切！」互相鬭爭着，而這已經開始的鬭爭的形跡處處擾害着納爾盆杜夫。牠們使他苦惱，激起他的憤怒。

汽車的玻璃遮風屏上有一些彎曲的白色裂紋，牠們閃爍展開的風景，像分閃電光的絕妙圖案。

建設區的範圍是很大的。

在汽車駛過建設區的邊界，衝到大草原以前，雷·勞伯先生和納爾盆杜夫已經完全互相瞭解了。他倆中間已經建立了某種明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受了同一文化的教養的人們的相互瞭解和內心的

默契，他們在形式上是信奉兩種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宗教。

但他們雙方都忘記了自己的任務。雷·勞伯先生帶着文質彬彬的禮貌提出問題。納爾盆杜夫帶着過度的謹嚴和謙遜回答問題。雷·勞伯先生說着有趣的話。納爾盆杜夫瞭解對方話語的精妙，他有時承認牠們，有時否認牠們。他知道雷·勞伯先生對於建設區的規模很感興趣和驚奇。納爾盆杜夫點着頭。

白色的電光的圖案閃過許多屋頂和雲塊。這裡聚集着近十二三萬工人，賬房，工程師，他們的家眷和參觀者。他沒有得到更準確的報導。統計學追趕不上生活，時間把成行的數字丟在後邊。

但這是什麼呢？一個村莊？當然不是。一個城市？不是。一個野營？工人住場？一個屯兵所？不是。這所廣大的住場名義上叫做城市。但這真是一座城市嗎？很難說！無論如何，牠缺少那種不可捉摸的東西，沒有這種東西，便不可能有城市的感覺。

牠缺少傳統。牠生長得太快了。牠生長的速度，取消了創造這樣一座大城所必需的時間的概念。歷史來不及在牠上邊打下自己的烙印。牠沒有紀念物，沒有習慣，沒有風俗，沒有久年風土的氛圍。尤其是沒有一點獨特的宗教標誌，這是打動人的眼睛的最主要的東西。

雷·勞伯生平訪問過許多城市。

其中有些城市建立於數千年前，一直活到今天。

有些是城市園，是生着黯然無光的眼睛的城市的屍體，是古代文化和燦爛世紀的輝煌的證物——奴隸的手所創造的無比的建築式樣的殘忍的紀念碑。

有些城市已經獲得了聲名，有些城市早就出過風頭，現在是慢慢衰微下來了。

最後，有些城市在十年或十五年間壯大起來的——嶄新的美國城市，工業中心。沒有一點「新興富人」的禮節，相信自己的金錢能夠買得過去全部文化，但實際上僅僅接受若干成功的仿製品，沒

有靈魂和感覺的仿製品——這些城市所以有時代和所有民族的式樣，建立他們的宮殿，教堂，旅館和圖書館。

但在這一切城市中，甚至最近勃興起來的最新城市中，依舊是宗教，工役，生產，消費，國粹和社會秩序等等舊傳統佔着優勢。

### 三二

他們沿着寬闊的街道馳騁。這些街道是大道，或世達路。他們駛過住宅，商店，電影場，銀行，學校，報館，印刷所，工業學校，甚至一個陳屍所。

還有一所遊藝場。

但那些房子沒有什麼格式的。那些房子都是標準木頭建築物，帳幕，蓋着草泥的茅屋。銀行和學校好像附屬展覽物。電影場是空洞的圍着籬柵的場所，掛着一行一行的長標。到處是鐵路交叉點，信號柱，活門，麻袋，蒸汽。

這是一個城市的初步骨架。但在這粗獷的初步骨架裡，已經能夠感覺到某種地區的氛圍。這些地區的性格可以猜想到的。日常生活的輪廓已經顯現出來了。

鐵路幹線右邊的一切都是生產中心。擠集在一起的物象的粗大線條的全景，好像一幅木炭畫一樣。而左邊的一切是消費中心，但即使在這消費中心，生產的色彩也佔着優勢。

到處都有測量員在揮着文桿。他們沿路拉着他們的捲尺的條帶。他那鏡子似螺旋在陽光中閃光。

有幾條街巷全是鐵桶店。這裡為使用壓力的水塔，為洗衣作和浴堂製造着巨大的木槽。空氣中震響着抹木槌的聲音。

有些寬大的院子完全堆滿了鐵器，鐵床，鐵盆架，洗手盂，痰盂，鐵桶。

但在另一些院子裡，黑色的和淡紅色的鐵木緊緊鎖在多長的在



床上，衰弱的悽慘的枝條蓋着稀疏的枯萎的小葉。牠們在忍受不住的陽光下垂着頭，被窒息的有腐蝕性的灰塵的厚層壓迫着。

發亮的書面在書店的櫺窗裡消失着光澤。在唯一的理髮店前，站着一長行的人衆。

馬車，公共汽車，腳踏車，貨車，機器腳踏車和步行者在灰塵的歪斜柱廊和大門中移動着，互相碰面。風把灰塵吹到旁邊。牲廐粉碎了，旋捲着。灰塵展開在大草原的上邊，形成一種灰色的幕。

雷·勞伯先生用一方潔白的麻紗手帕擋着鼻孔。黑蟻一樣的污垢粘在手帕上。

「這裡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喧聲，」雷·勞伯先生說，浮着淡淡的笑容。「很多各種各樣的喧聲。但沒有「時間的喧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納爾盆杜夫同志？」

納爾盆杜夫閉上眼睛，搖搖頭。

是的，當然。這裡沒有「時間的喧聲」。

所謂「時間的喧聲」是陪伴着「那些」神祕的外國城市的成長，生活，特別是死亡的，同時又是牠們的前奏。牠使歷史家，旅行家，和詩人感到狂喜。「那裡」，歷史用大門，碼頭，台階，石龕，拜堂，會議廳等等的石頭語言說話。一千種銅的回聲使「那些」城市充滿了傳說和臆測。「那些」城市呀！這個「那些」和「這裡」唸起來多麼好聽呀！

但「這裡」，歷史却剛剛開始。

在「這裡」，沒有傳說和臆測。「這裡」的城市沒有「時間的喧聲」，沒有歷史的銅語言。這似乎不能相信的。這剝去了人的幻想，甚使人感到侮辱。

他是对的，納爾盆杜夫想，但他說：

「你錯了，雷·勞伯先生。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他眯細眼睛斜視着。「什麼是「時間的喧聲」？在這裡，一架飛機在城空盤旋。我們最初聽到聲音。請注意這個：聲音。」

「是的，是的。我們先聽到聲音。我親愛的萊奧納，你聽呀。他的話是有趣的。我知道你是針對着什麼。但請說下去，說下去。最初聽到聲音。」

「最初聽到聲音。聲音之後，我們看到飛機出現在屋頂上頭。」

「哦，是的。聲音是在飛行之前，而且陪伴着飛行的。不對嗎？但你從這裡看到什麼呢？」

「聲音的速度跟飛行的速度比賽。技術跟時間鬭爭。」

「哦，技術，……」雷·勞伯先生的臉孔打起皺紋。「是的，技術……」

納爾盆杜夫兩手放在手杖的頂上。他的兩手蓋滿了厚厚的灰塵，好像套着粗羔皮手套一樣。他用惺忪的眯細的眼睛直望着前面。他接着說：

「但聲音每小時走一千公里，而飛機每小時只走六百公里。聲音勝利了。聲音是飛行的前奏。」

「聽見嗎，萊奧納？這是對的。自然戰勝了技術。這是我的看法。」

「但永遠是這樣的嗎？」納爾盆杜夫接着說。「以為飛機將來每小時不止飛六百公里，而能飛一千公里的思想，有什麼可疑呢？這在一年內就要實現。在半年內。也許甚至在現在……。那時候，機器會獲得時間的速度。」

「那時候，」納爾盆杜夫鋒利地高聲說道，「我們將看到一個奇蹟。一架飛機能無聲地飛行，帶着神奇的速度，又帶着神奇的靜寂。牠會飛過我們的頭上。經過相當時間以後，我們才能聽到留在牠後邊的巨大響聲。時間的可怕的聲音被技術戰勝了。……」

「哦，技術！……但自然的法則……」

「自然的法則是不能變動的，」納爾盆杜夫打斷對方的話。「牠們是遲鈍的，保守的。牠們是禁閉在自身之內。牠們不能從自身

的禁閉中湧現出來。但人的天才是無限止的。」

「你是一個詩人？」雷·勞伯先生說，微笑着。

「不對，我是一個工程師——一個布爾雪維克，」納爾盆杜夫粗魯地回答道。「我們將獲得光的速度，我們將變成永生！」

「如果你們可憐的人間的心能夠担負這個呀！」雷·勞伯先生帶着一聲虔誠的歎息說道，兩手交握在肚皮上，偷偷瞥着納爾盆杜夫。

他是對的，納爾盆杜夫想，但他說：

「能夠担負的。你可以確信這個。」

### 三三

飾着「列寧章」的薔薇花紋的綠色普爾曼式火車停在廢墟所在地的中心的支線上。

牠是在兩個月前被開到這裡來的，跟其餘火車斷了聯系，而牠的走道也被鐵索封鎖了。

車內，電燈電話立刻被裝置起來了。這輛車子變成了一座房子，一個辦公處，工場的一個永久附屬物。這是「少共真理報」的臨時編輯部。這是逼近火線的戰地參謀部。牠留在這裡。

但雖然停止在空間裡，這輛車子在時間裡卻不斷地移動着。

時間飛逝着，每分鐘都在改變着牠週圍的空間的形貌。

這裡沒有不變動的感覺。在車窗的對面，湧起了紅色的土山，地洞張開嘴巴，遠處的水閃着光；橋座放在卡車上運輸，可以移動的起重機閃了過去；好像牠們是營幕，貨攤，棚舍，木柱，木桶，忽而出現，忽而隱沒，忽又出現……由於邊路的機關車，使用電力的火車頭和貨車的不停震響，由於汽槌和鑽孔機的疏落的敲擊，車窗的玻璃無日無夜抖動着。

時間疾衝着，每天增加自己的速度；而在時間裡，這輛有列寧像的綠色普曼式火車也在疾衝着，好像牠仍在呼吸着士來消斯熔鍊廠的鐵烟，穆斯河區域的鳳凰草氣，卡拉康達的無烟煤，乞畧賓斯克交通重鎮的光輝，呼吸着全部大烏拉爾山區的新鮮和力量，牠的路線穿過空間和時間。

車門口站着，一個孩子，身穿藍棉布的襯衫，一頂紅黑色的圓頭

髮，往後梳得光光的，像鏡子一樣閃光。他正在把一隻兵士用的鑄茶壺裡的陳茶葉倒出來。他是拚版員。

車門口的踏級離軌道太高了。麥加利不得不把一隻腿踏得很高。

拚版員伸出一隻強壯的手臂。麥加利抓住這隻手臂，輕快地躍到月台上。

「你很久沒有來這裡跟我們喝茶了，麥加利同志。」

「我現在來了。」

「非常歡迎。」

「大家都在這裡邊嗎？」

「都在，他們都坐在裡邊。」

麥加利輕輕推開厚重的，做得很好的，無聲的車門，走進車廂。

黃色的，有雕飾的，塗漆的內部的設備是迎合報館的需要的。

前面兩個車間和屬於牠們的那部份走廊改成了一個很寬敞的印刷所。這裡放着兩個印刷架，一張給拚版員用的鑄版檯子，一架印刷機——美國貨，有一個黑色厚圓蓋。

早已溜過天頂的太陽，照進籠罩着灰塵的車窗。牠燒着車壁，加強印刷所的火油氣和鋅氣，直到牠像烟一樣使人窒息。

流質的痕跡在有發亮的紫色8字形花紋的地板上閃光。閃亮的水滴在灰塵中捲成一顆顆的丸藥。

在隔壁的車間裡，可以聽見一個聲音在打電話。那裡就是編輯室。濃重的藍色烟霧從那裡滾出來。

麥加利走了進去。

總編輯庫泰索夫臉孔朝下地躺在蓋着灰色羊毛毯的長椅上。他的頭埋在一個乾腐的枕頭上，他正在對着電話機說話。他用兩隻手抓住耳機，同時竭力要塞住另一隻耳朵。這裡太鬧。人們吵擾他。

沒有扣上的草鞋的鞋尖敲着地板，扭着背脊，脫下上衣，蓬鬆

的黃頭髮左右擺動，他粗暴地固執地對着電話機喊道：

「……但我再告訴你一次，親愛的同志，你不能把牠拿走！你不能把牠拿走，我親愛的同志！我老實告訴你，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不行，不行！你最好別跟我噁囉了。這是不行的。你懂嗎？沒有別的話。這是不行的！」

庫泰索夫沒有抬頭，只把一隻手伸到背後，抓住麥加利的衣袖，拉他坐下。

「你怎麼樣，達維德？請坐。我一會兒就好了。我們已經草好了一個計劃……。不，不關你事。我不是對你說的，」他笑起來，繼續對電話裡說。「沒有別的話了，我的朋友。什麼？不管你做什麼，休想來嚇我們。這是主要的事情。安份點吧。你如果高興的話，甚至可以到政治局\*去控告。這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好，沒有別的話了。再會。沒有別的話了。沒有別的話了。這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去吧——你知道那在什麼地方！……」

在窗跟前，在橫塞着一片木屑的唧呀作響的簍子上，坐着非常矮小的整潔的編輯室書記——特利格。他差不多是個小孩子。

他穿一件有金鋼鑽形的黑格子的灰色罩衫，一雙草鞋，但他的草鞋是扣得很整齊的。

他膝頭上放着一本抄寫簿。他的突出的有點浮腫的猶太人的眼睛往下看，他正在專心一意地抄寫着。但同時，他又在聽着庫泰索夫在電話中所說的話，還要聽編輯部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人員，詩人斯羅波特金的話語。

伊舒勤現坐在另一條長椅上，這條長椅不是鋪着毯子，而是墊着一張蘆葦色的褥子。

他坐在那裡，一雙赤腳在長椅底下扭動，把一束頭髮纏在手指上，又把他展開來，有時帶着暴躁的態度打斷斯羅波特金的話頭。

~~~~~  
* 共產黨最高權力機關

斯羅波特金身高，年輕，一個淡棕色的剛刮過的頭，淺色的臉和眼鏡——不是遮灰塵的眼罩，而是普通的，小小的鋼邊凸鏡。他把一隻蓋滿毛孔的大手放在伊舒勤珂的肩上，對他彎過身子，用滑溜重濁口音用伏爾加土話慢慢地說：

「這裡是我要告訴你的話，我親愛的伊舒勤珂。不要發火。不要煩惱。我們在乞魯賓斯克經歷過同樣的事情。一個像你一樣的人，也是隊長，也是做混合土的，跑到我們車子上來，他說……」

伊舒勤珂頑強地注視着地板，不聽。

「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斯羅波特金。你們的哈奴摩夫不可能永遠嘲笑我們！決不會如此！」

「你真是奇怪的傢伙……哈奴摩夫跟這有什麼關係呢？」

「無論如何，決不會如此。」

麥加利在黧蕪色的褥子上，在這位隊長身邊坐下。

「你已經到這裡來了，伊舒勤珂。你沒有浪費時間。你提早來這裡了。」

「無論如何，決不會如此！」伊舒勤珂還在說那句話。

庫泰索夫掛上了耳機。

「你有什麼話說，達維德？」

「你有什麼話說？」

「你有什麼消息？」

「你有什麼消息？」

他們互相交換着狡猾的戲弄的注視。

麥加利改變了樣子了。他的軟弱，他的游移，他說話的含糊，都沒有了。他的舉動是愉快的，和藹可親的，輕快的，恰當的——但一切都帶着謙恭的態度。他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

他拍着衣袋，摸出幾張寫滿潦草的鉛筆字的紙頭，攤在長凳上。

「喂，我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靜聽十分鐘！把這裝進你們的

錢袋裡！一篇小文章，題目叫做「加速高等混合土的準備和生產，」從今天的「爲工業化」抄下來的。」

他特別加強「今天的」這幾個字的語氣，他的眼睛帶着勝利的神情傾聽着。

「你到底怎樣拿到「今天的？」」

「這是聖靈給我弄來的。我有三個特約通訊員在莫斯科。那就是我的妹妹。用電話通訊的。」

「你這狗子！」斯羅波特金帶着極度的羨慕驚喊道。「你變成了一隻多麼下流的狗！」

「要不要我唸給你們聽？」麥加利用手掌掩住紙頭。「是不是值得花時間唸牠？」

「快唸吧。我們已經費掉太多時間了，」特利格嚴肅地說，合上他的抄寫簿。

「這裡是這樣說的，」麥加利說。他開始很快地唸起來，不時訥訥地唸不下去，把寫着很不清楚的或省寫的詞句的紙張拿到他的眼睛跟前。

當他唸着的時候，有幾個人跑進車間裡來。

最初出現的是馬夏的興奮的臉孔。襯着兩隻閃光的，歇斯特里的眼睛。馬夏到處找麥加利。他顯然有非常急迫的公事。他在這裡看見了麥加利，而在他沒有開口以前，庫泰索夫便對他搖着拳頭。馬夏像一個鈎子一樣彎着身子，退縮着，一手拍着他的厚嘴唇。他把帽子拉到鼻子上，屈起兩腿，不聲不響地坐落在門口的地板上。

在馬夏之後出現的，是塞米奇金的不大樂意的形像，蘇娜·索爾達托娃的藍球衫，排字工人的藍色氈帽。

麥加利唸完了文章。

「我們從這篇文章能夠得到什麼結論呢？」他緊接着說。「這結論是：我們可以試一試戰勝哈爾科夫的工作。」

「對！」馬夏叫道。

「等一等。不要叫喊，」庫泰索夫說。

「但不是哈奴摩夫！」伊舒勤珂帶着不懷好意的緊張神色喊道。

「還是死抱住這一點……」

「那決不成功，」這位隊長更緊張地說。

他磨牙切齒，直到他的顴骨旁邊隆起瘤子似的肉塊。

馬夏悽然看着麥加利。

「達維德·律服維奇！一句老實話！把命令給伊舒勤珂吧！讓編輯部的同志們做證人。這是最好的一班！他們已經在搬着機器了，在一小時內，就要搬定當了。」

「我也覺得我們應該為那些孩子們開路，」庫泰索夫咯咯笑起來。他把穿着未扣的草鞋的兩腳岔開來，兩手放在後腦袋上，搖着長頭髮。

麥加利的誠懇的眼光越過肩頭瞥着馬夏。他漠然地微笑着。然而他還是冷淡地說，好像不是特別對誰說的：

「我已經告訴監督了。」

伊舒勤珂連忙衝過來。

「到底是誰：哈奴摩夫還是我？」

「下一班是你們嗎？」

「是我們。」

「那末就是你們一班。」

伊舒勤珂和馬夏交換着閃電似的瞥視。

「但不要亂說話！」麥加利警告道。

「好，好，首長！」馬夏十分愉快地喊道。

他跳起身來，立正，行禮。

「你們覺得怎樣，編輯同志們？」

「我們同意。」

「還不夠！還不夠！……」

「哦，哦，哦！他獲得這樣權威報紙的同意還不滿足。你還要我們幹什麼呢？」

斯羅波特金向小特利格矚着眼睛：

「把你全部牢騷都告訴他。」

麥加利輕快的搓着手。

「第一，親愛的同志們，」他說，「是搬運夫。第二，是運輸。第三，是水的供給。第四，是電力。這些事情由你們負責，够了嗎？」

「够了。」

「科爾尼耶夫和我負責其餘的事情。」

小特利格打開抄寫簿，把寫在裡邊的各項工作對了一下，於是抬起嚴肅的鼓出的眼瞼望着麥加利。

「搬運夫，運輸，水的供給，電力，沒有別的了嗎？你是不是需要機械修理一項？」

「很對！」麥加利說。「機械修理。這是少不來的。」

每個人都笑起來。麥加利笑得特別響。他怎能忘記這個呢？他怎能忽視像機械修理那樣重要的事情？他是工程師，是這裡的首長！倒是不聲不響的小特利格，編輯部的書記，沒有忽視這項事情。

「不要小看我們的小特利格，」庫泰索夫說。「他是有經驗的！他在這項工作中吃下了一隻狗，在餐尾還吃下了一隻小狗！」

「而且用火油把他沖下喉嚨！」斯羅波特金加了一句。

雖然特利格淡然微笑着，但他像小姑娘一樣紅起臉來。他對於做混合土的工作的確懂得很多。車子不管開到什麼地方，他總是注意地，固執地在新建設區上觀察混合土工人的工作。一切用俄文寫的關係於這一問題的實際文章，他都念過。

在從書本獲得的知識上，他再加上他自己的關於速度的理論。

他的理論是這樣：要增加機器的生產力，必須增加一切跟牠有間接關係的機器的生產力。因為蘇聯的全部機器相互間多少有點聯

限，而形成一種複雜的連鎖體系，所以要提高這個體系中任何部門的速度，就必須提高整個體系的速度，這樣，在某種限度內，更逼近了社會主義時代。

他已經選定了那一部門。他在混合土方面有了專門的知識。他相信要加速一架混合土製造機的工作，就必須加速一切跟混合土生產工作有間接聯繫的機器工作。

而間接有關係的部門如下：供給水的水管裝置；運輸水門汀，砂和碎石的鐵路；生產電力的發電廠。因此，每天需要的砂，水門汀和碎石必須增加，搬運砂石的工作必須加速，搗石機和篩子的工作也必須加速，而水門汀製造機的生產量必須增加。

因此，為要加強自來水廠，發電廠，搗石機，等等的工作，不但要加速一切跟這有關係的機器的工作，而且要加速一切跟這些機器有關係的機器的工作，所以非常明白：提高一架混合土製造機的生產力，粗粗看來，好像是很小的事情，其實是跟全部龐大的，複雜的，重要的，有相互作用的五年計劃的體系有聯繫的。

特利格在一滴水裏看見一個花園。他徹底研究了這滴水，他發明了一個構圖。他把軸畫了出來。這是一個花園的藍色印刷品。

這是一顆五光星，以一架混合土製造機為中心。從這混合土製造機放射出一道一道的光線。其中有兩道光線把這個中心向砂和石頭搬運夾聯結起來，一道光線聯結着水門汀貯藏所，其餘兩道線聯結着發電廠和自來水塔。最初三道線是運輸；另外兩道線是發電機和自來水廠。

這是神經系和消化管體系的一個畧圖，而混合土製造機的有效和不間斷的工作就靠這個。

此外，在中心旁邊有一個點——機械修理。這一點本來可以省掉的，但特利格很熟悉這裡那些手推車和小車的實際情形。輪胎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破損了的，也許隨時需要修理。

這是機械力的點和線的交互作用的構圖。

但是如果沒有強烈的人的意志，沒有生命，沒有敏捷思想，沒有創造的想像，沒有銳利的人的眼睛，沒有敏感的警覺，沒有所有人類品性藉以聯結的中心，那末這個稱得上十分準確的精密構圖有什麼用呢？

沒有這一切，他就不會有生氣，是死的。

因此，小特利格絞盡腦汁，煞費苦心地在他上邊填上了人。

這些人都是由他選擇過的。他曾經估量他們的優點和缺點，慎重評判他們的價值，於是沿着點和線寫下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做滿他整張的構圖。這些人的名字站在一個個數目字的旁邊，給牠們以靈魂和意識。在所有工作部門——搬運工作，自來水廠和發電廠，水門汀堆棧，送發處，流動的機械修理工作——跟前，坐着忠實可靠的孩子們。

但甚至這樣還是不夠的。

還必須組織一個中央緊急補充站，按照職務加以正確的分配，準備在緊急關頭調人員馳赴工作地點，使一切部門的工作免除可能延誤。

編輯部的全部人員都參加了這個補充站。斯羅波特金被支配在發電廠方面，庫泰索夫負責水門汀工作，特利格負責搬運工作。自來水方面還缺少一個適當負責人。這是最可靠的部門之一。牠是不會出毛病的。然而牠不能沒有人監理。

特利格翻起兩隻眼睛。好像牠們使他痛苦。

「塞米奇金，你監理自來水好不好？」

特利格並不信任塞米奇金，但在緊急關頭，即使塞米奇金也是有用處的。

塞米奇金自負地，很有意思地咳清喉嚨，特利格的意外的建議使他感到得意。這個建議說明了：到底也有人賞識塞米奇金。他說明了：塞米奇金對於別人到底有一些用處。

塞米奇金從門外走到車間裡。他的臉孔甚至泛起微紅。當然，

他那天早晨所設想的還不止此，但這樣也不壞。無論如何，他使紀錄更逼近了。

「爲什麼不好呢？」他說。「這事情我可以做的。爲什麼不好呢？」

在代表自來水那一點點下，特利格寫上了：「塞米奇金。」麥加利用兩隻手臂圍在伊舒勤珂的肩膀。他直望着對方的眼睛。

「喂，軍長，你現在滿足了嗎？你的心氣平下來了嗎？」伊舒勤珂心想發怒，然而他的素顏不由自主地展開了微笑。但他立刻又壓制住自己，嚴厲地說：

「不要纏我，我要去看我的孩子們。」

電話鈴又響起來。庫泰索夫舉起手臂，懶洋洋地抓起耳機，

「是的。「少共真理報館」的車子。我在聽。什麼事情？」

他把自己和耳機埋在枕頭上。「靜些，孩子們！」

「喂，什麼事情？我在聽哪？」

有一會時光，他靜靜地聽着，鼻子埋在枕頭裡，耳機按在耳邊。後來他說：

「伊舒勤珂隊長？他在這裡。我馬上給你接好。」於是轉臉對着伊舒勤珂：「你來接。他們要跟你說話。」

「我？」

伊舒勤珂帶着驚惶的神色向四週看着。以前從沒有人打電話給他。

「是你的電話，你的！辦公室打來的。你來接吧。」

這位隊長帶着粗魯的小心很滑稽地抓過耳機，把他轉過來，端端正正地放在耳朵上。

「哈囉，哈囉！」他用過度響亮的聲音喊道。「我是伊舒勤珂隊長。有什麼事情？」

好像他們獲得了什麼不平常的警報，全區都靜默着。

熔錫：汽錘的引發機似的短促響聲對着車窗擲過來。

伊舒勤珂緊張地站立着，耳機放在太陽角上，傾聽着。他的臉色變成蒼白。於是不聲不響地掛上耳機。

「什麼事情？」

伊舒勤珂迷惘地看着週圍。

「她找到最不湊巧的時光！」他憂鬱地說。

「什麼事情？」

「我的女人……他身體不舒服……」

他帶着窘迫的神情，無可奈何地，甜蜜地微笑着。

「你們想想看！她的陣痛已經開始了！你們說這怎麼辦？」

一時間他在車間的中央站着，不曉得怎麼辦好。汗珠在他黑黝黝的額上閃光。

「得去照顧她。」

大家都讓路給他。

他走了出去。

三四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沒有誰離開宿舍很遠。頃刻間全隊工人集合起來了。

「事情就是這樣，」斯密太那說，坐在地板上。

他兩手抱住膝頭，頭放在膝頭上，前後搖晃着。

從宿舍的窗口，可以聽見帶着有規則的間歇的低叫聲：

「唉——唉——唉……唉——唉——唉……~~嗚——嗚——嗚~~
——嗚……」

這是芬尼亞的呻吟聲。

從大清早起，她一直在走動着，沒有坐過一息。到十點鐘，她已經完成了一切工作。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而這一天的日子還剛剛開始。

芬尼亞是煩惱的，不曉得怎樣處理自己才好。她總覺得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安排好，得趕快做，然而竟沒有事情可做了。

她於是跟着幾個婦人出席一個婦女活動份子的集會。婦女們從這裡出發去建造一個公共托兒所，這是她們的志願勞動日*。芬尼亞加入這些活動份子的集團，跟她們去。她們竭力勸她不要去，她不聽。

-
- 自願替蘇維埃國家勞動，不取報酬。這是在列寧在內戰時期的手創的勞動日。

「『這個』不曉得到底什麼時候發生呀！」她始終這樣說。她去了。

她們隊伍中有許多孕婦。她不願意落在她們後邊。這與其說是完全由於她的頑強，倒不如說主要的是由於她的精明和簡單的經濟打算。

早晨，芬尼亞本來決定跟丈夫永遠留在這裡。她很喜歡這裡。生產品是不錯的，而且有一個隊長的食糧券，甚至有時還可以得到一點工業品。但當她提議留在這裡的時候，她不是說留在這裡不工作。不，她要工作。

有許多工作可做。她可以到礦山去當車夫。可以到飯館當女堂倌。也可以做掘地工作。但坐在家裡做主婦，不做一點事情，那是可恥的，惱人的。而且一個突擊隊員的食糧券是好的，那末兩個突擊隊員的食糧券就更好了。

但她快要養小孩子了……

她怎樣處置她呢？幾個公共托兒所是滿滿的了。但如果這裡的婦女活動份子正在建造她們自己的公共托兒所，如果她自己也幫助建造這個公共托兒所，而成爲一個婦女活動份子，那末他的孩子可以首先送進去，那是沒有問題的。

因此，她赤着腳底踏着沉重的步子，蹣跚着，汗淋淋地走到工作地點，扶着灰壁，揩掉汗水，立刻忙碌起來，發命令，在通告上簽名，唱歌……

但芬尼亞沒有估計自己的力氣。力氣突然用盡了。她病了。她們差點兒不能把她扶到宿舍。她要走兩公里路，灰塵，悶熱，窒息。風靜下去了。

她們找伊舒勤珂。到處找不到他。她們奔到辦公處。從那裡打電話到「少共真理報館」，在那裡找到他，告訴他這個消息。

同時，芬尼亞躺在寢台上，呻吟着：

「唉——唉——唉，珂斯得卡……嗚——嗚——嗚，珂斯得卡

！……」

鄰舍們用一塊面巾弄濕她的頭，給她水喝。隊員們在窗下喧嚷。

「事情就是這樣，」斯密太那說。「我跑到工場。麥加利悶聲不響，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在等待，考慮。科爾尼耶夫並不反對。馬夏當然急得活跳。事情是很明白的。伊舒勤珂立刻就要回來了。他會報告的。所以，你們看，一切都照常進行，是的……」

「現在讓我在地板上坐一息，同志！」奧爾加·特麗格布娃突然用刺耳的聲音叫起來，好像在公共會場上的叫聲一樣，滾動着小小的鼓出來的藍眼睛。

「呸！」斯密太那喊道。「住嘴！我沒有給你地板上坐。」

他蹣跚身來，閃電一樣快地抓住特麗格布娃的腿，把她拉下。她喘息着，卜篤一聲倒了下來，坐落在階級上。

她咬着舌頭。

「輸，你！」

「這就是當前的情形，」斯密太那沉靜地繼續說道。「現在，特麗格布娃同志說得很對，事情是要我們來幹了……」

他突然停住話頭。

一輛車子穿過街道，急馳而來。車子還沒有完全停下，伊舒勤珂便開始往車外爬。他被稻草纏住了。他從稻草堆中抽出兩腿。他最後整了整身子，跳下了車。車停止了。

伊舒勤珂走到門廊，他的褲腿捲起，粘滿了稻草。孩子們讓路給他。用膝頭撞開門，他走進廳堂。

天氣熱得可怕。

離開「少共真理報館」的車子，這位隊長立刻開始奔跑，^回家來，但在半路又折回去。他想起自己必須弄一輛車子來。

他不認識的車夫不肯把馬給他。他要醫院的條子。伊舒勤珂懇求着。他咒罵着。他終於克服了車夫的頑強。

接着，又發生了一個問題——一點困難：車夫們正在吃午飯。伊舒勤珂手裡捏着一張票子。衝進飯堂的帳幕裡，衝到那個車夫跟前。他又懇求着，咒罵着。

他覺得如果不立刻動身，或種可怕的事情就要在芬尼亞身上發生。她會死去。她會悶死。他能夠想像她怎樣悶死。他想像得那樣清楚，甚至他自己都感覺到窒息了。

但那個車夫一定要等他吃完飯後才出發。

因此他等待着。他繞着桌子走。堂倌們用裸露的臂肘把他推開去。他癡呆地微笑着，在長椅的邊沿上坐下，但他立刻又跳起來，又繞着桌子走，垂下強壯的頭，憤憤地閉着嘴。

他痛恨那悶人的，調勻的黃色光線——像一個攤頭的光線一樣——這是從被陽光照成黃色的灼熱的簡陋的板壁照進帳幕裡來的，天花板高高支托在長木柱上。他厭惡檯上那些白色瓷瓶裡的灰色鹽粒。他厭惡那些麵包，蠅子和水蠶。但比這一切更使他討厭和憤怒的，是那些車夫們，他們不管天氣那裏熱，還穿着黑色的、厚重的、發鏽的棉大衣。

「正像豬鬃一樣！」他咬牙切齒地低聲說。「那裡有一個婦女快要窒息死了。而這裡他們却像豬鬃一樣，爛洋洋地吃着東西！」

他最後終於獲得一匹蹩腳的馬和一個有些瘋瘋癲癲的車夫。車夫爲要節省時間，鼓着嘴脣，一直馳到丘場，駛到一個使他們無法前進的地方。他們不得不卸了馬，用手把車子從一個地洞裡推出來。

他們把車子開回來，又迷了路。一句話，他們至少兜了五公里冤枉路，最後從另一邊開到宿舍。

有一種敲擊的聲音傳進伊舒勤珂的耳朵。好像一股洪流湧進他們裡邊似的。

他預料家裡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平常的事情，什麼特殊的，可怕的，不可知的事情。他準備應付這種事變。但他一走到板壁後邊，

立刻吃了一驚，因為他看見一切都保持着平靜的質樸和家庭的秩序。這裡並沒有什麼不平常的事變。

芬尼亞仰躺在廢台上。她低聲呻吟着，但她的臉是發光的，潮濕的。一個鄰舍正在把她的東西縛在一起。芬尼亞看見伊舒勤珂，停止呻吟。

她立刻神經質地微笑起來，自己慢慢站起來，拿過一條披巾披在頭上，用僵硬的食指在披巾下邊掠着頭髮。

「不要緊嗎？」伊舒勤珂說，有點失望的樣子。「怎麼樣？」芬尼亞犯罪似地用活躍的藍眼睛望着他，沒有回答。

「東西拿去，」鄰婦說，把一包東西放在隊長的臂抱裡。「車子喊來了嗎？」

伊舒勤珂機械地把東西抱在胸前，嚴肅地看着芬尼亞。

「熬得住嗎？」

她竭力忍住呻吟，用美麗的光潤的牙齒咬着下嘴唇，點點頭。

「熬得住，」她舒容易說出這句話，又有一陣搖蕩抓住了她。

伊舒勤珂一隻肩膀湊近她。他用一隻手臂圍住他的頸項，他們一同走出房間。

當那個鄰婦把笨重的芬尼亞扶上小馬車——車身狹小，只能容兩個人和一個籃子——的時候，當她把稻草放在芬尼亞背脊下邊的時候，伊舒勤珂走到孩子們的跟前。

孩子們好奇地恭敬地看着隊長，看着他的黧黑的受傷的臉，看着他抱在手裡邊的一包東西。他們等待着聽他的話。

一看見聚集在這裡的隊員們，伊舒勤珂的興趣立刻回到他剛才突然被拉開來的那個世界裡。

「你們怎麼樣？」他一邊問，一邊看着週圍，在心裡數着孩子們的人數。

「大家沒有什麼不同意。」

「全體都在這裡嗎？」

「全體都在這裡。」

伊舒勤珂皺起眉頭。

「你什麼意思呀，全體都在這裡？柴吉羅夫在那裡？」賽恩珂在那裡？」

柴吉羅夫和賽恩珂都不在那裡。他們已經失蹤了。前一班也沒有他們。柴吉羅夫大清早在這裡出現過。別人看見他在孩子們中間奔走著，向人借一張十盧布的票子。而賽恩珂在前一天就不見了。

「這兩個狗養的兒子到底怎麼樣了？」伊舒勤珂喊道：「他們要割斷我們的喉嚨嗎？他們不能在別一天去玩嗎？我們今天有這樣重要的事情……因此……因此……」

他說不出話來了。他用泥土一樣的裸腳在地上頓著。

在車子裡，芬尼亞開始呻吟起來。伊舒勤珂跑到她跟前。當他已經在她旁邊坐下，右腳垂在外邊，左臂圍著她的背脊的時候，他喊道：

「個個人必須留在自己地方，否則我們就要找不到人！」

車子開動了。斯密太那追著車子。

「等一等！停一會，伊舒勤珂停一會！事情怎樣決定？」

「我們決定戰勝他們。你把隊員們領到工場上去……個個人都要去……不能差一個人……我馬上到那裡來……」

他用眼 指點著芬尼亞微笑着。

「你親眼可以看這是什麼音樂……。一件好差使……」

芬尼亞靠在丈夫的肩膀上，搖搖著。

「喔，珂斯得卡……討厭死了……喔，珂斯得卡，我熬不住了！」

「快開呀，你，鬼附在你身上！」伊舒勤珂用可怕的聲音吼叫着，推着車夫。

風沒有了。但同時也沒有太陽。太陽隱蔽在低垂的，悶人的，

— 191 —

該目的白雲背後。

空氣真清氣，一動不動！好像澡房裡的空氣一樣。

三五

這是五月的末尾——嚴酷而又仁慈的烏拉爾夏季的開頭——
一片沒有被人接觸過的，沒有被牽涉在計劃裡的大自然。

這裡，陰暗天空的狹窄的邊沿彷彿是太陽，風，雲，和草之間的
唯一媒介物。

這裡，草長滿了山丘的圓面。牠還沒有完全被人踐踏過。牠是
乾燥，柔美，灼熱，蓋滿了灰塵，但牠仍然保留着強烈的芬香的氣
味，市場是在牠的上邊。市場上有直刺天空的木桿，有帳篷，貨攤
——有奇形怪狀的吉卜西人的貿易場所。

那兩位同志在一條地溝的邊沿坐下，開始賭博。

但這一次，賽恩珂立刻把柴吉羅夫的購物證，日糧證和銀幣統
統拿過去了。

他們從地上站起來，走到市場。柴吉羅夫不再哭泣了。他的眼
睛閃着狂熱的光，像病人的眼睛。他的瞳孔是凹陷的，泥土色的。
他不再懇求什麼了，不再說什麼了。他很難分開焦燥的嘴唇。他垂
頭喪氣地跟在賽恩珂後邊，無意識地踏着同伴的足印。他勉強微
笑着。他的微笑是不自然的，討好別人的。

小山的山頂被人們踐踏成黑色了，四處冒着烟氣，好像有人在
那裡放火似的。

奧利亞·特麗格布娃被派來找尋賽恩珂和柴吉羅夫。她到處找
尋他們。她找不到他們，不敢單獨回隊裡去，她在市場找到了他

市場上擁擠着蹣跚的馬，柳條編成的車子，一桶一桶的喀瓦斯酒，四分五裂的橡皮似的羊肉跟綠得可怕的一束束蘆葦放在一起，還有油膩膩的蓋滿污斑的手指，藏在乾草裡的一大瓶一大瓶的庫密斯酒，大塊的巴希吉爾牛油。

這裡，戴皮帽的，有灰色鬍子的巴希吉爾人坐在氈毯上，他們的大槍孔像陶器一樣閃光，還有亞細亞人的微笑的痕跡。這裡，行走着吉卜西婦人們，她們不經意地東看西瞥。無賴漢們推着搖擺的腳踏車。古舊的礮土器，彈藥帶，一包一包的廉價烟草，襪，鞋子，靴子，廉價的棉布襯衫……，從一個人的手裡傳到另一個人的手裡。

烏拉爾的喀什克人帶領全家從遠近喀什克村莊和集體農莊到這裡來看看這莫明奇妙地勃興起來的城市，他們帶着無言的驚異凝視着過道。他們從未看見過的機器，管筒，起重機，房屋，塔樓，從東南西北圍繞着這些小山。

這一切東西包圍着這市場的堡壘，像包圍着一座不能攻陷的營寨一樣。牠們用宿舍的連隊，用工廠的縱隊，用工場的砲兵團，用機器的大砲，用空氣鑽孔機的機關鎗，進攻着牠。

但市場依舊保持着牠自己的面目。

晚上，貨車嗚呀作響。天一亮，牠們便神密地通過敵人的陣地，進入這被圍的營寨。

什克人把糧食帶到這裡來，把製造品帶回去。

市場便是這樣出現的。商業便是這樣開始的。

一切亞細亞的特點，這裡都有，只除了鮮豔的色彩。沒有藍，沒有水藍，沒有靛色的織品，沒有銅器。這裡佔優勢的是黑色和灰色——中俄市場的黯淡的顏色——這裡近似一張報紙，不像一張

• 喀瓦斯是一種農民用麵包自製的麥酒，庫密斯是一種發的馬奶酒——。編者

波斯地毯。

賽恩珂在這裡覺得像在家裡一樣習慣。他輕快活潑地打斷贏得的事物。內衣的帶子迎風拍動。

「好！大家來！拿去吧！買去吧！」

他拿出那雙套鞋。牠們在空中呆笨地翻轉來，紅裡子閃着光。太陽帶有黏性地在牠們的鞋底上燃燒，鞋底下有像壓縮成的魚子醬一樣的花紋。

「誰要橡皮套鞋？很好的貨色。一個便子以三盧布的代價換給我的。來，孩子們，不要吝嗇一張十盧布票子！」

他在人叢裡奔跑着，用兩肘推擠着。市場使他迷醉了。他的眼睛變成恍恍惚惚的，微紫色的，喝醉酒似的。涎液流下有疹子的下巴。他的聲音是粗嘎，緊張，狂暴的。

「這是一頂很好的帽子——牢固得很。誰要這頂帽子？光光滑滑的，配給健康的腦袋戴的，是一個病人的帽子！牠從前用一百張盧布票子買來的，現在只賣一張五盧布票子。幫幫忙吧，同志們，因為我是一個熱情的突擊隊員！」

他帶着訴苦口吻從嘴角急聲喊道：

「幫幫忙吧，上帝，公民們，我們沒有東西吃了！我們快要餓死了，我的弟弟和我！我們三天沒有東西吃了。我發誓沒有說謊！」

他用一雙新鞋子驚動所有的人們，鞋底對着鞋底拍了幾拍，抓住鞋帶在自己面前一心一意地轉動着牠們。

「頂括括的列寧格勒的鞋子！動動看——真像橡樹一樣牢固！來，孩子們，大賤賣，二十盧布！這是內衣，亞利舒卡出品——沒有一塊補釘，每件十盧布。」

他被農夫農婦們圍繞着。開玩笑，說調皮話，裝出狡猾而又愚蠢的樣子，他立刻把全部東西賣出去了。他抓住買主們的衣服。他在自己手掌上吐着唾沫。他拍着兩手。離開了。又走回來。踏着樹

皮鞋。髮着眼睛。唱歌。

柴吉羅夫簡直跟不上他。他懷着恐怖的心情看自己寶貴的東西永遠往陌生的手裡溜。賽恩珂曾給他一張十盧布票子，作為全部東西的代價，但他現在撈回五十盧布。

柴吉羅夫想說幾句話，但他不能張開他的嘴巴。他不能分開緊咬的牙齒。他想吃東西，喝酒。他想喝些喀瓦斯酒，喝些庫密斯酒。……

他看見賽恩珂離開人衆，很快地偷偷把新鈔捲在舊鈔裡，從褲縫裡塞到深深的秘密袋裡。

奧利亞·特麗格布娃嘩啦嘩啦撲到他們跟前。她停住腳，兩手撐着腰。

「同志們，」她用一種非常高的，幾乎是尖叫的女性聲音說道。「大家都留在自己地方。只有你們兩個不在。那是不行的，同志們！作為有階級意識的突擊隊員，你們真羞死了，尤其在這麼重要的破紀錄的關頭……！」

賽恩珂厭煩地看看她——她的假日穿的衣服，她的頭髮，她的衣扣子。

他向柴吉羅夫髮着眼睛，吹着口哨子，憤恨轉身，默默從市場走開去。

她從旁邊抄過去，又站在她面前了。

「昨天你不上班！今天又想逃班嗎？」

她在他們面前，像一面旗子一樣在風中飄動。

「你聽見我的話嗎？你又想逃班嗎？你到底什麼緣故！你失去了腦筋嗎？爸爸孩子們都出席生產會議，而你們却在市場上閒逛！這裡有什麼東西，你們沒有看見過？你沒有看見過這裡的廢料嗎？你們還算是突擊隊員！做的好事！」

賽恩珂無恥地從頭至腳打量着她，溫柔地微笑着。

「你知道我要請你做什麼事嗎？」他愛撫地說。「吻我呀。」

你知道吻我什麼地方嗎？」

他立刻舉起一隻腿，彎下身，拍着像箱子一樣闊的背部。

「吻我這個地方，我親愛的奧列奇卡。」

她漲紅臉，但竭力遏制住自己。

「這是非常魯莽的舉動，」她說，不經意地聳聳肩膀。「正是無賴的暴行。」

她突然又攻擊柴吉羅夫。

「而你怎麼樣呢？你自己沒有頭腦的嗎？他領你走，你便跟着他，好像他用繩子牽住你似的！」

「喂，你爲什麼侮辱我的小同志？」賽恩珂憐憫地說。「我的寶貝遊伴！我警告你，誰侮辱我的小朋友，我要敲碎誰的腦袋。你看，他還沒有把輸掉的錢贏回去。是不是，柴吉羅夫？」

她的突出的小眉頭緊皺起來。

「聽着，賽恩珂！」

「我在聽。你還有什麼話？」

「我們要宣佈這件事。請記住這個。我們知道你的！」

「我沒有閒工夫跟你說話。你明白嗎？」

「同志們，要有階級的自覺……」

奧利亞·特麗格布娃深深喘了口氣。唉，她是多麼痛恨賽恩珂！

她鼓起所有的力氣，不讓自己說一句亂話。她知道必須好好勸誘他。說錯了一句話會把一切毀掉的。今天個個人都特別需要。也許一個人可以決定全部工作。

賽恩珂用斜視的眼睛看着她。他看穿了她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力量。

「同志們！」她嚴肅地說，「要有階級的自覺。我們是有紀律的，我們必須維持它。我們決定做什麼事情，就得以布爾雪維克的精神來做牠。這個明白嗎？柴吉羅夫你怎麼樣？你不能跟同伴們爲

難！」

柴吉羅夫不聲不響地站着，好像失却了主意。賽恩珂用兩臂圍抱着他。

「喂，怎麼樣，我親愛的小朋友？我並不是拉你後退。前進，前進吧！否則爲了我的緣故，他們會加罪陷害你的。」

他直望着對方的眼睛。

「或者你要跟我一同回去嗎，我親愛的小兄弟？」

他朝奧利亞點點頭。

「去，讓我們給他們看看我們是何等熱情的隊員。」

他的聲音變得更狡猾，更甜蜜了，他的嘴巴變得更毒了。賽恩珂滴着憎恨的汗水。奧利亞感覺到這個。她知道今天將發生或儘不幸事件，但她假裝沒有注意到這個。

「那是對的！」她用響亮聲音喊道，「那是對的，孩子們！洗雪你們昨天的恥辱吧！」

「恥辱？」賽恩珂帶着懷疑神色問道。「你說昨天的恥辱，到底是什麼意思？什麼恥辱？聽着，奧利亞，不要扯得太遠！你怎敢在衆人面前侮辱我們？你有什麼權力？滾開去！滾蛋！」

奧利亞讓對方給她的侮辱從耳邊滑過。

「到底怎麼樣，孩子們？你們不能使我們失望！你們不能牽累我們！」

「快走！」賽恩珂用不自然的聲音喊道。「爲了上帝的緣故。快走吧！不要攔住我。我們既然告訴你，我們會來的，我們就回來的。那不是完了！」

她假裝相信他的話。但她並不走開。她遠遠跟着他們。

他們走下冒烟的小山，賽恩珂走在前面，柴吉羅夫跟在後頭。

她以爲賽恩珂會欺騙她，但她是錯了，賽恩珂和柴吉羅夫正向工場走去。

「喂，聽我說，先聽我說，於是想想明白。你台麻回去的。我

既然這樣告訴你，你一定會贏回去的。你會抓到一個機會。你能够把我的半千鈔票都拿去。這是事實。但主要事情是要聽我話。

三六

汽車終於開出了喧囂的城區。他們停在湖邊。

這個湖的面積有十四方公里。牠是一個嶄新的湖，剛剛在五個月前用人工造成的。

以前，這裡是一條瘦瘠的大草原的河流。未來的工廠需要大量的水，以供工業之用。而這條河不能滿足這個需要。因此，一道一公里長的隄堰被築成了。到春天，河水解凍，湧流着，泛濫着，灌滿了這工人造成的盆地。

這河變成了一個湖。

河水流滿了十四方公里的大草原，立刻獲得了這個盆地的地形學上的界線。不過牠還沒有完全成爲一個自然的湖。由隄堰造成的那一邊湖岸，突然把水流切斷，好像一道圍牆。牠看來好像人工鑿成的一個很長的橢圓形的湖，一半伸入大草原。

雷·勞伯先生帶着悽然首肯的神情搖搖頭。是的，這當然證實了他的觀念。這是他未來著作的一個光輝的例子。

「你不以爲這是人對於自然的粗暴的侵畧嗎？」他問。

這個人工造成的湖鏡在草原中，像從屋子裡搬到院子裡的一面穿衣鏡。牠本來慣於反射牆壁和臉孔，現在牠却不得不照天空和浮雲。而在這裡，出現了牠們半昏暈狀態的不自然。

對話繼續着。

納爾盆杜夫帶着諷刺的神色看着那位美國人。

「人對於自然的侵畧——這個定義太富於形而上學氣味了。我

們說：幾何學對於地理學的侵畧。」

雷·勞伯先生微妙地微笑着。

「但幾何學失敗了。幾何學並沒有通過考選神的考試。你們心
想造一個完整的湖，而結果僅僅造成半個湖。」

「不，我們並不想造一個完整的湖。我們只需要一片水，以供
工業之用。我們從地理學拿來牠能夠給與我們的，我們再加以改造。
你知道牠費了我們多少代價？」

萊奧納·達來先生取出筆記簿。他記下許多最有趣的事實。

建造隄壩的工程始於冬季的後半。到春天，牠必須完成。如果
在解凍前不能完成，則一切工作完全白做。混合土工程是在零下四
十度的大冷天做成的，天空刮着忍受不住的寒風。做混合土用的水
是熱過的。人們的手脚都凍僵了。這個工程是超過了人類的力量。
然而工作並沒有停止。這是人對於自然的鬭爭，而人獲得勝利。到
了第七十五天，最後一立方尺的混合土也築在隄壩上了。

納爾登杜夫說述着。雷·勞伯先生贊許地搖着戴草帽的頭。

當然，這一切一再證明他的觀念的正確，凍僵了的手指，人們
由於疲倦和寒冷而倒下去了，人和上帝的瘋狂的鬭爭。而結果——
一公里長的隄壩和半個湖！人以為自己征服自然了。人欣喜欲狂
了。

但人為什麼需要這種鬭爭？爲了工業所需要的水。好！但人為
什麼需要工業呢？爲了物品的生產。好！但爲什麼需要物品呢？當
然不是爲了快樂。只有青春和健康才能得到快樂。

難道古代的宗教國家比現在更少快樂嗎？唉，那時地上的快樂
比現在多得多了！那時在永生的天空下，有一種聰明的冥想的存在
——時而恐怖，時而仁慈。那是跟上帝接近的。那是對於上帝的服
從——時而恐怖，時而仁慈。那是上帝和世界的完全的美化的融和。
這是溫暖的原始的樂園。

而人們已經弄壞了這種樂園。人們已踏進了跟自然的鬭爭。

跟上帝的鬭爭。驕傲和技術的惡魔統治了人類。

是的，真的。這將是一本出色的書。

「看，納爾盆杜夫同志，」他說。「我們從那喧囂的城區不過開出了八公里路，而我們週圍的一切已經變得那麼神奇！自然呼喚著那樣愉快的溫暖。風是多麼清新和芳香！好一種使人快慰的原始的靜謐！我們不過離棄了技術，然而我們更走近上帝了……」

「是的……我們更走近……」

納爾盆杜夫不舒服地看着隱壩的頂面和湖的全部長度。這裡的一切都使他想起麥加利。這隱壩是麥加利建造的。他在零下四十度的大冷天冒險建造着熱混合土的工程。

當時納爾盆杜夫認為這在技術上說來是不聰明的工作。他違反混合土工程的公認的傳統。麥加利居然敢於違反這種傳統。納爾盆杜夫曾以科學為護符。麥加利堅持自己的意見，說科學應該用辯證法的眼光去看。昨天某些科學假設，今天已經成為公認的事實了；而今天某些公認的事實又不適用於明天，成為過去的陳跡了。

工廠辦公處裡曾有過一場可怕的爭辯。工程師們分成兩個陣營。但青年人統通做麥加利的後盾。麥加利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終於獲得試驗這個工程的允許。納爾盆杜夫相信麥加利一定會遭受到慘敗。他熱烈地希望麥加利有如此的結局。但麥加利勝利了。隱壩已經建造成功了。

納爾盆杜夫並沒有屈服。他依舊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相信混合土會證明自己不夠強固。他預斷隱壩將抵擋不住水的壓力。到春天，他要跑到隱壩那裡去，看河水在兩岸上泛濫。這個湖慢慢漲起水來。找不到出口的冰塊，像一群石蠟做成的鷺，無意識地滾動着，互相排擊着。隱壩的基腳站在水中，像用許多巨大的馬蹄鐵鑿成一樣。水一天一天沿着牠們漲上來，但隱壩始終兀立不動。現在水漲到邊沿上來了。薄薄的水面沿着隱壩的全部長度淹沒了圍牆似的邊沿。風掃過這裡，吹動着水面，使牠潑起浪花，把牠帶了開去，像

一陣新鮮的潮濕的雲霧。生長在枯乾了的河的流域裡的樹木被罩上一層薄薄的銀色的水霧。

「我問你：人類此外還需要什麼呢？」雷·勞伯先生說，用一種尊敬的姿勢脫下他的草帽，好像一個文明的基督徒踏進教堂時的動作一樣。

納爾盆杜夫沒有回答。他熱狂地注視着那圓圓的傾斜的表面。它使他聯想起一個裝滿水的浴盆的表面。

在納爾盆杜夫看來，如果他用大手杖敲牠一下，整個湖就會發出像教堂的鐘聲一樣的嗡嗡的響聲。他找尋着裂縫的痕跡。有時他覺得好像水從縫罅漏出來，但這是視官的錯覺。水湧到堤壩上邊，但不能從麥加利所建築的混合土堤壩漏出來。

是的，麥加利是勝利了。但這是饒幸的勝利。還可以希望麥加利在今天創造紀錄的工作上遭受到慘敗。

他們離開汽車，由一架鐵梯子爬到堤壩上去。

在這裡，在一個普通的混合土基座上，站着一個小小的黑色的列車像。列車站在掛着救生帶的鐵欄柵中，一個站在混合土戰艦的船橋上的艦長的姿勢。

在這裡，湖面放灑了，形成一體圓形的深灣。在牠後邊，直聳着聳峯的高山。牠掩蔽着這個工程。山腰上有兩個地質調查處的帳幕。都飄着紅旗。

山的彼面有一條路。牠冒起濃密的黑色烟霧。從上昇的飄浮的煙霧看起來，你可以猜測到路上有大量的運輸。

「看，」雷·勞伯先生說。「你注意到當前的現象——一個那不勒斯灣嗎？人同自然鬭爭，結果創造出了以冒烟的維蘇威火山為背景的那不勒斯灣的縮影。納爾盆杜夫同志，你到過索稜托嗎？」

「是的。」

「你不以為這裡很像那不勒斯灣嗎？」

「真的，我以前從沒有注意到這個。的確很像。」

還有山坡上那些白色帳幕……。牠們好像兩個古城。左邊一個是赫鳩婁尼恩，右邊一個是潘沛依* *。」

納爾盆杜夫微笑着。

「那些是地質調查處的帳幕——是你非常痛恨的赫鳩婁尼恩和潘沛依。」

雷·勞伯先生的眼睛閃着火星。

「唉，妙，妙！」他快活地喊道。「妙極！讓我們再追溯下去吧。你記得赫鳩婁尼恩和潘沛依的命運嗎？妙極！有時自然會失去了耐性。她於是用溶岩淹沒她頑強的孩子們。……」

雷·勞伯不再說下去了。他的慣於交際的敏感告訴他：要是再說下去，他就要越過跟一個不大瞭解的朋友開玩笑的應有限度。他用盡自己的年紀所允許的勁兒，抓住納爾盆杜夫的臂膀，搖着他。

「無論如何，」他急急說道，「讓我們丟開哲學吧。我們永遠不能互相瞭解。你是一個青年辯證學者。我是一個老頭子，也許是迂腐的，書呆子氣的老頭。但說老實話，我非常喜歡列寧這個謙恭的紀念像。何等美妙的地位！列寧站在那不勒斯的背景上！尤其是因為這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

雷·勞伯先生和善地直視着納爾盆杜夫。

「我非常熟悉這位特出人物的傳記。列寧的確具有最不平常的頭腦。我這樣說，一點沒有過獎的地方，雖然在許多問題上，我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我知道麥克沁·高爾基曾在喀音里辦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學院，而你們偉大的領袖列寧有時到那裡作客。他也許時常

~~~~~  
\* 那不勒斯灣，維蘇威火山及索稜托，俱係意大利地名。

——編者

\* \* 維蘇威山腳的兩個城名，曾為火山爆發所毀，後又自地層中掘出。——編者

用贊許的目光看着那不勒斯灣和維蘇威火山，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也許當他看着那不勒斯，過去文化的紀念碑時，他會想到自己的祖國，想到俄羅斯的前途。……他也許看到將由自由的俄國工人的手造成的未來的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灣……」

雷•勞伯先生對納爾盆杜夫說了這些話，他的藍眼閃爍着柔燦的光，回到汽車裡的坐位上。

## 三七

三點二十分。

科爾尼珂夫讀着一張條子：

「打電話找不到你。你是瘋了。我買了火車票。必須搭國際車走。爲了上帝的緣故，立刻回來一趟吧！我沒有一點空。絕對沒有！火車五點十分開。不要罵我！我要向你解釋一切！我愛你！我要發瘋了！克拉娃條。」

「監督同志！」

這是一——馬夏。

科爾尼珂夫把條子塞進衣袋裡。

「噢！什麼事情？」

馬夏遏制住自己的感情，裝出一種嚴肅的態度。他非常沉靜。他好容易才裝得這樣鎮靜。他簡直不能掩藏他狂野的天真的愉快。他好容易才控制住兩隻手臂，不使牠們抖動，同時竭力控制他的兩腿，不使牠們奔跑。但他不能控制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肯服從他。牠們欣喜欲狂。牠們賊頭賊腦地閃着火花。牠們燃燒起來了。

「監督同志，電流已經安置好了。你可以試驗機器了。」

「好。」

他們走到機器跟前。

混合土製造機站在高高的新平台上，就在工廠的牆邊，正對着五座電池。

那地方，工廠的牆壁有一個缺口。你可以看見一個巨大的！張

開嘴巴的，陰暗的內部。混合土將通過這個缺口送到裡面去。

科爾尼耶夫走到平台跟前，機器師正在用破布揩着齒輪。

從外邊看來，這混合土製造機很像一尊大砲。一尊溜彈砲，一尊臼砲。牠站在小小的生鐵輪子上。旋轉的鼓筒的短短的砲筒。漏斗是安置砲彈的箱子。漏斗沿着牠而上昇的導桿，便是大砲的指標。機器完全漆成草綠色，軍器的保護色。

機器的工作是很簡單的。把必要份量的水門汀，碎石和砂倒進漏斗裡。漏斗沿着導桿升上來，自動地把裡邊的貨色倒進旋轉的鼓筒裡，相當份量的水也自動地注入鼓筒裡。搗攪一會兒，一作混合土便做成了。

於是鼓筒繼續在縱軸上旋轉，翻了過來，把混合土倒在傾斜的木槽裡，再從木槽裡溜到鐵做的小車裡，車到目的地去。同時，落下來的漏斗又裝進了一車一車的砂，碎石，和水門汀。

當空空的，依舊在旋轉着的鼓筒恢復了原來的位置時，漏斗又爬上來了。鼓筒彎下去。漏斗又自動地把乾燥的混合物倒進鼓筒裡。又灌進水。於是一切又從頭開始工作，一刻不停。

「來。把牠開動起來，」科爾尼耶夫說。那個機器師轉動着槓桿。

鼓筒開始帶着一種輕柔的油滑的喇喇聲轉動起來。

「好！開動牠！」

在縱軸上旋轉着的鼓筒彎到木槽上。科爾尼耶夫像一個醫生一樣檢視着牠的咽喉。

「好！把牠開回去！這部份很好！讓我們看看漏斗！」

漏斗帶着鏗鏘和研瑯的聲音爬上導桿，轉到旋轉着的鼓筒上邊，於是溜了下來。

「好。」

馬夏再也忍不住了。

「儘儘可放心，司令官同志。」

科爾尼耶夫的鼻子抽動着。

「水，」他冷冷地說。

沒有水。

「水！」

馬夏一口氣衝到平台上。他的樣子是可怕的。

「水……你老娘要水！」他用一種異樣的聲音喊，一邊摘下帽子。他用帽子狠命敲着柵欄，使牠噴出一陣塵霧，正在這時，他看見芬啓支和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在平台下邊，他滿面春風微笑着，說：

「當然，我很抱歉，竟說出這樣惡俗的話，記者同志們！」

他非常敬重新聞記者。他奉承他們。恭維他們。他夢想得最厲害的，就是要使自己名字出現在報紙上。但同時他又用強有力的話語在他們面前炫耀他粗魯的情緒。他認為在戰亂的氛圍中，這是完全可以原諒的。

然而始終沒有水。

「水呢？」科爾尼耶夫問，臉孔微微發紅。

「管水的人在妨礙工作呀，監督同志。」

科爾尼耶夫從衣袋取出錢來。那張字條跟着錢飛了出來，掉在地上。他沒有把錢拾起。

「三點半了——還沒有水！」

他跑到管水的人們那裡。他們正在旋着水管的最後一個龍頭。他，脚踏在一罐鉛丹裡。一隻鞋子給染紅了。

同時，在下邊，木匠們正用木板鋪成一個平台。這是麥加利和特利格的新發明。這個新發明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直到今天，所有原料都是由小車沿着特別用木板鋪成的狹路運到混合土製造機的漏斗上去的。小車時常跌翻，或相互撞在一起。這要耽誤運輸工作，製造混亂，破壞工作規律。如果用木板把這一片地方統統鋪起來，事情不是更簡單的了嗎？這個簡單的想頭當然

是異常普通不過的。但某些思想正因為太簡單了，太明白了，人們反而難得想起牠們。

麥加利和特利格由不同的思路獲得這個同樣的觀念。

麥加利：看了火磚的搬運工作，想想富馬、葉哥羅維奇所發明的疊磚新法，於是聯想起現在這個觀念。

特利格：完全由理論的研究獲得這個觀念的——在筆記簿裡寫下減小混合土工作的速度的一切想像的和可能的原因，於是用想像的但是可能的方法消滅每個延遲工作的原因。

他們兩個人的計劃不謀而合。

麥加利立刻召集木匠隊開始工作。當他們工作着的時候，特利格寸步不離開他們。他用一捲袖珍帶尺測量着鋪板的表面。他遞給他們釘子，鋸木板，催促他們趕快工作，懇求他們，咒罵他們。要把他推開去，確是很困難的事。小特利格是非常固執的，一點不肯讓步的，特別是實踐在他的理論成果的事件中。

鋪板工作完成了。特利格快活地在板上奔跑，把草鞋印留在新鮮的棕櫚色的板紋上。

隊員們在監督辦公室換着衣服。第一個出來的是斯密太那，他穿着硬繃繃的粗帆布工作衣。硬繃繃的帆布大手套使他兩手好像鞋子的模型一樣。斯密太那歡天喜地地檢驗着鋪板。

「好極了！」

他抓住一輛小車，用兩膝抵住牠，把牠拖到鋪板上，於是帶着噠噠的響聲，在堅硬的，挺直の木板上推着牠。

「這正合我的意！妙極了！」

他一下子把小車轉了過來，向相反的方面推着。他對於小車行動的輕快和地板的牢固，非常滿意。一方面作為一種玩耍，另一方面藉此試驗他的力氣，他跟着小車在鋪板上四處奔跑，在他後邊留着車輪和他兩腳的印子。他使平台上蓋滿了斑駁的泥污。

小特利格站在旁邊，帶着喜愛的神情看着小車的輕快和奔跑。

「喂，斯密太那！等一等。我們用兩部車子對跑一下。」

特利格抓過另一部車，推到平台上斯密太那的對面。

「向右邊。」

每個人敏捷地向右邊推着車子，敏捷地推過對方邊沿，像兩部車子在狹路上相遇時一樣。

「括括叫！」

穿着工作衣的孩子們從監督辦公室魚貫地奔了出來。

全體穿着硬繃繃的帆布罩衫。他們不大靈活地揮舞着鞋子的模型似的大手套，奔到鋪板上，用穿着靴子和鞋子的腳踐踏着，在板紋上留着污點和足跡，蹦蹦跳跳地互相擦過，試驗着他們的力氣，好像在舉行體育競賽以前似的。

## 三 八

他們的汽車在湖的週圍兜着圈子。

他們在湖的另一邊停下，正對着建築工場的中央。

從這裡望去，牠展開在湖的彼面，氣勢更加雄猛，堂皇。在烟和水的噴射中，在光和影的飛閃中，在木造塔房和牆壁中，牠像古代的特洛城一樣，浮動，冒烟，幽暗，形成一種浮動的同時又是不動的沉默的全景。

他們離開汽車，沿着湖岸，在一直伸展到湖邊的碧綠的大草原上漫步。

一隻笨重的小船浮在湖中。有人在船裡唱歌。大草原的香氣使人迷醉。

離岸不遠的地方，孩子們在游泳。

在水中，游泳者變成了綠色的兩脚蛙。

納爾盆杜夫站立着，一隻臂肘靠在汽車火熱的減熱器上。他凝眸注視着建築區的全景。他尋找着那個熱煤化煉廠，他們現在正在那裡準備創造新紀錄的工作。他找到了牠。從這裡望去，那工廠彷彿是黃色的一小片。

「巴比倫，巴比倫，」雷·勞伯先生歎息道：大聲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你能說世界不美麗嗎？人們到底缺少甚麼呢？」

「這裡，在我們現在站立着的地方，一年以後，將出現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納爾盆杜夫意味深長地說。

雷·勞伯先生看看他站立着的地方，在草地上看見一個奇怪的



東西。他用手杖把鞋翻過來，揀出鞋，挑了起來。這是一隻破爛的枯乾的樹皮鞋。

雷·勞伯先生帶着極度的好奇注視着鞋，最後說道：

「哦，是的，我懂得了。這是俄國國產的鞋子。有趣得很，但我忘記了牠的名字，萊奧納。」

「俄語叫做 lapot，」萊奧納·達來說。

「是的，是的。我現在記起來了。俄語叫做 lapot，」雷·勞伯先生重複一句。「一隻農民穿的 lapot。一方面是巴比倫，另一方面是 lapot。這是一個矛盾。」

納爾盆杜夫頑固地重複道：

「這裡將成爲一個有十五萬工人和公務員的社會主義城市。」

「是的，但人類會因此更加快樂嗎？這種預想中的快樂值得這樣賣力嗎？」

他是對的。納爾盆杜夫想。

「你錯了，」他說，冷淡地看着美國人。「你缺少想像。我們將征服自然，我們將把人類失去了的樂園重新領回來。我們將迫使北冰洋產生無數瓦電力。我們將在那裡種植松樹——一公里高……」

~~~~~

* 在小亞細亞的二個城市，荷馬的史詩「伊里亞德」，即以這個城市的戰爭爲主題。——編者

* 係古代巴比倫尼亞之首都，又含有奢侈墮落的都市之意。——編者

三九

「噢，珂斯得卡！我一定熬不到那裡？」

「你要竭力熬住。」

她在痛苦和恐怖中咬着嘴唇。他在不耐煩中咬着嘴唇。

他們的車子開得太慢了。產科醫院在建設區的另一端。

芬尼亞把頭靠在丈夫的肩上，她的頭髮擦着他的耳朵。

她兩臂圍着他的背脊，他感覺到她溫暖的活動的體重壓在他的背上。

有時陣痛離開了她。她於是變得活潑起來，愛說話。她用熱情而急促的耳語把她這一天的全部印象告訴伊舒勤珂：

「你知道嗎，珂斯得卡，他們在第三段——救火隊的正對面——建造着一個馬戲場。那裡什麼動物全有，我的天！……他們已經蓋好了屋頂。他們弄來了一隻象……我的天！……牠被吊在那裡；他們把牠一條腿吊在一株小木樁上，好像牠是個罪人。牠嚼着乾草，我的天！牠的鼻子像一隻手一樣拾着乾草，於是把整束乾草舉起來。……牠搖着它，搖着它，於是把牠丟進嘴巴裡。……牠的嘴巴是那樣小，……簡直小得奇怪……好像一隻小水瓶。週圍擠着那麼多人！還有猴子！還有一隻關在籠裡的狼！還有鸚鵡！噢，珂斯得卡，多美麗的鸚鵡！紅的，藍的，綠的，還有淡紅色的。淡紅色的，牠們尖叫着，拍着翅膀，牠們的嘴是那麽呆笨——像拊子，牠們抓住一個孩子的指頭，我的天，牠們咬着這個指頭，一直咬到骨頭上。」

「他不應該用指頭觸動牠們的。」

她帶着信任和溫柔的神色直視着他的眼睛。

「但是，珂斯得卡，他們爲什麼在這樣重要的建設區建造一個動物園？」

伊舒勤珂像煞有介事地哼着鼻子。

「爲什麼嗎？你這話什麼意思？這理由很簡單。爲了高尚的娛樂。讓他們對於動物發生興趣，這比賭博好得多了。」

他歎了一聲氣。

「這是對的。」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這些東西給小孩子們看看，也是怪有趣的。對不對，珂斯得卡？」

「明白得很，我們的黨和勞工階級最關心孩子們的。」

「孩子們……」芬尼亞說。她臉色突然變得血紅了，羞答答地把頭垂到胸臆上。

於是陣痛又抓住了她。

「噢，噢，我熬不住了！」

「你一定要熬一熬！」

但陣痛一離開她，她又開始喋喋不休地說話了。

「噢，珂斯得卡，你知道這裡婦女最時髦的打扮是怎樣的嗎？你只要想像一下：所有婦女的衣服上，一排鈕扣，少也有二十顆到三十顆，前後都有，所以沒有一點空的地方。你相信嗎，這看來非常美麗，非常時髦！你知道嗎，珂斯得卡，那些鈕扣有各種各樣的顏色——綠的，藍的，紅的……噢！……」

陣痛又抓住了她。

「噢，我熬不住了！」

「你要熬住。你一定要熬住！」

她於是又開始說話了。

他傾聽着她熱情的耳語，不耐煩地咬着嘴唇。只要他能夠到達目的地，擺脫了她，回到工場上來！

當陣痛抓住芬尼亞的時候，他完全同情她。但當陣痛離開她的時候，他的腦子立刻又飛回工場上來了。

無論在何種情形下，他決不能遲到。非但如此，他至少要早到半個鐘頭，這是絕對必要的。

今天觀察着友梅珂夫隊工作時，他曾看見小車時常滾下木板時所發生的混亂。現在一個簡單的思想浮上他的腦海：把這一片地方完全鋪上木板，讓小車在這上邊把原料車到機器跟前，那是最好的辦法。如果他動員木匠們趕快工作，他自己也帶領全隊幫助工作，那在半小時內就可以鋪好木板。他清楚地知道這將怎樣減輕工作加快工作的速度。

他想到自己也許要遲到，想到他不在場，就沒有時間完成鋪板的工作，他就湧起極度的惱怒，甚至痛恨芬尼亞。她的確找到最適當的時間，他想。

他們的車子彷彿開得那麼久！鐵路日子的有條紋的信號機在他面前昇得那麼慢！車夫趕車是那麼笨！因為一度走錯了路，他現在急想解救自己。爲要一直趕到那裡，他專心一意地向旁邊趕，就誤了很多時間。雖然他的用意很不錯，但結果却趕進充滿了死衞術和地洞的地方，而在一個鐘頭以前，這地方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

然而芬尼亞的心情却完全相反：當陣痛抓住她的時候，她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她是那樣愛他！她硬使他離開了自己的工作，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她甚至覺得非常抱歉。但陣痛一過，她的思想立刻分散了，她的眼睛向四方八面閃射。

她注意她週圍的一切，而且一點一滴都注意到，但沒有一點關心他們的感覺。

一個大腦袋、胖孩子正在行走，踏着赤裸的兩腳。他一手捏着一塊麵包，另一隻手抓住一根鐵絲，鐵絲在路上拖着，攪起灰塵。

一輛汽車在什麼地方尖叫，好像野豬被人割着喉嚨一樣。

掘土機在挖着一個大地坑。一個穿樹皮鞋和粉紅色襯衫的有鬍子的農民在堤岸上行走。他從一個杯子裡潑出了一些水。水流了很久，在陽光中閃爍，像一根銀色的帶子。

芬尼亞看見這一切，一點一滴都看得非常清楚，但她立刻又把她忘却了。

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這條街道以自己的長度和厚度跟別的街道相區別。這裡的房屋都紛着灰泥，閃着白光。本區所有的醫藥機關都集中在這裡。

「藥房。」

「產科醫院。」

「醫院。」

「外科醫院。」

「傳染病醫院。」

這一切可怕的字眼寫在招牌上，惡防腐爛的臭氣和穿着長衫，坐在長椅上和門廊的人們融成一片。

圍着白色胸帷的看護婦們匆匆忙忙地穿過道路。馬車載運着病人。一個男子在步行，用一隻手臂扶住另一隻手臂。那隻手臂纏着繃帶，看來很像敲鐘的木槌。

芬尼亞的頭腦發昏，臉孔發白，憔悴。在她無血色的臉龐上，出現了發亮的黃斑。伊舒勤珂好容易把她扶到廳廊裡。在地板上一個大鉢子裡，一個大冰塊在黯淡的光線中閃爍。

一個氣抖抖的，圍着白胸帷的中年婦人走到走廊裡來。

「又是一個！你怎麼辦！第十個了！你怎麼處置呢？好，請告訴我——我把她放到那裡去呢？」

她給芬尼亞瞥了一眼。

「喂，小母親！你是個好腳色，這是用不着說的！你等到最後一分鐘吧！」

她扶住芬尼亞的腋下，扶她到了門口。伊舒勤珂跟着她們。

「你不能進去。你在這裡坐一息吧。」

一種半白半藍的光油油的東西在敞開的門口裡閃爍，房門關上了。

這位隊長不知道做什麼好，在一條長凳上坐下，兩臂抱着一包東西。週圍是一片靜寂。靜寂得使他感到恐怖。

五分鐘後，那個中年婦人又出來了，不聲不響地把芬尼亞的所有物交給隊長——她的山羊皮鞋，她的裙子，她的有玫瑰色鑲邊的披巾。

伊舒勤珂的臉色發白了。

「芬尼亞在那裡？」他怯生生的問，預期着可怕的消息。

他機械地接過東西。牠們有她的氣味，還保留着她的體溫，但同時，牠們又有一種已經脫離了她的可怕的和不能理解的生疏氣味。

「芬尼亞在那裡呢？」

「你想她在那裡？」婦人帶有諷嘲意味地說。「不要煩惱。你對芬尼亞不會失掉的。」

「我還沒有向她告辭……也許她需要什麼……」

「她什麼都不需要。」

婦人拿了一枝粉筆，在一長行名字底下，寫着：伊舒勤珂，她離開了。

伊舒勤珂坐了下來。

牆壁上的鐘指着兩點五十分。後來又指着三點十分。冰塊在錶字裡融化着。時鐘的滴嗒聲過着一種脫離了時鐘本身的生活。牠用秒針的小小的筆腿奔跑着，沿着廳廊踐行着。

那個婦人又出來了。

「喂，你在這裡等什麼？」

伊舒勤珂站起身來，啜嚮着。

「沒有別的事情了嗎？」他怯生生地問。

「沒有別的了。」

隊長笨脚笨手地把東西捆起來。

「我什麼時候再來？」

婦人微笑着。

「哦，過些時來一趟吧。」

伊舒勤珂遊移着；於是爲了某種理由，打不定主意似的豎起脚尖，走到街道上。

那部柳條車子不見了。愚蠢的車夫已經把車子趕走了。他現在到那裡去呢？

突然間，他回復了清醒的意識，他在自己的面前看見一隻鐘，指着三點十三分。而這裡到工場有五公里路！

他奔下街道，把那包東西緊抱在胸前，特時常散開來。一部車子出現了。伊舒勤珂奔到路中央。

「停一停！喂，伙計，讓我搭上來！」

車子開過去了，用一陣黑色塵霧蓋住了他，他看不見車子了。

伊舒勤珂只能看出一套血玉髓色的衣服。他吐着唾沫奔了去。

四 ○

「同志們！」

馬夏不能控制他的聲音。他原想用拘謹的莊肅的聲音說話，但他突然喊出歡天喜地的聲音，而且聲音又中斷了。他被愉快迷醉了，他說不出話來，只用拳頭敲擊着面前的空氣。

二十二桶水門汀在風中噴着粉霧。風固執地扯着牠們。牠從水門汀桶中吹起一陣灰綠色的水門汀的雲霧，牠跟火熱的，人造的丁香氣味混在一起，在色彩鮮明的塵霧中飄浮，旋捲。灰色的水門汀粉落在隊員們的眉毛上，睫毛上。

伊舒勤珂還沒有到場。但這沒有引起大家的掛慮。他們知道他會來的。

馬夏站在全隊的面前。中間沒有隔着什麼。他爲着這個光榮的戰鬥權利，會同科爾尼耶夫和麥加利爭辯了一場。他們給與了他一個任務，而他要完成這個任務。他曾經保證過了。這就夠了。不要干涉他。不要打擾他。那便好了。他會替其餘的隊員們負責。他緊張地，熱情地等待着這個時機。他已經預備好一通演講。現在這個時機已經到來了。

而預備好的演詞却忘記了。

馬夏在隊員們面前走來走去。他在新鋪的平台上走着，好像在舞台上行走一樣，他的頭腦沉浸在思想中，爭取着時間。不適用的報紙上的零星標語湧上他的腦海：

「全國等待着廉價蔬菜。」……不對！不對！「國家銀行的儲

系是借貸活動的有力槓桿，」……不恰切！「當前主要的事業是……養兔子。」……不對！不對！……

馬夏賊頭賊腦地向這裡那裡投着狂熱的瞥視。人和材料擁擠在他的週圍。他看見許多注意的眼睛向他凝視。他認識那些眼睛。

斯密太那的藍眼睛。納非杜夫的極色眼睛，賽恩珂（呵，賽恩珂來了！）的靛色的睡朦朦的眼睛。還有芬啓支的莊重而又溫柔的黑眼睛，和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的鋒利的藍眼睛。這些眼睛比其餘眼睛更使他發竅，奪去了他最後一絲鎮靜。

他看見那些往上翹起的小車的把手，噴着灰霧的水門汀桶，噴着砂霧的砂墩。他看見修理工人們把一根電話線拖到監督辦公室去。他看見小特利格跟在他們後邊。

蒸氣引擎發出哨聲。聯結機畧瑯地響。鐵鉤落下來。載貨卡車伴着一聲巨響往後彈了回去。碎石傾瀉出來。有天籟絨般的鬚鬚的科爾尼耶夫奔跑過去。麥加利的高高的圓帽子在工廠裡陰暗的光線中忽隱忽現。

兩個過路的女孩子停住脚步。她們每隻手拿着一隻裝滿水的帆布大手套。她們顯然是拿水給誰喝的。閃光的水滴在地上，形成許多長長的耳環。她們半張着嘴，用閃光的眼睛看着馬夏。

低垂的，沉重的雲塊疾奔過去。

而他依然說不出一句話。這是可恥的。這是可怕的。這像夢魘一樣……

時間飛逝得那麼快，看來好像是靜止的。牠以螺旋的形態疾捲着，像鋼綫的彈簧。牠疾捲着，於是變成麻木的了，隨時準備一躍而起，帶着哨聲展了開來，旋風似的把籠罩着朦朧煙霧的拖長的工場全景帶走。

馬夏尷尬地說不出話來。

他鼓起所有的力量。他向新聞記者們所在的地方閃射着兩隻眼睛。

「同志們！」馬夏喊道，簡直有點可憐相。「親愛的同志們！讓我們全體，作為普通的戰士，作為第六段有權威的第二中心組的突擊隊員……。讓中樞各報館派來的同志們做我們的證人……。我們發出堅決的，神聖的誓言……！」

他又訥訥地說不下去了。

斯密太那豎起足尖從後邊走到馬夏身邊。

「把大會結束了吧，」他說，向孩子們擡着眼睛。「够了。」

他帶着友愛的態度，抓住馬夏的肩膀，用膝頭輕輕敲着他。

馬夏可怕地罵着下流話，裝出兇惡的臉相，但立刻又對着新聞記者們擲過一個狡猾的抱歉的微笑。

「當然，我很抱歉，我不應該罵出這些話語。」

伊舒勤珂正穿過木頭和管子走過來。他的新褲子的下半部蓋滿了天鵝絨般的，鐵銹色的灰塵。他的裸腳給什麼撕破了，流着血。他的襯衫被汗水染黑了。他的濕頭髮在前額上鬪光，像粘在一起的羽毛。他的胸膛猛烈地掀動着。

他已經沿着四個地段被掘過的，凸凹不平的地面，不停脚地奔跑了五六公里路。一個燃燒的固執的思想催促他前進：鋪木板！然而一個奇蹟已經發生了！沒有他的與聞和參加，他的企圖已經實現了：勞倫前線鋪好了精潔的新木板。

這位隊長立刻看見了他。

所以他剛才所想到的並不是什麼奇蹟。他的計劃，別人也會想到，而且由別人完成了。這是應該如此的。他認為這即使不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但至少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他停住脚，吁着氣。

但這時候，一個新的想頭，一個火急的警報，刺進他的腦袋！碎石！碎石應該倒在火車軌道的哪一邊呢？

牠應該倒在鐵路的右邊，倒在鋪板跟前。但他們也許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也許把牠倒在左邊。這樣，鋪路線隔在碎石和混合土

製造機的中間，必須用小車把碎石運過鐵路線。

他奔上前去。

碎石正從火車上瀉下來，發出細碎的喧聲，他看見牠正瀉在左邊。他的臉孔漲得血紅，他想竭盡全力叫喊起來。但他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理由。

右邊 滿了材料，堆滿了木頭和發電子。不能把牠們滾開。簡直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置牠們。

四

這位隊長用富有經驗的經理的眼睛立刻把勞壩前線的全景看得明明白白了。

全隊都在這裡，十六個孩子都在手邊。柴吉羅夫和賽恩珂已經給我回來了。這是好的。馬夏正在跳蚤似的發着勁兒。這是好的。

水門汀裝在敞開的桶子裡。不好。它最好裝在一種特別的籃子裡。

砂倒在很方便的地方。好的。

碎石倒在該路線的左邊。不好。

風不大。好的。

他把工作衣留在宿舍裡。不好。

他及時想到這裡。好的。

科爾尼耶夫在「前線」的邊沿踏着大步，機械地繞着鐵板漫踱，好像不想越過戰地的界線。這裡的全部權力，由於協定，已經讓給那位監工了。

伊舒勤珂匆匆地走過他身邊，發散出一個健康的，流汗的，興奮的軀體的熱烘烘的氣味。

「此刻什麼時候？」

「再過十四分鐘就……，」科爾尼耶夫說，沒有停腳，也沒有看錶。

「來，孩子們……」

伊舒勤珂停住腳，向斯希太那投過迅速的，奇異的一瞥。

「你把每個人的職務都告訴他們了嗎？」他急急地問。

斯密太那點點頭。

「來，孩子們！」伊舒勤珂慢慢地說，但把聲音拚命提高到馬隊口令的發顛程度。「聽我說！到小——小——車——車那裡——裡去！到各自——自位置——置上去！」

而這「到小——小——車——車那裡——裡去！」他喊起來好像是「上馬！」

他們開始工作起來，即使跟那驛人的隊長哈奴摩夫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這樣起勁地工作過一次。

伊舒勤珂首先跑到他的小車那裡。孩子們跟着他跑。他們一下子分佈在勞働前線上了，每個人拿着一柄鏟子或一部小車，站在預先指定的崗位上。

伊舒勤珂注意地檢點着人員的分配，低聲數着每個據點的人數。

「機師——一個。兩個管砂——兩個推小車。兩個管水門汀——兩個推小車。兩個管碎石——兩個推小車。」他自言自語地低聲說。

「停停！」他喊到。「停停！」

碎石所在地的不方便，使事情起了變動。兩個人是不夠的。必須加強這個據點。

隊長很快地在心裡重新計算一下。他必須在碎石方面增加兩個額外的孩子。雖然沒有額外的人員，但他可以從比較強固的據點抽調兩個人出來。

別的人們也在同一時候想到這一點。

「碎石方面不夠強！」斯密太那喊道。

小特利格正在督促修理人員。同時他又在觀察着隊員們的分團情形。

「碎石方面只有兩個人！」他急速地喊。

伊舒勤珂皺起眉頭。他的決定是正確的，明白的。

「從砂方面調出一個人，從水槽方面調出一個人！賽恩珂，柴吉羅夫，你們補充到碎石方面去！」

科爾尼耶夫走過這裡，從嘴角漏出緊蛋的低語。

「去吧，去吧，去吧……」

奧利亞·特麗格布娃轉過身來，閃着挑戰的勸誘的目光。

「去吧，賽恩珂！柴吉羅夫！」她用一種正在咒罵的婦人的聲音喊道。「走呀。給我們看看你們是怎樣的突擊隊員！洗去你們名字上的污點！」

賽恩珂和柴吉羅夫不走。

科爾尼耶夫更加緊張地走了回來。他的鼻子猛烈地抽動着。他拉着他的錢帶。

「去呀，孩子們；去呀，孩子們；去呀，孩子們……」

賽恩珂懸騰騰地站在那兒，兩肩下垂，穿在寬褲腿裡的兩腿，跨得很開。他厚顏無恥地看着隊長。他傲慢地，安閒地微笑着。柴吉羅夫的眼光從這邊溜到那邊，像一隻被獵的野獸。他衣袋裡有一張十盧布的票子，這是賽恩珂在路上借給他的。

伊舒勤珂陰沉沉地看着他的同志們。

「賽恩珂！柴吉羅夫！你們補充到碎石方面去，」他不慌不忙地重說一遍。

他們不響。

伊舒勤珂看看自己的周圍。周圍聚集着好奇的觀眾。他在近旁看見哈奴摩夫的金色的鞴鞴帽。他的臉容陰暗起來了。一道傾斜的線紋像一個瘡疤一樣扯歪了他的臉龐。

「去呀，」他平靜地說。

賽恩珂的傲慢眼光從他身邊溜到遠處。

「你為什麼要催促我們呢？你以為我們是——馬嗎？我們賣給你的嗎？還是騙給你的？」

「你們拒絕工作嗎？」

「你會發給我們特別的鞋子嗎？你要我們在碎石上撕破我們的樹皮鞋嗎？」

「什麼？」

「你聽見我的話嗎？」

「你下班後再可以談特別鞋子的。」

伊舒勤珂還是非常的沉靜。他簡直控制不住自己了，但他的拳頭被隆起的筋脈的繩子束縛着。

賽恩珂的兩肩自由地聳動着。

「你給我們特別鞋子吧。」

「你說自己一個人好了。」

「我怎能先替我自己說話呢？」賽恩珂用憤怒的聲音喊道，而且敲着他的胸脯。「我怎能光替自己說話呢，當我的同志赤身裸體在外邊行走，而且羞得不敢開口的時候？是不是，柴吉羅夫？」

柴吉羅夫站在那裡，臉色是灰暗的。他的密金色的手指激烈地抽動着。

「你們看不見嗎？他的良心不讓他開口。他很窘。柴吉羅夫，把你的破洞給他們看吧！」

「此刻我怎能給你們鞋子呢？」伊舒勤珂差點兒怒吼起來，但不得不遏制住他的暴怒，他勉強說出這樣的話：「補充到碎石方面去吧，你們兩個子！我們下班後再來談鞋子問題吧。你拒絕？」

「我們不幹！」

「賽恩珂，你最好光替你自己說。」

「我替我們兩個子說話。我願意做什麼，他也願意做什麼。是不是，柴吉羅夫？」

麻木不靈的柴吉羅夫一聲不響。

「那末，你們在全隊面前拒絕你們的崗位？」

「給我們鞋子哪！」

馬夏衝向賽恩珂。

「停住！」

伊舒勤珂抓住疾奔的馬夏的臂膀，使他翻了一個筋斗，仰跌在地上。他磨着牙齒。

「讓我去……讓我去……我寧願同他拚個死活……讓我把這混蛋……」

「我們在舊貨市場上出賣他們的鞋子！」奧利亞·特羅格布娃用一種不顧一切的聲音喊道，臉孔一直紅到髮根。

科爾尼耶夫又走過這裡，比剛才更快，眼睛看着旁邊。

「快去，快去……快去……」

「你們拒絕工作嗎？」伊舒勤珂帶着超人的沉靜問。

他用充血的眼睛看着賽恩珂，同時他又看見哈奴摩夫微笑着，揮動着兩臂，於是一轉身，無所介意地走開去了，他的金色鞋帶閃着光。

賽恩珂的臉上出現了緊張的微笑。

「我願意做什麼，他也願意做什麼。沒有鞋子，我們不幹，拆穿來說，便是這樣。」

伊舒勤珂喘不過氣來了。

「你們要幹什麼——要在全體工人面前污辱我們嗎？你們要使我們顯得那樣可笑，使我們永遠不能正眼看人嗎？你們要在這時光，在最重要的班頭上，做這樣事情嗎？你們有一點良心嗎，同志們？」

他快要流出眼淚來了。

但賽恩珂還是站着不動，兩肩像麻袋一樣垂下來，厚顏無恥地舐着留有說素的嘴唇。

「你們可以逮捕我！……」

「停嘴！」納菲杜夫喊道。

他很快地坐在地板上，開始扯着他的鞋帶。

「別再說了。賽沙，」特利格平心靜氣地輕輕說。

他一溜烟趕到賽恩珂跟前。眼睛並不看他，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血來。他從賽恩珂手裡抓過錘子，堅決地在地板上踏着草鞋，走到碎石堆方面去，嚓的一聲，把錘子丟在碎石堆上。

「好！」斯密太那說。

伊舒勤珂看着孩子們。

「大家有什麼意見？」

馬夏扯下帽子，拚命把她往地板上一丟。

「讓他們滾蛋！」

「有誰反對這個嗎？」伊舒勤珂問。

沒有一隻手舉起來。

「去吧！」伊舒勤珂用一種可怕的聲音說。「明天我們來談鞋子問題。」

賽恩珂做了一個怪臉。沒精打采地聳聳肩膀。穿着樹皮鞋的腳踏得蓬蓬響，他離開錘板了。柴吉羅夫驚惶失措地看着週圍。所有眼光都射過他身上。他渾身抖動着，跟着賽恩珂走了。

此後幾秒鐘，大家都沒有一點聲息。只有伊舒勤珂困難地大聲呼吸着。他不能使自己立刻平靜下來，他轉過臉，用拳頭擦着兩頰。他的胸膛猛烈地起伏着。他的粗頸項是黑的，緊張的。

於是馬夏拾起帽子，在膝頭上拍了幾拍，端端正正戴在頭上，一直戴到尖尖的，泥土一樣耳朵尖。

他偷偷閃閃地微笑着。他的歇斯得里的眼睛的黃色眼白對着新聞記者們閃光，於是突然間，一個三筒警笛湊在他的雙唇間。

「預備！開始！」他用一種任意的，孩子般的聲音喊道，一邊衝到機器漏斗跟前。「讓我們動手！」

他吹了三聲短短的，不聯貫的哨子。

一切都從各自地方衝出來。一切開始移動。

錘子敲在碎石上，格擦作響。高高的，色彩鮮明的灰霧，籠罩

在蓮水門汀的小車上。小車的輪子咿呀作響，馬達響着。鼓筒開始轉動。漏斗瀉出了貨色，又爬上去。水嘩啦嘩啦衝進鼓筒。

「此刻什麼時光？」麥加利問，刷去兩肘上的污垢。

科爾尼耶夫拉出錶來

「四點八分。」

「好。」

四 二

「克拉娃……什麼事情？」

「天呀，看你這副樣子！」

「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你的腳！你把灰色鞋子塗成白色了！這是一個夢魘！……」

「爲什麼突然要走呢？……」

「我簡直站不住了……我的膝頭抖動着。請等一等……從七點鐘起，我一直在走動着。我沒有坐過一下。」

「你爲什麼要走呢？……」

「哦，看上帝面上，不要問我吧！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好像失掉理性了。天氣是多麼熱！」

「克拉美達，不要走吧！」

「我馬上要回來的。很快。」

「你爲什麼要離開呢？」

「八月回來。或者九月。九月中旬。此刻什麼時光？」

「我的錶是四點五十五分。」

「還有一刻鐘。十五分鐘。」

「不要走吧！克拉娃！」

「親愛的，幫助我把箱子放在上邊。不要說無意識的話。天呀，這裡多麼悶！好了。謝謝你。沒有別的事了。這裡沒有一點空氣。」

「自然哪。火車在陽光中烤了一整天了。車頂是火熱的。要不要我打開車窗？」

「不要，不要，車外的灰塵是那麼多。車子開到大草原時，我可以請車務員打開窗子。只要落點小雨就好了！」

「不要走吧。」

「我會從每個站頭寫信給你。到了莫斯科，我會打電話給你。你願意我每天打電話給你嗎？請你坐下。我也要坐下。好，現在讓我好好看一看你。」

她在他旁邊坐下，兩手緊緊捧着他的頭。她有兩隻短而有力的手。

直到此刻車間裡沒有第三個人。

她捧住他的臉，凝視着他，好像凝視一面鏡子一樣。他的帽子落在破損了的藍天鵝絨墊褥上。

他看見她哭笑滲半的臉，很醜，鼻子上粘着污垢，並不年輕，但依舊保留着孩子似的飽滿，蓋着金色軟毛，很和藹，同時又那樣煩惱。眼淚使她的藍眼睛顯得傾斜。他開始撫摩她的頭，她的波浪形的頭髮，頭髮是光滑的，閃亮的，像橡實一樣……

「我請求你……給我解釋，我懇求你，克拉娃！」

他是絕望了。他什麼都不明白。的確，在他心的深處，他老是預感到事情會落得現在這樣的結局。但他不相信這個，因為他不能給以解釋。她畢竟是愛他的呀。

那末已經發生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自己是否懂得，也是一個疑問，離開這裡的決定，是由這個決定本身漸漸發展起來的。至少在她看來是如此。她對這個決定一半是意識到的，一半是不知不覺的。她，也像他一樣，陷在絕望中了。

時間消逝着。

車窗外，不時捲過陣陣的塵霧。牠們成行列隊地前進，昇高，

一陣接着一陣，形成濃密的幕障。有時狂風靜下來，這塵灰的幕障也落下來。於是近旁的臨時車站就從灰塵中露出來——兩輛破舊的綠色火車，一個銅鐘，污穢的車壁，還有一面紅旗，顏色褪成白色了，旗桿被雪暴吹倒了。

週圍全是同樣的柳條車子和車杠，馬尾巴，歪歪斜斜站在那裡的手推車，一箱一箱的罐頭肉，樹皮鞋，編結成的靴子，黑色眼罩，打忙月的工人們的箱子，婦女，黑色的，骯髒的破衣服，奔向火車的人們的灰色剪影，呼呼作響的帳幕，黑色的波浪形的地平線，一列一列的電線木桿——彎曲的，粗大的，在風和灰塵中浮動着的。

但在這裡，在國際睡車裡，一切都是清潔舒適，雅緻。走廊上的灰色鋪墊，在人們的腳下，像彈簧一樣柔軟。她剛剛用刷子，滾水，和肥皂擦過的。到處盪漾着松精的氣味。

在走廊的盡頭——狹長，閃光，像鉛筆盒子一樣，有彩燈和車房的敞開的房門——在一個纏着閃光的黃銅的角落裡，發亮的茶爐正在特別的櫃子上冒汽。茶役在一個閃亮的，黃銅的大污水盆裡洗着玻璃杯。

罩滿塵灰的不潔整的人們正踏進車廂裡——俄國和外國工程師們——拖進結實的，但是做辭的旅囊。他們毫不當心地弄髒了鋪墊。他們立刻開始洗臉，刮鬍子，換上涼爽的睡衣和拖鞋，把累人的靴子塞在座位下邊。

科爾尼耶夫帶着絕望神情問道：

「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怎麼一回事呢？」

唉，她自己也不知道！

淚珠滾下她的髒鼻子，但她竭力想裝出微笑。淚珠像小小的鈕扣接連落在她的黃色皮衣上，皮衣的兩肘上有了裂縫，破爛不堪了。

他的臉頰猛烈地抽動着。

「爲了丈夫？」

她緊緊咬着嘴唇，拚命的搖搖頭。

「你在這裡覺得厭煩？你不喜歡這裡？」

「不，不！」

「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可以設法使你住到美國人的住宅區去——住在一所小屋裡，那裡你會看到樺木，母牛……。我去設法好不好？那裡空氣好得很，好得古怪……」

「不要，不要！……」

「爲了女兒？」

她突然轉過身，頭落在坐位的靠背上。

「克拉伏奇卡！克拉芙達舒卡！* 說老實話，這事情是太狂妄了。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可以寫信叫維洛奇卡到這裡來。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到底爲了什麼呢？我不明白。」

她歇斯得里地搖着頭，咬着坐位的靠手。

一個新搭客走進來。

「對不起，抱歉得很。你的位置是哪一號？十三號？我是十四號，在上邊。」

他是一個軍人。領章上有三個菱形。●●精緻的，罩滿灰塵的靴子，很當心地踏在墊褥上。纖維織成的旅囊的一角閃了一下，當他被提上去的時候。

「好了。對不起你。」

灰色靴底的清晰印子留在藍天絨墊褥上。軍官用報紙輕輕刷去了牠。

她連忙用皮衣的袖子揩揩臉孔。她的眼睛燃燒着乾燥活躍的光。她對於自己在客人面前哭泣和搗解感到羞赧。

~~~~~

\* 俱是克拉娃一名字的暱稱。——編者

●● 軍長職位，少將階級。——編者

軍官把一些小冊子和紙烟放在窗前的檯子上。

「喂……。你們工場上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她裝出正經的態度急口問道。「工作順利嗎？」

「我們在作戰。這是一種正規戰。在最初半小時內，我們做了二十五作混合土。」（他又把俄語 Zamyei 唸成西班牙的姓氏 Zamoss。）

「這怎麼樣呢，親愛的？」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哈爾科夫要流眼淚了！一班做四百作混合土！可惜碎石方面的工作情形不大好……」

「怎麼？出了什麼毛病？」她吃驚地問。

「我們不得不把碎石倒在鐵路線的那一邊，而火車在那段鐵路開來開去。搬碎石的工作就很不方便，而且危險，但我相信我們能夠應付，不致出什麼毛病。」

「噢！」

她變得更沉靜了。

「真是謝天謝地！我很快活。你能想像得到嗎？在我們工廠辦公處裡，到現在還沒有誰信任你們的工作。他們在笑你們。他們說這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我差不多替你們跟那裡每個人鬭爭。」

科爾尼耶夫拉拉鼻子，揚起眉毛。

「誰？誰不相信？」

「有那樣人。他們當然攻擊麥加利。他們相信他將受到慘敗，達維德·律服維奇現在怎樣？我很久很久沒有看見他了。他一天到晚在工場。」

「達維德現在很得法。達維德很得法。他向你問候。喂……你，到底怎麼樣，克拉芙達沙？」

他放低聲音。她帶着懇求的神情看着他，用眼睛指着旁邊的客人。

軍官很識相地走到走廊上去，點了一支紙烟。

「我討厭軍人」，她對丈夫低語道。

他拿住她的手。

「喂，你到底怎樣，克拉芙達沙？」

她的頭又落在堅硬的，罩着褪色的藍天鶯絨的方形靠手上。

「是的，說老實話，這簡直是狂妄！克拉芙達沙！我們可以把那女孩子領到這裡來的，這樣就沒有事了。」

「不，不！看上帝臉上！你一定失掉理性了。我們怎能把孩子領到這裡來呢？灰塵，飢餓，……天曉得這裡喝的是什麼水……還有煎炭……」

「是的，但別的孩子們也住在這裡，他們也沒有出過什麼亂子。倒是相反，他們都是很健康肥胖的孩子。看看當地的孩子們吧！馬爾斯基有一個孩子，而洛先夫斯基有一個孩子……」

她突然挺起身子。她的臉孔變成惡毒的，殘忍的，野蠻的了。

「你不瞭解自己親生孩子的意義！」她很快地顛聲說道。

「還有我們的隊長伊舒勤珂……他的懷孕的老婆也到這裡來了……是特別到這裡來生孩子的。而且沒有出什麼毛病……沒有悲劇。有什麼問題呢？」

她的眼瞼閃着光。她的兩頰變得古板而不調勻。

「一個強壯的健康的農婦！……你怎能做這樣的比較？她的孩子一定是強壯的，健康的。但維洛奇卡是脆弱的，病態的！她怎能受得住這裡瘋狂的氣候？」

「這並不是什麼瘋狂的氣候。這是正常的大陸氣候。」

「不要說無意識的話！她不應該到這裡來的。她應該到海濱去。凡西里·尼古拉耶維奇打電報來，說他有到阿魯伯去的旅行證。我必須領她到阿魯伯去。」

「哦，原來如此，阿魯伯！」科爾尼耶夫痛苦地想。

~~~~~  
* 靠近黑海的克里米亞的一個療養地。

她看到從他臉上掠過的表情。她看到牠，而且瞭解牠。

「最後；還有我……」她低聲說，「還有我自己……你看我現在像什麼樣子？如果不去休養一下……。你自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放過這種少有的機會，這簡直是發癡……我馬上回來的。我可以憑任何東西發誓。九月中旬回來。至遲十月……。」

她溫柔地擁抱着他，把濕潤的臉頰放在他的胸膛上。

他知道一切都完結了。他太瞭解她了。是的，她愛他，但不懂愛他。除了他，這裡一切對於她都是生疏的。何況還有阿魯伯，海，關於某種新鮮的，無比的快樂的幻想。

芬尼亞是自願到這裡來的，是由於她本身的要求，這在她容易的事情。她連想都不會想來到這裡有甚麼困難……完了，事情是無法挽救了。他重重嘆一口氣。

鐘響了。他開始找他的帽子。他的心由於愛情，由於對她和對他自己的憐憫，而破碎了。她攢攢自己的臉。他們走到走廊上。陌生的人們站在這裏的窗前。

「哦……」她壓抑地用兩臂圍繞着他的頸項，向週圍投着呆板的狂熱的瞥視，她邊哭邊笑地低語道：

「不，不，這樣不好！我們告別的動作，好像在戲台上做戲一樣……正如在戲台上一樣！」

第二次鐘響了。

他們擁抱着，在客人們面前不再覺得窘了。他發狂似地吻她充滿淚水的嘴巴，吻她充滿淚水的眼睛，吻他兩頰，下巴，前額，耳朵——一切都浸在淚水中。

火車開動了。他像瘋子一樣衝出車廂。

他獨自站在被丟棄了的軌道上，帽子捏在舉起的手裡，風從堆棧敞開的門口吹出陣陣水門汀的灰霧。

他想起了：照那樣速度工作下去，工場所有的水門汀只够三四小時工作之用，他必須趕到堆棧去提取貨色。這畢竟是他離開工作

的唯一藉口。

同時。淚臉模糊的她。拉着車窗的鋼鐵，靠在被陽光烤熱了的玻璃窗上，催促茶役來開窗。

車窗終於爲她給打開了。一陣熱氣衝了進來。但牠在火車後面看不見什麼，除了長長的，滾動着的黑色塵霧。

前面起重機的鏟箱後邊，預報着暴雨來臨的旋風的輪廓很快的在灰色的幾乎是紫色的大草原上湧現出來。

四 三

「看呀，樺祖人。你以前看見過這個嗎？這是鸚鵡。你看這身屍！這些囚徒坐在木枝上，好像將軍一樣。」

賽恩珂說得很對。這些鸚鵡真像將軍一樣。

牠們穿着發亮的雜色軍服坐在木枝上。牠們垂下筆直的長尾巴，又狹又亮，像將軍們嵌着星條的褲腿；牠們聳出飾着勳章和章綬的飽滿的胸膛，兇惡地敲着傲慢的彎曲的鳥喙，昏昏沉沉地從鼓起的傲慢的眼皮下邊看着週遭。

牠們用鱗爪抓住木枝，一根小小的鏈條把牠們鎖在這木枝上。

牠們不時發出短促的尖喉音的叫聲——好像牠們在咬穿一根綉絲似的。

牠們看來真像自尊自大的將軍，像開一種悲哀的軍事會議，像舉行下列各物最後的展覽會：長軍服，軍褲上的星條，肩章，章綬，短軍服，踢馬刺，和布郎謨*的黑鬍子。

牠們好像是干涉軍的參謀團，深入不大明瞭的陌生的敵國，因而被俘，給註定了死的命運。

這裡有烏拉爾的劍子手們**的黃色褲條，跟三色的共和國的蘇丹們和士官候補生們的藍色軍用外套混成一片。

在這裡，羅馬尼亞的平頂軍帽和波蘭共和國的武裝黨徒，跟沙

* 原名 Boulango。十九世紀法國將軍。

** 指內戰時期攻擊烏拉爾戰線紅軍的白軍司令官們。

皇的驃騎兵的深紅色皮衣一同過着陰慘的生活。

但牠們是給註定了命運，被鎖住了。在牠們的週圍，極目遠眺，你可以看見城堡，砲台，要塞，和攻城砲的側影，把牠們包圍在圍子裡了。……

柴吉羅夫帶着一個被賣爲奴的孩子的溫順麻木的好奇心和蒼然的絕望神情，看着這些奇怪的外國鳥。

事情怎麼會發生的呢？牠是怎樣開始的？

他不能瞭解，正如一個失掉自己立足點，滾下山去的人不能瞭解自己的遭遇一樣，他爲什麼臉孔朝天躺在地上，看着浮雲？這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怎樣發生的？

他們又賭過一場博，柴吉羅夫把剛才向賽恩珂借來的十盧布又輸了。

一切都過去了。柴吉羅夫不再哭泣了，也不再懇求，不再說什麼了。他默默在他主人前面走着，飢餓，燃燒似的乾渴，孤單……

他用枯澀，閃爍，狗一樣的眼睛看着他主人的眼睛。

「現在你要成爲我的限班了，」賽恩珂說。「你知道什麼叫做限班嗎？」

柴吉羅夫默不作聲，他不知道甚麼叫做限班。他只感覺到他是極端可恥的東西。但他忍受住。現在對於他，什麼都無所謂了。

賽恩珂大搖大擺地走着。他把柴吉羅夫拖到各處地方。

在路上，他們折到「小上海」裡邊去。這是一個遙遠的住宅區的名字，建設區的廢材們都在這裡小小草屋裡過着黑暗的，跟其餘人隔離的生活：違禁酒販，騙子，賊骨頭，贖物購買者，妓女——全體都是那樣可怕，她們從不離開各自的巢窟，只是穿着破爛的衣衫，坐在房內的黑暗中，用蒼老一籌莫展的手指收受油膩的三盧布和五盧布的票子。

賽恩珂走進一座這樣泥房子裡，但立刻又出來了。

「那裡沒有什麼。他們把什麼酒喝光了，餓的流涎！只

有一樣事情可做：到喀什克人的住場去。」

於是他們往前走著，躲避着碰面的人，也閃避着建築工場。

他們在市場上那些賣化粧品的小攤頭旁邊走着，藍色牙粉盒子在玻璃的櫥窗裡閃光，各種各樣顏色的肥皂放在發亮的科倫香水瓶中間。他們跑進合作社，跑進各個商店的涼棚。

但賽恩珂沒有買得什麼東西。他不過到處苛刻地論價錢。他在人衆裡亂推。他是吝嗇的，較量錢鏰的。

在那大房子後邊，那個唯一的巡迴照相師已經開始營業了。在這房子的牆壁上，掛着一幅東西：一幅描着圓熟的粗線條的油畫——一幅迷人的圖畫。他們在他跟前站了很久，給迷住了。風吹得轉了轉，像一面風帆。風帆飄了開去，招引着他們。

一切都在這裡同時出現了：地，水，天空；房屋，欄杆，花盆，樹木。長橋，雲，花，鳥，小船，輪船，汽球，飛機，救命圈，救命帶，燈塔；高山，峽谷，瀑布；行星，月亮，星星。

這個畫面在兩方公尺的面積中包括了人類的全部幻夢，關於人類的和諧，舒適和快樂的幻夢。這是一個非常明白，非常具體地實現了的幻夢。這裡沒有一點是空想的，沒有一點是不真實的，沒有一點是超自然的。

那隻半兵艦式的輪船停泊在一條運河裡，像走廊一樣挺直。這艘輪船名叫「康敏敦」。在它上邊有六支用磚砌成的烟囪。牠們吐出生鐵似的烟柱，散布在碧玉似的天空。

甲板上站着理想的水手們，留着黑鬃，戴着有飄帶的水手帽。血紅的太陽正沉落到運河裡。

一座摩耳人的城堡，裝着有條紋的遮陽，長春藤和玫瑰纏繞在城牆上，一直纏到水邊。在城堡的上空，站着一個圓圓的西班牙的月亮。

~~~~~  
Komintera 即共產國際。

一個標着「赤忱家」\* 三個字的胖胖的汽球在低空飄浮。低空還飛着一架構造特別的飛機，配有許多馬達，有六隻翼膀，像一個天使，標着「突擊隊長」等字樣。許多蓋滿蒼白的大花的洋柏，沿着這理想的運河排成完全無缺的活牆，而消失在遠處。而在這一切的上空，照耀着星星。

在富麗清白的厚大理石長橋的週圍，站立着高高的百合，像石膏內花瓶，而在石膏壟子裡，則長着沙倫的神奇玫瑰。這裡一切都是至善至美的。

他們站在這幅畫跟前。這是被一個大畫家的勤謹的畫筆細心描成的畫幅，作者沒有吝嗇最鮮明，最上等的顏料，但他却濫用了白色和黑色的顏料。

這幅畫引誘着他們，把他們引入他那涼爽的神話世界，使人們得到安息，慾望得到滿足的世界。

賽恩珂想買這幅畫。他跟那個照相師討價還價講了很久。最後他們講妥了價格。賽恩珂在畫幅前面一把椅子上坐下。

那個照相師——一個穿樹皮鞋，戴黑色眼罩的人——忙忙碌碌地工作了很久，潤飾着畫幅的外觀。遊手好閒的人們聚在週圍看。但當一切都弄好了時，賽恩珂突然改變主意。不要，兩個盧布太貴了。他懶洋洋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對樂吉羅夫吹了幾聲口哨，他們走了。

在公共汽車站附近，遊藝場正在建造着。他們從帳幕下邊爬進去，木匠們正在這裡用斧頭砍着新鮮的木頭。他們的眼眸欣賞鸚鵡，他們站在象跟前，象屈着前腿，用起皺的厚耳朵當扇子扇着。

但那幅有魔力的圖畫，仍在追逐着賽恩珂的想像。他靠着柴吉羅夫的強壯的肩頭，耳語道：

\* 原名 Fanthasiast，意為不顧一切困難熱情工作的人。一時想不到更恰切的譯名，姑譯為「赤忱家」。——譯者

「聽着，縫紉人，不要使我失望。我們將獲得一切，等着！那種工作滾他媽的蛋！我們真的傷給他麼？噢，我的小同志，烏拉爾山上有怎樣的樹林呀！怎樣密層層的森林呀！那裡有熊。我們可以蕩來蕩去。……於是捉住牠們。我說的是真話……聽我話！」

柴吉羅夫聽到這番話，便嚇得心灰意冷。

公共汽車來了。這不過名義上叫做公共汽車吧了。而實際上，牠是一輛五噸的舊貨車，把長梯釘在車裡。

司機是一個質樸的騾鼻子婦人，赤腳，但戴着眼罩，帶着一個袋子。

衆人衝到車門口第一級階道上。混亂。擁擠。

「請讓突擊隊員們先上去！」賽恩珂喊道。

他們擠滿公共汽車。沒有地方坐。公共汽車開了。他們站在人叢中搖來擺去，東歪西倒，

一小時後汽車開過一公里長的隧道，他們到了喀什克夫的住場。

喀什克夫的住場長滿了蒼鬱的草木。

## 四 四

一個工程師沒有一隻錶。

他並不是隨隨便便的人，也不是「心不在焉」的人。剛剛相反，麥加利是嚴格的，細心的，頭腦很精密的人，他有非常好的記憶。

然而他從來沒有一隻錶。他好像無法保持一隻錶。他有時買了一隻錶，結果不是遺失了牠，便是弄壞了牠。到後來他覺得自己沒有錶也沒有什麼，慣了。他並不想念牠。

在這偉大的，活動的新建設的世界裡，他可以憑身選許多精細的指示計算時間。

在他，時間不是抽象的概念。時間是鼓筒和主動滑車轉動的次數；是漏斗的上昇；是一班的結束和另一班的開始；是混合土的墜度；是機器的哨聲；是飯廳的開門；是計時員的皺眉頭；是從西向東移動而已經到達鐵路線的工廠的影子。……

他和時間沒有真正不協調的地方。他們倆一同前進，沒有誰落後，也沒有誰上先；膝頭並着膝頭，像兩個奔跑者一樣，或像奔跑者和他的影子一樣，憑飛閃過去的眼睛和手掌認識秒數。

一個女孩走上梯級，坐在鼓筒對面的欄杆上，鼓筒已經開始靈活地轉動了。

她帶着女學生的活潑，整一整膝上的短裙。穿着溜下來的短襪的兩腳沒有觸到地板。她把後腦袋上白頭巾的結子拉得更緊一點，使頭髮不會飄動得太厲害。她兩手給太陽照成黃色，閃着光。手頸



上纏着黑色鐵帶。他是從建設委員會來的計時員。

最初一部份混合土吐出來了，喧噪地沿着木槽爬下。那個女孩子把紙頭放在膝頭上，用一支鉛筆記下第一個時數。

四點十分，麥加利立刻機械地想。

他在勞動前線走來走去，不想干涉孩子們打攪馬夏。然而像是偶然的樣子，也從遠處非常細心，非常徹底地檢察着人員的配置，和材料的處理，機器的動作——由馬夏的激動的哨聲所引起的一切經過精密計劃和有效位置的活動。

一切都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一切都有條不紊。一切都在一種強有力的，新鮮的節拍中活動着，但碎石方面始終不能滿意。麥加利走到碎石堆跟前。

小特利格裝出一副硬板板的頑強的臉孔，以過度的速率把碎石裝到奧利亞·特麗格布娃的車子上。

奧利亞·特麗格布娃沒有時間換上工裝。她依舊穿着她最漂亮的，向週圍鼓起來的襪子。沒有戴手套的手掌已經摩擦得紅紅的。她們還沒有使她感到疼痛，但她們已經開始微微發癢了。

分開手指，兩手忽前忽後動了動，使輪們的熱氣發散了一些。風吹動着她的各色梳子，沒有戴髮罩的，梳成老樣式的頭髮。她不時機警地瞥視着鐵路線，那裡每分鐘都有出現火車的可能。她的手推車還沒有裝滿，但斯密太那已經到了她的腳後跟了，把他的空車子推過鐵路線。

「走，走！推走！」

他臉孔通紅，發燒，蓋滿微綠色的灰塵，好像一個桃子。

「裝好了嗎？」麥加利問。

「裝好了，」特利格用沉重的喉音說，把最後一鏟碎石拋進奧利亞的車子裡。

「推走！別一部車子來！」

噠啦一聲，他把鏟子插進碎石堆裡。

奧利亞抓住手推車的把手，用力推着牠，滿臉通紅，格隆格隆地推把沉重的，豬叫似的車子推過鐵軌。

這樣不行，麥加利想道。太不行了！這裡至少應該再添兩個人。

但無法補救這個缺點。

「你們都鼓起勁來了嗎？」他問斯密太那。

「我們還要鼓起更大的勁。等着看，首長。不是一下子的事。快裝碎石！」

麥加利從碎石堆拾起幾個小石子，放到眼鏡跟前看看。他從各方面仔細察看他們——好像通過放大鏡看着牠們似的。

「好碎石，讓牠們看看顏色！」他喃喃地說。於是心滿意足地丟小石子丟回碎石堆上，「他們終於明白了。」

他在這裡站了一會兒，默默地看着特利格帶着一副頑強的不妥協的精神，把碎石裝在斯密太那的車子上。他默想了一會兒。

「讓我給你們發一個警告，孩子們，」他說。「不要太緊張。從容一點。節省你們的力氣。要持久，持久。最要緊的，不要到末尾弄得精疲力倦。一切從頭至尾都需要你們的力氣。」

特利格靈活地把最後一鑊碎石丟進斯密太那的車子裡。

「推走！別一部車子來！」

斯密太那神氣活現地拍拍像鞋子模型似的帆布大手套。他抓住手推車。

「噢！要不是爲了那個廢料！……」他憤憤地咆哮道，「要不是爲了那兩個臭屍！……」

馬夏奔了過來，

「達維德·律服維奇！」

他飛撲下來，像撲食的猛禽，像魔鬼，像風暴。

「段長同志！……」

他拚死命地喊，直到聲音都喊啞了。

「我老實告訴你，麥加利同志！如果你不走開，我簡直要向一切人咒罵！你親口答應不干涉的。從首都各報館來的同志們可以作證！天呀！請不要干涉我的突擊隊的工作！離開勞働前線！不要干涉我的孩子們的工作！否則……說句老實話，我不保證什麼！」

麥加利和善地微笑着。

「哦！好的，好的。我要走了。但你不要那樣發急。」

但馬夏還是固執自己的脾氣。

「兩件事情必須決定一件，」他喊道，除了他自己的聲音，什麼都沒有聽見。「或者我是頭腦，或者我不是頭腦！這一班是誰負責的？這一班是我負責的。將來失體面的是誰？是我。真的。請！……」

於是突然轉臉對着特利格，在空中揮着拳頭：

「趕快工作！動手！不要停頓！不要談話！快做！快做！」

第二部份混合土傾瀉出來，震下木槽。麥加利整一整髒在耳朵後邊的眼鏡的鏡腳，踏着細密的快步，在勞働前線上行走。那個女孩在紙頭上記下第二次時間。

四點十二分，麥加利機械地想。他走向高起的平台。

但馬夏已經飛風似的奔過了鋪板，在面前搖擺着鬆弛的兩臂，像一個守門的球員。

「達維德·律服維奇！」他暴怒地喊道。「負責人只要一個！……去吃你的晚餐吧！走你的！……」

麥加利一揮手，轉身走了。

在他後邊，第三部份混合土又瀉出來了。他抑制着微笑，當心地看着脚下，使自己不致踏在釘子上，就這樣走開去了。

## 四五

工作已經佈置好了，而且正在進行着。目前並不需要他。他真到飯廳裡去吃一頓飯，也未始不可。

但此刻就到那裡去吃飯，那是超過他的權限的。晚飯是逃不了的。他可以在這裡站那麼半個鐘頭。在半個鐘頭內，某些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清楚。於是他可以離開這裡，安安心心地吃晚飯。……

他在建築架的邊沿坐下。他把自己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一方面不妨礙製造混合土的工作，而同時又可以通過工廠牆壁的缺口看見他們的工作。

這裡是可怕的陰暗，陰暗中交織着風和氣流。他摘下帽子，用手掌掠着高高聳起的燙過的美髮。

孩子們排成單行，推着裝得滿滿的車子，從右到左經過他的身邊。混合土倒在敞開的陷坑裡時發出濕黏黏的聲音。

成隊的空車輕飄飄地從左到右推回來，像嬰孩坐的手推車，又高又輕的車輪，有數不清的細小輪輻。爛泥在車輪下殺殺作響。來來去去的車和人在被拆去了牆壁的地方相遇，使這裡充滿了淅瀝作響的閃動，而通過這種閃動，那鋪滿了暖昧的陽光和人們迅速移動的影子的鋪木板的平台也閃動起來，淅瀝作響。

時間一秒一秒地閃動過去，淅瀝過去，麥加利爲要知道工作的進行情形，不得不詳細觀察工作。

他憑許多從外邊清楚傳到耳跟的最細微的聲音來判斷工作的情況。

鐵錘的敲擊聲，樹皮鞋在鋪板上的踐踏聲。車輪的曲折的尖叫聲，漏斗克囉克囉的聲音。水的噴射聲。手推車跳過鐵軌的彈動聲。鼓筒吐出混合土的聲音和混合土的流動聲。一種聲音。一種叫喊。一種語言。

這一切都告訴他時間和節奏。

他傾聽着這些聲音。他數着牠們，好像數着脈搏一樣。這脈搏是均勻的，有點促急的，新鮮的，生氣勃勃的。

半閉着眼睛，俯着頭，他傾聽着這些聲音。他陶醉在這些聲音中。牠們把他放在搖籃中，搖撫着他。但這並不是睡眠。這是一種機警的，緊張的半睡狀態，隨時準備為醒過來，開始活動。

時間前進着，而他跟時間脚並脚地一同前進，他們一同走着，他和時間，像兩個奔跑者，像奔跑者和他的影子，憑外邊飛閃的，淅瀝的聲音認識時間的分秒。

主要的聲音是鼓筒吐着混合土的聲音。這聲音是完成了一作混合土的信號。牠重複着，中間的間歇一次比一次短。麥加利在恍惚的神情中聽到二十五次了。

科爾尼耶夫出現了。

「達維德。你覺得這個怎樣？伊舒勤則在三十一分鐘內做了二十五作混合土了。你覺得這個怎樣？」

這意思就是說，每小時差不多要做五十作，一班要做四百作。如果把可能的延誤和工作的失拍估計在內，那至少也能完成三百五十作。這超過了最大阻的估計。

現在去吃飯嗎？不，什麼時候都可以吃，只除了現在。再過半小時去吃吧。如果在此後半小時內速度不會降低，他就可以安心去吃飯了。

「好。」

科爾尼耶夫在這裡徘徊了一會兒，不見了。四點三十八分，麥加利心裡說。

他繼續在這裡坐着，沒有調換位置，傾聽着工作的聲音。這些聲音的間歇越來越短。時間走近六點鐘了。

麥加利離開坐位，當心地繞着平台的邊沿走着。馬夏在平台上奔跑，兩眼閃着歇斯得里的光。平台的周圍擁擠着好奇的人衆。

麥加利在離平台相當遠的小木柱上坐下。他的兩臂垂在兩膝間。兩隻手掌互相摩擦着。他的眼睛不能離開那些移動着的小車。

「哈囉，首長！你好呀！晚安！」麥加利沒有聽見。

富馬·葉哥羅維奇從他波爾塔瓦式的麥色鬍鬚裡發出和善的微笑，嚴峻的戴眼鏡的美國人的眼睛閃着和藹的光。他從背後走過來，用兩隻結實的手臂圍住麥加利的肩頭。

「他坐着，看着。他儘在看，身邊的聲音一點也沒有聽見。麥加利同志，你知道我告訴你什麼嗎？我們美國的奇蹟製造者愛迪生也是這樣坐着的，當他和他的學生們製造當中有金屬細絲的白熱電燈的時候。電燈發着白熱光，他們坐在週圍看着他發光，他發着白熱光，他們不能去睡覺。他們必須看他能夠亮多久，他們在實驗室的燈子跟前坐了六十二小時。」

麥加利隱約地微笑着。

「你是一個詩人，富馬·葉哥羅維奇。」

「不對，我是一個美國工程師，一個道地的美國工程師。電燈發着白熱光，他們坐在實驗室裡，好像他們被綁在燈子上似的。我現在告訴你這件事。這是歷史。你，麥加利同志，正像我們的愛迪生一樣，托馬斯·亞爾瓦·愛迪生。這在我們的語言——俄語——叫做什麼呀？叫做富馬·亞勒克塞耶維奇·愛迪生。你是富馬·亞勒克塞耶維奇·愛迪生？」他愉快地笑起來。

「你覺得這個怎樣？」麥加利問，用眼睛指點着機器前面的新鍵板。「這完全是新作風，不是嗎？」

「有趣得很，」富馬·葉哥羅維奇說。「簡直是驚人的設施！」

麥加利帶着自滿的神情撫摩着兩膝，他很清楚地知道這位美國人立刻認識了這個新發明的全部價值。

「然而，富馬·亞勒克塞耶維奇·愛迪生·麥加利，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時間。你看你的電燈看得太久了。去，讓我們去吃飯吧，否則他們會在我們到那裡前把飯廳關了。你儘可安心吃飯，你的電燈沒有你，也不會跑掉的。牠亮得很好——你的電燈。這是伊利奇的電燈。你可以相信我，你已經把牠點得很好。我已經能夠看出來了。」

「恐怕……還要二十分左右……」

「去，去呀。你過後會知道是否還要二十分鐘。吃飯應該好好地吃。吃飯吃得太匆忙，是不好的。」

麥加利游移着。他一離開工場，沒有相當的人代替他。科爾尼耶夫已經不見了。

他游移不決地東看西看。

「你去吃吧，達維德·律服維奇！沒有你，我們也能工作下去的！」馬夏走過這裡，用一種狂喜的聲音喊道，於是向那個美國人投過閃電似的瞥視，突然啞聲喊道：「趕快工作，趕快工作，趕快工作！還得快些，停止談話！」

富馬·葉哥羅維奇和麥加利急匆匆地走向飯廳。美國人從衣袋裡取出一捲有插圖的美國雜誌。

「這是今天從美國寄到的。我們可以在吃飯時讀讀牠們。這是有名的雜誌。牠是佛蘭克林親自創辦的。一百五十年來，牠每星期出版一次，從不脫期。——本不像蘇聯雜誌一樣。請看看這個廣告！什麼東西都有，隨你喜歡！都是美國的高號！我們要好好地好好把牠看一遍。」

他們到了鐵路口子。

納爾盆杜夫踏着重拙笨的大步，橫過他們的路線。他用手杖敲着鐵軌。他們相互問候。納爾盆杜夫仰着頭，狡黠地斜鑿着眼睛，看

盾遠處，好像在瞄準一樣。

「是你的地段？」

「我的地段。」

「等一息，皮克斯伯……」

納爾盆杜夫和麥加利走到一邊去。

短促灼熱的風陣。沒有太陽。低垂的天空笨重地移動着，載負着鉛灰色的濃雲。麥加利感覺到納爾盆杜夫的黑上衣的熱氣——一種皮和蠟的氣味。但他覺得這好像是對劣的鬍子和額頭的氣味。

「這裡在幹什麼，達維德·律服維奇？」納爾盆杜夫突然問道。

「你看，……」麥加利開始回答。

納爾盆杜夫打斷他的話頭。

「抱歉得很。我們還是到你辦公室去談比較好些吧？」

「如果你高興的話……。富馬·葉哥羅維奇！」麥加利喊道。

「你到飯廳去吧……去，去！……給我也弄些東西。我在十分鐘內到那裡來。」

麥加利讓納爾盆杜夫走在自己前面，因為納爾盆杜夫是他的上司，建設區的總監。

他們走進辦公室。



## 四六

納爾益杜夫在五點鐘開始辦公。在五點鐘以前，他一直引導那兩個美國人參觀，他欣賞着他們有教養的交際，他的頭腦鬆弛了。

雷·勞伯先生表現出自己在俄國歷史方面的驚人的博學。跟他談話，交換簡短警厲的意見，那是非常愉快的事。

他們已經遊遍了一百公里地方。

雷·勞伯先生一點不錯地把遙遠的喀爾克人的住場上一所久經風霜的木造小禮拜堂看作十八世紀初頭的遺物。

他機敏地，和善地微笑着，他說在這用樅木造成的古代小禮拜堂裡，在這好像應該被放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 的「藝術劇院」的舞台上的小禮拜堂裡，也許那古傳的革命英雄普格喬夫曾在這裡結過婚。

他說這片荒野的大草原風景也許是直接從普希金的動人的小說「甲必丹之女」裡搬到這裡來的。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雪，冬天，霧景和三頭馬車。

他說普希金的某些詩篇是跟愛德迦·波 \* \* 的故事有血緣關

●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三八是蘇聯的名演員及導演，與奈米諾維奇—丹青科合創有莫斯科藝術劇院。

——編者

● 美國的神秘主義的小說家及詩人（一八〇九——一八四九）。——編者

係的，這說來當然有點奇僻，但是很可以說明的。愛德迦·波在少年時代曾乘小船訪問過彼得堡。人們說他在一個酒館裡碰到普希金。他們面對着一瓶酒，談了一個通夜，而這個美國大詩人贈給這俄國大詩人一件禮物，這就是他有名的詩篇「銅騎士」的故事。

納爾盆杜夫跟他們同在美國人飯堂裡吃飯。

到了五點鐘，他帶着稍稍有點悔恨的心情，辭別了那兩個美國人。

西洛先夫斯基還沒有回來。他的辦公室依舊關着。這真是惱人的事情！必須把事情告訴他，必須說出一切必須說的事情。

在工廠辦公處，他的同事們正從蓋滿灰塵的樓梯上跑下來。一天的工作時間結束了。所有辦公室都鎖上了。罩着胸帷的女僕們正在掃着紅色地板。在空無一人的設計室的綠色掛燈底下，鋪着舊報紙的彎脚設計桌子像孤單的孤兒一樣站立着。

坐了汽車，呼吸了自由的新鮮空氣，越過了空曠的大草原，跟做作的有教養的人們作了伴，納爾盆杜夫現在彷彿覺得有點討厭這個呆板板的辦公處了。

蓋滿銹蝕指痕的牆壁。走廊破落的角隅。破碎的房窗。從窗架上分裂出來的鐵鉤。碎裂的紙片。呆板板的壁報，上邊是似通不通的文句，和喧噪的，固執的，鼓動的口號，是始終不變的要求，要求超過歐美技術的技術……

他帶着厭惡的神情沿着走廊和樓梯亂蹣，用手敲着梯級，欄杆，和牆壁。欄杆只有鐵柵，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時間把木頭的扶手欄在上邊。牠們有一種悲慘的，乞丐一樣的形貌。

這是典型的，土生的，根深蒂固的，俄國的潦倒作風！

在這裡大草原上，他們用磚和玻璃建造了一座五層建築物，這是歐洲最高度技術的作品。他們投下了百萬資本。然而他們不知道怎樣照管牠。在三個月內。看牠變成什麼樣子了！

在這裡建造這樣建築物是應該的嗎？灰塵，砂礫，旋風，氣

流……

在這荒蕪得不成樣子的烏拉爾大草原中心，在這狂吼的東南西北風的集中點，在最難堪的，完全可笑的情態下，爲要建立這個陰暗的，拙笨的蘇維埃機關，值得這樣殫精竭慮嗎？

「亞細亞，鬼抓了牠去！」納爾盆杜夫低聲咆哮。「建立世界紀錄！好難！」

人們互相碰面，問候。一個穿沒有扣上的烏克蘭襯衫的胖子奔了過去，腋下挾着報紙。

「喬治·尼古拉葉維奇！你一直在什麼地方？你引導那兩個美國人兜圈子嗎？只要你知道這裡在幹什麼！這只有魔鬼才知道哩！在第六段，麥加利正在從約格牌混合土製造機絞出驚人的數字……」

納爾盆杜夫默默走了過去。

「這不是建設，而是種技！」胖子在他消失着的背影後面喊道，大聲哄笑。

納爾盆杜夫在鬚子裡兇惡地怒罵着。

在三樓的梯頂，站着一群工程師。其中有一個青年傢伙，紅頭皮，臉上蓋滿雀斑，紅色的長頸項從沒有扣上的軍服透露上來，軍服裡邊是網形花紋的襯衫，他愉快地喊道：

「納爾盆杜夫，你聽到過第六段在幹着什麼嗎？你聽到過麥加利的事情嗎？他要戰勝哈爾科夫！你可以把他看作獲得紅旗章的騎士。」

「我聽到了，我聽到了……」

納爾盆杜夫並不轉身，急匆匆地一直走到四樓。用手杖打開房門，他走進值日總工程師辦公室。這是一個陰暗冷寞的大房間。他沒有脫去上衣和帽子，在椅子跟前坐下，把手杖放在文件上。

「讓他跌碎自己的頸項！讓他下地獄去！我們會看見的！」

在一堵嵌着正方形玻片的大窗外邊，黑暗的，鉛灰色的，兇險

的雲塊，帶有威脅性地疾掃過去。一道由微黃色的塵灰構成的牆壁在前進着。敞開的邊門在鏗鈞上戰慄着，格格作響。牠落下黑色的塵粒。

納爾盆杜夫走到窗前。

許多大木柱在塵霧中迎風浮蕩。屋頂，道路，小巷，壕溝，大山，都冒着烟氣。在旅館的紅牆下，破碎的窗玻璃和盤邊的碎片閃着黯淡的光。陣陣的破紙片在角落裡疾捲。

在遠處，在化驗廠的後邊，四架嶄新的煤氣洗滌機的大管掃着灰塵。這天早晨，只有三架洗滌機了。

納爾盆杜夫聳聳肩膀。

「一天一架洗滌機。我能想像得到的！」

他兩手放在背後，從窗前轉過身來。

在瑞典的檢木檯子上，站着一個有蓋的六角墨水缸，全用綠色玻璃做成，顯然是舊貨。牠的大小跟房間大小的比例，如同已有八層樓高的第一號熔鐵爐的大小跟整個的建設區的大小的比例。

電話鈴響了。

「哈囉！我是值日工程師。」

納爾盆杜夫帶着不介意的冷淡和高級外科醫生的自信聽取報告和發佈命令。他的決心和措置非常迅速，好像牠們都是現成的，牠們顯示他是一個頂括括的工程師和學院傳統的執行者。他的敏捷和決斷力是根據正確的法則知識，關於法則的不變性和不可侵犯性，他自己從沒有懷疑過，也不准其他任何人懷疑。

今天，他比往常更加冷淡而且粗暴。他被激怒了，而且不能使怒氣平靜下來。在第六段工場，他們過於大膽地違反了法則。他們過於殘忍地侵犯着機械的領域。他們過於無禮地懷疑外國權威的論斷。他們在動搖着傳統。

一個墨水缸就是一個墨水缸，一個熔鐵爐就是一個熔鐵爐。這就是問題的全部要點。

但是今天，在納爾盆杜夫的眼睛裡，一切東西都失却了原來被給與的位置和大小。

當他默想着的時候，他覺得面前的墨水瓶突然變成熔鐵爐一樣大小，他預備把熔鐵爐從工場搬到他的寫字檯上，用鋼筆在牠裡邊浸着。

時候快到六點鐘了。

麥加利的地段的情形到底怎樣呢？他決定不去干涉，讓麥琳莉跌碎他自己的頸項。但他不能控制那種誘惑。而且，他到底是值日總工程師，還在代替西洛先夫斯基的職位。

他走下樓梯，用手杖喚醒睡在汽車旁邊地面上的汽車夫。

## 四七

「這裡在幹什麼？」

納爾盆杜夫一手緊緊托在橙黃色大手杖的頂上。他坐在麥加利毫子眼前的矮椅子上。他的皮短褂的下沿落在未漆的地板上。

麥加利從側面看見他的狹長漆黑的鬍子，他的有疤痕的僵硬的鼻子。

納爾盆杜夫側着眼睛，時而看着窗口，時而看着角落。無論看什麼地方，他的目光多少總要擦過麥加利。

他帶着狡猾冷淡的神情搖着頭說：

「我是全區的負責人。」

他似乎把這句話放在括弧裡，因此以後無須再說牠，同時也爲要正確地規定他們的關係。

麥加利兩肘放在搖動的盥木櫃子上，櫃上蓋着褪色的綠紙舊圖樣。

「聽你吩咐，喬治·尼古拉耶維奇！」

「這裡在幹什麼？」

在這小房間（與其說是段長辦公室，不如說是浴室的小室）的角落裡，一個裝着殘餘食物的洋鐵盆子放在椅子上。這殘餘的食物彷彿是一塊彎曲的羔羊骨頭，又彷彿是一片黑麪包皮。

麥加利卸下眼鏡，湊到盆子邊沿看了一會，要分辨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一塊骨頭呢，還是一片麪包皮。

納爾盆杜夫不樂意地注視着他。

「怎麼樣？」

麥加利戴上眼鏡，機械的從邊袋裡掏出一枝削得非常好的黃鉛筆。

他把鉛筆放在手掌上，輕輕玩弄着牠，牠的發光的表面使他開心。

「你此刻想知道的是什麼？」他怯生生地問，噤嚮着，眼睛不看納爾盆杜夫。

「工場的情形。一般情形。」

納爾盆杜夫特別強調「一般」兩個字，於是又冷淡地把目光轉到麥加利和窗口中間的地方，列車的光和影打窗口閃過，像正被翻着的書頁。

光和影從右至左閃過去。列車從左至右開過這裡。

在麥加利背後的板壁上，閃動着許多圖樣，圖解，印成的着色文告——對於受傷者的急救法；對於落水者的援救法；中煤氣毒時的療救法；還有卡爾·馬克思的石印畫像。

馬克思的鬚髯是黃白色的；上髯滲雜着黑色。都雅的大禮服垂得很低，露出藍綉的白襯衫，一個圓圓的東西吊在絲帶上從頸項上掛下來。

這真是獨眼龍嗎？納爾盆杜夫想，輕輕聳聳肩膀。

「一般情形……」麥加利說，拉拉鼻子，集中心神，「一般情形，……根據今天發表的圖表……」

「哎……哎……」

麥加利的兩隻眼睛在緊張的神情中差不多碰在一起了。

「第八座電池的基地，已經完成了今天應做的百分之八〇·七。第七座電池的基地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六〇·九。地下室的基地已經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在鐵柵方面……」

「這個我知道，」納爾盆杜夫打斷對方的話。「混合土工作情形怎樣？」

「混合土的工作情形如下：鐵籠子裝好了。第五座電池下邊的鐵格子也裝好了。我們在四點八分開始澆第五座電池的混合土版。」

牠看來很像獨眼鏡，納爾盆杜夫想。那是很難相信的。他突然轉過臉來。

「對不起。我們在四點八分開始澆混合土。現在是……」

納爾盆杜夫不慌不忙地解開大衣的扣子，像打開保險箱的門一樣打開大衣，摸出他的金錢來。

「現在是六點五十二分。」

飯堂要關門了，麥加利想。

納爾盆杜夫關上錢蓋，把錢放回原來的地方。

「做了多少作？」他特別冷淡地問。

麥加利彎身在盤子上，當心地用像針一樣尖，一樣長的鉛筆尖觸着紙面。

「我不能告訴你確實數目。但近似的數目——大概在一百三十作到一百五十作之間。」

「噢，每小時做五十作。嘿！」

他帶着諷刺口吻抱怨着，再也約束不住自己了，從椅子上跳起身來，走到馬克思的畫像跟前。

他開始詳細察看牠。

（牠真是獨眼鏡！奇怪！）

他兩臂放在背後轉身對着麥加利。

「有趣。」

「是的，這是很有趣的，」麥加利簡單地說。

「你這樣想嗎？」

納爾盆杜夫又在櫃子前面坐下。麥加利站起來，穿過房間，走過洋鐵盆子時，他稍稍彎下身子。不對，這不是一塊骨頭。這是一片麵包皮。



他又在原位子上坐下。

納爾盆杜夫在櫃子上找到一枝化學鉛筆，厭惡地把牠放在手掌上。

現在他們面對面地坐着，稱量着他們手掌上的鉛筆，好像要以最審慎的態度決定牠們的重量。

「我希望下面所說一點，沒有提醒你的必要，」納爾盆杜夫十分平心靜氣地說，沒有提高一點聲音，「就是：不滿二分鐘做一作混合土是違反規則的。這是起碼知識。你在隨便哪一本教科書裡都能找到這個。」特別強調「教科書」這幾個字。「然而，在你的工場上，你們却每一分十二秒鐘完成一作混合土。」

「在我們，任何教科書所包含的知識，並不十分切要，教科書每年都被修正着，補充着。」

麥加利沉靜地，含糊地說，幾乎是一種耳語。他顯然在手裡的鉛筆上集中了他的注意。

「這話很對。但在本年以內，你總得受本年教科書的指導。不是這樣嗎？」

「爲什麼不應該利用明年的改正呢，如果現在發見了他們的錯誤？」

「哦，所以你們要跑到時間前面去？」

「我們要完成工業經濟計劃。」

「這在現在不合時宜。」

「前進永遠是合時宜的！」

「我覺得我們已經跑進哲學的領域裡了。讓我們回去吧。如果我没有說錯的話，你們是在約格牌混合土製造機上工作的吧？」

「是的。」

「我希望你知道：這機器的說明書清清楚楚地說，每作混合土的時間至少要一分半。」

「這個我知道的。」

「然而你是如此大膽，居然懷疑他們的才能，那些寫說明書的人的才能，懷疑一個聞名全世界的公司的正式說明書。」

「正式說明書是像你和我一樣的罪人寫的。」

麥加利隱約微笑着；他想起自己在重複富馬·葉哥羅維奇的話語。

納爾盆杜夫皺起眉頭，臉紅了。

「我覺得你的玩笑有點文不對題，」他大聲說。「當然，個個人都希望盡量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而且……根據別人教給他的知識……。但請你不要向我開這種玩笑吧，我在技術上的知識是够充份的了。我認爲你這樣對待一架高價買來的外國機器，至少是……冒險的。如果你能原諒我的話，我不想運用另一個形容詞，雖然在目前，牠是非常時髦的。」

麥加利的嘴唇微微抖動。他的臉色發白了。

「你的意思是……」

「我說，這麼一來，機器損壞得太快了。」

「五年或六年。」

「但是據說明書上說，在正常的情態下，牠能工作十年到十二年。你們在糟蹋機器。」

「五年或者十年沒有多大關係。在像你所說的正常情態下，這裡這樣的工程需要八年，然而你十分明白，我們要在三年內完成。」

「你儘可把你的好雄主義留給你自己。我現在要你注意下一事實：你們正在加速用外匯買來的外國的機器損壞，而我們碰巧沒有許多錢可以任意亂丟。」

「到機器損壞了的時候，我們也用不到錢了。」

「你對於這個有十分確信嗎？」

「我們將製造我們自己的水門汀製造機。但我必須告訴你，雖然如此，我們現在並沒有怎樣糟蹋機器。」

「但你們的野蠻的速度！」

「這種速度是由幾個要素構成的，而這些要素跟機器的使用沒有直接的關係。」

「原來如此！」納爾盆杜夫嘲笑地喊道：「那就怪了。你肯告訴我們嗎，如果這不是什麼秘密？」

麥加利竭力遏制住自己，用鉛筆尖在紙面上劃了一道筆直的細線。

「第一是搬運材料工作的合理化。第二是人員的正確配置。最後……」

他很難說出這句話，但他終於毫不游移地說了出來。

「……最後是突擊隊的熱情。」

他說「熱情」這兩個太感情的字眼時的語氣，是那樣嚴肅和專真，好像談着改良工人的給養或安排包工的事情似的。他說出這兩個字眼時，臉孔一直紅到髮根。他在納爾盆杜夫面前是很難說出這個的，因為對方一定要誤解他。

然而他終於說出來了，因為當他向值日總工程師（姑不論這位值日總工程師是納爾盆杜夫）報告的時候，他覺得應該用適切字句表現他對於某一技術問題的觀念。

而熱情這個概念是他的技術觀的諸要素之一。

納爾盆杜夫把鬍子抓在拳頭裡，惡意的斜視眼光掠過麥加利。

「熱情——這也許是很美麗的，但不十分科學。」他冷淡地說。「還有一件事情，你所謂搬運原料工作的合理化，無疑是指機器跟前的鐵板。這個我看見過了。我必須告訴你，我認爲在這樣可疑的習俗中花費這樣多的板料，我們還不够用的板料，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你爲什麼不鋪上硬木地板呢？這會使你的熱情的工人們工作得更舒服些。你爲什麼不在那裏放一架鋼琴呢？這樣就像一個跳舞班了。」

「如果音樂能夠輕鬆我們的工作，」麥加利平心靜氣地說。「

幫助我們及時完成工業經濟計劃，我們就要在那裡放一架鋼琴。」

納爾盆杜夫惡意地哼着鼻聲。

「對了，對了！這正是我所說的！這不是建設，而是競技！」

他往後靠着，帶着顯明的輕蔑開始笑起來。

哦，這句話原來是他說出來的！麥加利想道。

「我們所用的木料是造建築留下來的，」他說。

「當然，當然！」

## 四 八

納爾盆杜夫惡意地，示威式地繼續笑着。

「好打算，好經濟！你的紀錄要花費我們很多很多錢哩，麥加利同志。」

麥加利聳聳肩膀。他們說着兩種不同的話。

「對不起，」他說。

但這時候，房門被打開了，馬夏奔進來。

「達維德·律服維奇！」

他的臉孔閃着興奮的光。

「三小時內做了一百五十四作！我情願不再看見我的爹娘！」  
他從門檻喊道。他看見納爾盆杜夫，連忙壓制住自己。

「對不起。」

他走到麥加利跟前，緊緊對他彎着身子。汗水流下他發燒的臉，滲聚在下頷上，一點一點滴在地板上。

「達維德·律服維奇，」馬夏氣喘喘地說，靠得很近，麥加利能感到對方身體的熱氣。「達維德·律服維奇，照這樣速度工作下去，這點水門汀至多只够半小時用！」

他往上翻着眼睛，偷偷向納爾盆杜夫瞥了一眼。

「好了，」納爾盆杜夫惡意地說。「你自己看吧。」

麥加利皺起眉頭，用臂膀一揮。

「去吧，馬夏，你去。我馬上來。你看，我們有事。」

「當然要請你們原諒。」

馬夏顛起脚尖走出房間，但他又在門口停下，用狂野興奮的眼睛看着麥加利。他用手掌指點着自己的喉嚨，表示事情萬分急迫，於是拉下帽子蓋住兩耳。

「去，去。」

馬夏衝出去了。

「你自己看吧！」納爾盆杜夫喊道。「你們的原料已經不夠了。這一班其餘時間拿什麼來做呢，你們過去三小時內浪費原料。」

他特別加重「浪費」兩個字眼。

「我們並沒有浪費，」麥加利着重地說。「我們在澆混合土板。」

他氣憤得很，但他巧妙地遏制住自己。爲了待人接物的技巧，爲了紀律，他不能提高他的聲音。他堅決地站起身來，拉拉過於寬大的，有黃色斑點的藍上衣。

「對不起，我得走了。」

「去拿水門汀？」

「是的。」

「你違反日常的計劃，你將破壞運輸的組織。」

「每個計劃都包含着另一個不同的計劃——一個反擊的計劃。」

納爾盆杜夫站起身來。

「那末你們將需要超過計劃所允許的碎石，超過計劃所允許的砂，鬼知道還需要其他什麼超過計劃的東西！你們將要求砂和碎石的運輸工作的速度提高到瘋狂的程度，搗石機也是一樣，還有其他，其他！」

「我們要把運輸工作和搗石機的工作的速度提高到某種程度。」

「哦，所以你們有提高全建設的速度的雄心！對不起，我過去還不知道這個，不知道這個。」

「我們的雄心是要實現而且超過工業經濟計劃。」

「哈爾科夫紀錄使你們不得安靜。你們今天統統發瘋了。這是最普遍的事情，各種各樣的虛榮和好名。」

「這又怎麼樣？如果虛榮和好名能夠幫助建設的成功，我不反對……我對於自己地段裡的虛榮的例子並不反對……」

麥加利帶着惶恐的神色瞥視着窗口。窗外的景色正在朦朧起來，似乎快要看不見了。房內的陰暗很快地加濃起來。

「你還有什麼事情，喬治·尼古拉耶維奇？」

納爾盆杜夫的憤怒已經到了限度。然而他沒有超過這個限度。納爾盆杜夫急想用最有力，最不能駁斥的理由把麥加利打下去。

但他遏制住自己。他保存着這個理由。時機會到來的，那時他只要說一個字就會把麥加利毀掉。

而這個字便是——「質。」

被貨色的量所迷惑的麥加利，顯然沒有考慮到質的問題。因為如此，就讓他跌碎自己的頸項吧。

不，他不願意說出這個字，即使必須把全部混合土板鏟起來，重新從頭蓋過。讓他幹吧！這會永遠毀掉麥加利。他沒有理由做麥加利的乳娘。麥加利的虛榮及其技術上的無知，將由他自己負責，他會得到應得的報償。

「你沒有別的事情了嗎，喬治·尼古拉耶維奇？」

麥加利已經站立在門口了，很有禮貌地等待着談話的結束。他期待着納爾盆杜夫的最後爭辯：質的問題。

關於這，他衣袋裡有那篇由卡加從莫斯科用電話傳給他的文章。關於質的一點，什麼都不成問題。在增加量的時候，他一直維持着質的必要水平。

在這裡，他憑藉自己的經驗，憑藉美籍工程師們的經驗，憑藉莫斯科國立建築學院的工程師們最近規定的標準。

但納爾盆杜夫並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無論如何，」納爾盆杜夫枯燥乏味，有心無意地說，好像在做全套談話的結論。「這種工作對於建設只有害處，沒有好處：這便是我的意見。」

「你以值日總工程師的資格說這句話嗎？」

「我以全區副首長的資格說這句話，」納爾盆杜夫憤憤地答。麥加利陰鬱地監視着納爾盆杜夫的手杖。

「那末——你禁止這種工作？」

「我並不禁止牠。」

「這就是說，你允許這種工作？」

納爾盆杜夫惱怒地聳聳肩膀。「我既不禁止，也不允許……」

「在這種場合，你肯告訴我怎樣來瞭解你嗎？」麥加利的乾燥的嘴唇上浮着隱約的微笑。

「你可以把我的話看作……看作一個老輩同志的忠告。」

麥加利無可奈何地靜默着。納爾盆杜夫用手杖推開疊木門扇。

「祝你健康！」

麥加利讓他先走。納爾盆杜夫彎清身，使襖袋不會碰到門頂，走到走廊裡。

現在像早晨一樣，走廊裡充滿了陰影和烟霧，醉醺的人們拿着帳簿擁集在簿記員的門口。

蘇娜·索爾達托娃從藝術工場的門縫看着。她用捏着一枝塗滿顏料的畫筆的手當心地往後掠着頭髮，於是走到麥加利跟前。她臉上罩着驚惶和掛慮的神色。

「什麼事？什麼事，達維德？」她低聲問。

她比麥加利稍稍高些。她一手輕輕放在他的肩上，跟他一同走了幾步。

「沒有什麼，蘇娜。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我過後再告訴你。」

她退了回來。

陰暗的走廊有一個門通到外邊。這門敞開着。雨在光亮的方院



子上閃動，像腳踏車的輪軸一樣迅速。麥加利穿過美妙溫暖的雨網。把納爾盆杜夫護送到工廠。

工作在進行着。麥加利遠遠就看見工作的節拍有點鬆弛了，沒有剛才那麼靈活。

落雨……這不大好，他想。聽見倒出混合土的聲音，他在心裡算出近似的作數：一百六十七作。

鋪板在雨網下像鉛一樣閃着黯淡的光。落在路上的水門汀變成了一層薄薄的，粘滑的爛泥。牠蓋滿了鋪板。工作非常困難。人們跌滑着；他們的兩腿遠遠滑了開去。

「這些討厭的樹皮鞋！」麥加利嗷嗷地說。

通紅，嶄新的臉孔浴在汗水和雨水中，褲子和襯衫被汗水和雨水染黑了——這些景象證明工作很困難地進行着。

太滑了！有些孩子把外衣罩在頭上。其餘的孩子却剛剛相反，把襯衫和樹皮鞋都脫去了。赤裸着上身，海豹似的閃光，赤腳，濕漉漉的頭，推着小車，每分鐘都要滑交，膝頭跌在地上。

納爾盆杜夫走近他們旁邊的時候，向他們投了傾斜的，漠不關心的一瞥。在麥加利看來，他好像在輕蔑地聳着肩膀。麥加利正確地看出了納爾盆杜夫的背脊和兩肩的表情。他等待着新的攻擊，但納爾盆杜夫默不作聲。這是很惱人的事情。

只在納爾盆杜夫走到汽車旁邊，一手放在車門上的時候，他才回過頭來，顯出一個側臉：

「你們搬運原料的合理化的過程……」

他特別強調「過程」兩個字。

「……是一種跳躍。」

於是對車夫說：

「回到工廠辦公處去！」

美妙的鋒利的雨點打在他的臉上，額上，鬍子上，分閃電光的白色閃光在車夫面前滑溜，跳躍，跳過那鉛色的地平綫的狹片。

## 四九

雨沒有停止，但也沒有增加力量。牠還沒有力量洗去鋪板上滑溜的軟泥，這是很不幸的。

用人工洗去這軟泥吧，麥加利機械地想。是的。

他奔到監督辦公室。「水龍管子！」他喊道。「水龍管子！」

但別人已經趕他上先了。在這裡，一切觀念決不是單獨產生的。芬啓支和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正從監督辦公室拖出水龍管子。芬啓支用奇怪的目光看着麥加利。他似乎在請求對方的原諒。因為他越過了紀律的範圍。

「對！」麥加利說。

「這是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想出來的，」芬啓支緩緩地說。

「哦，不對！一塊兒想出來的！一塊兒想出來的！」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帶着誇張的興味喊道：「我們一塊兒想出來的。沖掉牠！沖掉牠！沖！沖！」

他一邊嘮叨着。一邊拖着沉重的帆布管子。他的圓眼睛顯出驚異和大膽的神色，向各方面閃動。他的濕淋淋的雨衣敞開着。他的白色襯褲露了出來。望遠鏡重垂垂地擺盪着，敲着他的兩膝。他的鞋子踏在爛泥地上噠噠作響。

「這法子很好，這法子很好，」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不停地說。「這樣對了，沖掉牠，沖掉牠！沖掉牠，就完了。兩個人一塊兒想出來的，一塊兒！我們兩個人一塊兒想出來的。我們想出這個法子由於經驗，完全由於經驗，你要知道。」

麥加利走進辦公室。

庫泰索夫俯臥在放滿報告和新聞的桌子上。他正在打電話。用沒有扣上的草鞋敲着板壁，他喊道：

「我再告訴你一遍，親愛的同志，你不能把他拿走！不要煩惱，不要煩惱，你會找到一些。如果你去找他，一定會找到的。用「少共真理報」流動版的名義。是的。我是補充站站長——庫泰索夫。你如果高興的話，寫下來吧。什麼？你休想恐嚇我，因為我要恐嚇你哩。我要在報紙上恐嚇你，……什麼？請坐，達維德。什麼？說下去，我剛才不是對你說話？」他對着電話機笑起來。「等一會就跟你說。」

「水門汀，」麥加利說。

庫泰索夫扭轉身子，抬起紅臉孔，看着麥加利。

「什麼？水門汀？馬上可以拿給你。」

於是又對電話說：

「喂，怎麼樣？剛才聽見我的話嗎？立刻拿四十桶來。你聽懂了嗎？喂，你聽懂了嗎？好，謝天謝地！科爾尼耶夫在那裡？很好。那便當多了。他可以當場簽發命令。好，好！謝謝你，朋友。什麼？送發部？他們不肯給你一列車子？哦，哦，你馬上可以得到車子！好。談得這麼久。」

他把耳機放回原處，用衣袖揩着汗淋淋的，冒着熱氣的臉孔。

他的黃頭髮變成黑色的了，纏結着，爬到眼睛裡。

「呵，天氣熱得很！」

他又從鉤子上摘下耳機。

「哈囉！中央站！給我接送發部！等一等，達維德。你馬上可以得到需要的東西。哈囉！送發部？你是誰？哈囉，小伙伴……這裡是「少共真理報」流動版。是的，這是我所需要的，朋友……」

麥加利走出辦公室。

那個小說家正在沖洗鋪板，襖褲捲了起來，雨衣包着身子，像

一個管門人。水嘩嘩作響。水流打擊着鋪板，粉碎開來，散成扇形，像棕櫚樹的枝條。這棕櫚樹的枝條沖洗着，追逐着泥漿。黃色的木板顯出原來的潔淨和精緻。

孩子們不再滑交，跌倒，有些人故意鑽到水流下面。水流嘩嘩地沖着年青的火熱的身體，粉碎開來，散成棕櫚樹的枝條。這些身體被洗清了污垢和汗水，開始閃光，肌肉鼓脹，像大豆一樣發亮。

麥加利走到機器跟前。

在雨中，記時員依舊坐在旋轉的鼓筒對面的位子上。她正在濕紙頭上巧妙地記着時間。

她的整潔的白頭巾已經變成黑色，而且滑到後腦袋上，濕頭髮粘在飽滿的頑強的前額上。她身上蓋了混合土的斑點。深綠色的小河，流下她的兩頰和鼻子，流下她的耳朵，流下她的赤裸的，稚嫩的兩腳，腳板上捲着短襪。

「多少？」麥加利問。

她細心看着自己的手，手錶的黑色絲綢帶圍繞着她的手腕。

「八點二十三分——一百七十二作。」

鼓筒轟隆地翻轉來。

她連忙用手背掠一掠頭髮，巧妙地記下一個數目。

孩子們從四方八面，從別的地段疾奔而來，新的人衆繼續不斷地湧來。他們擠集在週圍，穿樹皮鞋的，赤腳的穿罩褲的，沒有穿罩褲的，穿鞋子的，亂髮蓬鬆的，乾乾淨淨的，粘滿微綠色的水門汀的，像挑水夫一樣塗着黑泥漿的，嘩啦嘩啦的，不言不語的，穿汗衫的，穿球衫的，穿襯衫的，哈奴摩夫隊員，友梅珂夫隊員，工程師們，監督們，監工們，突擊隊員們，但他們都很年青，都有機敏的閃光的眼睛……

「一百七十三作……一百七十四作……」群集中從這傳到那個。「一百七十五作……」

「退開。不要擠！」馬夏喊道，兩眼閃光。「參觀費每位兩哥

比。婦女半價。」

在同一時候，納爾盆杜夫穿着潮濕的大衣，在值日總工程師辦公室曠來曠去，用手杖敲着牆壁。電話響了。他不接。他偶爾跑到窗前。

「好名……他好名。」

混雜着灰塵的雨水洗滌了一切。天空冒着蒸氣。從這裡，在四層樓，你能够望見遠遠的景色——望見三十公哩遠的地方。在羊毛一般的地平線上邊，四方八面，都掛着濃雲的深黑色可怕的舌頭。

迎向牠們的是——陣一陣亞細亞的高塔和炮台似的暴風雨，牠們好像從地下出來，猛然湧起。[牠們隨時準備在建設區的平台上升落。

房內黑起來了。納爾盆杜夫關上側門，開亮電燈。天花板下，一個非常微弱的紅色燈泡發出吝嗇的光。牠幾乎沒有發出什麼光線，特別加強了疾風如飛的暴風雨的黑暗。

## 五〇

賽恩珂在痛痛快快地享樂着。

楓樹，白楊，接骨木，紫丁香，在整個喀什克住場搖漾着，沙沙作響。這個住場在耶克山的山谷裡搖動着，好像在小孩的搖床裡一樣。疾風掃過隄壩。帶走潮濕的灰塵。雨水洒進菩提樹的葉叢裡。葉叢在風中細語，颼颼作響，在散布在塵封的草原上，有如美麗的珠子的許多發亮的大丘岡中間搖動。

一隻牡雞一動不動站在雨中，好像是被舖在整潔的毛巾一般的道路上似的。

這地方離建設區不過十公哩。然而牠是多麼靜寂，多麼孤單，綠色的籬垣，木柵，水井的絞輪。精緻的喀什克房子，有些蓋着鐵屋頂，有些蓋着柳條，有些蓋着因時間過久而發黑的鱗片似的木瓦，有些蓋着一個個天鵝絨枕墊似的苔蘚。正面門廊支撐着四株細小的木柱。

這裡一切都表現出宗教，手藝業，習俗，社會狀況等等的古老傳統的痕跡。

一座高聳的，綠色的，喀什克住場的禮拜堂，像一個盲目兵士一樣挺直和整潔，浴在低垂的，帶有威脅性的雲霧中。碧綠的墳場裡，四方八面都有狹窄的小路。木頭踏級和門廊，都長着蕨茄草。

在某些小小的大門口，站立着巨大的，保管得很好的鐵招牌。它們用生鏽的鐵絲吊着，像風標一樣轉動着，尖叫着。

粗糙的，然而用心靈成的手藝工人和商人的寓意畫，沒有什麼

用處，而且有點陰慘，好像擺在傑出貴人坟前綠天鵝絨枕墊上的勳章和徽章。成衣匠的剪刀和熨斗，旅館老板的茶壺和鷄蓋捲，棺材匠的棺材，鞋匠的鞋子，鑲匠的鑲。

許多鑲——奇怪的大鑲，像招牌一樣，由於那不知姓名的畫師的意志，鑲針永遠定在兩點鐘上。誰能知道這到底是夜晚還是白天？

賽恩珂痛痛快快地享樂着。

在棚舍的黑暗窗口下邊，有一排又高又密的葶麻。藍色的葶麻搖漾着，打擊着玻璃。棚舍週圍的院子，長滿了雜草，葶麻，和牛蒡。

棚舍裡，在門的一邊，靠牆疊着一具一具嶄新的松木棺材。在門的另一邊，裝飾着流蘇和金邊的紅旗靠牆站着。

這個地方的主人似乎是一個萬能者。一堆一堆的木屑積在細木匠的工作檯底下。

賽恩珂坐在木屑堆上，頭髮裡粘着木屑，兩臂抱着膝頭。

他帶着恍惚的神情搖擺着，櫻紫色的眼睛凝視着窗口。在他旁邊的木屑堆上，放着他從破衣服裡拿出來的抄本。

他啜泣着，呻吟着，憑記憶背誦着：

他們已經埋葬了我親愛的老母，  
我父親也倒下了，不是爲着什麼好理由……  
請給我，給我一隻大的酒杯，兄弟！  
讓我及時解消我的憂愁！

他的臉孔歇斯得里地抽動着。泡沫在他被醜惡染黑了的嘴唇上顫抖。

他用一隻手臂圍繞着柴吉羅夫的頸項，拚死命擠着他，把他拉得更近。這癡狂人的臉孔非常緊張。他的兩眼快要爆裂開來。他顫

頭上的筋脈鼓了起來。他要悶死了。

「放開我，珂利亞！放開我！」

柴吉羅夫竭力要掙開來，背脊敲着細木匠的工作檯的檯腳。工作檯搖動起來，一瓶伏特卡酒跌下來，主人接住牠。

這位主人沒有穿靴子，穿一條有黃色的條紋的喀什克騎馬褲，一件藍布襯衫，和一件背心，他用毛孔很多的，軟木樹樹皮一樣的，老年人的黑手，在空中接住這瓶酒。他在稀少的銀色鬍子裡邊和善地假笑着。

「安靜些，孩子們。好好過日子，不要鬧。」

窗口的黑光生動地反映在他棕色的使徒的禿頂上，禿頂週圍是老年人的黃白色頭髮。那隻好眼的大而鋒利的目光看着一邊，像一隻牡雞的眼睛。另一隻眼睛是瞎了的，有一個模糊的白點。

「一隻眼睛看着我們，另一隻眼睛看着亞柴馬人，」賽恩珂用全力哄笑着。

他拉過柴吉羅夫的頭，打牠，抱牠，撫摸牠，扯着頭髮。

賽恩珂轉過三回身，在他秘密衣袋裡摸了三次，而那位主人也穿過院子，到什麼地方去了三次，回來時手裡捏着黃色的醜讀詩詩，衣袋鼓了出來。

「聽我話，我的寶貝。聽我話，你這鬆粗蠢豬！」賽恩珂喊道，把濕潤的嘴巴塞到柴吉羅夫的耳朵裡。「懂得我的意思嗎？」

他又開始哭泣了：

啊，我是一個有藍色頭髮的孩子。

我流浪到建設區來做工。

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無緣無故地

踏上了窮途——這是我的命運！

~~~~~  
● 一句流行的嘲笑語。

「放開我，珂利亞，放開我！……」

「安靜些，孩子們，安靜些。」

酒杯從細木匠的工作檯上跌下來。

賽恩珂喊道：

小小的光玻璃酒杯，

從檯子上跌下來……

賽恩珂喝酒。主人家嚴肅地喝着。柴吉羅夫最初不喝，拒絕，貪婪地望着醃漬時鐘。

「喂呀，韃靼人。喝呀，我的寶貝。好好享樂一下。不要怕羞。不要使我難堪。任何人都能傷害我的感情。這回是我做東。也許，我在拋棄我的前程！」

他把酒杯塞到柴吉羅夫的齒縫裡。

藍到發黑程度的苧麻在窗外搖動。

柴吉羅夫咬住牙關，接過酒杯。他用幾隻指頭浸到杯子裡，把幾滴酒彈落在一邊，他閉着眼睛。他喝着酒。他伸手取醃漬物。

「喂你的臉孔，喂你的臉孔，你這不知道是誰養的兒子！」賽恩珂笑起來。

伏特卡酒衝到柴吉羅夫的頭腦裡。他又用手指在杯子裡一浸，酒了幾點在木屑上，又喝起來。

他在學老韃靼人樣。上帝禁止喝酒。據老年人說，「可閃經」上說惡魔坐在一滴酒裡。但他們是狡猾的，那些老年人。他們用鬱金色的指頭在酒杯裡一浸，彈一滴酒在地板上——就是惡魔坐在裡邊的那一滴——其餘的酒儘管喝，沒有危險了。

柴吉羅夫喝着空肚酒，馬上喝醉了。他要把一切告訴他的朋友

，關於那些狡猾的老年人，關於那一滴酒，關於惡魔，關於「可蘭經」。

「聽着，珂利亞，」他說，嘴巴從一隻耳朵張到另一隻耳朵——尖尖的，泥土似的，動着的耳朵。「聽我說，珂利亞。我們的老年人不管什麼時候喝酒，總要弄了一滴酒的。他們真的用手指彈去一滴，因為黑暗勢力準在那一滴裡。這就是說，惡魔準在那一滴裡。我們的老年人是很聰明的。我們還有一本書，名叫「可蘭經」。你知道嗎，珂利亞？……牠名叫「可蘭經」，老年人說……」

賽恩珂惡意地微笑着。

「哦，你這蠢豬！你愚弄自己的上帝。」

「你不能愚弄上帝。你不能愚弄上帝，」主人喃喃地說，對着黑暗的角落劃了一個十字。「你不能愚弄「他」。」

「你們的上帝是傻子，蠢貨！他不讓人們喝酒，但我們的上帝什麼都肯給你——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你儘管吃，儘量吃。是不是，老板？」

柴吉羅夫，和平的愛好者，討好地微笑着。

「你為什麼要那樣說，珂利亞？「我們的」上帝，「你們的」上帝，韃靼的上帝，羅馬正教的上帝——一切人只有一個上帝。一切人只有一個好上帝。」

他帶着愉快的神情不聯貫地說出這些話，這是他在孩子時代從各種各樣人聽來的。

他臉上浮着明朗的，溫柔的，怯生生的微笑。

五 一

那主人戴上他的眼鏡，他從架子上拿過一本黑蛟皮裝的厚厚的小書，封面上有燙金的標題「宗教歌」。

他把書翻開來，劃了一個字。

「以上帝爲主人的人們是有福的。」他低語道，虔誠地閉着眼睛。

忽然間，他以一種堅決的沉鬱的高聲唱道：

我們的祖國——偉大而且親愛——

牠是一個精壯的武士。

從一端到另一端，牠的版圖

大如一個半球。

憑着仁慈使我們國家偉大——

牠使精神的偉大有如版圖的廣綿——

憑着光芒萬丈的早期基督教的真理，

憑着基督的每句神聖的訓言。

願聖子聖靈

提高俄羅斯人民的思想——

遠遠高過最高的尖塔——

把我們的俄羅斯提高到主的面前。

主人抬起那隻未瞎的眼睛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帶着教訓的意味深長的神態重複道：

提高俄羅斯人民的思想——
把我們的俄羅斯提高到主的面前。

「你是說你的上帝，我們的上帝！」賽恩珂喊道。「我們的上帝就是這個樣子。怎麼樣，你這韃靼蠢豬！」

「你為什麼罵人，珂利亞？」柴吉羅夫凜然問道。「這不大好！這不大好！如果我這樣罵你，你覺得怎樣？」

主人嚴肅地看著這兩位同志，一邊繼續唸道：

肉身的偶像難免一死——
他是世俗的完人
每個正直的靈魂難免追慕
那天國的完人。

房門拚死命地砰然關上，接着又打開來。風，灰塵，和雨掃進棚舍裡來。木屑飛起，疾捲着，形成一種乾燥的雲霧，一罐鐵釘從架上跌下來。書頁飛閃着，旋轉着，像一隻受傷的鴿子。

一條從樹上撕下來的樹枝飛過院子。暴風雨的陰沉的高塔打擊着這個住場。天色暗下來了。

主人衝到門口，疊在那裡的棺材嘩嘩嘩嘩坍下來。櫻桃色的旗子拍動着，嘩嘩作響。主人拉着門上的繩子。好像他是一隻頑強的馬。他終於砰的關上了。

亭廊完全變成黑色的了。

「這對於工場上的孩子們一定有妨礙，大有妨礙！」柴吉羅夫喃喃地說。

「喝酒吧，你這粗獷蠢豬！」賽恩珂喊道，他完全發昏了。「你剛才聽見嗎：肉身的偶像難免一死，他是世俗的完人！……括吧。繼續括下去！讓暴風雨把他颶出地面，把他帶到魔鬼的祖母那裡去！讓暴風雨掃蕩一切！」

暴風雨的高塔滾過住場，滾過陸壩，滾過湖面——滾到建設區了。

「喂，老板，我的好人！坐到我旁邊來，聽我告訴你的事情。看這裡！」

賽恩珂轉到一邊，僂着身子，慌忙伸手到秘密的衣袋裡。他掏出一張紙頭，破爛不堪，當中有幾個破洞，蓋着用化學鉛筆寫的草書。

「看這裡，看這裡，老板！這是我自己親愛的父親給我的信。我在三個月前接到的。他們把他抓去了，我自己親愛的父親，我自己親愛的父親！他們把他抓去的時候，他們說他是富農……。後來從那裡寄來一封信。停手，別搶他！別動手搶他！這是我自己親愛的父親的寶貴話語！不要遮住光線！不要遮住光線，否則我要殺死你！」

賽恩珂的頭倒在主人的肩頭上。

「你聽見我父親從那裡寫給我的話嗎？他寫道：『不要阻擋別人，』他這樣寫。你看見嗎？『不要阻擋別人。』他寫道。『如果有人拿去我們的家畜，記着就是了。心裡記着就是了。把蜜蜂凍死。與其讓牠們拿去，不如讓蜂凍死。』你明白嗎，老板？」

淚珠滾下賽恩珂的臉龐。

「對，對，對，」主人點頭低語。「說得很對：不如讓牠們凍死，與其……。他寫得對，寫得對。」

「別嘴，還有哩。再看下去。『不要參加集體活動，但如果你有意參加，就參加吧。』你懂得這意思嗎，老板？『但如果你有意參加，就隨意參加，隨意參加吧。』」

賽恩珂把頭埋在木屑堆裡，於是又突然跳起身來。

「喝酒呀，韃靼佬！喝酒呀，寄生蟲！他們把我親愛的父親抓去了，而你却不想喝酒！」

他兇暴地扣住韃靼人的頭，把伏特卡酒瓶對準他的嘴巴直灌。伏特卡酒沿着下巴流下，在他領子裡邊流漾。

「你幹麼要虐待我？」柴吉羅夫低語道，一邊掙了開來。「你叫我寄生蟲，什麼意思？」

他的牙齒緊緊咬着。他在發抖。伏特卡酒衝上腦袋來了。他的頭腦發暈。房窗在他眼前搖晃。

「閉嘴，你這蠢豬，閉嘴！你替工場上那些孩子難過嗎？你不替我親愛的父親難過？喝酒吧？你這韃靼豬腦！」

「不要罵人。」柴吉羅夫的臉色蒼白得可怕。「我並沒有叫你俄羅斯豬腦。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你在說謊，你這豬養的兒子。你在說謊。你和我不是平等的。我買了。又賣了你。我用一張十盧布票子買了和你所有的韃靼廢物。現在你是我的跟班。哦，跟班，替我脫掉靴子。蠢豬！跟班！」

柴吉羅夫臉孔漲得通紅。他的櫻色眼睛充滿了血，好像兩顆成熟的櫻桃。

「狗，你這狗！你比狗還壞！」

柴吉羅夫渾身抖得什麼似的，用兩隻食指塞進賽恩珂的嘴巴，撕着塗着靛色的嘴唇，把牠們翻了出來。

「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我知道你是什麼東西！我知道你是什麼貨色，」他粗聲急激地說。「我要把你拖到政治警察局去！讓他們殺死你！你比瘋狗還壞。你是富農的兒子。你是富農狗！」

他像狗一樣咆哮着，顯然很快樂地重複道：

「你是富農狗！你是富農狗！「他們」是人，但你是富農狗！你應該吃狗糞！你是一個鬍子！」

賽恩珂用直伸的手指緊按着韃靼人火熱的臉。滲雜着鮮血的涎液從他嘴角流出來，像馬絡頭一樣。

「客人們，客人們，不要鬧，」主人喃喃地說。「客人們！」他們放在地板上。

主人企圖用腳踢柴吉羅夫的背脊。柴吉羅夫跳起身來，橫過跌落在地上的物事，滾過棺材和板櫬，在許多旗子中間打穿，最後衝到門口。他拉開房門，奔到院子去了。

他無須奔跑。暴風雨抓住他，把他擲過倒在地面上的牛羶。小門飛開了鉸鏈。一個招牌嘎隆倒下來。

那隻牡雞沿着籬垣飛，在空中旋轉，像從毛巾上撕下來的刺綉。

鐘面上畫出來的長短針瘋狂地旋轉。

前面，是在柳樹上飛奔着的暴風雨的墨鱗。

五二

納爾盆杜夫突然摘下耳機。電話鈎子噹的響了一聲。

「哈囉！中央站！哈囉！」

他很有耐煩。暴風雨隨時有毀壞電話線的可能。

納爾盆杜夫衣冠整整地站在那裡，手杖夾在腋下。耳機按在臉頰上，頭轉向一旁。

「給我接到社會主義城。」

耳機按在臉頰上像一聲轟響。

「中央實驗所？謝謝你。我是建設區值日總工程師。這的——納爾盆杜夫。近況如何，伊舒勤珂！這正是我所盼望的……」

納爾盆杜夫斜眼看着窗口。窗外是想像不到的嘈雜。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中，納爾盆杜夫的臉色是蕎麥般的泥土色。

「我告訴你，伊舒勤珂：立刻派人到第六段。麥加利正在那裡擺技。是的，是的，當然跟哈爾科夫鬧。他們已經發狂了，很對。告訴他們拿混合土樣品來驗一驗牠的黏固性，但當然要經過全部手續。正正式式地幹。委員，輿論代表，報紙——一切應有的手續都不能省。每做十五作或二十作，就拿出一點樣品。把牠們送到實驗所。我們會明白的，我們會明白的。你親自去？那更好了。我也要去。什麼？暴風雨？這裡還沒有。你那裡怎麼樣？扯倒了帳篷？好。再會。我派修理隊來。」

納爾盆杜夫讓耳機留在臉頰上，用食指在電話鈎上按了一下。噹的一聲，割斷了電話。

電燈慢慢熄下去了，但房間並不因此更加黑暗，還是那種沉靜，灰暗，狡詐的光線，不像白天，也不像夜晚。物象是看得見的，但詳細情節却辨認不清了。

窗玻璃顛抖着。墨水池站在房間的冷漠中，像一座回教堂。納爾盆杜夫的指頭離開電話鈎，他沉靜地對電話說：

「修理隊。」

暴風雨的高塔坍塌落在建設區上。人們向四方八面逃散，有些順風逃，有些背風逃。

順風逃的人們被風推送着，旋捲着。他們簡直像飛一樣，衣服粘在身上。背風逃的人們，憑他們的胸膛，他們的頭，他們的肩膀，和他們的身體，掙扎前進。風使他們兩腳滑開地面，但他們並不跌倒。風擋住他們的體重。他們似乎靠在空氣的斜壁上，他們斜靠在那裡，用兩手和兩腳划動着。

風撕着他們的衣服，使他們像破碎的旗子一樣颯舞着。他們的臉孔被風吹裂了，直到流出血來，灰塵撲打着他們，像金剛石一樣鋒利，殘酷。

風暴衝到旅館來了。

旅館所有五層樓的窗架忽開忽閉，倏然作響。破碎的窗玻璃滑了出來。碎玻璃同着絞轆，玻璃杯，電燈泡，連着鐵鈎的木片，門閂等等紛紛飛下。風暴撕下窗幔和陽台的門簾。牠們鼓了起來，瘋狂地拍動着。譁嘩作響，像灰色的軍旗，於是被撕開來，飛開去。從頂到脚，整幢旅館都被東南西北風佔滿了，牠們在荒涼的，有回聲的走廊裡互相戩鬪。

遊藝場の木柱子被風從地上拔起，倒下了。被木頭壓壞了的鸚鵡尖叫着。帆布屋頂鼓脹起來，飛過空中，被鐵絲網抓住了。各種各種顏色的羽毛飛舞着——紅的，黃的，藍的。

那隻象站立着，他的巨大的前額抵抗着風暴。他把兩耳展成扇形，抬起他的鼻子，風把他的耳朵吹得像船帆一樣。象用他的鼻子

撥開灰塵。他的眼睛是兇猛的，瘋狂的。

風強迫他退却。他蹣跚地後退着。他完全被灰塵的黑旋風包圍住了。他發火了。他要奔跑，但鏈條不讓他走。他發出一種可怕的，險惡的，原始的尖叫。聲音像陷在大恐怖中的船隻的呼嘯。鏈條被拉得緊緊的。他扯着嘩啞作響的鏈條。鏈環咬進他的腿裡。他從各方面扯着木樁，但木樁不肯服從。

風暴幫助了他。牠斜靠在他身上。牠的全部可怕的牆壁壓在他身上。牠把木樁從地上拔起來。

象奔跑着，後邊拖着那株木樁，牠在鏈條的末端滾動着。牠用穩健的，勢不可擋的象步大膽地奔跑着，踏碎了牆垣，撕碎了網球網，毀壞了崗亭，衝倒了電話桿和足球球門的木柱，瘋狂而且盲目。

風暴大步跨過各種東西，像一個穿七利格*長的靴子的巨人。風暴衝到第六段了。

建築架和鋼鐵屋架搖擺着，震動着。倒水門汀的塔房的柱子，起重機，橋座，披蓋，都搖擺着，震動着。工廠像一個硬紙箱一樣搖擺着，震動着。冒着灰霧的空水門汀桶一個接着一個地沿着鏈條滾動，在小車跟前飛躍，使人們不得不跳開兩腳。

機器師用一隻手抓住欄柵，用另一隻手移動積桿。風暴把欄柵從他手裡扯開去，但他的手指重又緊緊抓住木頭。暴風又把牠扯開去。他又抓住牠。

記時員坐在地板上，頭埋在兩膝間，眼睛狂熱地斜視着，兩手抓住拍動的紙張。風暴扯下她的頭巾，把牠吹了開去，像一隻鳥一樣。她的頭髮被吹亂了。但她依舊坐着，動也不動，用兩膝夾住紙張。

混合土嘩嘩地瀉出來。她看着蓋滿泥漿的鏡，靈活地用指筆在

* 一利格約等三呎。——譯者

紙頭上記下時數。

八點三十二分，麥加利機械地對自己說。兩百二十四作。

四小時二十四分做兩百二十四作！

風把麥加利纏進工廠。廠裡比較靜些。他心裡很快地計算着：

四乘六十一——兩百四十一。加二十四——兩百六十四。兩百二十四除兩百六十四——一又十分之二分弱。這就是說，平均一分十秒做一作混合土。本區的新紀錄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我們還沒有達到哈爾科夫的紀錄。

但這是不是「太」快了昵？

上衣，帽子，木板，鐵頭，在空中飛舞。

鋼鐵絞轆在呻吟。

品質！

麥加利走到木槽跟前。鼓筒喧鬧地吐出混合土。灰綠色的硬團懸索地沿着木槽爬下。

麥加利一手伸到槽裡。他把一握新鮮的混合土拿到眼鏡跟前。在工廠裡半明半暗的光線中，他檢驗着這柔軟的混合土塊，好像通過顯微鏡看輪一樣。

他分別檢驗着每一小團，每一細粒。他用兩隻手掌擦着這有粘性的土團。他的指頭捏攏來，又放開去，他很想聞聞牠，嚐嚐牠的味道。

這混合土在他看來似乎非常好。但他十分知道牠的品質如何，不能憑牠的顏色，牠的組織，或牠的重量來決定的。

牠的品質如何，只能在實驗所裡決定，拿到樣品後還要七天。

然而他現在撫弄着這混合土，摩擦着牠，檢視着牠，不能同牠分開。

他兩手蓋滿了混合土，他的大鼻子上，眼鏡的鏡片上，上衣上，帽子上，靴子上，都有混合土的斑點。

「這種技術真是見鬼！」他喃喃地說。「那樣落後，那樣落後」

• 他們還沒有發明一種方法，可以決定剛出機的混合土的品質！他們在科學研究院裡幹些什麼？這是恥辱！」

他離開木槽，用耳朵傾聽着。他爲要抓住工作的節奏，不得不專心一意地傾聽着。風暴的呼嘯和怒吼吞沒了那些較小的聲音，他藉以估定工作速度的聲音。

然而他找到了牠們。他找到了牠們好像在被地震毀滅了的城市的瓦礫堆裡找到小家具一樣。

節奏鬆弛下來了。鼓筒翻轉的次數沒有剛才那樣密了。

麥加利突破了暴風的牆壁，衝到勞動前線。

桶子在打滾。奧利亞·特麗格布娃的出客衣被撕成碎片了。轉在她身邊瘋狂地旋捲着，成爲斷斷的裝飾品。

風從桶子裡吹起了沙和水門汀的圓柱。碎石從小車裡飛出來像爆炸了的炸彈的彈片。這是前線。這是爆炸。這是射擊的吼聲和瓦斯進攻的煙霧。風暴強迫麥加利回到廠裡。

「達維德·律服維奇！」

馬夏從木板鋪道上吼過來，跳進廠裡，好像一個躲避爆炸的砲兵隊長逃進一所掩蔽所一樣。他拚命的提高嗓子叫喊，但由於風暴的轟擊聲，對方簡直聽不見。

「達維德·律服維奇，」馬夏喊。「沒有水門汀了！只有最後一桶了！首長同志，沒有方法工作了！沒有水門汀了！你們統統該死！」

他發狂似地揮舞着兩臂。鮮血混合着污汗，在開裂的兩頰上涇流。

「你有什麼事？」

「只有一桶了！只有一桶了！見你的鬼！這樣能夠工作嗎？只有最後一桶水門汀了！」

「馬上去拿來！」麥加利喊。

他們相距不遠兩步路。

「什麼？什——什——什麼？」

「馬上去領來！」麥加利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喊。

他奔到木板鋪道跟前，又穿過風牆掙扎前進。風暴竭力要扯去他的帽子，但帽子緊緊套在他粗硬的頭髮上。

麥加利走到監督辦公室。他拉着房門。門扇被風緊緊關住。無論如何拉不開來。風向突然變了。房門被他打了開來。

麥加利衝進辦公室。

「水門汀！」

庫泰索夫正伏臥在櫃子上，對着電話喊道：

「哈囉！哈囉！堆棧！哈囉！總站？哈囉，總站！」

他把耳機靠在牆壁上。

「電話不靈了。電話線斷了！見他們的鬼！電話線斷了，科爾尼耶夫和斯羅波特金還在那一邊。」

他用膝蓋，恍惚！睜得很大的眼睛向麥加利注視了一會兒，於是又突然抓過耳機。

「哈囉，總站！哈囉！哈囉！」

他用拳頭在電話機上敲了一下。

「修理隊！修理隊！哈囉，修理隊！」

五 三

斯羅波特金——負責電力站和運輸。庫泰索夫——負責水門汀。
特利格——負責搬運夫和沙石。塞米奇金——負責自來水。

這是少共真理報館的補充站的職務分配。

然而工作一開始，這個分配計劃就被破壞了。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兩個隊員——賽恩珂和柴吉羅夫——拒絕工作。前線最危險的弱點——碎石部門——暴露出來了。

於是立刻發生了改組。於是根本起了變化。小特利格從賽恩珂手裡奪過盤子，代替了他的職務，在碎石堆上工作。他一個人不得不代替兩個人工作八小時。這彷彿是不可能的事，但沒有別的方法。

時間不等人。時間在奔跑。必須追過牠。

可是兩個搬運夫——搬運砂和石塊——却還沒有人担任。

但——有芬啓支。

「讓我担任搬運工作吧，」他對庫泰索夫說。「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的意見怎樣？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和我願意担任這個工作。」

沒有別的方法，因為每個人都像黃金一樣貴重。

時間奔跑着。

風暴從西掃到東，牠頑強地疾掃下來，從一個工作地段掃到另一個工作地段，震撼了建築架和鋼鈔屋架。牠從西掃到東，於是又改變牠的方向。

風暴也立刻改組了自己。牠從西轉變到南。牠從南掃到北，於是又轉變方向。牠又從東捲到西，又落在各工作階段上，牠們剛剛已經受過一次破壞了。

四種旋風——西風，北風，南風，東風——衝突着，失却了牠們的立足點，捲成黑料料的風陣。

這四種旋風好像四支軍隊。

旋風從敞開的堆棧門口帶出濃密的，使人窒息的水門汀的灰霧。水門汀灰從板壁繼續了出來。板壁冒着烟霧。人也許以為堆棧在着火。

科爾尼耶夫跟堆棧負責人爭辯了兩個鐘頭，他要領四十桶三國牌水門汀。

堆棧負責人堅持兩個鐘頭不肯讓步。四十桶三國牌水門汀！科爾尼耶夫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堆棧負責人自己沒有權柄增加二十四小時內所用的水門汀的規定份量。一個計劃到底是一個計劃。牠所以叫做計劃，就是要準確地實現牠。

科爾尼耶夫談着競賽計劃。那個負責人就說到他的訓令。科爾尼耶夫說到增加生產，說到速度，那個負責人就說到競技。

他們說着不同的話，他們一會兒把聲音提高到吶喊的程度，一會兒又降低到啞聲的低語。他們面對面地站着，像兩個麵粉廠工人一樣從頭到腳蓋滿水門汀粉，臉孔蒼白，興奮，動盪，眼睛閃光。但那個負責人的眼睛冷淡而且呆板，而科爾尼耶夫的眼睛是活躍，棕色，紅眼沿，而且有點浮腫。

堆棧負責人向科爾尼耶夫駁斥了兩個鐘頭，但庫泰索夫在電話裡狂吼起來，那個負責人讓步了。

「四十桶。簽一張收據吧。有車子嗎？」

沒有車子。

庫泰索夫在電話裡答應立刻開車子來。但車子還沒有來。

科爾尼耶夫每隔一會兒又奔到堆棧外邊，看看鐵路線。風聲呼

把他吹倒。風用泥沙打着他的臉孔。

科爾尼耶夫的鼻子猛烈地抽動着。他咳着。充血的眼睛出現了痛苦的淚珠。他無法阻擋牠們。牠們滾下他的兩頰，帶走污垢。他用香舌舐着開裂的雙唇，嚐到牠們的鹹味。

淒涼的風暴的鐵幕掛起來，又落下去，呼呼地響。

那兩輛綠色的破車，忽而在風暴中。忽而在風暴外閃動。外邊鬆懈不堪，木頭踏級搖搖不穩，這是熟悉的，悽慘的車站。風暴撕破了那面由紅變白的旗子，搖撼着旗桿。風暴吹捲着鈴，鈴時時不規則地響着，好像警報一樣。

但車站面前的道路是荒涼的。鐵路是可怕的淒涼。

火車慢慢開來了，十分困難地克服着風暴的壓力。牠還沒有停下，斯羅波特金從車廂跳下來。

「你怎麼攔的？你怎麼攔的？」科爾尼耶夫喊道。「你為什麼就攔這麼久？停在這裡吧。」

「什麼人呀！魔鬼抓他們去！」斯羅波特金說。

表面上他很安靜。

「我簡直是把火車從他們喉嚨裡擠出來的。那些狗東西！」
表面上他很安靜。

他沉重地，困難地呼吸着。他的微藍色光頭和黃色臉孔蓋滿了汗流。他的眼鏡濕而且髒。一個鏡片是碎裂了。

「這是給木片打碎的，他媽的！」

「停在這裡，停在這裡，停在這裡！」

裝貨隊已經把那些灑着灰霧的桶子滾到堆棧外邊了。

風暴很快地轉變了方向，從東至西沿着牠那七利格長靴子的印跡奔了回去。

現在牠瘋狂地吹着火車的尾巴。牠催促火車前進，加快引擎的速度。火車像滾下小山一樣滾動着。

但從煙囪裡冒出來的打旋的黑烟比引擎跑得更快。引擎追不上

黑煙，黑煙拉着火車走，掩蔽了道路。

科爾尼耶夫和斯羅波特金坐在一個水門汀桶上搖擺着。

信號柱，崗亭，宿舍，建築架，閃過他們。馬在鐵路口子豎起後腳。麵包片從一個蹺脚熱水瓶殼裡爬出來；火熱的晚餐正送給工棚上什麼人吃。

戴黑眼罩的人們跑來跑去。各地段組織了一支一支小屋的隊伍，加倍牠們的行列，行列散成一根繩索，躺下，站起，跌倒，向四方八面奔跑，在旋風的火力下，在風暴的瓦斯進攻的煙霧中。

那隻象用輕捷，堅定，長長的地步奔馳過來，一腳拖着一株木樁。這木樁跳過別の木樁，跳過丘岡，跳過材料堆。

到了鐵路口子，象站住了，好像生根在地上似的。引擎用煙，蒸氣，哨聲，熱的金屬一般的煤氣，等等掩蓋了他。

受驚的象奔到旁邊一個洞窟裡，躊躇地走到一架挖掘機旁邊。這第六號挖掘機全身蓋滿了褐色灰塵，下垂的箭頭和犀斗咬進泥土裡。

象一動不動站在那裡，爛泥沒到膝部。他聳起兩耳，抬起鼻子，挖掘機也把自己的箭頭舉得高高的，鏈條嚙嚙作響。象發出索索的聲音，挖掘機發出哨聲。

他們就這樣面對面地站着，都抬起鼻子——兩隻象，一隻是活象，另一隻是機器象——彼此不肯給對方讓路。

被風展開來的兩耳抖動着。活象的閃着兇光的充血的眼睛，像老鼠一樣瘋狂地閃動。

火車疾奔過去。

「好像他們把象領到這條街上作一番小小的展覽似的。」斯羅波特金在疾風中用他那動人的低音說。

他於是笑起來。

科爾尼耶夫用一隻手臂圍住他的肩頭：

「你寫了一些好文章嗎，斯羅波特金？你能拿什麼文章給我們

看看呢？你寫了一首新詩嗎？我什麼時候能夠唸？牠！

斯羅波特金用臂膀一揮。

「我怎能寫詩呢，兄弟？因為我每天必須跟那送發部的混蛋充罵，爭辯十足兩個鐘頭。除了罵人的語言，他什麼話都聽不懂。每天如此。你還說些什麼詩！」

他們靜默一會兒。

「你的事情怎麼樣，科爾尼耶夫？」

「我的事情，兄弟……」

科爾尼耶夫拉出錶來。

「八點四十分，」他說，鼻子抽動着。「我們遲了。我們遲了。」

他轉過臉去。痛苦的淚珠出現在他的眼裡。

風暴以永恒不倦的力量和執拗旋卷着。

在工廠附近的鐵路口子，人衆和車掃擁擠着。麥加利向火車奔來，一邊抓住他的眼鏡，一邊用靴尖拙笨地翻着地土。

「你們怎麼攪的，你們這些鬼東西？爲了你們，我們浪費了二十分鐘！你們會把一切都毀了！」

馬夏衝了過來。

「停在這裡！停在這裡！停在這裡！停——停——在——這裡！願上帝咒咀你們母親的靈魂！」

他狂叫狂跳。他的臉孔歪扭，冒火，發顫，一副變相，而在這臉孔上燃燒着火烈的白眼睛。

伊舒勤珂跳到還在移動着的貨車上，抓住一桶水門汀。

「停——停——車！」

火車停了，但不是立刻停下。

在風的壓力下，牠跑得稍稍遠了一點，停在鋪板的正對面，隱隱在碎石堆和機器的中間。

「退——後！退——後！」

「停下，停下！你要退到什麼地方？」

他們不能後退，因為有電線堆的那裡。車上的貨色無法卸下來。

「把車子分開！」伊舒勤珂喊道。「把車子分開！」

這是唯一的方法——把車子分開來，這樣，在卸水門汀時，可以在兩輛貨車中間的空處裝運碎石。

科爾尼耶夫從車上跳到地上。

「做了多少作，達維德？」

「兩百九十二作，這不過是鋪了木板的結果。」

「我這樣告訴過你。哈爾科夫太倒楣了，太倒楣了……」

「你到底躲在什麼地方？我爲了你，失掉我的晚飯。不過，這還有什麼關係。」

「科爾尼耶夫憤憤地扯着鼻子。」

「足足兩個鐘頭……你懂嗎，達維德？我在堆棧裡跟那個蠢鬼足足爭辯了兩個鐘頭。他不肯讓步。他的頭腦頑固得很。你不會說動他，這些人真是廢料！」

「是的……」

麥加利澈底檢查着他的靴子。

「她走了嗎？」他問，輕輕抓住科爾尼耶夫的臂膀。

科爾尼耶夫心不在焉地望着遠處。

「不要煩惱，她立刻會回來的。」麥加利說。

科爾尼耶夫又看見他的錶。

「碎石方面怎麼樣？」

「很好。」

「他們在休息嗎？」

「是的。」

「好。你去吃飯吧，達維德。從早晨到現在，你沒有吃過一頓東西。」

「是的……。吃點東西到不壞。他們說今天晚飯很不錯，有雞心類和肉。」

他快活地眯細眼睛，大大張開嘴唇，津津有味地重複道：

「有肉吃哩！」

他突然轉過身傾聽着。

通過風的嘈響和怒吼，他聽見開動的機器和轉動的鼓筒的微弱
的響音。

「他們又開始工作了。他們開始了！」他興奮地喊道。他立刻
心裡計算着：兩百九十三作。

他向鋪板走去。

五四

兩百九十三。兩百九十四。兩百九十五。

……六……

……七……

……八……

四十桶開了封口的水門汀在風中揚起濃密的灰霧。

一部接着一部，冒着灰霧的手推車推過來了，把貨色倒在鼓筒。

一車碎石。

一車水門汀。

一車砂。

「漏斗！」

機器師動一下槓桿。漏斗開始昇起來了。他動一動另一根槓桿，水開始瀉出來了。

水妨礙着鼓筒的轉動。漏斗往上升時，水傾瀉着。漏斗把貨色吐在鼓筒裡時，水傾瀉着。鼓筒轉動時，水傾瀉着。

哈奴摩夫寸步不離機器。風暴趕做了好奇的旁觀者。他們觀望工廠裡。棚舍裡，辦公室裡。

但哈奴摩夫並不離開。牙齒緊緊咬住，兩頰像圓石一樣，在風裏很多，鼻子粗短的臉上，閃動着狹小的藍眼睛。他在平台週圍巡邏着。鼻子瀆近一切，用兩手撫摸一切，在他小本子裡塗寫着。

「你幹什麼，哈奴摩夫？偵察嗎？」伊舒勒珂快活地喊道，在

他工作過程中跑過哈奴摩夫。「你在偵察我嗎？把一切抄去，抄去！把我的計劃抄去！抄抄計劃倒撥方便的。」

「不要惱我，」哈奴摩夫咬牙切齒地說。「我能照顧自己的。」

他被激怒了。鋪板特別使他憤怒。爲什麼他想不到這樣簡單的事情？妙就妙在這鋪板裡。伊舒勤珂正在做他階級的表率。伊舒勤珂正在創造世界的紀錄。哈奴摩夫不能平心靜氣地思考這件事情。

「不要惱我。我能照顧自己的，」他喃喃地說。「我能照顧自己的，你可以確信這個。」

哈爾科夫已經被戰敗了，那是沒有疑問的。再做十作混合土——十五分鐘左右的工作——就達到哈爾科夫的紀錄了。

何況伊舒勤珂這一班還有三個鐘頭。不錯，這些孩子都疲倦了。但能在此後三個鐘頭內能夠做許多工作。

伊舒勤珂一定會得到火車頭。那是無疑的，但下一班就輪到哈奴摩夫班，那時伊舒勤珂就逍遙自在了。

哈奴摩夫已經注意到一二件事情。

第一，是關於碎石的。哈奴摩夫和他的孩子們首先要在鐵路線右邊清出一片地方，使運碎石的小車不必穿過鐵路線，這樣會使工作輕鬆許多。

第二，在機器的構造方面有一點小小的錯誤。開機器的用一個動作使漏斗昇起來，用另一個動作，使水噴瀉出來。在第一個動作和第二個動作中間，五秒鐘滑過去了。這樣，每一作混合土的時間爲了水的關係多費了額外的五秒鐘。

而在這種工作裡，五秒額外的時間不算小事。

哈奴摩夫非常細心地檢察着機器的槓桿。他發覺可能用一根最普遍的鐵絲把兩根槓桿很簡單地聯結起來，這樣，漏斗一動，水也會瀉出來。

時間就可以節省。

哈奴摩夫要把這個發見保守秘密，一直保守到最後的時刻。於是會給大家怎樣的顏色看！他會獲得怎樣的成功！哈奴摩夫帶着神秘的愉快預先嚐到那時的滋味。

風暴差點兒把他吹倒，打擊着他，旋捲着他，把泥土吹進他的眼睛裡。但他看見自己坐在飛機裡。他不願意離開。

伊舒勤珂班的手推車一部接着部，把貨色倒在漏斗裡。

一車碎石。

一車水門汀。

一車砂。

「漏斗！」

漏斗的嚙噬聲，機器的喧鬧聲，水聲，吐出混合土的濕粘粘的聲音。

兩百九十九作。三百。三百零一。三百零二。

……三……

……四……

……五……

……六……

「烏——啦！」

馬夏歇斯得里地拋着帽子，旋風抓住了牠，把他帶到黑抖抖的天空，像狼烟一樣。他像麻雀一樣小，飛得像倒混合土的塔樓一樣高。牠消失在塵霧裡了。

鼓筒格格地響着。

科爾尼耶夫看看他的錶。麥加利從他肩頭望過去。

九點七分。三百零六作。哈爾科夫的生產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的紀錄被突破了。還有兩小時五十三分可以工作。

小特利格突然跌在碎石堆上了。鏟子從他手裡落下來。他手掌蓋滿了泡泡，流着血。

斯密太那在那兩輛分開的貨車中間的鐵軌上坐下。手推車站在

他前面，車輪靠在枕木上。奧利亞·特麗格布娃坐在斯密太那的對面。汗水流下他們的臉龐。他們的眼睛愉快地閃光。他們默不作聲。他們以為自己可以休息一分鐘。

工作停頓了一分鐘。

麥加利奔過鋪板，走到已經停止工作的孩子們的群集中。他們做了第三百零七作以後，一直凍結在那裡。他們一動不動站在機器面前。

「孩子們！我親愛的孩子們！」麥加利喃喃地說。「動手呀！快！不要降低速度。過後我們大家——齊來休息。」

馬夏奔了過來。

「達維德·律服維奇，不要使我咒罵！紀錄是誰負責的？去吃你的晚飯吧！離開這裡，去你的！」

伊舒勤珂站立着，靠在槌子上，看着哈奴摩夫。哈奴摩夫急匆匆地走了進去，沒有看伊舒勤珂。

「離開火車頭！」這位隊長對哈奴摩夫喊道，當對方不見了的時候。

漏斗慢慢地爬了起來。

蘇娜·索爾達托娃奔過工廠。旋風扯着她手裡一捲紙頭。她把牠壓在胸前。她奔跑着，眉毛緊皺。像兩個黃色的麥穗。她那剪得很馬虎的頭髮，披蓋着她的眼睛，使她感到痛苦。她一搖頭，把頭髮丟了回去。牠又披下來，她又把牠丟回去，牠又披下來。蘇娜咬着豐滿的玫瑰色的嘴唇。她動怒了。

兩個男孩子在她後面奔跑。一個拿着鐵釘，另一個拿着鉗子。她爬到平台上，察看着工廠的牆壁。機器旁邊的板壁是滿適當的。

蘇娜·索爾達托娃跳到柵欄上。她把捲起的紙張放在板壁上。風打擊着她，幾乎把她吹倒。

「凡斯卡，拿釘來！珂利亞，拿鉗子來！」

她拿鎚子穩定自己。這鎚子對她有平衡的作用。她很當心地用四枚釘子把紙捲的上沿牢牢釘在板壁上。她慢慢往下展開紙捲。第一行藍色大字出現了：

庫士納茨克

蘇娜·索爾達托娃很巧妙地用釘子釘在展開部份的兩邊。風吹起紙張，但不能把牠扯開去。

第二行字出現了。牠們是綠色大字：

混合土工人突擊隊

鎚子敲擊着，於是一行黃色大字出現了：

今天創造了空前速度

再下去，便是紅色大字：

一班做四〇二作混合土

因此戰勝了哈爾科夫的世界紀錄

最下邊的藍色小字：

同志們，你們好難爲情呀，
直坐在糞鞋裡！

鼓筒格喇地響着。

「太晚了！」伊舒勤珂從齒縫裡逼出這一句。

他吐了一口唾沫，丟了錘子。但他立刻又把牠拾起來。

「達維德·律服維奇……」馬夏很感動人地旋舞着鬆軟的兩臂。
• 「達維德·律服維奇……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沒有看見我們太晚

了嗎？我這樣告訴過你！」

突然間，他用一種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喊道：

「離開平台！一切跟這裡無關的人都離開前線！達維德·律服維奇！首長同志！本班是誰負責的？天呀，去吃你的晚飯吧，達維德·律服維奇！」

麥加利遏制住愉快的寬容的微笑。

「好的，好的！」

他細心搜索着他的衣袋，把最後一片髓填塞進嘴裡。

「孩子們，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含糊地說。「用勁工作，用勁工作！我們還有一個鐘頭。不要閒蕩！」

「達維德·律服維奇！」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到工作場所去！用勁工作！不要停頓！不要談話！……速度。速度！」

一切都從自己地方動起來。一切開始工作了。小特利格跳起身來。他用全力把鏟子擲進碎石堆裡。

「推去！」

奧利亞抓住手推車。她的手掌發燒。她用力推着車子，臉孔漲得通紅，一直紅到她的髮根，於是伴着格喇聲和嚙噬聲把沉重的身體的手推車從兩輛貨車中間推過鐵路線。

「別的車子來！」

斯密太那立刻接替了她的位置。

「來，裝碎石！來裝碎石！快！」

他的臉又濕又發紅，像剖開的西瓜。他的眼睛在細軟的灰綠色的睫毛底上閃着清明的光。

風暴突然改變了方向。

風暴又從東至西沿着自己的路線飛奔。按照相反的次序撲過一段一段的工場，像旋風的砲火。它打擊着分開的兩輛火車的尾部。

他們聯結機格喇作響。斯密太那揚起手推車，把牠衝到鐵路軌道上。

火車滾動起來。

「當心呀！」

兩輛分開的火車的聯結機互相敲擊着。

斯密太那叫了起來：

「我的手！我的手！」

他的臉立刻變了色。他從燃燒的深紅色變成米一樣白了。手推車被壓得粉碎了。

斯密太那站在鐵路軌道上，站在兩個碰在一起的聯結機中間。帆布手套從他左臂掛下來，像爛布片一樣。他馬上濕透了，變成了黑色。

斯密太那匍匐着身子，蹣跚地離開路線，坐在地上。人們向他奔過去。他用右手從左手拉下手套。他看見自己破碎的，流血的，紅黃色的手頸，他顫抖着，開始哭了。

過了一些時候，他才覺得痛。

五 五

柴吉羅夫奔跑着，好像發瘋一樣。

他什麼都不明白。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路上奔跑。他不認識這被風暴損壞了的所在。

他沿着風暴的路面奔跑。

他翻過破碎的籬垣，他穿過有鉤刺的鐵絲網，讓襯衫的碎片留在那裡。他從動亂的湖邊喝水，喝得塞住了氣息。他喝着，喝着，喝着，直到他的胃沉重到作嘔的程度，而他還喝不盡足。他不能消解無限度的乾渴。

柴吉羅夫爬上山去，在石英石子上滑溜，跌交，撕破了臉孔，於是又爬，用兩臂幫助自己，像一隻猴子。他丟掉裂成碎片的靴子。他赤腳走。他從這邊滑到那邊。

天地之間，傾斜的黑色塵柱在他面前流動。互相追逐，於是崩潰了。

這些塵柱引導他的前進。他既不理解自己的遭遇，也不理解週圍發生着什麼。絕望和恐怖催促他前進，前進，越跑越遠，離開那喀什克住場，離開賽恩河，離開那陰暗的棚舍，和搖漾的藍色亭廳。

他彷彿覺得賽恩河會跟他跑來，而且正在跟着他的脚步，甚至像他跟着暴風跑一樣。

柴吉羅夫什麼也不記得，只向工作隊奔跑。

他跑到了。他的記憶回來了。他看看週圍，看見自己正在穿過

田野。這裡有點熟悉。但這樣靜，這樣熱，這樣不能忍耐的強烈的，
，清明的光！

他認識他的環境。這是原始大草原的一個地段，還沒有被建設
計劃接觸到。這裡是在工廠的西面。這裡有靜靜的花草。

空氣是腐臭的，死寂的。風暴已經停止了。

一片龐大的，低垂的，乾燥的，像木炭一樣黑的烏雲，一動不
動掛在他的頭上。牠從地平線伸展到地平線，從西伸展到東。在東
方，牠跟鉛色的地面一同出現。但在西方，牠沒有到達地面，——
烏拉爾山脈的波浪形的輪廓。

在西方的地平線上，牠突然中斷。牠的波浪形的邊緣沉浸在溫
重的陰鬱中，跟清明的天空成了尖銳的對照。

太陽已經接觸到地平線，但還沒有失掉牠那大草原似的兇猛和
力量。牠像中午一樣刺目，有強烈的光線，只是比較更黃一點。牠
那刺目的地平線上的光線照射着琥珀黃的地面。

在被夕陽的焰光照亮了的黑色地平線上，出現了建設區的全
景。

柴吉羅夫向工廠走去，在前面光亮的地面上，搖擺着他的可怕的
影子，那樣大，那樣長，好像他踏在高牆上走路似的。

他從西面走近勞働前線。

人和車輪的影子移過八層樓工廠的牆壁的全部高度。

蘇娜·索爾達托娃把斯密太那領到一輛柳條車子跟前。她體態
纖弱，神情憂慮，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肩膀。

他穿着濕襯衫行走，白色圓頭下垂着，對着陽光斜蓋着眼睛，
哭泣着，咬住他的嘴唇。他跛行着，用右手托着左臂。他的左臂很
粗，而且綁着繃帶，活像敲鐘的槌子。他當心地托着牠，把牠像小
孩一樣抱在胸前。一個有紅十字的急救袋斜掛在蘇娜·索爾達托娃
的腰邊。

他們碰到了。

斯密太那抬起頭，望着柴吉羅夫。他那開滿蒼白的臉上，沒有驚訝或憤怒的反應。

「你看見嗎？這裡……」

他用眼睛指點着左臂。憤然的微笑扭歪了他的死灰色的嘴唇，

「這裡……。看見嗎？……本來是手……。」

「他傷了嗎？」柴吉羅夫問。

斯密太那咬着牙齒，搖搖頭。

巨人們的影子在工廠的牆壁上閃動。

蘇娜·索爾達托娃帶着容忍的神情把披在前額上的頭髮投了上去。

「走。」

柴吉羅夫走到鑄板跟前。馬夏正推着一部小車奔跑。柴吉羅夫吃了一驚。這是違反慣例的事情。往常監工從不動手工作。他只是監督工作。但現在他在工作着。

小特利格正在兇猛地裝着奧利亞·特麗格布娃的小車。

「幹呀！幹呀！速度！速度！」伊舒勤珂叫喊着。

他的亂髮遇到發黑的程度，爬進他的眼睛。這位隊長沒有時間把輪掠開。

人們從四方八面奔向勞動前線。

鼓筒格隆隆翻了過來。

「三百二十九作，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群眾低語道。

這些數字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

哈奴摩夫站在機器旁邊，注意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機器師。

「再來，再來！」他喃喃地說，一隻手裡扭着一片木屑，把輪折斷了。

他有時忘記了：這不是他自己的部隊，而是別人的部隊。

科爾尼耶夫穿着粘滿污點的鞋子奔跑。一邊奔跑，一邊看錶。

「九點三十二分！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

一陣陣的痠癢扭歪了他的臉龐。他的鼻子抽動着。他咳着，抓住空空的紙烟盒。

柴吉羅夫更走近了。他游移不決地看看週圍，週圍是一群眼睛，但個個人的眼光都從他身邊擦了過去。他傻傻地看鐵路口子。

特利格睜着燃燒的眼睛，不斷地把鏟子插進碎石堆裡。

「推走！別的車子來！」

柴吉羅夫默默躊躇了一些時候。於是照老習慣拉轆子，吐一口唾沫，說：

「讓我去。」

特利格回頭看他。

「到……那裡……」他窒息地說。「鏟子……那一柄鏟子……」

柴吉羅夫從地上拾起鏟子，在手掌上吐了口水，站到特利格旁邊。

他游移地看看馬夏。馬夏轉過臉。他看看伊舒勤珂的目光擦過他，射向遠處。柴吉羅夫在喉嚨下咕嚕一陣，把鏟子擱進碎石堆裡。
「再來一輛車子！」

五六

富馬·葉哥羅維奇用一方很大的花邊白手帕揩揩他紅黑色的波爾塔瓦式的髭鬚。他把手帕藏在藍罩衫的胸袋裡。

他剛剛吃好一頓很不錯的晚餐，已經用肥皂洗過臉，梳過頭髮。晚餐時他吃了美味的通心麵和肉。現在他可以休息了。

他慢步走回旅館去。到旅館裡，他可以抽煙，讀書。他現在拖延着這個快活的時刻。

「喂，我們的事情怎麼樣，愛迪生同志？」富馬·葉哥羅維奇走進麥加利身邊時間。「你們戰勝了哈爾科夫嗎？」

麥加利默默對那張招貼昂一昂頭。

「「庫士納茨克，」」富馬·葉哥羅維奇帶着愉快神情從從容容地高聲唸着，「「混合土工人突擊隊今天創造了空前速度，一班做四〇二作混合土，因此戰勝了哈爾科夫的世界紀錄。同志們，你們好難為情呀，一直坐在套鞋裡！」」

他快活地笑起來。

「好！」他喊道，冷冷的，發亮的眼睛閃着光。「妙極！他們先到達那裡。現在他們一定要被別人打敗，所以他們不會太驕傲的。打敗他們！」

他抓住麥加利的肩膀。

「我在飯室裡等你吃中飯。你沒有來。我等你吃晚飯。你也沒有來。顯然的，愛迪生同志，你一星期不吃飯，也不要緊，像駱駝一樣，跟我去，我要給你看一份非常有趣的美國雜誌，最近出版的

。」

又有混合土從鼓筒裡吐出來。

「三百四十二作，」麥加利機械地說。

他停住腳，開始傾聽。他要從聲音中聽出一作混合土所需要的時間。他低聲慢慢數着：

「一，二，三，四，五，六……」

「跟我去，麥加利同志。你不能工作二十四小時沒有一點休息。沒有你在場，他們也會戰勝庫士納茨克的，你可以確信這個。我能看出他們已經像小魔鬼一樣工作着了。讓我們去吧；正如人們所說，有工作的時間，也有玩耍的時間。我有一小瓶白蘭地酒給你哩。」

麥加利沒有聽見。

「七，八，九，十，十一……」

現在，爲要戰勝庫士納茨克，他們必須在一分十秒鐘內做一作混合土。

富馬·葉哥羅維奇用手遮住眼睛，望着工作隊。他不知不覺地陶醉在工作的節奏和準確中了。大輪子的小貨車滾動着，一部接着一部，彼此隔着相等的距離。手推車來來去去。鐵錘飛起。水門唧響着灰霧。

而這一切以絕大規模展開的新鮮，有力，活躍的動作，投影在翻天的牆壁上，好像投在金黃色的影幕上一樣。

這是一所堂皇的中國影戲場。

巨人們的影子在工廠的壁幕上移動，被板壁的凸凹不平和窗口的空洞所分裂，所撕碎了。巨大的工人們推着小車，一個接着一個。旋轉的車輪像五層樓房子一樣高。

車輪的影子閃動着。密密的輪軸像中國傘的傘骨一樣。一個車輪擦着另一個車輪。這些車輛忽而混在一起，忽又分開。在新鮮的節奏中，許多車輪互相交錯，再交錯。

麥加利慢慢數到七十，鼓筒還沒有翻過來。

他數到八十。還沒有吐出混合土的聲音。

他數到八十五。

停止！

機器停止活動了！

「水！」有人用破碎的聲音喊。

「對不起，富馬·葉哥羅維奇。請等一會。」

麥加利向機器奔過去。

「什麼事？」

「水！」機器師粗聲喊道。「水！」

富馬·葉哥羅維奇走到一旁，在木板上坐下，從衣袋裡扯出那份雜誌。他慢慢打開有發光的，白藍色的紙頁的厚重的對摺本（已被捲成筒形，）放在膝頭上展開來。

廣告佔據這雜誌四分之三的篇幅。富馬·葉哥羅維奇心愛的業務便是唸這些廣告，看這些廣告。他一頁一頁翻過去，快活地慢慢陶醉在這由完美的物事，材料和生產品所組成的繁華的世界裡。這裡什麼都有，能使人需要，慾望和熱情得到充分的完全的滿足。

嚮往遠足的沉思，啓發了環遊全世界的慾望。這裡有橫渡大西洋的輪船正在航行。美妙的黑烟從四支發光的烟囪升起。不動的海浪沿着高高的船首湧現着。華麗的船艙用講究床鋪的潔淨，用暖爐和皮椅的舒適，誘惑人們。

而且事實上，這一切並不費你多少錢。這是可以享受到的，明明白白存在着的，伸手可觸的，可能的，引動人的。

駱駝牌紙烟從一隻紙烟盒裡倒出來。牠們的結實的，橢圓形的烟頭露出最好的金色烟絲，這說明了：牠有索椰子甜蜜和蜜的芬香。

精緻的手錶和最近發明的點烟器。時式的傢具。銅器，畫幅，地毯，花籃。最細脆的哥平哈俄登器。玩具，經濟電灶，書，鞋子

，衣服，領帶，漂亮的布，花，狗，小屋，香粉，香水精，水果，藥品；汽車。

富馬·葉哥羅維奇愉快地看着這些東西，從牠們當中找到愉快，恣意鑑賞牠們。要是把牠們分拆開來，其中隨便哪一樣，他都可以得到，但他心想立刻獲得牠們全體。

一萬八千塊錢！這東西快要落在他手裡了。在一年內，他有兩萬塊錢！在十年內，他有二十萬塊錢！

於是所有東西都屬於他了。最貴重的東西當然除外。但他要一隻馬達游艇幹什麼呢？

他喜歡選擇汽車，比較牠們的構造和模型。他知道牠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

但他認為最可愛的，最寶貴的東西是在最後一頁上。

一種完善的，特許專賣的冷藏箱！

這是一幅彩畫，佔據了全副篇幅。一個精巧的小櫃擺着瓷罇。櫃門是打開的。在櫃內，在架子上，依照嚴格的秩序放着食物。玫瑰色的火腿。結實而且多樣的蔬菜，麵包，罐頭食品，豬油，乳酪，醃漬物，雞蛋，一隻雛雞，果醬。而這一切都非常新鮮，保持着最好看，最自然的顏色。

一個絢爛奪目的女人站在櫃子跟前，對她彎着身子。她是一個年輕，愉快的女人，有玫瑰色的臉頰，藍色眼睛，蜜色頭髮。她快活地微笑着。櫻桃一般紅豔的小嘴巴，是開着的，像一個裡邊放着珠項鍊的珠寶盒子。她看着富馬·葉哥羅維奇，好像說：「來，吻你美麗的小心肝吧。來呀。」

便利的家用器皿花叢一樣放在地的週圍——製平醬的傢伙，銅罐，鐵器，火箸，肉刀。

富馬·葉哥羅維奇看着她，忘掉他的中年太太，他的不美麗的孩子們，他的困苦艱難的生活，他在異國流浪的潦草生活。

太陽下沉了。

一陣像木炭一樣黑的烏雲向東方移動，天空清明了。夕照焰火一樣燃燒着。牠那灼熱的覆盆子色的火焰照亮了雜誌的紙頁。

一個黑色泥沼差不多已經乾了，裂成了許多方塊，像磨光的鑄片一樣，在這美國人的腳前閃着亮光。

五 七

麥加利奔到機器跟前

「爲什麼停止？」

「水！」

「什麼事？」

「沒有水！」

每一秒鐘都要計較的，世界上的紀錄建立在每一秒鐘上。世界的紀錄掛在一根髮絲上。

「唉，我們永遠造不成世界紀錄！」

工作停止了。人們凍結在工作開始停頓的位置上。他們休息着。

庫泰索夫打電話：

「哈囉！水廠！這裡是少共真理報館的補充站。爲什麼第六段沒有水？什麼？你說有的？你沒有把水流切斷？親愛的同志，明明沒有水，你爲什麼說有水？什麼？但我告訴你沒有水！但誰知道這件事？對不起，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好，尼爾耶夫，記着，你對自己所說的話要負責任。你硬說有水嗎？好！」

科爾尼耶夫的脚步拖過木板鋪道，走進工廠裡。那兒，第六段另一架混合土製造機在對面工作着——一架不能移動的「命生」牌。

這寬大的地方閃動着人和車輪的移動的影子，而夕照的紅色陽光到處把這些影子割破。

巨大的鼓筒帶着砥石的粗厲聲音慢慢地轉動。

科爾尼耶夫兩手在唇邊作成一個喇叭口。

「喂！你們！「侖生」那裡的人們！你們有水嗎？」

他轉到旁邊，一手遮在耳跟。

「通的！通的！」

回話飛過你了，緩慢而且起回聲，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傳過工廠的空地。

「噶……噶……噶……」回聲從八層樓建築物裡透出來。

「通的！」

科爾尼耶夫衝了回來。

「「侖生」那裡有水。可見水管是好好的。」

麥加利在機器週圍兜圈子。

「通了嗎？」

「沒有。」

「什麼緣故？」

機器師把槓桿扯來扯去。沒有水。

伊舒勤珂，馬夏，納菲杜夫，特利格，都跑過來了。

「什麼事？出了什麼毛病？」

「水管壞了？」

「沒有壞。」

「有什麼壞了嗎？」

「沒有。」

麥加利扯掉上衣，捲起袖子。他奔到平台上，爬到基座上，把頭埋在水槽裡。他把水槽仔細檢查了很久。他用拳頭敲敲水規。他從靴頂上抽出一個螺旋鉗子。一邊齒縫逼出可怕的咒罵，一邊把螺釘旋鬆，又把牠們旋緊，摸摸鐵栓，敲敲鉸釘。一切都是好好的。

他從平台上跑下來，沒有刷去上衣上的灰塵，就把鞋穿上。他伸着他的頭頸。

「怎麼攪的？」

機器師聳聳肩膀，大聲吐着口沫。

「根本沒有出過什麼毛病。只是水流噴着，噴着，而突然停止了，——好像有誰把軸斬斷似的。滾喇一聲——便沒有水了。」

他抓住槓桿，帶着一種愚蠢的頑強推動着軸，推來推去，推來推去。

「達維德·律服維奇，」馬夏悽然說道。「你對於這樣事情有什麼意見？好像有意破壞！好像是詭計！」

他在平台上的柱子上敲着拳頭。

哈奴摩夫的鋼一般的手指，喇喇作響，把幾片木屑壓得粉碎，憤憤地把牠們擲在脚下。

麥加利緊緊皺起濃眉，用手肘推開人衆，奔到工廠裡去。

「他們在那裡幹什麼？」他喃喃地說。「他們在那裡幹什麼？還有名的補充站！水是由他們負責的，現在水斷了，却沒有人管！這是誰負責的？是塞米奇金？這個塞米奇金在什麼地方？」

他停住腳，用怒吼的聲音喊道：

「塞米奇金！塞米奇金在哪裡？誰看見過塞米奇金？塞米奇金！」

他奔到另一邊。

「喂，什麼事？爲什麼這樣鬧鬧嚷嚷？」這是塞米奇金的重濁的，不樂意的小聲音。

麥加利停住腳。塞米奇金的聲音是從或處地板下面傳上來的。麥加利看着地板。

有一部份地板被掀開了。一個方洞張着嘴巴。塞米奇金的形像慢慢從這裡昇起來，好像從舞台上的陷阱昇起來一樣。他戴着黑眼罩，腋下挾着帆布公文包，沉重地呼吸着。他的鼻子沾滿了紅鉛。

「什麼事？」

「你是管水管的？」

「是的。」

「水！」

塞米奇金從洞裡爬出來，巧妙地拍去裏腿上和膝頭上的灰塵，像煞有介事地咳了一聲，說：

「什麼都是好好的。一切都弄好了。」

「什麼？」

「他們已經把牠放進去了。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放進去？他們把什麼放進去？」

「水表。」

「什麼水表？」

塞米奇金帶着一種裝腔作勢，自負不凡的態度拍着麥加利的肩膀。

「唉，你們！工業家們！你們突破着世界的紀錄，你們忘記了算賬。好了。什麼都弄好了，首長。不要慌躁。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麥加利眯細眼睛看着他，眼睛一動也不動。他的臉像石頭一樣堅定和冷酷。

「你安排了什麼？」他慢吞吞地問，加強每一個字。「你安排了什麼？」

塞米奇金冷冷地聳聳肩膀。

「我要把水表放進去。在一點半鐘內，牠就可以活動了。否則你怎樣算賬？」

「是你叫他們把水管拆開，切斷水流嗎？」

麥加利的樣子是可怕的。

「哦，就算是吧。我們必須結算賬目。」塞米奇金用一種權威的低聲說。

「立刻……你聽見嗎？……立刻……」

麥加利喘不過氣。

「立刻把水管接好，給我們水！」他用尖利的聲音叫喊道。

塞米奇金的臉發白。他的嘴唇抖動着。

「無論如何不成功。水管是由我負責的。」

「傻子！」麥加利怒吼道。「草包！蠢貨！立刻！我命令你立刻把水管接好！」

「我請你不要這樣，麥加利同志。」

塞米奇金的小膝頭跳動着。

麥加利抓住頂板，跳到洞裡去。一盞五支光的反光燈正在那裡亮着。兩個自來水工人坐在地上吃晚餐，一片報紙上邊放着罐頭魚。麥加利讀着罐頭上的字：「蕃茄醬澆鱒魚。」紙標上是一條騎在腳踏車上的短鼻子的鱒魚。狂怒支配着他了。

水管的螺絲被旋開了。一端用木塞子塞住。另一端的螺絲塗着厚厚的紅鉛。大水表放在廢物堆上。一根根的水管和工具到處散佈着。

「立刻把牠接起來！」麥加利咬牙切齒地說。

塞米奇金的黑眼罩從上邊向下閃動。

「把水表放進去！先把水表放進去！」

「立刻！」

「不要發！」

「我叫你們把牠接起來！」

「我叫你們不要接！補充站是我負責的！我是負責人！」

「立刻把牠接起來，給我們水！」

麥加利抓住頂板，憑空滾了起來，跳出洞口。他帶着威脅神情走向塞米奇金。

「閉嘴！」麥加利喊道：「你這蠢貨！」

「我請你……」

「什麼？什——什——麼？」

麥加利從袋裡摸出一個哨子。他用顫抖的兩手把牠塞在嘴裡。

一種拖長的，刺耳的，金絲雀的，顫音響澈整個工廠。

「喂！那裡！衛兵！」

一個來福鎗兵奔過來，鎗托敲在木板上，格格作響。

「你認得我嗎，同志？」麥加利沉靜地問。

「是的，先生。你是第六段段長。」

「對的。」

麥加利用頭向塞米奇金一指。

「逮捕他。」

「這個人？」

「就是這個。」

來福鎗兵抓住塞米奇金的臂膀。

「把他帶到哪裡去？」

「把他關在救火棚裡。」

來福鎗兵用好奇的，多少有些同情的目光看着塞米奇金：衣襟上許多徽章，用安全別針別在騎馬褲上的短襪，鞋子上的帶子，黑得可怕的眼罩，紅色的喉核。

「我們走吧，同志。」

「你沒有這種權力！」塞米奇金滿臉通紅，喊道。「我不願到任何地方去。我是補充站的負責人。你對這要負責任。我要寫信給廠裡的報館！」

他想從來福鎗兵的掌握中掙扎出來，但對方緊緊抓住他。黑眼罩離開了鼻子。在可怕的眼罩下邊，出現了小小的，有核磁病的藍眼睛。

「我是被強迫走的！」

「去，去，小伙伴。」

「把他禁閉兩小時。」麥加利回頭吩咐道。

他走到那個洞口，彎下身子，平心靜氣地說：

「把水管接起來。」

麥加利又奔回到機器跟前。

夕陽的發紅的軌跡慢慢消褪了，讓位給遙遠的烏拉爾山脈的丁藍色影子。

「水通了！」

漏斗格隆隆開始活動了。鼓筒吐出了貨色。

三百四十三作，麥加利心裡想。

「現在什麼時光？」

科爾尼耶夫看錶。

「十點三分。」

「我們停頓了多少時光？」

「十二分鐘。我們還有一點五十七分鐘。」

「我製造不成新紀錄了！」

麥加利衝到鋪板的中央。

「孩子們！」他喊道。「孩子們！動手幹呀！推進工作！不要停頓！」

一切開始活動起來。

在工場的上邊，在發光的高空，亮起了慘白如水的星星，像支燭力的星彩，一顆一顆的。

「哦，他們造不成新紀錄了！他們造不成新紀錄了！」

哈奴摩夫不能停在一個地方。他沿着鋪板的長度，忽前忽後不住地走動，向機器師擲過短短的瞥視，他突然轉過身奔到伊舒勤珂跟前。

「喂！」

他抓住伊舒勤珂的襯衫。

「聽着，珂斯加！鬼迷了你！……兩根槓桿……一樹膠漏斗，另一根放水。這兩個動作相隔五秒到七秒鐘。用一根鐵絲把牠們聯起來。這樣漏斗和水可以同時發動。每作混合土就可以省十秒鐘。我本來要給自己保守這個秘密，但現在不妨告訴你！運用這個方法

呀！喝我的血吧！沒有這個秘密，我也會戰勝你的。我的孩子們比你的能幹！」

他突然轉過身去，很快擦過對方身邊，一邊走路一邊把他的腿和帽筒下來，又戴上去。

伊舒勤柯停住腳，皺起眉毛。他立刻懂得了。對的！兩根槓桿——聯成一根。

他奔到鋪板跟前。

「修機器的！誰負責修機器的？莫洛索夫，用鐵絲把兩根槓桿聯起來！」

「碎石來了！碎石來了！」馬夏發狂似的喊道。「碎石正要用完了！」

火車頭彈動着，短促地噴着氣，慢慢開來。芬啓支和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從第一輛貨車跳下來。鐵鉤喀喀地被扯開了。車門板跌下來了。

「碎石拿去吧！」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從頭到腳蓋滿了石粉。他的臥房裡穿的拖鞋裂成了碎片，現出一種滑稽的可憐相。汗水流下他的臉孔。他的頭腦裡充滿着擣石器的可怕喧聲和篩子的嘯響。眼前閃動着從巨大的，轉得很慢的總輪通到小小的，飛快的擣石器的革帶。

從總輪到擣石器的距離是很大的，以致那沿着使人頭昏眼花的擣石器的高峯飛轉着的，有一公尺寬的革帶，看來像電報受信紙一樣狹了。而擣石機自身站在那裡像一個龐大的咖啡廠，從被壓碎，被攪起的石子那裡發出慘白的美妙的火花。

「這是不平常的日子！」喬治·凡西里耶維奇說，重重噴着氣，坐在地上。「不平常的人！」

科爾尼耶夫跑過這裡。

「你知道嗎？」他對科爾尼耶夫說，興奮的圓眼閃着光。「我們向他們證明——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碎石是少不來的。他

們却對我們說，他們沒有權柄超過規定的份量！我們又告訴他們，如果情形如此——見你的鬼——那末提高規定的標準！但他們說到工廠的行政。我們很有理由地向他們指出有盡可能增加份量的必要。而他們，要是你有意知道的話……」

科爾尼耶夫用茫無所知的眼睛看看週圍，扯扯鼻子，又看看空空的紙烟篋，於是說一聲「對不起。」跑了。

庫索夫提高聲音在電話裡喊道：

「什麼？我聽不到你的話。你也沒有了？但請你明白，我親愛的朋友，我們一定要二十張申請表。什麼，是的！簡單的，普通的，印成的加入少共申請表。是的。伊舒勤珂隊全體隊員。什麼？市委那裡我打電話去要過了。市委也沒有表了。書記局？我也打電話去過了。那裡也沒有了。喂，頂少要十五張。你那裡沒有了？你們都是開玩笑！我不知你們到底有什麼！什麼？你們就通用完了？我不管！印一些新的吧！你等着。我們要責罰你……。什麼？不要這樣，我的朋友。無論什麼事情，請你別想恐嚇我。我不是一個小傢伙。如果你高興的話，向政治局控訴吧……。再會……。就是到政治局去……。隨便你到什麼地方，再會。」

他掛上耳機。

「斯羅波特金！」

五 八

十一點四十五分。

麥加利低聲數着混合土的作數：

「三百八十八……三百八十九……三百九十……」

人衆齊向鋪板湧來。人衆是喧噪的。人衆正在大聲數着混合土的作數：

「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三百九十二……」

「……三……」

「……四……」

「……五……」

一束一束的光線從工廠屋頂上的投射燈投射下來。這些投射燈是一簇一簇安置着的。每簇六盞——六個刺目的玻璃球綴成兩行。上面遮着一個蓋子。

人和手推車在照耀着亮光的鋪板上向四方八面奔跑，每個人像產生一群短短的輻射的影子。這些影子的不規則的星角交切交叉，忽合忽離，在那清晰的，熱烈的，少壯的節奏中。

這節奏正確地計算起來，是一秒鐘一拍，而工作隊就像一隻時鐘一樣工作着。

一車碎石。

一車水門汀。

一車砂。

「漏斗和水！」

動一下槓桿。現在只要一個動作，就同時發動漏斗和水。

「他們造不成新紀錄！」

「他們能夠造成的！」

吐出混合土的聲音。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八……！」

「……九……！」

「什麼時光？」

科爾尼耶夫把錶擡在眼前。投射燈刺昏了他的眼睛。科爾尼耶夫用手掌遮住光線。他神經質地扯着鼻子，乾咳着。眼睛裡出現了燃燒的淚珠。

「十一點五十八分。」

「他們能夠造成新紀錄！」

「他們造不成！」

在黑暗中，納爾盆杜夫走向勞動前線。四方八面都是低低的閃亮的星星似的燈光。牠們擾亂了他的視域。他絆在木料堆上，絆在鐵絲上。他顛跌着，用手杖在他面前試探着。

前面是光……還有黑壓壓的人衆。

榮譽！這是榮譽嗎？是的，這是榮譽！

納爾盆杜夫用手杖分開人衆。他用巨大的肩膀推進群集裡。

鼓筒格隆隆響起來。

「四百作！」

人群裡出現了死一樣的靜寂。手推車帶着抖動的尖叫滾動着。馬達發出哀哀的嗚叫。藍色的火花從馬達飛出來。漏斗帶着鏗鏘聲和尖叫聲爬起來了。

鼓筒格隆隆響起來。

「四百零一作……！」

「十二點鐘，」科爾尼耶夫低聲說。

但個個人都聽見他的聲音。

「他們造不成新紀錄！」

「只差一作！」

「噢！」

靜寂——只有慢慢停止着鼓筒的低微的響聲。

在這靜寂中，遙遠然而清晰的號筒響起來了。

一枝法國的號筒像蝸牛一樣發光，盤曲，領頭吹出顫抖的進軍樂句，用少壯和榮譽的銅語言哼出來的愉快的樂句。接着整個樂隊都奏起來了。在這樂隊的合奏中，有舊式喇叭的快活的吹奏，有宏壯而悶澀的銅鼓的響聲，有銅鈸的鏘鏘聲，有笛子的鳴叫。

這是哈奴摩夫領隊前來的信號。

隊伍越來越近了。他經過一根一根的燈柱，經過一盞一盞的投射燈。忽而出現在亮光裡，忽而隱沒在黑暗中。

他消失在堆滿材料的，被掘起泥土的地面上黑暗的混沌中。他從一所平原走到另一所平原。他突然出現在一個新丘岡峯頂上，從下邊地洞裡看不見的投射燈射出來的光線，包圍着這個丘岡。

樂隊的號筒閃着光。哈奴摩夫的縫製帽也閃着光，他背上背着風展的大旗。他正率領隊伍從後方開到前線。

「他們沒有造成新紀錄！」

伊舒勤爾慢吞吞地把鏟子背上肩頭。投射燈從四方八面打擊他的眼睛。他用手掌遮住他的眼睛。他向一切邊沿躲避。但到處都是縫孔，縫孔……他躲避着這些縫孔，眼睛。

他低下頭，慢慢走過鋪板，沉重的肩頭向前彎着，帶着矜持的神情移動着小小的，執拗的裸腳。孩子們跟在他後邊慢慢走過鋪板。

機器停止動作了。

馬夏坐在鋪板的中央，兩腳盤在下邊，一種土耳其風，頭靠在膝頭上。兩臂伸展着。

在工廠裡機器後邊，最後一立方混合土樣品正倒進木箱子裡，以便試驗它的耐久力。這裡有實驗所的代表，工廠辦公處的代表，通訊記者，工程師，技術專家。憑着地板上軍盔一樣的投射燈的亮線，他們正用化學鉛筆在正式文件上簽名。

十種混合土樣品——十個木箱子——被寫上號碼，封好口子，寄到中央實驗所作專門的試驗。在七天內，這些混合土就會變硬，可以試驗了。到那時才能決定品質的優劣。

每一方公分混合土必須受得一百公斤的壓力，如果他受不住這種壓力，要碎裂開來，那末這一切工作都枉費了。就必須把混合土板加以破壞，重新做過。

麥加利的命運得由混合土的品質來決定。麥加利對這很有自信。證據就在他的衣袋裡。然而他還是非常興奮。他的情緒非常緊張。許多表和公式機械地閃過他的腦子。他狂熱地翻檢着他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經驗。許多書頁在他腦子裡閃動，閃動。

一切都似乎沒有問題。但——突然……誰知道呢？……也許水門汀的品質不好，或者水的份量不準確。

麥加利拿起一段化學鉛筆，在文件上簽了名。

納爾盆杜夫是寄發樣品的負責人。他很無禮貌地用手杖數着箱子的數目，發着命令。

樂隊的聲音傳到他的耳跟。他斜瞷着眼睛，帶着諷刺神情微笑着。他聳聳肩膀。

「我看你們不是在這裡工作，而是在這裡過節。這是尼斯的莊歡節。有趣得很。」

麥加利很注意地觀察着他的臉孔，黃黃的，浴在從下面照射上來的光線中，好像是一個雕像，黑鬚上罩滿了分明的光和影。麥加利想說幾句話，但正在這時，他覺察到一種奇異的靜寂。

馬達靜默了。

「出了什麼亂子，對不起……」

他奔到機器跟前。

科爾尼耶夫正靠在柱子上，愁眉苦臉地跟機器師談話。機器師用廢東西擦着手。記時員正把紙張集在一起，檢點着牠們。

「什麼事？爲什麼你們不工作？」

「新的一班要開始了。本班完結了。只差一作。四百零一作。」

麥加利摘下眼鏡，用手掌揩擦額頭。他把滿臉混合土的斑點擦去。

「等一等……，我不懂……現在什麼時光？」

「十二點一分。」

麥加利又連忙把眼鏡戴上。

「但我們什麼時光開始的？」

「四點八分。」

「那麼你們在幹什麼呀！停住！你們在幹什麼呀！」

麥加利飛風似地奔到鋪板那裡。

「停腳！誰跟你說完工了？回到崗位上去！」

工作隊靜立不動。

「馬達！」麥加利發瘋似地喊道。「馬達——達——達——，你們在四點八分開始。因爲跟水門汀堆棧負責人的爭執耽誤了——十分鐘。因爲塞米奇金的錯誤耽誤了——八分鐘。因爲斯密太那的不幸遭遇耽誤了——七分鐘。一共耽誤了——三十三分鐘。我們還有三十三分鐘！」

伊舒勤珂生根在地上似的站立着。馬夏跳起身來。

「別跑，別跑！馬達！回來！」

「回去！」伊舒勤珂喊道。「回去，孩子們，回去！聽我說！到回手推車那裡去！回到籠子那裡去！回到小車那裡去！」

他的聲音越喊越高，高到騎兵司令發命令時打顫的程度：

「回到各自的崗位——位——位——位！」

「預備！開始！」馬夏拚死命喊道。「動手！動手——手——手！」

一切從自己地方活動起來，奔角，混合，跳躍，飛閃……

一車碎石。

一車水門汀。

一車砂。

「漏斗和水！」

鼓筒吐着貨色。

「四百零二作……四百零三……，四百零四。」

「庫士納茨克倒楣了！他們落在後邊了！」

馬夏在半路丢下手推車。他奔到機器那裡，陰鬼一樣飛上鋪板上的欄柵跟前。

他扯下那張招貼。他把牠撕成碎片，往空中一丟。在投射燈的光照中，牠們飛拍着，旋捲着。

他像一根投槍一樣飛回手推車那裡。

「烏啦——啦——啦！」

「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

人衆異口同聲地數着：

「四百零五，四百零六……」

「……七……」

「……八……」

「……九……」

麥加利憑着投射燈的光線，從四方八面察看着自身。他察看他的膝頭，他的臂肘。他刷去灰塵。他扭轉身來。看他的後身——看有沒有什麼污垢粘在上邊。他把唾液吐在手帕上，偷偷擰着鎗孔。他把眼鏡的鏡片擦得乾乾淨淨。他用一隻靴子擦着另一隻，把牠們

擦乾淨，頓頓腳，整整帽子。

滿面春風地對自己微笑着，不再看工作除了，他從從容容走到監督辦公室。

納爾盆杜夫坐在那裡。他坐在一條低矮的長板凳上，胖胖的背脊和頸背靠着板壁。黑上裝的下沿拖在地板上。他在漠不關心地玩弄着手杖。

辦公室裡擠滿了人衆，瀰漫着烟霧，沸騰着嘈雜的人聲。檯子上蓋着山黃變白的報紙。報紙上蓋滿了微紫色墨水的斑點，鉛筆和鉛筆的筆跡。檯上堆滿了帳簿，通告，文件，請求書，命令，圖樣。

蘇娜·索爾達托娃蹲在地板上粘着壁報「爭取速度」。她的頭髮披落在眼睛上。她把她掠了回去。她羞怯地拉過破爛的黑帽蓋在顫動的，發光的，粉紅色的膝頭上。

書記們嗚嗚篤篤地撥算盤子，抽煙，喝清茶，茶有一股氣化的冰的強烈藥氣。

庫泰索夫對着電話咒罵。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坐在這條搖搖不定的椅子丑，這椅子給他坐太矮一點。他兩肘展開，他正用鉛筆在檯子的一角寫着文章。芬啓支站在他背後，窺視着他的文章，用手指梳着頭髮，一邊催促他寫下去：

「寫下去，寫下去，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寫得很好。噢！一個真正的作家到底有點顏色。你還說自己不懂得怎樣寫，還說在技術上沒有修養！其實你對於這些事情的瞭解不見得比任何監督差！」

芬啓支無恥地拍他馬屁，但他需要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的簽名。他需要一個有力量的名字。

將有一場戰鬥，他們要戰鬥到流血。他已經選好了他的武器。

「對，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寫得對！」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知道芬啓支這份誇張他的才能，但他還是「非常開心。」

「我們會記得我過去時常替報紙寫文章的日子，」他啾啾地說。「老馬是不會忘掉犁溝的。」

他的圓眼睛閃着和善的光，他在自由揮寫。鉛筆在紙面上奔馳。芬啓支低聲唸着他的文章：

「近來關於製造混合土的速度問題，和混合土製造機的使用問題，我們看到兩種相反的思潮。『很好，很對。』一方面，某些建設區正在不斷地增加混合土的作數。而另一方面，某些最大建設區的負責工程師們絕對反對混合土作數的增加，而反對的理由是：混合土量的增加會在高價的外國機器的消耗上引起相反的效果。」寫得很好。」

芬啓支向納爾盆杜夫很快地瞥了一眼，於是故意提高聲音說：「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在『相反的』三個字前面加上『絕對』兩個字。」

他特別強調「絕對」兩個字。

「絕對相反的效果。寫出絕對相反的效果。這樣語氣比較強一點。」

「我們就加上絕對兩個字吧。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們就加上『絕對』兩個字。『絕對相反的效果，』好，現在……」

納爾盆杜夫沒有聽。他不願意聽。他只在想着機器消耗和混合土的品質。他的目光不關心地在房內滑溜。到處是報紙，報紙，報紙……。報紙上點綴着英雄們的肖像。圓柱上是人頭。樓梯上是人頭。人頭，人頭，人頭。

裝運快，混合土工人，建造建築架的工人，木匠，鐵工，化學家，製圖員……年老的，年輕的，中年的。無邊帽，有邊帽，有聽簷的帽子，圓帽。……名字，名字，名字。

榮譽！這是榮譽嗎？

是的，這是榮譽！這是真正的榮譽！榮譽正是這樣造成成功的。榮譽在「這裡」造成，但他可以在「那裡」出賣。

他向蘇娜·索爾達托斜瞥了一眼。她蹲伏在地板上，小孩似地動着舌頭，把麥加利的照片粘在壁報上。

是的，這是榮譽，他想到，而我却愚蠢地讓他從自己身邊滑走。人必須替自己建立一個大名，一個大名，一個大名。

大名必須印在報紙上。他必須被別人報告中提到。他必須成爲別人在爭鬪的對象，在會場上，在辯論中，被人一再提起。

這是那樣簡單！獲得名譽的一切必要條件，便是當時的技術水準。假如這個水準很低很低呢？假如這個水準比歐美的水準要低一千倍，雖然表面上看來彷彿比他們更高？

這個時代需要冒險主義。因此，一個人必須成爲冒險家。這個時代，並不愛惜那些落在後面或阻礙反對的人。

是的，這是榮譽。

而今天，他讓一個大好機會從自己身邊滑過去了。

有什麼比這事情更簡單呢？

人必須站在時代的水平上，把建立紀錄的事業握在自己的手裡，組織他，推動他，廣播他，趕在別人的前頭……

他已經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但還來得及補救。在他前面還有一千個這樣的機會。

五九

「……四百二十九……」

科爾尼耶夫的眼睛沒有離開秒針。

「十二點。三十三分。够了。完結。」

伊舒勤珂很當心地放下手推車，用襯衫的尾部擰着臉。

「好了。關住馬達。」

他懶洋洋地向機器師搖着倦乏的臂膀。

鼓筒慢慢停止了。

人衆呼喊着：「是啦！」

伊舒勤珂目不斜視，不慌不忙地離開鋪板，人衆讓路給他。

他面前站着哈奴摩夫。

哈奴摩夫戴着閃光的金色韃韃帽，裹着肉色裹腿，紅頭頂，滿臉麻孔，像被彈雨掃過似的。他堅定地站着，把重心放在一隻腳上，舉起的臂膀靠在未捲的旗子的旗杆上。

伊舒勤珂低下眼睛，微笑着。

哈奴摩夫也微笑着，但立刻又皺起眉頭。

「喂，珂斯加……」

他的聲音是友愛的，莊重的，但同時也有點可怕。他停住話頭，他搜索着適當的話語，但搜索不到。他默默站一會兒，於是向伊舒勤珂伸過兩臂。

他們躲在旗子後面，笨頭笨腦地互相擁抱，接了三次吻。

伊舒勤珂的嘴唇三次接觸到哈奴摩夫的粗硬的臉頰，他像木槌

一樣粗魯。

「哦，珂斯加……。今天你得到了偉大的榮譽。一個偉大的勝利。一個世界紀錄絕對不能輕視的……。一句話，祝你健康！接受我的祝賀吧。你是全區第一個人建立世界紀錄。一舉手便做成了四百二十九作混合土！你是一個好腳色，一個好隊長。你戰勝了哈爾科夫。你戰勝了庫士納茨克。你一下子把他們都打倒了。頂括括的指導者。頂括括的隊長……在這一段時間裡。」

哈奴摩夫吃力地嚥着口水。

「你們做了四百二十九作混合土，」他突然喊道。「我們要限你們競賽，我們要做五百作！五百作，不作與少一作！如果我們做不到五百作，我們不離開這地方！我們要死在這裡！」

他轉臉對着自己的部隊。

「對嗎，孩子們？」

「對！五百作！五百五十作！我們不離開這裡！」孩子們喊道。

「你聽見嗎，伊舒勤珂，你聽見我的孩子們說的話嗎？請記住這個。五百作！現在無須祝賀我們！」

「不可靠得太穩……」伊舒勤珂黯然說道。

哈奴摩夫把他從頭至腳仔細打量一下，但沒有再說一句恭維的話。

他很神氣地走到邊沿，把旗子插在碎石堆上，又回到剛才的地方，向他的部隊喊道：

「同志們！聽我的命令。個個人到自己崗位上去，到手推車那裡！到鏟子那裡！到小車那——那裡！」

他的聲音到了發顫的高度，好像騎兵司令的命令。

「開始！」

哈奴摩夫的部隊衝向鏟板。

馬夏走進監督辦公室。

科爾尼耶夫斜坐在椅子上。一隻腳垂在下邊，他正在用鋼筆和墨水寫着一張增加砂的規定份量的申請書。

「監督同志。」

科爾尼耶夫沒有聽見。

「科爾尼耶夫！」馬夏盡量提高聲音喊道。

科爾尼耶夫轉過身來。

「什麼事？」

馬夏敏捷地行了一個立正禮。他向邁圖投着迅速的，誇耀的，歇斯得里的注視：向芬啓支，向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向麥加利和納爾盆杜夫，向蘇娜·索爾達托娃，向書記們。他裝出一種嚴肅的神情正式報告道：

「監督同志，第三班完工了。我們做了兩百九十四立方。我們做了四百二十九作混合土。哈爾科夫被打敗了。庫士納茨克被打敗了。一個世界紀錄被建立起來了。平均生產水準提高到百分之一百二十。隊長——伊舒勤珂。監工——我。」

個個人都完全知道這件事情。本來無須再說。但馬夏老早就準備着這個報告。他一直在狂熱地等待着這個時刻。他老早預嚐着這個時刻的滋味。現在他終於到來了——馬夏的成功時刻。

他帶着一種簡單的軍人姿勢，把報告遞給科爾尼耶夫。

「好的，」科爾尼耶夫冷淡地說。

他在窘迫的狀態中揮動着筆桿。一大滴墨水落在他的鞋子上。科爾尼耶夫對他怒視，痛苦地皺起眉頭。他把那張報告放在板壁上，沒有讀他的詞句，只在上邊簽了名。他僅僅問道：

「哈奴摩夫班開始了嗎？」

此外就沒有再說什麼。馬夏在一班裡做了兩百九十四立方，表現出空前的速度，突破了兩個世界紀錄，而「他」却不說一句話，好像這是當然的事情。

馬夏傷心了，他把報告往袋裡一塞。他正正經經報告道：

「哈奴摩夫班已經上工了。要我去監工？」

「你去。」

「哈奴摩夫班的標準怎樣？」

「標準？……」

科爾尼耶夫的鼻子抽動着。他怪模怪樣地看着麥加利。

「達維德！哈奴摩夫班該做多少作？」

「每小時四十五作，」麥加利脫口打着呵欠。「頂多——五十作。」

他那樣全心全意地，那樣津津有味地打着呵欠，以至把「頂多五十作」說成「頂都嘔十作。」馬夏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多少作，達維德？多少作呀？」

「我說——頂多每小時五十作，」麥加利沉靜地重復一句。

「達維德·律服維奇，你開玩笑嗎？這樣一班能做多少作呢？」

馬夏馬上在心裏計算着，五乘八——四〇，下邊加一個零……他看着麥加利，好像對方是一個瘋子似的。

「每班四百作嗎？我們做了四百二十九作，而哈奴摩夫做四百作？」

一種無禮的，羊叫似的小小的笑聲從他嘴裡發出來。

「三百六十作。頂多——四百作。」

麥加利又盡情打了一個呵欠。他忍不住打着呵欠。他把「頂多四百作」說成「頂都吼——吼拜作。」

納爾盆杜夫用拳頭拉着鬍子，斜睨着眼睛，向麥加利鞠單。

「頂多四百作？」馬夏又問。

「頂多四百作，」麥加利堅決地說。

「達維德·律服維奇！」

「去，去！」

麥加利搜索着所有衣袋，但再也搜不出一點錢幣。

「去。不要就說哈奴摩夫。」

馬夏站着不動。

「好的。」

他走到門口，抓住門鎖。他又退回來，站在角落裡。他剛討薪在木板上，在兩隻手指間玩弄着一點黑油。

外邊，樂隊在吹奏着。進軍的吹打震動了玻璃。窗片格格地響。麥加利嚴厲地，怪模怪樣地看滿馬夏。

「怎麼樣？」

「隨你怎麼樣，達維德·律服維奇，我不願意去。」

麥加利弓起他的眉毛。

「達維德·律服維奇，」馬夏帶着哀憐的神情說。「我不去。你自己去吧，達維德·律服維奇，你去跟哈奴摩夫說。我不願去。他們會殺死我的！」

「什麼？」

「他們會殺死我的。這是老實話！你不知道哈奴摩夫嗎？你看他們走在那裡幹些什麼。這會鬧亂子的。他們有一個競技計劃，要做五百作。不作與少。我不願去。哈奴摩夫不會同意五百作以下的數目。」

馬夏在地板上坐下，兩腳盤在下邊。

「隨你怎麼樣。你自己去吧！」

「告訴他們，目前休想五百作，」麥加利冷冷地說。「頂多四百作，再多一作不成功。」

「你自己去說吧！」

麥加利還沒站起身，馬夏便很快跳起身來了。他比麥加利先一着。

「坐下！」他憤憤地說。「坐下！我自己去。」

馬夏堅決地走出辦公室，但一會兒又氣喘喘地回來，砰的關上門。

窗外是狂熱的叫喊和呼嘯。

「噯！你看那裡的情形呀！我只要開口說四百作就會……！」

馬夏坐在角落裡。他的臉孔發白了。

「你自己去吧，達維德·律服維奇，」他拚命喊道。「你自己去吧。他們不會聽我的話。你自己去吧。」

麥加利站起身來，走出辦公室。門鏗啞的響了一聲。

他停在門口。

六〇

人衆讓路給他。他不慌不忙走向機器。哈奴摩夫站在鑰板中央，彎曲的短腿踏得在開，眼睛一動不動望着他的眼睛。麥加利走到哈奴摩夫跟前。

「爲什麼你們不開始？」他用一種平常的聲調問道，一邊伸手給隊長。

「十二點十五分。時間到了，首長。時間到了。」

哈奴摩夫眯細的，一動不動的眼睛並不離開他。在投射燈的藍玉色的反光中，他的臉似乎是全白的。

「關於我們的標準，馬夏談些什麼呢，首長？」他用一種簡直不是他自己的沉靜組屬的聲音說。「請你說明一下。勞駕你！我們的標準怎樣？」

隊員們默默地圍繞着他們兩個人。

「標準是每小時從四十作到四十五作。每班不得超過四百作。」

哈奴摩夫的眼睛更緊張了，眯得更細了。

「珂斯加做了四百二十九作——造成世界紀錄。而我，接珂斯加班的我，反而做四百作？」

「在目前，再多是不可能的。」

「達維德·律服維奇你當然是開玩笑的！不是嗎？」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哈奴摩夫。」麥加利用溫柔的近視眼接近他。「目前我們決不能超過四百作。」

我們必須先把品質試驗一下。在七天內，我們要在那些樣品上施用壓力，試驗他們的持久力，到那時，你要是高興的話，甚至八百作也可以……如果品質不壞的話……。你明白嗎？」

「珂斯加能做，我不能做？」哈奴摩夫帶着粗獷的頑強問道。

「等等吧。」

「達維德·律服維奇，五百作吧？」

「不可能。」

哈奴摩夫很瞭解麥加利。他知道爭辯是無用的。然而他還是頑強地重複道：

「五百作。」

「不成。」

隊長好像失態似的看看四週：聚精會神的臉孔，一動不動的等待的眼睛，從四方八面看着他。

科爾尼耶夫，馬夏，和納爾盆杜夫都跑過來了。哈奴摩夫帶着耐好的神情微笑着。

「四百五十作……首長？」

麥加利搖搖頭。

「趕快開始，開始……」

「四百五十作吧？……」

「不要討價還價了，哈奴摩夫。我們不是在市場上。你在耽誤工作……快開始吧。」

哈奴摩夫的頸項鼓了起來。

「五百作！」他用全力喊道。「既然如此，一定要五百作，少一作不成！五百作！」

他由於憤怒和頑強渾身發抖。

「不能呀。」

「你在……你在……」哈奴摩夫喃喃地說，困難地呼吸着。「你在做什麼呀，達維德·律服維奇，你要扯出我的靈魂嗎？你要在

衆人面前侮辱我嗎？你要使我成爲笑柄嗎？達維德·律服推奇！你知道我的……你難道我，我也知道你。你和我一塊築堤壩。我們一塊兒凍僵了手脚……」

納爾遜杜夫站在那裡，兩臂放在背後，托着他的手杖，他帶着嘲弄的神情注意地斜睨着眼睛。

麥加利冷淡地搖搖頭。

「同志們！孩子們！」哈奴摩夫用全力喊道，渾身抽搐着。「不能戰勝的第一隊混合土工人們！你們看出他們企圖怎樣對待我們嗎？」

隊員們憤憤地靜默着。

「達維德·律服推奇！段長同志！麥加利！請你拿出人的態度來！做一個真正的人！五百作！」

「不要扮演優角吧，哈奴摩夫，」麥加利惱躁地說。「做不到的。開始工作吧。」

「做不到嗎？做不到嗎？……那末……」

哈奴摩夫說不出話來了。他扯着襯衫的領子。

「那末……我要告訴你……那末……達維德·律服推奇……不要使我受苦刑……你知道……我要告訴你……到魔鬼那裡去……到豬鬃那裡去！到狗那裡去！到狗那裡去！到豬鬃那裡去！……到那裡去！」

哈奴摩夫用抽搐的手往衣袋裡亂插，把香烟匣子和袋夾裡一團扯了出來。臉色蒼白，渾身發抖，他把牠擲在鋪板上。

「滾你的……這只鑲花銀烟匣子是築堤壩時給我的獎品……拿去吧……我不要牠……」

他從另一個衣袋裡掏出一隻銀錢，放在香烟匣子旁邊。

「這隻錢……是建築C. E. S. 時給我的……」

~~~~~  
• 是一個建築工程的全名的簡稱，意誌不詳。——編者

他把他的黑翻帽擲在鏢上。

「這頂帽……是鑄鍛冶場的混合土板時給我的！」

他突然坐在地上，開始脫他的鞋子。

「這雙鞋子，是鑄鑄造廠的院子時給我的……拿去吧……我什麼都不要！」

麥加利還來不及開口，他就敏捷地脫下鞋子，丟在一邊。

「我要滾蛋——離開建設區！讓我自由！我不願跟機會主義者一同工作！」

麥加利的臉發白了。哈奴摩夫用昏亂的眼睛掃着週圍。突然看見納爾盆杜夫。

「納爾盆杜夫同志……」

他抓住一根稻草。

「納爾盆杜夫同志，你是證人，你親眼看見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這裡做些甚麼！」他怒聲喊道。

一切眼睛轉向納爾盆杜夫。納爾盆杜夫站在那裡，被這些眼睛包圍着。他看見這些眼睛都帶着希望和祈求的神色望着他。

這裡！機會來了！名譽就在眼前！他只要伸手拾起就得了。這個時代並不愛惜落後的人，而對於游移不決，也不加以原諒。必須立刻決定。

「達維德·律服維奇，」納爾盆杜夫在眾人的靜默中說道。他的聲音是沉靜的，響亮的。「我不十分明白你。為什麼不准哈奴摩夫班把每班生產量提高到五百作呢？在我看來，這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這是可能的！對！一點也不錯！這是可能的，」隊員們叫喊起來。

- ~~~~~
- 落水者抓住稻草，以圖自救，意即人在無可奈何時向無力救助者求救。——譯者



「你聽見這個人——值日總工程師——說的話嗎，達維德·律服維奇？」哈奴摩夫連忙說，一邊跳起身來。

納爾盆杜夫轉臉對着麥加利。

「我勸你重新考慮你的決定。」

「我不須要你的勸告，」麥加利粗魯地說。

「我不但有權勸告你，達維德·律服維奇，我可以用全區副首長的資格命令你。」

納爾盆杜夫特別強調「命令」兩個字。

「我不想服從你的命令！」麥加利用不自然的尖聲喊道。「我要對黨替自己命令負責任的。」

納爾盆杜夫聳聳肩膀。

「聽不聽隨你。我必須向你指出來的。但我認為你的命令顯然有一種機會主義的特質。你不利用已經獲得的成果，不運用前一年的經驗推進工作，反而後退，至多不過在「踏步」。你這樣就減慢了速度。在這再建設時代，速度決定一切。」

他的話語落在群集裡，像未燬的火柴丟在乾稻草裡一樣。

「我要請你……你……不要施用奸術……」

麥加利捏緊拳頭，一直走到納爾盆杜夫跟前。他的兩鬢搖動着。他簡直不能控制自己。他好不容易才保持沉靜狀態，他用鋒利的口舌說出每一個字。

「在我沒有確實知道品質不錯以前，我不准增加產量。這是建設，不是競技。你明白嗎？」

他走開去，整一整眼鏡，雖然這是不必要的舉動，於是掉轉頭說：

「請你不要站在勞動前線的中央。這是違反紀律的。」

麥加利於是走到哈奴摩夫跟前，把微微發抖的臂膀放在他的肩上。

「哈奴摩夫，你聽我說……你知道我的，哈奴摩夫……如果我

告訴你這不能做，那末——就不能做。我什麼時候欺騙過你？你同我一塊兒築過堤壩，哈奴摩夫。你是——一個小孩子嗎？只消想想看：我們說不定得把全部混合土板重新澆過。」

哈奴摩夫帶着懷疑的神色窺視着麥加利的臉孔。他固執地對袖看了很久，像要看出其中全部的真理，全部最秘密的情緒，最秘密的思想過程。

他在這蒼白，嚴肅，浴在燈光中的臉上看不到什麼，除了友情，被壓制住的愛，好意，疲倦，堅定。

「四百五十作……如何？……首長！……」

麥加利搖搖頭。

「快開始吧。」

哈奴摩夫彎下身子，從鋪板上拾起那些東西。人衆讓開一條路。

麥加利不慌不忙地走進監督辦公室。馬夏跟在他後邊，兩臂鬆軟地擺動着。

麥加利站在那裡，拿過一本拍紙簿，弄斷鉛筆尖，連忙寫了一道命令：每作混合土的時間不得少過廿又十分之二分鐘。他把命令剪下來，交給馬夏。

「把他交給哈奴摩夫。要他準確執行。」

馬夏走出去。

在一分鐘內，麥加利的受過訓練的耳朵，聽見開始轉動的鼓筒的聲音。

「十二點三十五分，」科爾尼耶夫說。

## 六三

塞米奇金坐在黑暗的救火棚裡一隻籃子上。從投射燈發出來的  
一碼長的光線，通過長長的縫隙流進房裡。

塞米奇金憑這些亮光替地方和中央的報紙寫着一篇通訊，把一  
切暴露出來。這篇通訊的主題是一個報紙的代表所受到的虐待。

他把紙頭攤在膝頭上，寫着，寫着，寫着。他寫得很詳細。他  
寫得很廣泛。他寫得很婉轉。他的文章沒有露出什麼破綻，用很多  
活弧，引號，虛線點。

他的嘴唇抖動着。他的瞳孔發白。在他旁邊的地上，站着他的  
帆布公文包，投了一道反光在黑暗的房角裡。

火車打旁邊吼過。棚舍顫抖着。光線很快地閃過懸空的棚架。  
影子從右邊閃到左邊，從左邊閃到右邊。棚舍好像在工場上忽前忽  
後地馳驅。

門鎖格拉響了一聲。那個來福鎗兵的眼睛探進房裡來。

「你在寫文章麼？」

「我在寫文章，」塞米奇金很神氣地低聲答道。

他的黑色眼罩不樂意似地閃爍着，反映着白色的電燈光。

「收拾好你的東西，小伙計，出去。」

塞米奇金把紙張放進公文包裡，傲然走出棚舍。

一列火車的影子閃了過去。孩子們從亮處奔到暗處。他們已經  
脫下了帆布罩褲，用冷水澆過身體，但他們還沒有恢復精神。

他們的胸膛在襯衫下邊猛烈地抽動着。他們的濕頭髮披下來，

爬進眼睛裡。他們沒有扣上的襯衫袖子擺盪着。

「啊唷！啊唷！」奧利亞·特麗格布娃喘着氣。「啊唷！誰肯背我到宿舍去？我願意給他兩個哥比。」

她重重地喘着氣，吹着發燒的手掌。她的眼睛閃耀着迷人的風情。她那小小的，女性的乳房在破爛不堪的出客衣下邊起伏着。

「我願意給你十個哥比。但請你離開這裡！」

賽恩珂正在偷偷閃閃地行走着，狼一樣的，從一個暗處閃到另一個暗處，當心地躲避着街燈和投射燈，被閃爍的燈光刺破了暗夜在他身週閃動，放光，像狼皮一樣。他像賊骨頭一樣，從後路偷偷摸摸地閃進來。從第六段傳來樂隊的喧聲。他避開第六段。

在工廠和建築架的影子裡，站着看不見的衛兵和巡夜者。

夜。他繞着工廠和建築架走。

燈籠爐過着夜生活，明亮，沉靜，像睡眠一樣。奇異的光線如夢似地照亮了凸出的燈籠爐。牠們在夜裡，比在白天更顯得神氣。燈光奇妙地照耀着牠們：從底腳，從頂上，從四週。牠們圓形的層樓在反照的光線中顫抖。

早晨，還只有八層。現在，有九層了。第十層正在建造中。

用繩吊在起重機的臂膀上的一張彎曲的鐵板，在使人頭昏眼花的高空擺盪。從地上看去，這張鐵板似乎不見得比牙齒的碎片大。但實際上，牠却有一噸半的重量。要是牠跌在誰的頭上，那什麼也不會留下。這張鐵板的稀薄的影子像寬潤的側柱一樣在燈籠爐的膨大的軀體上搖擺。但在這樣的高空，牠却變成一片牙齒碎一樣大小，慢慢轉動着，轉動着。

神奇的電光色的火星，從炔氣火炬的執拗的吼叫中噴射出來。輻射的影子飛閃着。炔氣工人的綠色的兩手可怕地發着光焰。面罩掩蓋着他們的臉孔。從上面，傳來空氣槌的重複的響聲，像機器鑼的達達聲一樣。小小的人兒帶着他們的歌聲跑來跑去。但牠們是巨大的歌聲。

輕便熔爐吼叫着。人們用長長的火鉗從紅色的烈酒中提出白熱的擊形鉸釘。每個鉸釘像炮手慢性導火線一樣冒烟。當他被送到目的地時，他變了顏色。白變黃，黃變成粉紅，粉紅變成一種淺黑的覆盆子色。

帶着砰砰的響聲，槌子敲在覆盆子色的釘頭上。火星飛射開來。在可怕的敲擊下，鉸釘又變了顏色。他變成藍色，綠色，黑色，於是又變為白色，但現在的白色是冷的，鐵的顏色，像失去光澤的鈕扣。

賽恩珂避開熔鐵爐。他避開「少共真理報館」的車子。

這輛有列寧章的綠色普爾曼式車子站在側軌上。他好像深深埋在地裡似的。他的裡面外面都照耀着燈光。

賽恩珂繞着這輛車子走，從窗口窺視着。所有車窗都照耀着亮光，但只有一個人坐在車裡。

詩人斯羅波特金正站在排字檯前，手捏排字盤，為一塊空白挑選着鉛字。他用繩子把排好了的鉛字縛在一起。他把他端到鋅板檯子上。他用刷子措刷着他。他在忙碌着。

賽恩珂繞着車子邊沿走。在他背後，這輛有列寧的前額似的頑強的側腹的綠色車子，依然呼吸着土來滄斯的鐵煙，邁斯的鳳尾草氣，旋風，大雷雨，彩虹，卡拉康達的無煙煤，乞魯賓斯克的光輝，大烏拉爾山脈的一切新鮮和力量，而他的全部行程都在空間裡和時間裡。

在堆棧的長長的影子裡，衛兵的鎗桿黯然發光。

賽恩珂輕步繞着堆棧走，兩手深深插在寬腳褲的褲袋裡。他企圖阻止褲袋裡一盒火柴喀喀作響。他走到一片原野。

大草原之夜用小小的，鑲花的鑰匙開動着她的由星星組成的鏡。

被旋緊了的星星向四方八面移動，相遇相錯，忽昇忽降，但她們的行動是看不見的。

鐵軌在月亮的神秘光線中閃爍。這是一列遠程火車。牠駛近一片斜坡。這載貨的列車慢慢滾動着。車上，沉重的鐵塊搖擺着。賽恩珂跟着一輛貨車跑，企圖抓住牠的邊沿。在司機室的陰影中，站着司機的黑色形像。

賽恩珂跨下土隄，看看週圍。讓兩輛貨車駛過，於是追着另一輛貨車。

車務員的皮褂子，一盞紅燈，一枝來福鎗。斜坡完了。火車提高速率。火車從賽恩珂旁邊疾奔過去。

他的褲袋裡嘈嘈作響，賽恩珂拚命追着那盞紅燈。他一直跑到精疲力倦。他終於落在後邊了。

夜和燈光無窮無盡地流過他的眼前。一架飛機在頭上飛。牠是看不見的。只有輪的信號燈在燃燒着亮光。一片想像的喧聲掛在高空。

飛機在大草原上空飛行。像一隻燃燒着的老式煤油爐。

## 六二

西洛先夫斯基回到建設區遲了八小時。由於暴風雨的緣故，他不得不耽擱一些時候。

西洛先夫斯基從一個傾斜的窗口望着下面，四分之三的地平線都被巨大的白色機翼掩蓋了。牠看來很像堆棧的橡皮屋頂。

機翼上寫着四個字母，這四個字母展開在夜空：先是一個巨大的 P，其次是比較小一點，但依舊很大的 Q，再次是一個較小的 C，最後是一個很小的 C。

飛機正要降落，在建設區上空盤旋着。在牠的翼下，燈光燦爛的地面撲動着。閃爍的跳動的亮光展開在下邊。這好像一個漸漸熄滅着的四散的祝火的餘光在跳動，嬉躍。

但那種亮光是黯淡的，玫瑰色的，但這里的光線是白色的明亮的電光。

車輛火螢一樣爬行着。火車的月白色的蒸氣向上盤旋。一行行的聯線，一條條的街路，向四方八面伸展，縱橫交錯。

信號燈像點點雜色的糖液，閃爍着，救火棚的信號燈是紅的，敞開的堆棧的信號燈是藍的，鐵路換車處和信號機上的信號燈是綠的。點綴着燈火的小山的隆起的山腰滑溜過去。

西洛先夫斯基認識他的複雜事業的燦爛的幾何構圖。他憑記憶

- ~~~~~
- C, C, C, P, 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名詞的四個俄文縮寫字母的顛倒序次，英文是 U, S, S, R。

解析着定理。

左邊是鑛山。右邊是煉鐵爐。西面是社會主義城。東面是運輸機關。當中是燈光閃爍的中心旅館，熱煤化煉廠。煤氣洗滌機的傾斜的管筒——正被裝配在一起的機器的管筒。

在一叢叢的投射燈的光照中，擁擠的物象傾斜地站在下面，像用冰塊雕成的棋子。湖水細膩地閃光。鐵樣東西都是錯錯落落的，未完成的，分散的。

但西洛先夫斯基知道這不過是初步的骨架。他俯眺着建築區，好像牠是一張浴在亮光中的藍色照相（Blue-Print）。

他看見牠一年以後的新樣子。在一年內，這一切分散的，錯落的物象將聯絡起來，加以潤飾，熔接，配合。建築區將變成一間工廠，而這工廠將展現出牠所有的鉸釘，管子，和汽筒，像從汽車裡取出來的一架馬達，一架堅固的內燃引擎（Engine of internal Combustion）。

而那個湖也將變成不同的樣子，新的樣子。這湖的範圍將變成三十方公里。這湖將改變氣候。

機鎗裡閃着粉紅色的信號柱：當心！

西洛先夫斯基抓住他的坐椅的靠手。一種驚人的靜寂落在世界上。

或種不能解釋的事情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從右邊窗口再也看不見地面了，牠的位置被橫靠着的天空代替了——一片廣大的，明亮的藍空，中央有一朵鈴蘭花。牠不能抗拒地把這藍色行星的神奇的面引向自己。

同時，左邊窗口被燈光燦爛的地面掩蓋了，地面溫柔地貼近着牠，剛才的物象又出現了——明亮的工房的屋頂，火車的信號燈，鐵路口子，挖掘機，投射燈，街道，鐵路……

在只看見一般景象而沒有看清個別物象的時候，飛機突然像鞦韆的邊板一樣往上飛旋，把明亮的天空和輝煌的地面（月亮和旅館



交換了位置，兜了最後一轉，便向機場直撲下來。

草在機翼下邊奔跑。下降的燈光在機翼的一端冒烟地燃燒。一種雜色的火光降落在草地上。草燃燒起來了。牠冒着烟奔跑。

人們在奔跑。

西洛先夫斯基把一隻裹着肉色麻腿的腳放在汽車的踏板上。踏板像一塊烘蛋糕，他一腳踏在牠上邊，好像踏在踏踏上一樣。汽車夫按着絞機。

「到哪兒？」

「工廠辦公處。」

西洛先夫斯基把可以收縮的眼罩戴在眼上。投射燈在鏡片上燃燒，——一種鏗的光焰。他抓住汽車的邊沿，把公文包垂在坐位上。

## 六 三

納爾盆杜夫坐在瑞典式寫字檯前。他坐著，鬍子對着窗口翹起，窗口是很大的正方形，像一垛牆。他用手杖敲着地板。

可以攻擊麥加利兩個罪狀。

第一：麥加利違反現代科學的精密要求，「准許」每班混合土的生產量增加到四百二十九作，而危害混合土的品質，因此暴露自己是一個左翼極端份子。

第二：麥加利違反黨號召盡可能增加速度的決議，「不准」一個工作隊做每班超過四百作混合土，而暗害工作隊的熱情，因此暴露自己是一個沒有自信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右翼極端份子。

這兩個罪狀都是很公平的，都有事實可證。牠們所缺少的只有動機：麥加利忽而准許，忽而不准，到底由於什麼動機呢？但這不過是事情的枝節。

所以——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罪狀是被構成了。你可以寫一通冷酷無情的報告，像手鎗的一擊。留下的只有一個問題：而這兩個罪狀中，應該挑選哪一個呢？

在納爾盆杜夫看來，似乎第一個較強，較有科學根據。但他的力量如何得由品質的實驗來決定。

第二個較少科學根據，但更富於時代精神。這表示納爾盆杜夫擁護高速度，而麥加利反對高速度。這樣的陣地是不能攻破的，但牠的力量如何也得由實驗的結果來決定。

如果實驗得到否定的結果，那末第二個罪狀會變成刺在納爾盆

杜夫身上的投槍：主張犧牲品質而提高數量的，倒是他了。

如果實驗得到肯定的結果，那末第一個罪狀就變成刺在納爾盆杜夫身上的投槍：反對在不損害品質的條件下提高速度的是他。

真是辯證法！

納爾盆杜夫憤憤地頓着手杖。

那個墨水池擴大到不能相信的程度。他已經佔領了半個世界。在他的玻璃池身裡，飛機可以飛行，火車可以奔跑，森林可以生長，高山可以聳立。

納爾盆杜夫抓起筆寫了兩通報告。一通報告裡寫着第一個罪狀；另一通報告裡寫着第二個罪狀。他把牠們並排放着，加以研究。

電話鈴響了。電話機快要爆炸了，納爾盆杜夫並不走近牠。他在思索，狂熱地集中着精神。

不，到底第一個罪狀似乎比較可靠。科學到底是科學。你永遠可以信賴牠，萬能的傳統的科學！到底有商號的正式說明書。外國人永遠不會錯的。他們不能錯的。

納爾盆杜夫把第二通報告撕成碎片，丟在廢紙簍裡。他拿着第一通報告堅決地走向西洛先夫斯基的辦公室。他在門口停下。

也許發動案件並不上算。也許最好把報告毀掉。

但這樣一來，麥加利又要成功了。不！不！什麼都可以，只除了這個！納爾盆杜夫開始失掉自制力了。

他想：提出這個報告，他也許是冒險創造他的名譽，開闢他的前途。但假如實驗所的實驗……

但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用手杖推開房門，走進辦公室。

「喂，西洛先夫斯基，」他高聲說道。「這是報告！」

## 六 四

菲羅諾夫痛苦地皺起額頭。他力圖瞭解和把握塞米奇金的主要思想。

塞米奇金用一種呆板的，發怒的小聲音說着一句一句的話，語句是曖昧的，冗長的，充滿毒刺。

「等一等，我親愛的朋友……」菲羅諾夫說，臉孔漲得通紅。  
「等一等……說得有條理些。……」

各種各樣的人不斷地走進走出。房門不停地開關聲。

白熱的電燈忽而黯淡下去，成爲幾乎看不見的紅色，忽又燃燒起來，像投射燈一樣明亮。臨時電力站有規則地，困難地喘息着。房內的角落忽而消失在黑暗中，忽而用牆門所有的招貼、圖樣，和幌子炫耀人的眼睛，舊打字機達達作響，像機器腳踏車的響聲一樣。

伊舒勤珂走到菲羅諾夫跟前，把一張紙頭放在檯子上。在一方從印着 Deb（借方）和 Cred（貸方）的老帳簿上撕下來的紙頭上，用化學鉛筆寫着一通申請書，寫得很認真，每個字跡都很分明。

菲羅諾夫在燃燒的電燈光下立刻看清了一切。

「等一等，塞米奇金。」

他讀着：

給工廠的 C. P. S. U. (b) 小組，

蘇聯共產黨（布）。

混合土工人第三班班長康斯坦丁·雅阿武衆維奇上。

## 申 請 書

我請求入黨。我的六個月候補期間已經結束了。我從鄉村，從集體農莊來到社會主義建設區，目不識丁。我在這裡學會了文字，提高了我的政治水準，開始作清道夫的工作。現在我是無敵的混合土工人第三班班長，我是一個突擊隊長。我所做的工作已經超過計劃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在這裡，我同孩子們戰勝了哈爾科夫和庫士納茨克，突破了混合土生產的世界紀錄。在這裡，我懂得了一切為社會主義建設區工作的工人都是為着自己而建設；因此我認為自己應該入黨，我的孩子們應該入青年團，幫助和實踐黨的全盤計劃。

K. Y. 伊舒勤珂。

伊舒勤珂從腋下拿出一包加入青年團申請表，放在他的申請書旁邊。

「喂，你的女人怎樣？」菲羅諾夫粗聲問道，張開他的紅色嘴巴；上唇上邊有黑眉毛一樣發亮地年青的短鬚。「她生下孩子了嗎？」

「誰知道呢？爲了世界紀錄和其他一切事情，我的頭腦痛得要命。早晨我要回家去。也許孩子已經在家裡了。」

「哦，哦。」

菲羅諾夫把伊舒勤珂的申請書放在旁邊，在角落上寫着：「准許入黨。菲羅諾夫。」

「她剛才的情況不大好，」伊舒勤珂說，怯生生的微笑着。

麥加利從藝術工場的窗口望進去。男孩子們正在不同的角落裡睡着，一捲一捲的壁氈枕在頭下。蘇娜·索爾達托娃斜坐在地板上，兩腳盤在下邊。她正在畫着一張伊舒勤珂坐在飛機裡的招貼。

飛機很大，像天使一樣，有六隻翼膀，構造是從來沒有聽見過

的。伊舒勤珂的頭從小小機艙的窗口伸出來，兩隻赤腳露在外邊。他們掛在石炭時代的神奇風景上。

樹木上頭有草，草上頭有樹木。有節的翠竹好像是從日本矮子的花園裡移植到這裡來的。而那個空想出來的紅色太陽被河水掩蓋了一半，對於白天的時間沒有明確的指示——不知是朝陽還是落日。

麥加利在窗片上敲着。

蘇娜當心地把畫筆放在顏料杯子裡，在下襠上擰擰兩手，把披蓋在眼睛上的頭髮往後一掠，跑到房外迎接他了。

他倆在工場上慢慢地走着。

她用自己的長臂膀圍住他的頸項，白汗衫的袖子捲到臂肘。他捏住這隻手的指尖。他背負着這隻臂膀，好像他是一個轆子。他倆的身材似乎一樣高。

「他們在醫院裡說些什麼？」麥加利問。

蘇娜聳一聳肩膀。

「他們要鋸掉他的手嗎？」

「他們現在還不知道。」

「這一切是那麼蠢……」

「你吃過什麼東西嗎？」

他搖搖頭。

「你會餓死，實在的。」

「我不會死的。現在什麼時光？」

「兩點一刻。」

「飯堂要到七點鐘開門。」

「睡過沒有？」

「對的。去睡一會兒倒不壞，讓我們稍稍散一會步吧。」

「你是一匹駱駝。孩子們叫你駱駝。」

麥加利沉靜地笑起來。

他們從暗處走到亮處，又從亮處走到暗處。有亮光的地方是白天，但在沒有亮光的地方，却是夜晚。他們追求着夜晚。

他們週圍是無數光的泉源。油紙屋頂上的燈火。信號燈。五百支光的電燈。投射燈。鐵路換車處的信號燈。汽車前頭的探射燈。風箱。快氣火炬。

但隨時隨地都有一種幾乎覺察不到的，神秘的，鈴蘭的光。樹根一切東西融混在一起。

蘇娜的頭溫柔地靠在麥加利的肩上。

「喂，達維德·科爾尼耶夫有什麼心事？」

「克拉娃回去了。她有一個孩子和一個丈夫在那裡。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小小的月亮掛在淡綠色的天空的中央，像一個沒有開花的鈴蘭的蕾蕾。

蘇娜·索爾達托娃靜默了一會，真誠地想着科爾尼耶夫。

「你有孩子嗎，達維德？」她突然誠懇地問道。

「沒有。事實上，我甚至沒有一個老婆。」

「你從來沒有老婆嗎？」

「哦，為什麼沒有？我確實有過一個。」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麥加利用臂膀一揮。

「一句話，我從前有過一個，現在沒有。」

她笑起來。

「你有時覺得寂寞嗎？」

「有時覺得。」

他的頭靠在她的陰涼的圓胖的臂膀上，用未刮的臉頰上的短鬚擦地。他們走到堆棧的陰影中，溫柔地吻着。

在堆棧的陰影中，站着一個守兵。

他們走下地洞，或爬上新鮮的土埃的峯嶺。他們爬過有鈎刺的

鐵絲網，把電線和野地電話線從頭上弄過去。他們走進死樹叢裡，他們繞着那些闕在木頭籠子和建築架裡的巨大建築物行走。

「順便請問一聲，達維德，你多少年紀？」

「我是一個老頭子。」

「噢，不管怎樣，告訴我吧。」

「我怕告訴你……三十六歲。」

「噯！……想想看，這算什麼老頭子！」蘇哪輕蔑地用鼻子擡了一聲。「你正是一個小孩子呀。」

「你知道嗎，你說得正對！事實上，我總覺得像小孩子，像一個七歲小孩子。在這裡，我的童年又回來了。現在，當我在這裡走着，看見我們週圍一切巨大的東西，喧聲，煙，光……我的感情……。但我不相信你對這個有什麼興趣。」

「不，恰恰相反，這是很有興趣的。說吧，說吧。」

「你看，我想起自己很小時候的情形。是的，大概是七八歲的時光。那時我們住在萊卡泰林諾斯拉夫……我父親有一個很有趣的職業。他是一個書法教授。當然我們說他是個教授，不過是一種矯飾。一句話，就是他教傻子們怎樣把字寫得美麗。在我們房子前面的街旁，有一個玻璃欄窗，在黑色天鵝絨上，放着一隻粉紅色的蠟臂，手指間夾着一枝鴛毛筆。而在這一切上邊，籠罩着刺槐的陰陰駁駁的影子。沿街都是大樹，——像在公園裡一樣。在夏天，個個人的頭部都罩着蚊網，牠發散着丁香油的氣味。要脫離丁香油的氣味。簡直不可能。把長長的故事縮短吧，在一九〇五年，有一次大屠殺。父親被殺死了，我們也爲了某種理由逃到尼古拉耶夫。在尼古拉耶夫，我們在夜裡踏上輪船。這是我第一次搭輪船。事實上，這是一隻骯髒的小輪船，但在我看來，牠是那樣大，那樣神秘。在孩子時代，把一切都看得很大的，你會注意到這個嗎？房間是大的，而椅子，食器架，簞榻，貓和狗，——甚至麻雀，雞蛋，和一堆糖菓，都似乎比牠們的原形大得多。何況突然看見——一隻輪船！



你能想像得到嗎？那時我想睡覺。我坐在行李上。我母親到處奔跑。我的妹妹在哭泣。天空是黑暗的，白色的汽霧被掛燈照亮了，活像乳白色的月光。樣樣東西都大得可怕——掛燈，烟，恐怖，天空，母親，起貨機的喇喇聲，掛在空中的綑包，船艙，烟筒，哨聲……尤其是哨聲，彷彿又大又厚又長，像驢腸一樣——粗厲低沉的哨聲。但後來，我習慣了，不再想到牠了。我開始長大起來——而世界却開始收縮了。物事，憂慮，人，都開始變得更小了。我母親變成一個小老太婆。曾經是龍位一樣的椅子，變成了小小的，搖擺的破家具。曾經像大會堂一樣的房间，變成了壁洞……我比世界長得更大了。但現在，我突然看看週圍，世界又比我長得更大了。我在這裡散步，像我在孩子時候——一個小傻子——一樣，我對一切都感到驚異。有時我簡直目鈍口呆了……正如我被那隻神奇的輪船弄得目鈍口呆一樣。現在這裡的一切很像那天晚上正在裝貨的埠頭——哨聲，起貨機，月光似的汽霧，以及一般的景象……」

「順便請問一聲，達維德，你與巧是個詩人嗎？」

「不是。但你問這個爲什麼？」

「喂，沒有什麼。我希望你替那些通告寫點詩。」

「你是一隻啞鈴，蘇洛夾卡！」

「你自己是啞鈴。你這話什麼意思？你說我不懂得什麼嗎？我懂得十分清楚。我自己也注意到這個……往常覺得樣樣東西都好像大了許多。但現在我却覺得一切東西都太小了……非但東西——綑，短綑——太小……連世界也彷彿太小了。……牠似乎太擁擠了——跑不進去……但當我年紀小的時候，牠完全是相反的。」

「你也老了。」

「我並不老，但也不年青了。」蘇娜確定地說。

而突然，她用兩臂抱住麥加利的頸項，緊湊着他，坦白地直望着他的眼睛說：

「你願意娶我嗎，達維德？」

麥加利笑起來。

「噯，有趣得很！爲什麼我娶你，而不是你嫁我呢？」他含糊地說，「但你願意嫁我嗎？」

兩道筆直的，細長的，探照燈的光線從一個地點照射出來，沿着燦爛的天空移動。好像燦爛的鐘面失掉了時間，必須推動牠的長短針向前移動似的。

時間向着黎明前進。

雷·勞伯先生睡不着覺。他患着老年人應有的失眠症，他在夜間工作。他的輕便小打字機喀喀地響着，但房內的空氣太悶人了。

雷·勞伯先生穿着有棋盤格花紋的絨拖鞋和睡衣，走到小屋的露台上，望着下邊遠遠的建築區的全景。

夜是辨認不出來了。牠閃耀着火光，燈光，烟霧，奇異迷人的建築。

他的錯亂的想像按照他自己的趣味，建造着牠。

他想像牠是一個通商口岸，這裡有酒吧間，舞宮，咖啡館，輪船的烟筒，裝貨的噴聲，裝在高高橫木上的滑車的尖叫聲，燈火輝煌的市政廳的尖塔。

五顏六色的火光在玻璃罩裡閃爍，刺起人的乾渴。

信號燈掛在鐵路口子上。牠們掛在那裡，像變戲法者的箱子，像小小的，中國式的三重寶塔。五顏六色的毬球從這裡跳到那裡，神奇莫測地變着顏色。黃髮綠，綠髮紅。

沉浸在燈紅酒綠中的人衆歡乎狂飲。隱約的樂聲悠揚纏繞。這一切由燈光，香氣，動作，激情組成的有力的交響樂，激起遠處的回聲。

陣陣熱風吹打着雷·勞伯先生的睫毛。夜被月光，星光照亮了。

「巴比倫……巴比倫……」

露台有輪船的甲板。雷·勞伯先生慢慢搖擺着……

— 506 —

「願你遭殃，巴比倫！」

他害怕起來了。現在，他常在夜間體驗到恐怖。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逼近的死亡的自覺。哦，十年，十五年……也許十七年！但那時……

## 六五

在一張搖動的，橢圓形的小檯子上，一本打開的，有掉圓的雜誌，很精緻地擺在一瓶開了塞子的白蘭地酒和一個玻璃小酒杯旁邊。一隻漂亮的，紅黑色的，筆直的，奧吉爾牌烟斗和一聽烟草，放在雜誌的書頁上，那樣黃，那樣強烈地被網罩檯燈的光線照耀着，牠們好像烟草公司的絢爛奪目的彩色廣告畫。空氣充滿了經營煙絲的可人的芬香。

富馬·葉哥羅維奇不停地拉扯着他的頭髮，在檯子前坐下，兩肘擱在雜誌上。

他的手指插在頭髮裡。他用兩肘緊壓着這一切用藍的彩色印在嗚嗚作響的白紙上的清晰發亮的東西。現在再也無法獲得牠們了。牠們是冷酷的，含有敵意的。越難得到牠們，牠們看來越是完全，具體，自然。

你可以隨便向牠們伸過手，接觸牠們，抓住牠們。但每次手指頭都在滑溜溜的紙面上碰到一個障礙物。

燈光閃動着，熄滅下去，又燃燒起來，像一根紙烟一樣。櫻桃水的烟斗黃銅一般地閃光。兩個白蘭地酒杯的平面有節奏地搖滾着——酒杯裡的低平面和酒瓶裡的高平面。而這一切都沒有什麼意思。這是一種悲涼，配合在着色的瓷器，家具，牆壁，材料，旅囊等等裡邊的悲涼。

青春，生命，美人，冷藏箱，家屋……這一切都已經完結了。

富馬·葉哥羅維奇灌下了六杯白蘭地酒，一杯接着一杯，但酒

不過是滄海一滴。他於是把白蘭地傾瀉在銀質刮臉杯裡。白蘭地就染上了肥兒和朱古力的氣味。

富馬·葉哥羅維奇把物件和書籍亂丟在房間裡，從手提箱裡取出一個裝着嗎啡藥片的玻璃管。這個藥瓶的破邊割傷了他的手指。他嘲着這個指頭，像他小時候常做的一樣。

藥瓶同着兩片從他裡邊倒出來的藥片，躺在雜誌的書頁上，那樣黃，那樣強烈地被週光照耀着，牠好像是色彩輝煌的藥房廣告畫。

富馬·葉哥羅維奇咬牙切齒地喝着酒，一杯接着一杯，始終喝不醉。後來突然醉起來了，神志不清了。有很久時光，垂熄的燈光一直在他眼前浮漾，既不能漂浮過去，也不停止漂浮。

富馬·葉哥羅維奇從房裡奔到走廊。那張報紙在他手裡顫抖。

旅館正在睡覺。這時，走廊裡的電燈快要熄了。牠們慢慢熄下來，反照在黑暗的玻璃窗上。慢慢失掉力量的光線，從一種調子變成另一種調子，從明亮的白色變成覆盆子般的黑色，黯然無光彩。最後，牠便完全熄滅了。

於是黑暗走廊的窗口突然被窗外的光線照亮。投射燈和建築區電燈的亮光從房窗照進來，形成許多明朗的，長長的，交錯的對角線。牠伸展到角落裡，伸展到樓梯的梯級上。下垂的旗子似的門帳昏朦朦地掛在那裡，在反照的光線中像屍衣一樣。

從房間裡傳出鼾聲，睡朦朦的低語聲，沉重的嘆息聲，彈簧床在轉動的編鐘的敲擊下的釘磨聲和咯吱聲。

過了一會，電燈又開始亮起來了，以相反的次序從一種調子變到另一種調子，從沒有光彩的覆盆子般的黑色變到白熱化的刺目的白光。電燈忽而熄滅下去，忽而燃燒起來，於是又熄滅下去，像黑暗中被人抽着的紙煙。

臨時電力站在喘息着，像必須克服障礙物的飛輪的沉重而不調勻的數息。

燈盞燃燒起來，又熄滅下去。

富馬·葉哥羅維奇在廊道上奔來奔去，在樓梯上跑上跑下，於是停在窗前，坐在梯頂上。

他把報紙放在每盞電燈跟前，湊近眼睛，一遍又一遍地讀着下面的電訊：

## 美國銀行倒閉

五月二十八日紐約電：蔓延全美之銀行倒閉傳染病依然如故。××銀行有存款三千萬，昨日止付。董事長及總裁自殺。信用放款部主任被捕。該案正在偵查中。

「我的錢……」富馬·葉哥羅維奇喃喃地說。「我的錢完了……」

走廊裡，樓梯上，亮處，暗處，都有人在走動。他們都爲着工作奔走着。

富馬·葉哥羅維奇衝到這些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跟前。

「對不起……同志……只消一分鐘，」富馬·葉哥羅維奇一邊說，一邊送過顫抖的報紙。「我唸俄文還唸得不太好。你願意幫我忙嗎？這裡有一點誤會……我向你保證，這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向他道歉，急匆匆地走了，有些人停住腳，好奇地拿過報紙。

「什麼地方？什麼事情？喔，哈爾科夫紀錄嗎？三百零六作混合土？這是去年的陳雪了。今天我們在第六段做了四百二十九作。但這有什麼奇怪呢？你還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嗎？」

富馬·葉哥羅維奇忽而衝到右邊，忽而衝到左邊。他噴出酒氣。他衝到人們跟前，又退了開去，又衝上來。他不能停在一個地方。他踉蹌着。他幾乎跌倒了。

「不是，不是！不是這件事情！不是這個消息！讀讀紐約來的電訊！」

他扯着自己的背帶。他扭着牠們。他把牠們扯斷了。

「同志，讀讀美國來的電訊！這個，這個！」

「哦，又有一間銀行倒閉了嗎？」對方帶着失望神情說。

「這裡寫些什麼？這裡寫些什麼？我請你大聲讀一讀牠。」

「這裡寫些什麼嗎？沒有什麼有興味的事情。一間銀行倒閉了。存款沒有了。他們自殺……。再會，這是睡覺的時光了。對不起。天立刻要亮了。去睡覺吧。」

富馬·葉哥羅維奇用拳頭敲着麥加利房門。房內是漆黑的。沒有人答應。富馬·葉哥羅維奇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帶着機械的徹底性毀壞着週圍一切物件。

他從雜誌開始。他一頁一頁翻開來，攤在地板上。綽髭，棕鬚，汽車，別墅，衣服，錶，網，球拍，傘，手杖，領扣，鐘，紙，藥片與粉紛塵埃，跌落在地板上了。

飛舞到地板上。永遠消失在床底下了，美女的金髮，她的襟帶和火腿，她的嘴巴，開着預備接受蜜吻的嘴巴，她的質樸的有條紋的衣衫。

每一頁，每一樣他所想望的東西都給毀滅了以後，富馬·葉哥羅維奇又轉向實在的物件。

他折斷鉛筆。他用腳跟踏碎刮臉杯。他敲碎酒杯和水杯。他把一張張紙頭撕成一片片。他拆碎椅子，用椅子的碎片敲碎嵌鏡嵌的漆術，物件像殘忍的敵人一樣從他逃開。他用破椅子的木頭無情地敲擊着門。他那樣敏銳，那樣準確地追擊着敵人們，而且中間停頓很久，所以他房內的喧聲並沒有產生不平常的印象。牠沒有引起別天的注意。

汗水流下他火熱的臉龐。他的頭腦打旋。他失掉他體重的平衡。他倒下了，他感到不適意，悶氣。他敲碎房窗，橫倒在床上了。

他的頭靠枕頭上，開始瀉出滾滾的，無法阻止的，可怕的眼淚，一個並不年青的人的眼淚。

「我的錢……我的錢……」

淚水使他窒息。他的淡黃色的烏克蘭式髭鬚是濕透了。

他的兩腳放在地板上。他用一隻手緊緊抓住鑲鐵做的床柵。床拖着飛過房間，躍入空中，飛舞，搖擺，跌落在一個深淵裡。



## 六 六

雷·勞伯先生害怕起來了。

雷·勞伯先生走進萊奧納·達來的房間。

「萊奧納，你睡着了嗎？」

達來翻轉身跳起身來，坐在牀沿上。他身材高大，骨格很粗，穿一件黑綢睡衣。他用蘇格蘭格子花呢毯子裹住兩腿。

雷·勞伯先生在床沿上，在達來旁邊坐下。

「對不起。萊奧納……我吵醒你。我剛才忘記問你……」

他蹙起嘴唇。他給萊奧納·達來的薪水到底不少，他有權利在夜間跟達來談一會兒話。

「我剛才忘記問你，萊奧納，你對於支加哥這次倒閉有什麼意見？」

雷·勞伯先生微妙地，明朗地微笑着。他坐在亮着電燈的房間裡，跟一個年輕的活人談話。他不再害怕了。

達來沒有禮貌地打着呵欠，在椅子上找紙烟。

「我希望，勞伯先生，這個不幸事件跟你沒有切身關係。」

「喔，你好像還不知道我的本領；萊奧納！不必擔心。我把自己的錢放在可靠的事業裡。」

他向窗口點一下頭。

「我把我自己的錢投在這個巴比倫的建設工程裡。利息不壞，而且是絕對安全的。」

他意思是說，他是承造這間工廠的建築公司的最大股東之一。

「我正在幫助建造巴比倫，以便過後我可以如願破壞牠……用我的著作。萊奧納。你懂得我這個自相矛盾的論調嗎？」

雷·勞伯先生帶着自滿神情擦擦他的下巴——他的溫柔和善，像一個羔皮錢袋一樣的下巴。

「這裡是矛盾的統一。我們的新朋友納爾益杜夫同志的精神裡，也存在着這個。不是嗎，萊奧納，是的，我知道該把自己的錢投在哪裡……」

這位老人是愛說話的，尤其在夜間，他睡不着覺的時候。

達來望着窗口。天色的確更明亮了。他穿上血玉髓色的短褲。

「老實告訴你，萊奧納。我對這亞洲開始感到厭倦了。在立多，洗澡季節正在開始了。」

## 六七

富馬·葉哥羅維奇清醒過來了。他突然驚醒，好像是由於內心的激動。

某種無可救藥的事情已在世界上發生了。但什麼事情呢？

房裡照耀着大清早的強烈光線。但沒有陽光。也許太陽還沒有昇起來。

物件的碎片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房窗是破碎了，但她沒有帶進一點清涼。房內的空氣是熱的，靜止的。

虛偽的黎明的死寂籠罩着世界。這靜寂是很可怕的。一種強烈的，逼人的恐怖抓住富馬·葉哥羅維奇的心。一種無藥可醫的靜寂已經降落在世界上。

這靜寂支配着週圍幾千公里的無人之境。富馬·葉哥羅維奇明白了：在整個地球上，除了他自己，不再有什麼生物了——沒有野獸，沒有鳥類，沒有魚，沒有人，沒有微生物。

旅館是完全死寂的，荒涼的，孤獨的。富馬·葉哥羅維奇被人忘記了。

靜寂掛在一種不能忍受的，機械的聲音的可怕的高峯。這是從汽鍋管門逃出來的蒸氣的單調尖銳的聲音，飄浮着，消散着。

血液響亮清晰地敲擊着他的太陽角。牠的敲擊慢到可怕的程度，甚至在一擊與另一擊之間，一個走路很快的人能夠走完廊道的全部長度。

靜寂不停地在廊道上走曠着，像一個醫生。

我要死了，富馬·葉哥羅維奇想。

他的前額蓋滿了鑽而且黏的冷汗。消失着的紫色的黑暗從四方八面向他襲來。他用意志的極度努力戰勝了牠。

但正在發生着什麼呢？已經發生了什麼呢？他竭力回憶着，但他想不起來。他拚死命想着。最後他想起來了。

「嗎啡！」

他藏有嗎啡藥片的。但他拿過藥片沒有？他記不清楚了。地板上躺着一隻空酒瓶和一隻小銅杯。

在極度的恐怖中，他滾落在地板上，開始在破物堆中，在失却了一切意義的死東西中翻檢着。他在找尋藥片，但他找不到牠們。

靜寂掛在一種不能忍受的聲音的可怕的高峯。接着有另一種比他更高的聲音加入，於是又出現了第三種。

「嗎啡！我服毒了！那些藥片！天呀！」

他衝到窗前。

許多高得可怕的聲音交響着。

建築區的範圍一直伸展到地平線，牠的一切都被紅灰色的曙光照得清清楚楚。牠沒有人烟，沒有生命。

缺少力量，光輝和精緻的電燈和投射燈的無用的光線，懶慢地燃燒着，散滿了所能及的全部地面。這目所能及的全部地面罩滿了下垂的白色蒸氣的雲花。

建築區的靜止不動的景色，不斷地吼叫着，牠的密林似的全部汽筒悲歎着，像一架被撥動着琴鍵的風琴。

建築區所有機器的金屬的聲音一齊叫喊着。引擎，挖掘機，卡車，火車頭，曳引機，汽笛，號角。

這是幾千架機器的震撼心靈的交響曲？一種恐怖和失望的緊張的不斷的悲歎。

窗台上躺着那瓶藥片。

生命回來了！

富馬·葉哥羅維奇衝出房間。

一個擁抱着走廊盡頭的全部面積的房窗，面對着西方，在有橫格花紋的窗幔外邊，一種發亮的淡黃色的火幕堅定地昇了起來。人們沿着走廊奔跑，跑下樓梯。

富馬·葉哥羅維奇衝到窗前。他的影子沿着燃燒的走廊的全部長度跑來跑去。

在靜止的空氣中，響着尖銳狂亂的火災的警報聲。人可以聽見大火不停的怒吼和被火焰支配着木頭的格喇聲。

富馬·葉哥羅維奇坐在地板上，背靠着一直伸展到地板的火熱的玻璃窗。

他被一種不能抗拒的睡覺的衝動壓倒了。在孩子時代，他夜間常常在火車裡在他父親的臂抱裡睡覺。他不能移動一個指頭。

他看見人們在燃燒的工房前面奔逃。當他睡着了的時侯，他認得其中某些人。他微笑着，但他連微笑也很困難。麥加利，特利格，科爾尼耶夫，蘇娜·索爾達托娃，馬夏，都在奔逃着，他們手裡捏着錢子。他們開始掘着。他們在燃燒的工房週圍掘着。

一根水龍管子從紅色救火車上拉出來，水嘩嘩地響。但火焰撲撲出來，環繞着燃燒的建築物的全部闊度，像一片發亮的，美麗的，淺黃色的網。

火焰在圍牆裡怒吼，漸漸升高，直到跟天空融成一片。

帶着一種上好帆布的碎裂聲，事情從一種狀態變到另一種狀態，而在這種轉變中，熱度提高到可怕的程度，以致旅館的房窗都碎裂了。

富馬·葉哥羅維奇睡着了，在沉睡中，他在睫毛上感覺到黑暗的，燃燒的，毒辣的，喧鬧的大火的熱氣。

## 六 八

鐵樣東西都從自己地方移動開去。模樣東西都出發了。

就是帶芬尼亞來的那列火車，現在又把克拉娃帶去。

列車從東向西開去。

列車沿着太陽的路線前進。但太陽在牠去莫斯科的路上三次追上了牠。有三次，列車的影子落在後面，向東伸展着，抓住逃走的枯草，好像不能跟烏拉爾分離似的。

她咬着脹腫破裂的嘴唇，在晃動的窗跟鐵條蓋子上寫信。她寫了一封，再寫一封。她有時折斷了鉛筆尖，跑到車役跟前要削筆刀。

信是冗長，熱情，混亂的，用了許多縮寫，引伸號，虛線點，書名號，不正確的倒裝句和感歎號！信裡充滿了關於風景，搭客，天氣，車內發生的事件等等的美麗的描寫。信裡充滿了允諾，計劃，同情，眼淚，和蜜吻。

在每一個車站，那個有菱形領章的軍人，穿過季工們的群集，跑上前去，把她這些信扎丟在郵箱裡。

列車出發兩小時後，這位軍官已經知道了克拉娃的生活的底細。他知道了她那個不可能結合的粗魯的丈夫，知道了為她所熱愛的科爾尼耶夫，知道了她的女兒，知道了阿魯伯。她在陌生人面前不再覺得窘了，她公然哭泣着，沒有掩蔽她的臉孔，沒有揩拭她的眼淚。

他真正被感動了。他替她削鉛筆。他送給她郵票和信封，還給

東西在當時總是很缺乏的。

到了黃昏，全車的旅客對於她的命運發生了最熱烈的興味。她非常坦白，使人感動。這是一種英雄的坦白，簡直是一種懺悔。人們安慰她，給她娛樂。

那些德國人爲她開留聲機。她聽着黑人合唱班的狗吠一樣的歌聲，五絃琴的粗鈍的金屬般的聲音，大夏威夷六絃琴的厚顏無恥的悲泣——這一切來自另一個神秘世界的樂聲和歌聲。

她破淚爲笑了。她興奮起來，嗅着她的鬍鬚。她一邊哄笑，一邊哭泣。她羞於自己的既笑和眼淚而憤恨自己。開頭她更加憤恨自己的哄笑；而後來則更加憤恨自己的眼淚。

最初，放滿了鐵鏈和手囊的黃色山丘向四方八面伸展開去。剛剛掃盡了暴風雨的大草原閃着光輝，又熱又潮。跳動的雲塊在大草原上喧嚷。

一所流浪人的帳幕從一旁閃過，像被委在草上的一頂髒粗帽。

留聲機的發亮的黑色圓盤旋轉着，音針彈動着。閃光的唱片神秘地，深奧地發出語言。

黃昏到了。每一公里都失却了詳細的面貌，回到使人陶醉的大自然中了。第一次出現了樹木。

樹木！噢！克拉斯多久沒有看見樹木了呀，他覺得牠們是多麼可愛！她這樣久沒有看到樹木，怎能忍受得住呢？

最初出現了一兩棵樹。於是出現了散布在各處的小樹叢，被落日的餘暉披上一層金黃。樹木像排在隊伍後面的新兵一樣隨便行進着。接着，牠們一排一排，一連一連地行走着。於是在夜鶯的歌聲和哨聲中，又出現了團和師。

毛髮蓬鬆的飄旋的軍隊穿過高山。牠們正在回向家鄉，塗上紅色的榮耀。鋼鐵似的，藍黑色的雲塊橫在山上，像鎗砲一樣。

列車穿過閃光的雨網，穿過發亮的鳳尾草，彩虹，新鮮，真誠。

愉快的電燈在火車裡亮起來了。

我們像影子一樣從西移向東。

我們像太陽一樣從東回到西。

我們穿過烏拉爾山。

「……減低速度便是落後的意思，而落後者便挨打。但我們不願被人打。不，我們決不會被人打，這是舊俄國歷史，就是因為牠落後的緣故，牠不斷被人打。牠被蒙古的可汗打過，被土耳其的地主打過。牠被瑞典的封建領主打過。牠被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牠被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牠被日本的軍隊打過。

「牠所以被人打，因為軍事落後，文化落後，政治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牠所以被人打，因為這樣有利可圖，因為打擊沒有受到懲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再落後的原因。」

我們不能！我們不能！我們不能！

一所車站上的茅屋或一所換車的小屋。黑的和紅的。結緊着崖壁，像一個石化了的鐵塊。在牠上邊——是烏拉爾山上橫橫的羽箭。

黑色和紅色——進攻的顏色！一個炸藥箱上的警告牌！

一盞夜燈在空闊的車廂裡亮着，——一盞小小的藍色夜燈，現蒼色的燈罩稍稍染上一點玫瑰色的微紅。

黎明！列車穿過烏拉爾山。

路牌旋轉着，從右至左閃過車窗：「亞洲——歐洲。」

一個毫無意義的路標……

我要求把牠拿掉！

我們永遠不會再落在亞細亞了！

永遠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不會！

在草地上，在群山中，長滿了像小鴨一樣蓋着絨毛的黃花。

一個小小的月亮浮在碧空，像一個鈴蘭的小小的蓓蕾。



克拉娃的濕潤的臉孔，靠在一束濕潤的鈴蘭上。她透過鈴蘭窺  
着窗外。

失却了均衡的鈴蘭的枝條閃過電線木桿。

在車站上，孩子們賣着鈴蘭！到處是鈴蘭的氣味！

黎明充滿了冰冷的霧水！

清晰的叮叮聲從夜的喉嚨裡迸發出來。

夜鶯回叫着——澈夜回叫着，一直叫到黎明。

他們並不害怕列車。

一路充滿了鈴蘭和夜鶯。

烏發——沙拉托夫。

雲，起重機，籬圍，摩爾多維亞的無袖女袍，抽水機，環帶牽  
引車，梯形分光器，禮拜堂，回教堂的尖塔，集體農莊，村蘇維  
埃。

隨便什麼地方，不管你朝哪兒看，——從右到左，從左到右，  
從西到東，從東到西——都有牽着緊張電線的木桿在公開陣形中傾  
斜地進行着。

牠們像戰神一樣，七脚八手地向前踏着大步，把棋盤格似的影  
子丟在山上和樹林上，丟在樹叢上和河流上，丟在鄉村的草屋頂上  
。.....

我們永遠不會再落在亞洲了！

永遠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不會！

## 一（第一章）

本書作者給瑪革尼托哥斯克中央旅館六十號俄羅斯電訊社特約訪員A·斯馬良同志的信。

親愛的薩夏：

我剛剛接到你的信。它是從莫斯科轉來的。謝謝你對於我的懷念。特別謝謝你對於我的實錄的關心。

我應該說：我們的實錄。！

牠就要結束了。

你問：但第一章在哪裡呢？

我正在開始寫第一章。

照理，第一章是屬於你的，我親愛的朋友兼嚮導。

你教我在一顆雨點中看見一個花園。

第一章是一篇給你的獻辭。我恢復了冗長獻辭的傳統，但我也使牠更趨完成，我不把牠放在開頭。放在卷頭，誰也不會閱讀；我把牠放在卷尾，使人們不得不讀，因為牠包含故事的結局。

故事的結局決定於混合土的品質。

而混合土的品質非有七天不能決定。

我的實錄所包含的行動時間是二十四小時。

~~~~~  
總 指本書。——譯者

因此，如果我去瞻望七天後的事情，作品的統一性就要給破壞了。

能够解決這個困難嗎？

是的。解決的方法已經找到了。我把故事的結局寫在一篇獻辭裡，把獻辭放在末章前插，不把他放在卷頭。

在獻辭的大旗下，我把故事的結局放在適當的地方，同時使結構不致遭受破壞。

在故事結局的大旗下，我要強迫讀者閱讀獻辭，要他們記得你的名字，因為他是值得紀念和感激的。

那末，親愛的薩夏·斯馬良，你還記得你和我在清晨七點鐘穿過建築區，走到社會主義城裡中央實驗所那一天嗎？

正是本書裡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後七零。

我希望你不會因我在這章那裡「發明」了一二事物而責罵我。

以象為例吧。事實上並沒有象，這是我空想出來的。但他能够出現嗎？當然，他是能够出現的！非但如此，他還是應該出現的！而事實上沒有他，這完全是娛樂管理機關的錯誤，他不能够在建築區組織一個完善的遊藝場。

不過現在也許真有象了。果真如此，請來信告訴我。

至於其餘事物，我盡可能使牠們符合真實。

帆布門簾跟着我們從房裡飛到走廊。

我們連嘗試都沒有嘗試把牠們攔回去。這是不可能的。

牠們被房內的風掀起來，拍動着，飛舞着，疾捲着，憤怒着。

你和我對於牠們的行爲已經研究得非常透澈。我們只是粗魯地把房門砰的關在牠們上邊。牠們像灰色旗子似的掛在門外。

在小山上，人們正在炸着礦塊。輕重兩合的爆炸聲接連地響着。

空氣像一塊石板一樣輕輕碎裂着。

旅館大門口站滿了用柳條編成的烏拉爾馬車。牠們正在等待

着工程師們。馬尾巴揮動着。劃着薔薇花的車帽閃着光彩。有強烈的馬的氣味。

太陽光燃燒得像鏢條一樣快。透過浮塵的黑紗，寒暑表的水銀彈丸使我們眼花。

我們拚死命奔跑着。我們恐怕遲了。

浩渺而悶熱的空氣用亞細亞的火在我們臉上燃燒，帶着大草原和馬的阿摩尼亞氣。

塗着黑油的工房，頂在陽光中顏料，耐橡輪們上覆蓋着以太一樣。

在實驗所的清涼的地下室裡，擡漢着生石灰，水門汀，和砂的氣味。

在水壓機旁邊，站立着本書全體主要英雄，只除了納爾盆杜夫。

（當然無須對你說出他們的真姓名，你老早猜出他們了，而讀者也是一樣。）

科爾尼耶夫不耐煩地看着他的錶。他的鞋子是雪白的。他剛在輪們上邊塗過白粉。沒有一個污點減損了輪們耀眼的白光。

麥加利帶着不自在的解情，用手帕擦着他眼鏡的鏡片。

馬夏坐在水壓機對面的泥地上，兩腿盤在下邊，歐斯得里的眼鏡始終沒有離開水壓機。

伊舒勤珂走進來了。他坐在椅子跟前，打開大紀錄簿。

兩個工人僕着身子，端進第一個立方混凝土。他們當心地把輪放在機械的鋼盤上。他們慢慢抽起水來。

另一個鋼盤壓在混合土上。

麥加利戴上眼鏡，把瘦長的手指頭拉得彎彎，鼻子湊到機械的鋼盤上去，兩隻近視眼一動不動盯住牠。

工人們抽着水。機械上的箭頭帶着短促的彈動沙漏數字。牠很慢地，但又不能阻擋地移動着。

那一立方混合土堅定地抵抗着壓力。
突然，一條隱約的裂紋沿着牠的一角跑下。

「停止！」

伊舒勤珂走到機械跟前。

「一百二十。」

這一立方混合土每一方公分抵擋住一百二十公斤的壓力。這是超過應有的限度了。

伊舒勤珂不高興地走到檯子跟前，在簿子上記下數字。

「拿另一個立方來！」

十個立方都被壓過了。結果是大同小異。

塞米奇金走到麥加利跟前，很神氣地咳清喉嚨——咳……
……於是把濕潤的大手伸給他。

「喂，首長……我恭賀你，」他用重濁的低音說：「我們勝利了。」

「我們一塊兒耕田，」斯羅泡特金用圓熟的伏爾加口音說。

麥加利倦着身子，從地下室走到院子上，走進眩目的、悶熱的陽光裡。

馬夏在他後邊奔跑，兩手拍着潮濕的牆壁，拍着自己的膝頭，自己的鞋子，打着同志們的背脊和頭。

他喘不過氣來了。

大家都離開了時，伊舒勤珂走到電話機前。

「總站。接工廠辦公室。請納爾盆杜夫說話……哈囉！我是伊舒勤珂。是的。剛剛驗過。平均一百二十。」

「好。」

納爾盆杜夫準確地掛上耳機。

~~~~~  
● 俄羅斯諺語，一再出現在各個故事裡，意思是：為別人做的工作要求榮譽。

他抓起筆，在墨水池（牠現在恢復了普通的形狀）裡一浸，在拍紙簿的一頁上寫着：「因病告假。」

他的喉嚨緊緊綁着一方手巾。

我們在那天傍晚五點鐘又看到他。他坐在汽車裡——在去車站的路上。他靠在橙黃色大手杖的頭上，沒有看到我們的招呼。他沒有注意到我們。

車子開過第六段時，他同樣沒有注意到一張小小的新招貼：在一部手推車裡，坐着一個可怕的，有黑鬍子的人，腋下挾着一根橙黃色手杖，週圍是小樹，長草，一個空想出來的紅色太陽。

這一切都在七天後發生的。

但在我們實錄所終止的那天早晨，一切還是不確定的，使人不確定的……

哦，親愛的薩夏，在這一點上，但願你沒有什麼不同意。請原諒（獻辭的開頭也許有點倨傲，有點法國氣。

但實際上，我因為久留在巴黎的緣故，正開始受到一點影響。你記得我們關於巴黎的談話嗎？

想像！巴黎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我還沒有找到我所追求的事物，我所夢想的事物。但我已經找到某種更偉大得多的東西。

在巴黎我已找到歷史的感覺。

我們太年青了。我們還沒有獲得這種感覺。但我們某些先鋒思想家已經企圖在我們的內心喚醒這種感覺。

高爾基不斷重複着如下的指示不是沒有緣故的：寫工廠的歷史。寫紅軍的勝利，創造偉大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牠比「偉大」的法國大革命更偉大千萬倍。更光耀千萬倍。

但願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無比的，英勇的日子不會被人忘記。那怕是一件小事，甚至最細微的瑣事！

而且，無產階級少年突擊隊用以建立世界紀錄的約格牌混合土製造機，不是比斷頭台的生鏽的刀片（我曾在 一所陰暗的門房裡看

見過)更值得保存在未來子孫們的記憶裡嗎?

突擊隊員的汗衫，少年女共產黨員的頭巾和絲帶，突擊隊互相移交的紅旗，畫着烏龜或引擎的幼稚的招貼，破碎的帆布襪——牠們不是比丹東\* 的鑲色大禮服，笛茂林\*\* 的被推翻了的寶座，非力喬亞人的面罩，\*\*\* 洛伯斯庇爾\*\*\*\* 的毒手所簽署的逮捕令，女皇的最後信札，\*\*\*\*\* 褪色的三色帽徽，古舊而輕薄，像枯乾的花朵一樣的帽徽，更寶貴千萬倍嗎？

我緊緊握你的手，直到我再看見你——快了。

V. K寫於巴黎。

● George Jacques Danton (一七五九——一七九四) 法國大革命時雅珂賓黨的領袖，領導民衆暴動，主持革命的公安委員會，後漸消極，反對恐怖政策，爲同黨 Robespierre 所殺。——譯者

● ● Camil Demoline (一七六〇——一七九四) 國民會議議員，雅珂賓黨新聞記者。——譯者

● ● ● 罪人被絞時戴的。——譯者

● ● ● ● Maximillian Robespierre (一七五八——一七九四) 法國大革命時雅珂賓黨的領袖，自同黨馬拉(Marat) 爲王黨暗殺後，獨裁革命政權，厲行恐怖手段，殺丹東後，勢孤，爲敵黨齊龍特黨處死。——譯者

● ● ● ● ● 路易十六的后 Marie Antoinette (一七五五——一七九三) 爲奧國馬利亞·德里莎女皇之女，喜弄權，適民怨。一七九三年十月，在路易十六處死後九月爲革命法庭處死刑，其被控理由，爲在獄中以密書向奧求援干涉革命。——譯者

## 六九

天亮了。

他們站在電報局辦公處的小窗簾前。

芬啓支筆直地站著。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正在寫電報稿。

馬夏帶着一副可憐相站在旁邊。他一直緊緊跟着他們。他現在也在這裡。他移動着兩腳，越過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的肩頭窺視着，碰碰對方的臂肘。他的臉盤滿了煤炭——他一直在做滅火工作——看來像魔鬼一樣。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一邊對自己笑，一邊寫着：

「混合土工人突擊隊造成世界紀錄，戰勝哈爾科夫，庫士納茨克，一班做四百二十九作……」

馬夏從他背後很快地唸了一遍，請求道：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作家同志……隊長伊舒勤珂，監工衛斯坦。」

「不相干，我們不必寫上這個。」

「隊長伊舒勤珂，監工衛斯坦。」

馬夏幾乎在哭泣了。

「伊舒勤珂和衛斯坦，這是事實。你寫上這個有什麼損失呢？這是事實！」

「錢有損失。」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帶着教訓口吻說。「我們必須顧到政府的錢。」

馬夏不知道怎麼辦好。他在一個地方旋轉着。他絕望地揮動着



翔臂。

「這是事實。」他吸聲低語道。

「真要寫上隊長伊舒勤珂，監工衛斯坦嗎？」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問芬啓支，而且向馬夏瞟眼睛。「但這是值得的嗎？那是一個問題。」

芬啓支嚴肅地看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

「寫上吧，喬治·凡西里耶維奇，」馬夏低語道。「你顧慮什麼呢？報館會付錢的。寫上吧。」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伏在檯子上。

「好的。算你勝利。就這樣吧！隊長伊舒勤珂。我把他寫上。」

「還有——我呢？」

馬夏顯得很矮小，牛蒡似的耳朵，正如一個學童。他帶着活潑的和討好的神情說，像對教員說話一樣。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你肯把我也寫上去嗎？」

「你跟這有什麼關係？」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沉靜地說。

「我跟這有什麼關係嗎？我？但還有誰跟這有關係！」——馬夏衝到馬夏的臉上來了。他喊道：

「喬治·凡西里耶維奇，滾你的眼！不要使我罵人！當然我要請你原諒……」

「好的，好的，」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用安撫口吻說。「我剛才跟你開玩笑的。你不高興開玩笑嗎？」

他連忙寫下：

「隊長伊舒勤珂，監工衛斯坦。」

馬夏從他背後讀着自己的名字，但他沒有離開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直到他親眼看那疲倦的女書記拿過電報稿，用鉛筆數好字數，寫了一張收條，用長柄圖章敲上印子。

於是他叫道：

「好，我走了，同志們！」他顛顛倒倒地滾下樓梯去了。

「什麼樣子呀！」喬治·凡西里耶維奇喊道，抓住芬啓支的臂膀。「記住這個，年輕人：「混合土工人突擊隊造成世界紀錄：戰勝哈爾科夫，庫士納茨克，一班做四百二十九作。隊長伊舒勤珂，監工衛斯坦！」荷馬！「伊利亞特！」」。

從籠罩着炸藥的白烟的山背後，太陽現出來了。臉已經像中午一樣白，一樣熱。

伊舒勤珂衝進產科醫院的病房。

人們不讓他進去。

在黑板上，在伊舒勤珂這個名字的對面，寫着不能理解的文字和數字：

「男孩子，3½公斤。」

一個年紀相當大，穿着護制服的婦人把伊舒勤珂推出門廳。

「去，去！過兩三天再來。你現在不能進去。」

伊舒勤珂的臉孔是浮腫的，不安的，暴躁的。頭髮披在前額上。

「你怎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伊舒勤珂喊道。「這算什麼意思呢，我不能看自己的孩子？」

「去，去！」

「我是造成世界紀錄的突擊隊長！從本年起，我是一個黨員了！」

「檢點檢點你自己吧！你能够造成世界紀錄，但你不怎樣檢點自己。」

婦人微笑，沉靜地把這位隊長領到門外。

「伊利亞特」是歐洲古代的詩人荷馬，描寫特洛伊戰爭的史詩。此處言混合土工人突擊隊建立世界紀錄的工作過程，如同一首史詩。——譯者

「停停，」伊舒勤阿說。「等一下，告訴我一件事情。他在哪裡——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男孩子，男孩子。三又二分之一公斤。」

「三又二分之一公斤？」伊舒勤阿疑惑地問。「重量不會不屬嗎？」

「剛生下來，輕重了。」

伊舒勤阿出到街上。他繞着醫院的病房走。他從窗口窺視進去。窗片閃着刺目的白光。他看不見什麼。

但在一個窗口裡，出現了一個形像。這是芬尼亞。芬尼亞的臉孔緊壓在窗玻璃上。她的鼻子，前額，下巴，都窩成一個亞哥比銅幣一樣了。她那發亮的珍珠色的牙齒閃閃有光。她抱着一捆東西。她舉起這捆東西，給她丈夫看。

透過忍受不住的玻璃的閃光，伊舒勤阿看見一個紅紅的小臉，有朦朧的茫然的小眼睛，又圓又腫，像杜松果。

隊長用兩手做着手勢，叫喊着什麼，但芬尼亞沒有聽見。她被人拉開去了。一個年紀相當大的婦人斥責着她。

伊舒勤阿走到一旁，在房子的影子裡坐下。淚水使他興咽起來了。他不明白這眼淚的原因，也不懂得牠的意義。

太陽光燃燒得倏忽一樣快。

鬧鐘開始在麥加利的房間裡響響起來，六點半。鬧鐘像一罐街菓一樣噹噹地響。

燃燻般的蠅子一團一團擁集在鬧鐘的周圍。蠅子成群結隊地爬過黃色的紙頭。

鬧鐘噹噹地響着，響着，響着，直到響響乏了。沒有人阻止牠。

麥加利正同蘇娜·索爾達托娃坐在旅館附近一條長橋上。他們等待着飯室開門。麥加利用自己的大手摟住她的手。他捏着她，好像捏着木匠的錫一樣。他正在想着那些要在七天內被試驗的混合土樣品。不能忍受的烈日照着他們駢背的，疲倦的臉。麥加利幾乎睡

看了。他的頭在擣着。他困難地抵抗着甜蜜的昏迷的襲擊。

芬啓支從旅館的門口走出來。他走向麥加利。

昏昏欲睡的麥加利看到那份擄在這位特約通訊員的皮衣袋裡的新報紙。

昏昏欲睡，隱約微笑着的麥加利問道：

「哦……什麼地方？」

「在乞畧賓斯克曳引機廠！」芬啓支喊道。

「多少作？」

「五百零四……」

一九三二，於莫斯科。

（完）

## 卡泰耶夫及其代表作

「時間呀，前進！」 · 戈寶權，

「時間飛逝着，每分鐘都在改變着它週圍的空間的形貌。」  
——本書第二〇四頁

「時間不等人，時間在奔跑，必須追過它。」

——本書第三四三頁

卡泰耶夫的名字，對於我們的讀者們已不能算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了。還遠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譯過他的「盜用公款的人」，繼而又有人譯了他的劇本「裡方外圓」，而曹靖華先生所譯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則更成了我們讀者們最愛讀的一本書。現在我先將卡泰耶夫的生平及作品介紹於此，然後再來講他的代表作：「時間呀，前進！」

卡泰耶夫是蘇聯現代的名作家之一，全名是華倫丁·彼特羅維奇·卡泰耶夫（Valentin Petrovich Kataev）。關於他的出生和年月，他在「自傳」的一開頭就這樣寫道：「我於俄曆一八九七年正月十六日，誕生於奧得塞的一位教員彼特·華西里耶維奇·卡泰耶夫的家裡。」一九一五年時，他就離開了中學，參加了歐戰，在砲

兵隊裡面當一個志願兵。在前線上的時候，他曾受過兩次傷並且還會中了毒氣。後來又投入紅軍，參加內戰，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他曾在南俄通訊社裡面做過宣傳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即從南方到了莫斯科，從此就定居下來從事寫作的的生活。

講到他的寫作生活，他在自傳中也這樣寫道：「寫作開始得很早，幾乎從七歲就開始了。」革命之前，他常為「奧得塞新聞」及「全世界」，「覺醒」，「海濱」等幾種刊物寫稿；在革命及內戰的時候，他並沒有停止寫作；革命之後，則是「赤新地」，「新世界」，「三十天」等許多文藝雜誌的一個經常撰稿人。在他的主要的作品中，計有三個長篇：「盜用公款的人」（一九二五——二六年），「時間呀，前進！」（一九三一——三二年），「孤帆兒閃着白光」（一九三六年）和一個中篇「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一九三七年），此外還有幾個劇本，最著名的一個就是「遠方外圍」了，卡泰耶夫的作品也已經改編為話劇和電影，出現在舞台上和銀幕上。「孤帆兒閃着白光」在我國放映時，改名為「霧海孤帆」；「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的原片名是「一個兵士從前線歸來」，在我國開映時則改名為「孤村清劫」。由於他在作品上有着卓越的成績，特別是在「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一書出版之後，他曾於一九三九年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獎的「列寧勳章」。

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卡泰耶夫也正像蘇聯所有的作家一樣，參加了這次偉大的愛國戰爭的工作，他已寫過不少的短篇及報告的文字，發表在蘇聯的報章雜誌上。

## 二

卡泰耶夫的創作，也是經過了一條長的路程的。而他的長篇「時間呀，前進！」經常是被視為他的創作的兩個時期的交界石。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還是徘徊在一個狹窄的圈子裡，他還沒有找到真正的題材和人物，他還沒有確定他對於事、物和人的態度。

。他認為「生活是美麗的」，「生活是公正的」，但他的作品中的主人翁們又是那樣無力去抗拒生活的不幸，和去改變生活。這在他早期的小說：「父親」（一九二二——二五年）和「冬天」（一九二三年）中俱可以看出來。葉爾米洛夫在「論卡泰耶夫的創作」中曾經這樣寫道：「卡泰耶夫的第一個時期的作品，在它們的主題，動機和題材上，都是傳統的。小說的內容是發生在蘇維埃的時代。但是新的材料則又是中立而未被採用。」（見「赤新地」一九四〇年第二期）

這樣到了他一九二五年所寫的一篇小說：「織地翁·茹科夫」發表時，方是他的創作之路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篇小說中，他描寫一個參加一九〇五年「波喬姆金獸鬪艦」起義的水兵，和其他七百個水兵同逃到羅馬尼亞去，他在當地做過醫員，最後因為懷痛心切就逃回俄國，生了病和掉到警察手中去。這篇小說和他以前的作品內容是截然不同了，特別深得到讀者們的歡迎，而這篇小說中的主人翁茹科夫，後來也會多次的出現在他的「孤帆兒閃着白光」一本小說中。在這之後，他寫了一本諷刺的諷刺的作品「盜用公款的人」和喜劇「裡方外圓」，題材雖然是新的，但他還沒有能超出他過去的圈子和視野。

一九三二年，他的第一本大的長篇：「時間呀，前進！」出版了。這是他的創作之路的一個分界，一個新的起點，同時這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這部作品中，他拿社會主義的建設來做主題，他首先響應了高爾基號召：「去寫工廠的歷史，」寫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錄」。這本小說的內容，也正像它的名字一樣，告訴我們在這個偉大的建設中，時間是起了怎樣的作用。卡泰耶夫在第一章獻給俄羅斯電訊社特約訪員的信中說道：「你致我在一顆雨點中看見一個花園，」那麼我們在這個偉大的建設的每分鐘中都看到新的奇蹟和新的人的誕生，並且每分鐘中都在奠定了一個新的事業的基礎。

從這部作品起，就展開了卡泰耶夫的創作的新的路程，這種情形特別是表現在「孤帆兒閃着白光」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兩本小說中。

「孤帆兒閃着白光」這個題名，是取自萊蒙托夫的一首同名的詩的首句，內容則是描寫一九〇五年奧得塞地方的大革命的情形的。其中描寫了兩個兒童：一個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畢迦，一個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捕魚童加甫里克，他們兩個人是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加甫里克在生活上更給了畢迦很大的影響。當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浪潮蔓延到奧得塞的時候，「波喬姆金戰鬥艦」起義了，畢迦偶然在途中碰到了一個起義的水兵茹科夫，由於這種友誼和當時的革命浪潮，他也走進了新的鬥爭的生活中去，和加甫里克同參加了起義，做運送子彈和散傳單的各種工作。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則是拿烏克蘭的內戰來做主題的。小說的一開始的第一句就是：「一個兵士從前線歸來。」從這個地方起，就開始了兵士柯特科和他久別的愛人蘇菲亞的一段可泣可歌的戀愛故事。兵士柯特科是一個貧農，他愛上了一個富貴台加琴科的女兒蘇菲亞；正因為這樣，他有一次救了台加琴科的生命，條件是台加琴科發誓允許將女兒嫁給他。當歐戰停止後，柯特科「從前線上歸來」，他就去求婚，但是台加琴科却把自己的女兒許給他所隱藏的一個沙皇軍官——地主克倫伯夫斯基。他們當時的計策，是想把柯特科和蘇維埃政權一齊消滅掉。就在這時候，德國的軍隊又侵入了烏克蘭，柯特科投身到游擊隊去，當他聽到蘇菲亞被強迫和克倫伯夫斯基在教堂中舉行婚禮的時候，就帶着武裝去劫親，結果是失敗了，並且被德國軍隊捕去和判決死刑。正當這個最緊張的關頭，蘇聯的部隊趕到，不僅擊退了德國兵，還使得柯特科和蘇菲亞能重新團圓。初看起來，這是個「大團圓」一類的題材，但我們從此却看出一個真理：就是個人的幸福和解放，是和整個民族的幸福和解放分不開的，同時也看出：只有用勞動人民的集體力量，才能



爭取到這個幸福和解放。至於這本小說的題名，是取自蘇聯紅軍的一句誓詞：「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這句話，現在是響在蘇聯每一個人民的心中和事業中。

在這兩本小說中，卡泰耶夫不僅顯示出他寫作的技巧，文字的明朗，清麗，同時也表現出他作品中的新的力量，新的內容。它告訴我們卡泰耶夫怎樣衝破了初期作品的狹窄的視野和圈子，投身到廣大的人民中間去，投身到激烈的生活中去，而再用自己的筆和人民的語言，來把人民的事情表現出來。也正因為這樣，卡泰耶夫成了蘇聯人民的最敬愛的作家之一。

除此之外，卡泰耶夫還開始在寫一個新的長篇：「曠野中的田莊」。

### 三

現在我再來介紹「時間呀，前進！」這本代表作。

卡泰耶夫的這本代表作，是完成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內容所描寫的，則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中瑪格尼托高爾斯克建設的情形。作者在小說中雖然始終沒有一次提起瑪格尼托高爾斯克這個名字，但我們是不難猜想出來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帝俄本來是一個落後得可怕的國家，而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將這個技術上落後的，並且往往是中世紀的技術的國家，移轉到新的技術和新的軌道上去，和將一個「亞洲式的」國家，變成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的工業的國家。這一個計劃，要使得蘇聯有最最新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要使得蘇聯的農業，「從使用木頭的馬飛躍到鋼鐵的馬。」那麼，怎樣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呢？怎樣才能保證這個任務的勝利呢？一個最重要和必要的蹊蹺，就是「速度」的問題。斯大林會這樣向社會主義工業化工作人員們說過：「……減低速度就是落後的意義，而落後的人便被挨打。……這就是舊俄的歷史。」正因為這樣：「黨在實現五年計劃

和組織工業建設勝利的時候，就實行了以最快的速度發展工業的政策，黨好像在鞭策國家似的，督促了它向前突飛猛進。」在這種「加快速度」的號召之下，瑪雅科夫斯基的一句詩：

「時間呀，前進！」

就成了當時的一句最有力量的口號。卡泰耶夫現在採用了這句話來做他的小說的題名，只從這樣一個題名，我們就能知道全書的內容和題材了。

這本小說，用卡泰耶夫的說法，「應該是本實錄，」它描寫了一個新興的工業的誕生和成長的一個場面。從書的容量上看起來，這是本將近五百面的大書，但是它「所包含的行動時間，只是二十四小時，」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新的奇蹟在不斷地產生，新的人物，新的英雄在不斷地成長。它也告訴我們：那些趕上時間和跟着時間飛馳的人，是在前進着；那些落在時間後面或者想拖住時間的人，是落後了以至被淘汰了。

當我們打開小說的時候（從第二章起，第一章在卷末），我們已置身在一個新的工業區中：「在一年半前，這裡完全是一片荒漠——一片荒野焦燥的大草原。沒有人烟。沒有一點活氣的山。鷹鳥、暴雪，離最近的鐵路線有一百五十公里。離最近的市鎮五十公里。……但現在怎樣呢？奇蹟……」到處是鐵路線，建築架，襯托在蔚藍色的天空上。……到處是充滿了喧嘩，轟響，金屬的銳鳴聲……到處是人，「新到的工人們坐在鋪蓋上和手提包上。……每天還是有新的工人到來！……」

小說的主題，在它的第一頁上就顯明地展開來了；哈爾科夫城的混合土工人們打破了全世界的紀錄，在一班工作的時間之內，完成了三百零六作混合土；當瑪格尼托高爾斯克的混合土工人們（雖然書中沒有一處地方指明這是發生在瑪格尼托高爾斯克）知道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就決定要「擊敗」哈爾科夫的工人們。但在這時候，小說的發展稍微停滯住了，因為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和英雄，同時

又是混合土的工程師麥加利，正等他的妹妹卡加從莫斯科打長途電話來，報告關於加速高等混合土的生產的最新的推算法。這是一個非常難挨的時間，最後電話終於接通了，「在莫斯科時間是十點鐘，在另一個地方的時間是十二點鐘，彼此相隔好幾千公里的距離，兄妹們互相談着話。他們的聲音從歐洲飛到亞洲，從亞洲飛到歐洲，淹沒了太落後的时间和太遲鈍的空間的頑固的吼聲。」同時，在這個時期中間，反對加強速度的敵人也出現了，這就是值日總工程師納爾盆杜夫，他認為一切工作都只能按照機器製造家所規定的數字工作的，任何一種加強工作速度的企圖，都是一種「英雄主義」，都不是在「建設」，而是在「競技」。最後麥加利向伊舒勤珂的一隊人發下了命令，開始了和哈爾科夫混合土工人們的競賽，「混合土工人的隊伍——是砲隊——在工作着……。它的首長——是砲隊長……。技師是砲手……」工作的結果，是瑪格尼托高爾斯克的工人們在一班的時間之內做了四百零兩作混合土，因此戰勝了哈爾科夫和庫士納茨克的工人們，但在這一天的二十四小時結束的時候，新的消息傳播出來了，乞畧賓斯克的工人們又打破了這個新紀錄，五百零四作。這也就是整個小說的概畧。

當我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我們的心也在激動着，飛奔着，跟時間在前進。從這本書裡面的描寫，我們也感覺到一切都在飛馳瀾，奔跑着，無論是時間，是人，是風景，「樣樣東西都從自己原位移動着。樣樣東西都在行走。樹木在行走。樹林涉過泛濫的河水。」除去小說的本身在按照着線索發展之外，甚至連許多側面的描寫，也幫助了小說的發展，告訴了我們時間的速度，在飛速地進展着。監工科爾尼耶夫的妻子克拉娃要回莫斯科，回到她的第一個丈夫那裡去，但在工作這樣緊張的時期中，他怎樣都找不到一個時間能和他的妻子相會，去勸慰他的妻子，而克拉娃已買好莫斯科的車票，馬上就開車了。只有在車子啓行之前他才趕到，什麼都不能挽回了，「他是絕望了。」另一個例子，就是伊舒勤珂的妻子芬尼爾

從烏克蘭趕到這荒漠的地區中來，當伊舒勤珂正準備上班去「擊敗」哈爾科夫工人的時候，他的妻子快要臨盆了，他用盡了一切的力量，僱了車子送芬尼亞到產科醫院去。時間在飛逝着，芬尼亞在陣痛之中煎熬着，當伊舒勤珂趕到工作場的時候，已是快上班的時候了。

但是也有些側面的描寫，是拖延了時間的；正因為它們是拖延了時間，使得我們更感覺到時間的飛馳和迫切。當伊舒勤珂班正準備「擊敗」哈爾科夫的工人們的時候，兩個混蛋賽恩珂及柴吉羅夫在開小差，跑到鄰近的市場上去賭博和吃酒，忘記了他們的崗位。還有一個緊張的關頭，就是當伊舒勤珂班工作到最高點的時候，忽然自來水的龍頭斷水了。「沒有水！每一秒鐘都要計較的。世界的紀錄建立在每一秒鐘上。世界的紀錄掛在一根髮絲上。……」而負責水的是「少共真裡報」補充站的塞米寄金，他斷水的理由，是怕水用過預定的分量沒有人負責算賬，但他却忘記了這個斷水的一瞬，正是「千鈞一髮」，整個的世界紀錄都是有鑒於此的。

卡察耶夫不僅善於用這些正面和側面的描寫，顯示出時間的進展，同時更在小說中顯示出兩種對立的人來！一種人是珍視時間和理解速度的，一種人是對於時間和速度好像是理解的，但事實證明了他是茫然的。這兩種人的最顯著的代表：一個是麥加利，一個是納爾盆柱夫。在他們兩個人的鬭爭中，除了時間和速度的問題之外，還提出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問題，這就是技術和幹部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兩個人吧。麥加利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並不是隨隨便便的人，也不是「心不在焉」的人。剛剛相反，麥加利是嚴格的，細心的，頭腦很精密的人，他有非常好的記憶。……在他，時間不是抽象的觀念。他和時間沒有真正不協調的地方。他們倆一同前進，沒有誰落後，也沒有誰上先，膝頭並着膝頭，像兩個奔跑者一樣，或像奔跑者和他的影子一樣，憑飛閃過去的眼睛和

手掌認識秒數。」但是納爾盆杜夫是個怎樣的人呢？「納爾盆杜夫帶着不合意的冷淡和高級外科醫生的自信，聽取報告和發布命令。他的決心和措置非常迅速，好像牠們都是現成的，牠們顯示他是一個頂括括的工程師和學院傳統的執行者。他的敏銳和決斷力是根據正確的法則知識；關於法則的不變性和不可侵犯性，他自己從沒有懷疑過，也不准其他任何人懷疑。」他對於麥加利的態度呢？「他痛恨麥加利。人家把麥加利看作最好的首長，看作工人們的偶像，看作建設區的寵兒，他不能原諒這種名譽。因為跟納爾盆杜夫比較起來，麥加利到底算什麼東西呢？一個粗魯而盲幹的腳色，一個速成的工程師，一個煽動家和過激份子，他爲要獲得誇手的生產效果而忽視理論！」

但從這樣的性格的分析上，我們已能看出兩個人的面影，而他們兩個人對於建設和技術的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麥加利是一個實事求是，深知道掌握技術，時間，速度及幹部的人，但他又不爲這一切所限制住。納爾盆杜夫則是一個保守陳規，執行學院傳統的人，認爲一切技術條件是不可變的和不可侵犯的。當麥加利說「可以試一試」時，納爾盆杜夫是說「事情不能做」。現在先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爭論吧。

在和哈爾科夫工人競賽的這一點上，麥加利是先作過許多週密的考慮的，他在和科爾尼耶夫的談話中這樣說過：「無論如何，必須注意幾點。第一，人力的配置。第二，材料。第三，運輸。第四，緊急修理。我希望你注意這些。此外要向黨員們用工夫。要巡察勞動前線。要稍稍走一點路。……」但他也並沒有忽畧了技術上的問題，他要他的妹妹卡加去看斯馬倫斯基教授，他還那樣仔細地研究了「爲工業化報」上的文章，就是一個明證。他並沒有忽視機械的工作能力，但他也並沒有被機器製造家及學院的教條所限制住。他知道在工作的合理分配之下，是可以將機械的力量發展到最高點的。經過了這一切慎密的考慮，他才讓伊舒動珂的一班人去作試驗

。但是納爾盆杜夫剛好相反，他是一個嚴守陳規的人，他認為和哈爾科夫人的這種競賽，「都是全然的愚蠢和技術的無知。這是建設，而不是競技。」他又說：「這是種對於工藝學的無知的證據。」他的論點是這樣，每種混合土製造機都有着這些機器的商行所提供的說明書及標準，而違反這種標準去加緊機器的工作，則「完全是一種技術的玩意，一種手藝，一種競技。」他始終固執於一點：「機器有一套說明書的——製造家的正式說明書；」此外他又固執於另一點，說「教科書」上的規定：「不滿兩分鐘做一作混合土，是違反規則的，」但他却不知道說明書正是些「罪人」寫的，而「教科書」也是「每年都被修正着，補充着的。」最後納爾盆杜夫氣憤到極點了，他對麥加利這樣憤憤地說道：「你儘可把你的奸雄主義留給自己。我現在要你注意下一件事實：你們正在加速用外匯買來的外國機器的損壞，而我們碰巧沒有許多錢可以亂丟。」

麥加利和納爾盆杜夫的鬭爭，在蘇聯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上是具有着深刻的意義的。納爾盆杜夫認為麥加利的一切，都是違反科學的公認的傳統的，但是麥加利却說：「科學應該用辯證法的眼光去看。昨天某些科學假設，今天已經成為公認的事實了；而今天某些公認的事實又不適用於明天，成為過去的陳跡了。」同時麥加利更知道怎樣去組織和分配工作，怎樣去善於運用幹部的積極性及熱忱，才能保證工作的完成和超過原有的計劃。「他相信要加速一架混合土製造機的工作，就必須加速一切跟混合土生產工作有聯繫的機器的工作。……」這我們從伊舒勤珂班的工作，從最細微的工作，從木頭的鋪道，從用水衝掉鋪道上的污泥，從將漏斗與瀆水機的槓桿連在一起……從這一切的動作上我們都可能看出來。伊舒勤珂一班人的試驗，證明麥加利的試驗是成功了，而實驗所的檢驗，也證明了麥加利的成功。這時候，失敗的再不是麥加利，而是納爾盆杜夫了。

麥加利的試驗，他對於運用技術和組織幹部的觀點，是後來蘇

聯建設中「技術決定一切」和「幹部決定一切」兩個口號的最好的表現，也可說是後來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先聲。我現在不妨節引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一段演說，來作證明罷：

「我已經說過：斯達哈諾夫運動不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而是正如大水決堤一樣突然爆發式地發展起來的。顯然的，這一個運動必須冲破某些堤防。會有人妨礙了它，會有人拘束了它，而這個斯達哈諾夫運動既已經把精銳積蓄起來，就冲破這些堤防而汎濫於全國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究竟是誰妨礙了它呢？

「妨礙了它的，就是舊技術定額以及站在這些定額者背後的人們。幾年以前，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根據我國男女工人當時的技術的落後性規定了相當的技術定額。自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幾年了。在這幾年中間，人材已經長進並獲得技術的素養了，而技術定額却仍舊沒有改變。當然，這些定額對於我國的新人材是陳舊不堪了。現在大家都在責罵這些現行技術定額。可是，這些定額不是從天空裡掉下來。而且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當時把這些技術定額規定得太低。問題首先是在於：當這些技術定額已經陳舊的時候，却還有人企圖把這些定額當作現代定額保留下去。人們拚命以我國男女工人的技術落後性為根據，以這種落後性為方針，以這種落後性為出發點，以至於竟開始拿這種落後性來耍把戲。可是，如果這種落後性已經成了過去，那又怎麼辦呢？難道我們應當崇拜我們的落後性，把它奉為偶像，奉為神物嗎？如果男女工人已經長進並獲得技術素養，那又怎麼辦呢？如果舊技術定額已經不合實際情形，而我國男女工人已在事實上超過它們五倍以至於十倍，那又怎麼辦呢？難道我們會賭咒發誓，說要盡忠於我們的落後性嗎？同志們，我們似乎沒有這樣幹過吧？難

道我們指望我國男女工人永遠仍然以落後爲出發點嗎？我們好像未曾以此爲出發點吧？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我們沒有充分的勇氣，來打破我們某些工程師的保守主義，打破舊傳統和舊定額，以便給予工人階級新興力量以廣闊的活動場所嗎？

「有些人在那裡談論科學。他們說：科學的原理，技術指南和技術規則的原理，是與斯達哈諾夫工作者關於新的更高技術定額的要求矛盾的。可是，試問這裡是說那一種科學呢？科學的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竟和實踐斷絕關係，竟和經驗斷絕關係，那還算是什麼科學呢？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某些保守主義同志所形容的那樣一種東西，那末它對於人類就早已是等於死物了。科學之所以叫做科學，正是因爲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動過時的舊物，却很仔細地傾聽實踐和經驗的呼聲。」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爲：如果我們那些已經遠遠落在斯達哈諾夫運動後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豁然悔悟，不再去繼續拘束舊的技術定額，而是認真來改變態度，用科學精神，用新的斯達哈諾夫的精神來改變態度，那就很好了。」

我們在卡泰耶夫的作品中，還可以看到描寫「美國精神」的地方。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最迅速的國家，在美國有一句流行的諺語：「時者金也」，更可說是這種精神的最好的表現。在卡泰耶夫的這本小說中，有兩位美國人是值得我們提及的：一位是美國有錢的遊歷家雷·勞伯先生，一位就是在當地的美國工程師雷瑪·葉哥羅維奇。雷·勞伯先生是「疲倦」於技術和速度了，當他參觀當地的建設工程時，「他倦怠地閉上眼睛。那樣多的數目字。那樣多的技術。那樣大的規模。不好！人類顯然失去了心靈！技術是世界上最大的魔鬼。他很早以前就獲得這個結論了。很久以來，



他一直想寫一本關於這事情的驚人的書。他總有一天要把它寫成。書的內容是關於技術給與人類的破壞力量。對於機器的咀咒。」他是厭倦了那種資本主義的高速度的生活了，他想「回返到自然」，「回返到原始的單純」。而富瑪·葉哥羅維奇則是「美國精神」的另一種代表，他有着求實的精神，工作的勇敢，他深知道技術和速度，但是他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目的，就是積蓄一大筆錢再回到美國去。「十年以前，他就離開美國，到外國找錢。……在美國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他曾經窮得可怕。……於是開始漂泊了，他不拒絕任何條件或任何契約。他到處工作着：在中國、在印度、在葡萄牙、在蘇聯。在他積錢的期間內，他不管在什麼地方工作，爲誰工作。他把他自己的薪金分成兩部份。一半存在銀行裡，另一半寄到家裡，除去他自己很少的生活費。他自己連最需要的日用品也不大買，但這並不影響他的性格。剛強相反，他隨時隨地都很愉快，果敢，熱愛生活，健康。在他面前是財富和幸運的閃光的遠景。」時間對於他等於金錢，他積蓄錢的速度是可以和時間的速度相衡的。但是他的「閃光的遠景」並不遠，他所存款的一家美國銀行倒閉了，他從此就失掉了生活的意義。卡泰耶夫用很巧妙的形式和筆法指出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中所產生的罪惡，但他却又指出了「美國精神」中的好的一面，這也是蘇聯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所珍貴的一點，這就是時間和技術的觀念，而這個觀念的最好的一個標語，就是：

「時間呀，前進！」

此外，我們從卡泰耶夫的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無數的人在隨着時間前進，我們也看見了無數新人的誕生。卡泰耶夫這樣寫道：

「……有些人依舊害着癩癩病，精神錯亂。有些人對於新生活多少有點習慣了。他們的粗糙的稜角已經磨光了。另有些人則狂熱的工作着，把世界上別的一切事情都忘記了。……有

些人已經把部隊當作自己的家庭；有些人現在回想着他們已經生活過來的冬季，好像回想着某些傳奇中的遠征一樣——那大草原中的烏拉爾的嚴冬，落着冰點下四十度的暴雪，他們在一個地段上不歇氣地工作了二十四小時——他們像戰士們回想着他們以前的戰鬥一樣，對於凍僵了的手指，像對於榮譽的創傷一樣覺得自傲，每次回到宿舍去，好像從戰鬥中回來一樣——對於這些人，建設工作是一種戰鬥；每班工人就等於一排士兵；伊舒勤珂是他們的排長；宿舍是營房；地坑是戰場；混合土製造機是野戰砲。他們全體——這些和那些，還有別的——都是同志，兄弟，同樣年紀。

「時間飛過他們。他們在時間中變化着，像在進軍中變化着一樣。新兵變成了老戰士，戰士變成了英雄，英雄變成了領袖。」

在這些人當中，伊舒勤珂是個代表的勞動英雄，在他突破了哈爾科夫的紀錄後，他被黨的組織接受了成爲一個光榮的黨員。在這個人的身上，我們看出了新的社會中的新人的誕生，和看出了新的人的新的樂觀主義。卡泰耶夫這樣寫道：

「他跑到烏拉爾區。……他到那裡做一個季工，一個苦力，積錢。最初，他想念着家鄉，這裡也是一片大草原，但這是陌生的大草原。這裡也有星星，但它們是陌生的星星。這裡也有歌曲，但牠們是熟悉的歌曲。但工作是偉大的。他慢慢習慣起來了。他開始打下決心。他變成了一個突擊隊長。他怎樣變成一個突擊隊長，他記不清楚了。好像他一輩子都是突擊隊長，好像他生就是一個突擊隊長。」

當他想到一切即將建起的東西：電池、鑛鐵爐；熔鐵要流動起來被煉成鋼，鋼又要變成鐵軌、貨車、鋸子、斧頭、犁、機器……的時候，他想到：

「要使生活愉快，光說好聽的話還是不夠的。這是不夠的

。需要鋼、鋼、鋼！鋼將造成一種新的愉快的生活，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一種從未見過的生活！」

「現在，伊舒勤珂睜開他的眼睛，生平第一次俯視着時間的全部長度。牠流得太慢了。但他爲他而流，過去是爲未來而流。」

「而它牢牢地捏在他的手裡。」

在這個建設的過程中，不只是誕生了無數的新人，甚至連人和物的關係都改變了，卡泰耶夫用了作家喬治·凡西里耶維奇的嘴，講出了這樣的話：

「在半小時內，他比過去三天內懂得更多的東西。他覺得建設（Construction）不單是僅僅有一個大寫字母C的建設（Construction）了；人民不再是單純的人民了；大草原不再是單純的大草原了；山不再是單純的山了；機器不再是單純的機器了。人和物獲得到了一種可觸到的相互聯繫。他們不再是無名無聲的了。」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是不難知道卡泰耶夫這本名著的價值了。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之一的「實錄」，是蘇聯文學中的一首碑石似的作品。它所刻劃出來的，是新的歷史的現實；它所創造出來的，是像麥加利和伊舒勤珂這樣歷史上的新人，而這種新人，是只有在人感覺到自己是生活的創造者，是時間的主宰的國家和時代中才能產生出的。

卡泰耶夫在這本小說的第一章（卷末）中寫道：

「高爾基不斷地重複着如下的指示，不是沒有緣故的：寫工廠的歷史。寫紅軍的勝利。創造偉大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牠比「偉大」的法國大革命更偉大千萬倍，更光輝千萬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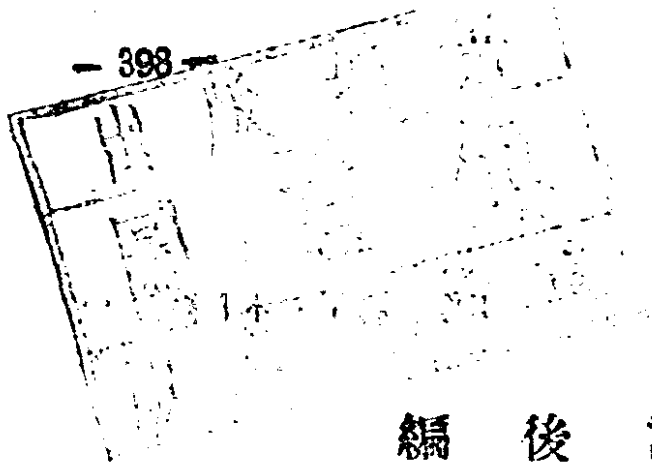
「但願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無比的，英勇的日子不會被人忘記，那怕是一件小事，甚至最細微的瑣事！」

「而且，無產階級少年突擊隊用以建立世界記錄的約格特混合

土製造機，不是比斷頭台的生鏽的刀片更值得保存在未來子孫們的記憶裡嗎？

「.....」

而卡泰耶夫正做了一個偉大的工作，寫了一本「關於工廠的歷史」，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無比的，英勇的日子」，一直傳流到將來。



## 編 後 記

卡泰耶夫的這本小說，是由林淡秋先生自英文本譯出來的，初版是在上海，當現在再版出書的時候，我們特就譯文上作了一些修改。書中有許多人物的名字，都根據俄文發音重新改過，如「芬雅」改成了「芬尼亞」，「馬斯耶」改成了「馬夏」，「卡蒂雅」改成了「卡加」；地名中如「哈列夫」改成了「哈爾科夫」，「折利巴」改成了「乞畧賓斯克」。其中只有「麥加利」這名字沒有改，按照俄文這名字應譯為「馬爾古里斯」，但因為這個名字見得太多，且不及「麥加利」簡便，所以就一仍其舊。此外如莫斯科紅場上的「米寧和波柴斯基紀念塔」及「聖德錫爾大會堂」，應該是譯為「米寧及波若爾斯基紀念像」及「聖巴錫爾大教堂」，普希金的小說「船長的女兒」，應譯為「甲必丹之女」或「大尉之女」，我們都一一改正了。又為了方便讀者起見，我們在書背面新加了許多必要的註解（即編者註），使得讀者更容易瞭解原文的意義。

編 者

|    |     |
|----|-----|
| 年  |     |
| 月  |     |
| 類號 | 670 |

